龙的天空幻想文丛

光子列车

罪天使 乌米 三国阿飞 羊 TOM SHI 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龙的天空幻想文丛

光子列车

罪天使 乌米 三国阿飞 羊 TOM SHI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子列车/罪天使等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8

ISBN 7-80504-825-8

Ⅰ.光… Ⅱ.罪… Ⅲ.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8047号

龙的天空幻想文丛

光 子 列 车

罪天使 乌米 三国阿飞 羊 Tomshi/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375 字数211000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80504-825-8

I·179 定价:18.00元

— 罪天使 —

GHOST 任务 …… 3

光子列车 …… 47

— 乌　米 —

天使有尾 …… 89

— 三国阿飞 —

不测之棋 …… 153

— Tom shi —

极乐树 …… 183

— 羊 —

月亮 …… 271

逃亡者 …… 289

地球的救主 …… 296

最后的防线 …… 299

现在几点 …… 303

英雄 …… 306

骗子 …… 309

出差 …… 313

染 …… 315

北星打官司 …… 321

外星人小短篇（三则） …… 323

GHOST 任务

罪天使

他背着我又跑了几步，我听到有个阴森的声音说道："小子，投降了罢！"然后便听他道："郭靖给你！"将我抓起送到一个人的手中，然后又一脚将我和那个人踢下墙头。那个兀自抱着我大声欢叫："我捉到了郭靖的，我是蒙古国第一大勇士的！"接着，又有两个人措住了我的手足。

三人人大力地一拉。

恍惚间听见茉莉的声音——

"别的我不管，你可要活着来照我的面咯。"

——《小兵物语》

不测之棋

——因为战争终于结束了。

——因为“和平”终于来临了。

——因为猛鬼一样的跳虫、狂热者不会再数次从睡梦渐深时来袭，反复煎熬着他们的神经；因为梦魇一样的蝎子（Defiler）、圣堂武士也不会再在寻常的行军中慢慢逼近、悄无声息地让身边的战友化成脓血焦碳。

——因为Terren胜利了。

——因为敌人没有了。

——因为若“和平”二字是鲜血所写成，那么最后一滴业已流下；若未来之路是尸骨所铺就，那么最终一段业已浇筑。

——“明天”，带着神话中漂亮 妖精们闪亮薄翅般的美丽来到了面前，曾经的那么遥不可及的憧憬……而今，就如同洒在身体上的真实的阳光……拥有了?!

【一】 发 端

“AK47。”体循环辅助启动系统的金属管离开我喉咙的时候，这四个单调的音节敲击着我的耳膜。大脑在一瞬间里突然被各样的信息充塞得满满，仿佛一只干瘪的气球突然到达了快要爆炸的临界点。

“……Terran……战争模式……虫子、神……”

所有一切的一切在我的脑海撞击着、盘旋着，汹涌澎湃、躁动不已。我的意识告诉我这些都是属于我的“知识”，然而我的潜意识在最底层不断地做着排斥的抵抗，那些各样的名词、纷繁的术语、干涩的解释依然源源不断地涌进我的头脑。

在一种莫名的烦躁和混乱中，我清醒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开始慢慢发热，恢复到“平常体温”，一只只各种材质的导管和神经连接线从接触我身体的部分离开，机械手在我身体不同位置的导管拉出口做着缝合手术。

兵种： Terren Ghost

所属： **蓝色第三独立团**

代码： AK47

类别： Ghost **特别纵队，** Ghost **编号** TB34207**，特别**

编号 SP04

任务：最终和平

……所有一切都明了了。

在走过兵营出口转角的时候，我眼角的余光看到又一个营养槽被打开，机械手从人造羊水里取出一个发育完成的“成体胚胎”，相应的修补和改动程序启动，所有的器件按照一种固定模式开始工作。他的背部和手臂肌肉被催化加强，骨骼经过整理成为粗短型，皮肤在 R5 光束照射下成为微焦黑色——这是一名火蝙蝠（Firebat）——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却明白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最终和平”的需要。

我沿着脑海里固化的指令向集合地点走去，视野里的所有一切在我脑海里和同样固化的信息自动联系在一起，从此成为构成我身体的一部分。

这里是蓝色第三独立团的特别分基地，没有多余的建筑，开拓此基地的目的便在于出产“和平”任务的 Ghost。基地的控制中心（Command Center）旁有带着雷达监测站（ComSatStation），在这样专门为特种任务的而开的基地边没有过多的 SCV（工程兵），有限的几只正在基地和不远处的半岛出口处建造着导弹塔（Missile Turret）。他们笨重的身体在钢铁的构架边转来转去，明亮的电弧光是黄昏的暮色之眼里闪烁的流离光芒。

目镜旁清楚地标识出和我和他们每一个之间的距离，加强至 11 的移植眼视野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

而他们的眼睛只能在7的范围内清晰。

我走到了集合地点，这里已经聚集了三名Ghost，他们胸口的铠甲正中镌着各自的编号，和普通部队不同的是，部队编号的下面还有从S01到S03的金色特殊任务编队字号。看着他们的身体，我也就是看到了自己。

他们和我，都是“最终和平”的执行者。现在的我——AK47——是这只SP（Special Peace）小队的队长。

“最终和平”是由蓝色军团最高指挥官直接指挥的特殊任务。有Ghost配合的作战任务总是艰巨不堪，而主体是Ghost的任务由总司令部指挥也就不难理解其隐秘性，同样不难使人动用全部思维想象任务完成需要的谨慎和未来的艰苦。作为小队队长的我现在接受到的也只是第一阶段的要求：在此聚集，三十分钟后在陆军部队和空军小队的保护下到达空军基地。

10单位的视野距离外，我看到兵营门口已经聚集了四只火蝙蝠。他们肥大的防炽装甲互相碰撞着发出沉闷的声响，火焰枪的燃气玻璃钢瓶附在背后，使他们经过改造本已粗短的身体更显得肥壮。

火蝙蝠们大声地说着话，唱着歌，讲着和女人身体有关的笑话，咒骂着碰到自己的同伴。在一名女性医疗兵走出兵营的时候，喳喳叫着的火蝙蝠们突然安静下来，但紧接着就是更大声的喧闹，夹杂着猥亵的调笑和刺耳的口哨。

我看到我的三个属下对此始终都是Ghost特有的冷静和漠然，他们防护镜后的移植眼扫了火蝙蝠一下然后很

快离开，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体上聚集着特殊精神能力。即使是在非战斗地点和非战斗状态，他们仍然很自然地背靠背形成一个闭合环状，震荡枪的枪口斜下四十五度以保持随时作战准备状态。这就是陆战军里最神秘也最为强大的 Ghost 军团，从最初的诞生开始，就在陆战军里扮演了神话缔造者的角色，配合这个神话完成的是人类拥有的核弹。在这场漫长浩荡的三种族之争里，每一朵绚烂的蘑菇云背后，必然隐藏了一名光荣的 Ghost。战史记录里，曾经有过很多因为视野尚未加宽而在爆炸光芒里陨毁的 Ghost 的名字，但是在那个消失的光荣名字的下面，也肯定有着敌方一长串的死亡账单，或者是坍塌建筑物的列表。

Ghost 从一开始，就是背负着死神种子的战士。

30 分钟后，6 点钟方向的天空有声音隐隐传来，兵营前已经聚集了半队机枪兵（Marine）、一队火蝙蝠（Firebat）和 5 名医疗兵（Medic）。火蝙蝠们用他们的手遮在眼上，往声音来的方向看去。

即将到达的是我蓝色军团的空军小队，这是无庸质疑的。远还在 100 公里之外，来临的空军小队队长已经与我以及基地其他陆军部队进行了联系。随着一阵划破长空的畅快呼啸，临时编队的空军小队已经来到我们头上，在基地和兵营上空盘旋。这支小队有两只科学球（Science Vessel）和五只瓦格雷护卫舰（Valkyrie），科学球的光滑外壳闪射着黑色和蓝色的光晕，稳稳地停在空中，给人以蕴涵了生机和死亡的双重疑惑感觉；而潇洒的瓦格雷

护卫舰抖动着机翼，丢出淡淡的尾烟，漂亮的女驾驶员对着通话器俏声地喊着"帅哥，今天晚上喝一杯可好?"于是机枪兵和火蝙蝠们又再次炸锅，放肆的嚣叫和愉快的口哨甚至压过了瓦格雷的引擎轰鸣声。

我的属下依然是那样的冷静和漠然，作为军人，他们恪守着戒律；作为 Ghost，他们甚至只为了那些戒律和命令而生存。

任务开始，第一阶段。

目的：Ghost 全员到达三点钟方向我军空军基地。Ghost 不攻击，隐身状态，不得暴露 Ghost 兵种的存在，尽量避免 Ghost 伤亡。

辅助执行：机枪兵编队 A，共计 6 人；火蝙蝠编队 D，共计 12 人，清除行进障碍和来敌，保护 Ghost。医疗兵编队 T，共计 6 人。科学球两只探察用，瓦格雷护卫舰五只护航科学球。非常情况由 Ghost 小队 AK47 接管所有权力，并保证任务最终完成。

【二】 袭　击

我的小队隐身夹杂在机枪兵和火蝙蝠的队伍尾部，一只科学球和瓦格雷编队在队伍最前方的天空中缓慢推进，另一只科学球浮在我们的脑后。

我们加入火蝙蝠和机枪兵的时候，这些扛着长长子弹带、背着燃气玻璃钢瓶的步兵都沉默了，他们努力睁大眼睛想找出我们的痕迹，但是即使是友军、即使有科

学球的探测显形，隐身状态下的我们在他们的眼睛里也只不过是些隐约的轮廓。其中有一两个士兵试图和我的部下交谈，但 Ghost 三缄其口，很快让这些步兵们打消了交谈的念头。又过了一会儿，他们就似乎已经完全把我们忘记了。

队伍离开了聚集地，在半岛的入口从一大片导弹塔林和蜘蛛雷阵地中穿过，然后沿着巨大的石崖边向目的地所在的 3 点钟方向进发。这是一片天然的草地，但依然能清晰辨别出炮弹多次耕耘后的痕迹，几只蛾子引起了两名机枪兵的细小谈话，更多的人只是默默地走着，队伍呈长蛇状蜿蜒。新兵们的手最初是牢牢地抓稳枪柄，手指死死地扣住扳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漫长的行军和夜色的愈加深沉，他们的枪也慢慢从双手移到了肩头。

清晨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已经行进了 120 标准行军单位，休息了四次。休息的时候通常选择石崖边，由机枪兵和火蝙蝠呈扇形围住核心的 Ghost，瓦格雷关闭引擎，只由科学球在外巡戒。作为战争中极重要但也极脆弱的辅助编队，本来科学球是切忌不加护卫地巡逻以避免为敌人所击坠，但此次任务的核心是 Ghost，而休息是聚集精神力的惟一方法，为了防止瓦格雷引擎声引来麻烦，不得不任科学球单飞。所幸的是一夜无事，只有火蝙蝠中一名列兵在治疗抽筋时对医护长欲行轻薄，被请到队伍最前端开路——执行“行军禁闭”。

又出发了，看着最前方火蝙蝠的蓝色钢瓶，我把蓄满能量的振荡枪挂在指尖。时间就像我们脚下的土地，

向前不断延伸。

“Alert!!!!”前方的科学球突然停下，驾驶长用最快速度把图像和信息传递到我的目镜接受屏幕上，最前方的地面显示出科学球探测器查出的虫族（Zerg）隐地洞穴。最近的一个洞穴里，一只潜伏者（Lurker）在地底舞动着长长的镰爪，等着我们走进它的攻击范围。

“更变队型!”几乎与此同时，我听到了火蝙蝠编队队长的紧急命令，一只火蝙蝠跨出了队列，对着所有的步兵向后挥着手。队伍里顿时发生了一场不小的骚乱，突然的警报让机枪兵和火蝙蝠的昏昏欲睡一扫而光，队列在骂骂咧咧和手忙脚乱中开始更换：前方的战斗队形打开分成左右两组的火蝙蝠，机枪兵紧跟其后，Ghost立刻全部后退避免暴露，不与敌人做任何形式的冲突。

嘈杂的声音很快令隐藏的敌人了解到其所等待的猎物已经警觉。伴随着一声巨大沉闷的嘶吼，前方的地皮一阵摇晃。接着，在我视野内，出现了两只高大的蜘蛛样的生物，他们的皮肤上带着灰暗的体液，舞动着巨大的八只镰爪，然后伏在地表迅速地向我们的部队靠近。

“不要退，不要退!”火蝙蝠的队长对着新兵们大声叫，“这是潜伏者，潜伏者！只有在潜地状态才有攻击能力!!! ……进入射程后集中所有火力，压制住它们别让它们钻下地……4号7号，瞄准开火!!!”

他是对的，虫子的地面力量潜伏者确是遁地攻击，从地底朝地面刺出刚刺，不仅攻击范围远，而且因飞溅式的攻击方式，杀伤力极大。为了减少遁地时身体和泥土的摩擦，所以它们的体表没有附着厚重的角质层，单

薄甲壳包裹的身体上更多的是分泌出的润滑黏液。因此在地面上的时候，他们几乎丧失了攻击和防御的能力，在它们进到地下前将其歼灭无疑是最正确的方式。

两队火蝙蝠和机枪兵呈扇形左右各围住了一只潜伏者，火焰喷枪里吐出的巨大火龙照亮了火蝙蝠们黝黑的脸庞。在他们身后的是同样疯狂扣着扳机的机枪兵，炽热的弹壳从枪身里喷水一样地弹出，在草地上跳跃、滚动。不知道是哪个士兵高喊了一句，此后的射击过程就始终伴随了那种声嘶力竭地呐喊，新兵们用高声的呐喊和疯狂的射击驱逐着心里的恐惧。枪管开始慢慢变得通红，潜伏者的躯体在射击中不住地震颤，甲壳上布满了弹孔，墨绿色的体液和淡黄的脏器残片从弹孔里射出来、流出来，空中立刻漂浮起烤炙肌肉产生的白烟。潜伏者在枪口的咆哮中悲鸣，它们寒冷锋利的镰爪绝望而徒劳地对空舞动，被击断的腿在地面上抽搐。垂死的挣扎和啸叫激起了兵士们虐杀的欲望，于是最开始为驱除恐惧发出的呐喊也带有了泻欲的快感音节，每把一枚子弹射入潜伏者的身体就令他们张开的嘴边升起更满足的笑意。

第一只潜伏者在一声嘶叫中化成一滩血水，士兵们发出了震天的欢呼，但很快，在队伍正前方的黑暗中出现了更多的潜伏者——至少有十只以上的数量。这样多的潜伏者突然从黑暗中出现，就仿佛梦里的鬼魅猛然间撤去了明媚的阳光突然压抑住你的心头，用黑色的倒刺玫瑰鞭不停摧残着你的视神经和大脑。我看到我的属下，作为 Ghost 的他们，也不自觉地把震荡枪的枪口微微上扬。

“Sir！前方出现大量潜伏者！”

“我们继续保持这样的战斗队形吗?”

“……数量太多！！！”

士兵们的报告纷至沓来，通过火蝙蝠队长的接听频段挤进我的耳朵里。

火蝙蝠和机枪兵开始迅速后退，队形马上散乱了，攻击一熄火，使最初遭到攻击已濒死的那只潜伏者得以找到潜地的机会。我皱着眉头看到几乎是在它潜入地下的那一刻，一排尖利的钢刺如由远及近的潮水从地面冒出来，拉出靠得最近的两只火蝙蝠的恐惧叫喊。深褐色布满钢毛和倒刺的镰爪猛然穿透过一只火蝙蝠的身体正中，高高地把他举起再摔向地面。那只火蝙蝠落在地上，胸口留下了一个就像突然产生的巨大空洞，血从伤口激流一样涌出，背后的玻璃钢瓶皮带也被拉断，瓶口泄露出的高燃气体“嘶嘶”作响。

“医护兵，医护兵！”火蝙蝠队队长冲出队列，抓住断了的皮带，把受到重创的战友拼命往外拉。“保持队形后退，退至6单位距离以外！等到它们从地里冒出靠近时攻击……医护兵！！医护兵快过来！”

受伤的火蝙蝠黝黑的脸因为痛苦而变形，透过面罩看见他的颧骨已经完全碎裂，鼻孔里流出太多的血使我看不出他嘴的确切方位。他又咯出一口血，面罩也模糊了。穿着白色护甲的两名医护兵在四名机枪兵的陪同下赶上去，心灵医疗术的光芒甫一出现，一枚钢刺也在同时恶狠狠地探出，凶猛地扎进其中一个医护兵的大腿。

女声的尖叫撕心裂肺划开夜空，火蝙蝠队长也慌乱起来：“……撤退，后退!!”

火蝙蝠和机枪兵胡乱向后开着枪，队伍往2点钟方向后退。因为潜伏者埋地需要时间，这点微小的时间差就成为了退逃成功的关键，刚好保证了步兵们在潜伏者埋下地后跑出其攻击范围，但这样的逃遁也只是避免了被攻击，而不能就此摆脱十数只巨大怪兽的追赶。在这场疯狂的追逐和反追逐、猎杀与反猎杀中，火蝙蝠和机枪兵们慢慢度过了混乱状态，开始利用潜伏者足力不同造成的远近差别进行还击，胜利的天平又开始逐渐向我方倾斜。

我保持着隐身状态，无声地随着队伍步行，火蝙蝠、机枪兵和医护兵在战斗中不自觉地形成了三个混合编队，反击更有效了。

“他们可真丑!”一名机枪兵用不住的扫射阻挡了最前面一只潜伏者的继续前进，三名火蝙蝠从后面半包围了它，火龙飞舞在褐色的“蜘蛛”身边。火蝙蝠们的叫骂绝不停顿，他们花样百出的诅咒在火龙喷射的间隙让人听得尤其清楚。机枪兵的身体随着子弹发射的剧烈震荡而抖动，配合抖动频率的则是他们快意的笑声。

在强大火力的攻击下，潜伏者只剩下生物遭到伤害本能躲避的条件反射，凄惨嘶鸣着，收缩着长长的足抵挡，失去还击能力的潜伏者的徒劳让机枪兵的笑声更加畅快。

“跑!!”机枪兵的雷达探测到了紧跟而上的另两只潜伏者，他连忙停火，拉着一名火蝙蝠向后跑。

“妈的，这些臭虫!!”左手挽着火焰枪的那只火蝙蝠仍然意犹未尽地叫骂，“再补两下……”

“跑吧!! 多了我们就对付不过来了!”同伴按下他的枪口，拽着他玻璃钢瓶的带子往后拉。

停止了攻击的四名步兵发足狂奔，那只潜伏者在片刻的迟疑之后居然继续跟了上来。

“它们有没有脑子? 被打成那样了还是往这边追?”左撇子的火蝙蝠跑着，摸了摸肩膀上的止血雾喷射按钮。

“虫有什么脑子? 只可恨不能痛痛快快地一直干掉它们。”

“差不多了，等等，它上来了送它走吧!”

……

又--只潜伏者化为了枪弹里的一滩血水，太阳在血色里升了起来，追踪的潜伏者终于放弃了追击。

战斗损失火蝙蝠一名，部队番号 FB00876。

通过与基地本部联系我们很快修正了位置参数，“退却——逆攻”战耗去了我们整整 4 个小时。始发点 12 点方向，目的方向 3 点，退却方向 2 点——只需要作细微的路线调整，我们就依然能够在预定的时间内赶到目的地。

“休息。”

【三】 白色墓场

经历了一夜行军和清晨酣战的兵士停了下来，轮到休息的一队舒心地吐出大气。医护兵在火蝙蝠和机枪兵

中跑来跑去，心灵治疗术的微黄色光芒在六个不同的方向闪动。伤口在愈合，但消除不了的是心理的疲倦。为了祛除，更准确地说是暂时忘记心理上的疲倦，步兵们唱着歌，大声说着话，扮着与军队中不同的角色。我回头看我身后的 Ghost，他们还是全神贯注地盯着可能有来敌的方向，聚集着精神力。即使是精神力已经聚集达到峰值时也依然没有一丝想要放松倦怠的表现，他们眼睛里不闪烁光芒，只有冷静和稳定的黑白色。

但 Ghost 也是 Terren，是古人类的宇宙后裔。在清晨的战役中，Ghost 高度绷紧的神经一方面要密切留意战况，一方面要和友军保持联系，同时还要选择行进道路不靠近敌人，和友军也不能离开太远，要维持绝对精神平衡的隐身术。作为 Ghost，这都应该是他们本身固有的素质，强大的精神能力是使 Ghost 区别于其他任何兵种之所在，也是 Ghost 的骄傲。

我看着天空，四个太阳在这边的天空明亮。最远处的一个淡黄色太阳在过滤镜下没有强烈的光芒，像一团光球，我的脑海里泛出的相应对照是神族（Protess）里龙骑士（Dragoon）的闪射光球——虽然我也从来没有见过。

Lost Temple 的最终战役早已在一周前结束，标志着人类联邦已经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但战争的结束并不代表着星域里每一片地方都平和安定、歌舞升平，即使是距离人类联邦最近的星系，依然还有昼夜无休止的炮火、有跳虫（Zergling）的疯狂冲刺和神族狂战士（Zealot）的蓝色光刀，甚至在地球军团之间也因为所属的不同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冲突。

我们所在星球的环境类似于祖母星地球，但这里距离联邦总部实在太远，所以作为战争主体的“人”到了这里更现实的称呼应该是“人造人”。从技术角度上，现在的人类已经能凭空制造出精子和卵子，从根本上来说人类可以量产。但古旧的道学者的所谓“道德”让所有的研发速度大打折扣，所以我们父母亲的种子是从千万光年以外运来，各种个体差异和不完美的基因表现维护着人类僵死的道德。

我是在培养槽里被“制造”出来的，这里其他的 Ghost 也是。人造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加上改造基因修饰成就了 SP 特别纵队里可以称得上人类历史上最精英的 Ghost——在远离联邦的这个星球上，我们短暂的出现不会从根本上败坏了所谓的道德法则；而战争结束以后，也无须再有我们这样的完全人造人类出现了。

蓝色军团的“最终和平”需要最精英的 Ghost，于是，我们诞生了。

“出发！”

科学球在天空中开始缓缓滑行，黄色的天空里似乎能看见它滑翔后墨色外壳留下的轨迹。瓦格雷的引擎喷出更明亮的黄色光焰，蓝色军团的标志在它们的翅尖上放着光。

火蝙蝠和机枪兵起身整饬好所有的装备然后继续行军，医疗兵似乎已经和机枪兵们相互认知并熟悉了很多，窃窃私语贯穿着行军的过程。我身边的 SP01 和 SP03 无声地步行着，身后是 SP02。

到下午 5 点的时候，我们看见了第一个基地标志物。那是一片插在地面的十字架，用这个星球上最茂盛的柯树木所制成。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明白那是什么，所以科学球没有报告，先行的部队突然就鸦雀无声。这就是军人墓场，更准确地说，人造军人的墓场。

我们就这样踏进了战友的安眠之所，我看到走在最前一名机枪兵的步伐第一个变得僵硬起来。墓场很宽阔，我们从它的西北角穿入，朝着 3 点方位行军。白色的十字架在黑色的土地上整齐划一地排列着，在黑色的土地上显得纤弱而扭曲，我宁可相信他们都是猝然而死、安然而眠——但与此同时我便能看到脑海里记录着的、过往的千百场战役，让我把自己的臆想断然破成散乱的碎片。我转而让自己努力地去看看那些柯树的木板。

队伍里越来越沉默，火蝙蝠和机枪兵们一言不发，他们的手紧握着枪柄，头一动不动，任眼睛仔细扫过身畔经过的十字架。

每个十字架的上面都只有一个编号，但其后墓冢的大小却各有不同——这由战死士兵留下的躯体残片大小决定：拱起的最大土堆也只有半人大小，但更多的十字架后几乎就是平平的薄草地，也就是说那些死去的士兵甚至根本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哪怕是一根手指。尸体几乎是放在地表上然后用土掩埋便完工，我想我的眼睛应该看到了一个墓冢中露出的半只军用鞋，表面覆盖着绿色酸液腐蚀后所显现的棕黑色。

在一片静默中，我几乎能够听到身边 Ghost 走过时带

出的细微风声，他们的目光毫不游移，白色的十字在防护面罩的外壳上一次一次划过。很多火蝙蝠已经埋下了头，或者故作潇洒状地看着天空。不只是他们，我也想尽快地穿过这片墓地，但这墓地实在是太大，宽阔得一望无边，干净的柯树木白花花一片，还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发黑发暗——这片墓地建成不久，隶属：Terren 蓝色军团。

“正前方发现军队行进痕迹。”科学球和瓦格雷先后向我发出这样的讯息，但并没有报告有敌人的迹象。科学球的探测器具备显示隐形功效，我得到的最新讯息也表示，目前此星球上的神族和虫族的军队还没有能够避开科学球隐形探测的攻击单位。

没有埋伏。

“痕迹”是一条从墓地的 7 点方向向我们所去基地方向延伸的“路”，宽度大概有十米。这条“路”粗暴地划开了墓地，十字架凌乱地倒塌在“路”上，又因为行军者的践踏沾满了泥。我们都努力不去看那些被从土里翻出的布片和金属壳下究竟是什么，我们让自己更仔细地留意面前的痕迹：“路”面上是一层薄薄的黏液和纷繁细碎的印迹，扎着深深的孔洞和一种巨大生物的脚印。

从种种迹象看来，这都是虫族的队伍——黏液是刺蛇（Hydralisk）留下的，细小的印迹是跳虫（Zergling）的，孔洞是潜伏者（Lurker）的镰足造成。而那种巨大的脚印，只能是像战车一般巨大的雷兽（Ultralisk）。

十米宽度……各样兵种……行进的方向……未干的黏液……

"原地最后一次休息。"

【四】 军 人

"全体戒备！紧急行军！"

我们通过了墓地，向 3 点钟方向我军空军基地急行军。很快，我们就见到了我军的第二个标志——不远处，属于主基地的一支 30 人的步兵混合小队正围着一群刺蛇开火。火蝙蝠和机枪兵的射速和射程都提升了，更兼以人数的优势，刺蛇甚至还没有喷出绿色的毒液就被不间歇地扫射结束了生命。它们龌龊的体液和脑浆混杂着同样鲜红的血流在地上，断裂的身体还在微微抽搐，绿色的眼睛在半个头上大大地瞪着我们，前列的一名火蝙蝠把那脑袋踢了一脚，本意是想踢开它，但却一脚套了上去。

"恶心！"一名机枪兵骂，医护兵在一旁吃吃地笑起来。

这个时候，科学球报警了。

我们看见的是铺天盖地的飞龙（Mutalisk）朝我们涌过来，那是没有进化成专职对地或者专职对空的基础飞龙，也因为此，它具有对地和对空的双重属性。攻击力上，它虽然比不上专职者，但那样庞大的数量，对我们的部队依然是严峻的考验。它们黄褐色弯曲的腰身在空中蜷曲得相当厉害，宽阔的蝠翼激荡着风，像云一样遮住了差不多半个天空。

与此同时，我们脚下的地面开始震动，一种细若蚊鸣的声音在我和所有部队单位的传感器里逐渐清晰，那是差不多有500只的跳虫朝一个方向嘶叫着奔来，而且，还有不少于30对的雷兽和潜伏者！

跳虫像潮水一样，黑压压地涌过来；飞龙像乌云一般，黑漆漆地盖过来——那一瞬间，四个太阳的光辉都仿佛突然就完全消失！

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部署，战斗就已经开始，以绝对不可避免、不可调和的情势开始。

科学球的“辐射”能力第一次以实战形式出现在我眼前：它那蓝黑色球型机体的传感灯亮起，一只飞龙身上立刻笼罩了黄绿色的淡淡毒雾。它在中了辐射的一瞬间发出短暂的悲鸣，周围的几只飞龙也立刻出现了生物中毒的症状，在短暂的悲鸣中飞龙的身体裂成腐烂的碎片，纷纷掉在地上。但更多的飞龙马上填补了它们的空缺，毫不停顿地继续涌过来。它们在一种类似于高速引擎迅速点火的啸叫声中，发出角质化的攻击弹，也就是在转眼间，那只科学球在空中四分五裂，爆炸出一颗新的太阳。

瓦格雷的热导导弹带着绚烂的弧光飞了出去，在空中捕捉着凶猛的猎物。3*3的攻击面显示出了极大的威力，四五只飞龙摇晃着坠落。那些绚烂的弧光和澎湃的面爆炸让我们几乎天真地要想着战斗胜利大旗上会最终写上我们的名字，但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让瓦格雷的热导导弹成了入海的泥牛。空中断裂了翅膀掉落的飞龙很多，被飞行中的导弹直接破为半截的飞龙也很多，但飞龙的

数量还是、总是不见减少。相比之下，一只瓦格雷的起火爆炸带着浓烟掉落就很容易地让我们体会到“数量减少”的感觉。

跳虫……跳虫的海洋……跳虫的灾难！

火蝙蝠和机枪兵在颤抖，从心底最深处泛起的恐惧攫取了他们全部的思维。在异类的敌人面前，没有投降的条件可以谈的——除了死还是死，无非只是早晚问题。无数的跳虫像一张宽大的地毯不断蜿蜒，其间夹杂着数十只刺蛇、潜伏者和雷兽，只要有其中一种就足够将这里所有的兵士杀死千百次，但和这样多的跳虫在一起，它们都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我听到自己体内血液汩汩燃烧的声音以及平静的呼吸，我站着。

一名机枪兵颤抖着把白色的针管取出，扯掉套在上面的封口，摸索着把注射口贴上臂膀……针管里白色的兴奋剂减少到无，他的眼睛一直都没有离开那片宽大的地毯。很快，兴奋剂的作用令他的眼开始充血，恶毒的眼神带着地狱来的诅咒，全身的肌肉似乎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松弛阶段，然后坚定起来。其他的士兵也在做着同样的动作，半分钟以后，他们以一种我不能想象的疯狂开火了。枪管在短短的时间里烧得通红，机枪的火舌和飞出的弹壳几乎快要和枪本身连贯在一起，火龙的燃烧让火蝙蝠本来就恶毒的眼睛里闪烁了妖异之光。士兵们背靠背形成一个圈子向外射击，我们开始所看见的一队兵士也加入当中，一条随时都可能崩溃的脆弱大堤奋力抵御着汛期潮水的反复冲刷。

指挥部告之，援军在二十分钟后来到，将有七艘以上的巨型巡洋舰（Battlecruiser）、四队瓦格雷以及我们的盟军红色军团超过三十架以上的坦克（Arclite Siege Tank）和巨型机器人（Goliath）——真是浩荡的军力！

但二十分钟……只怕在这里的所有步兵已经成为了一地的跳动碎肉。

从第一只飞龙到来开始至此，作战时间2分钟。很明显的是，虫子的军队里不会没有领主（Overlord），只是由于速度问题还没有进入我的视野范围。当它们到来之后，Ghost们将在排山倒海的敌人面前无所遁形，即使是要逃逸，移动迅速的飞龙也将轻易地杀死我们，如同我们走路的时候踩死一只蚂蚁。

Ghost必须现在全身而退，然后等待着我方援军的到来。从计划可能的角度来看，这有相当的可行性：约一公里外就有石崖，崖壁的罅隙足够藏身四个人而不被虫子们发现。

我立刻向我的三名属下下达了后撤的命令，把死地留给了曾经一起战斗过的火蝙蝠、机枪兵、残存的三架瓦格雷和已经在冒出浓烟的科学球。

我的命令下达后，三名Ghost立刻转身向石崖的方向小跑。在他们转身的同时，我体察到他们的感受，有时候求生是比赴死更需要勇气的。

我简短地向火蝙蝠以及其他编队说明，告之我们的撤退和他们必须的坚守，之后静默着等待他们的回应，或者说是等待他们的爆发。但回答我的只有火蝙蝠浓重的呼吸声，机枪兵子弹退膛的“啪啪”声，瓦格雷驾驶

员找准目标后锁定的“LOCK”声……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回头看看我这个虚空中的轮廓，连医护兵都没有！他们似乎是从我一开始说话就已经准备好会默认我所说的所有内容，准备好了要无条件接受，而我本来以为会有火蝙蝠破口大骂、会有瓦格雷女驾驶员说贪生怕死、会有医护兵哭着要一起走，本来以为会不得不用“非常时期特殊接管权”来说服压制他们——但是都没有。其实这并非在我预料之外，我却希望这不是预料之中，我在找宽慰，未果。

他们继续着他们的战斗，机枪兵的子弹准确地打中跳虫的身体，跳虫们就一片片地倒下堆积成一道墙。然后，阴惨惨的眼睛继续从那墙后更多更快地冒出来。终于在我的注视下，就如同我能想到的那样，一个火焰兵被跃起的跳虫扑倒在地，尖利的獒齿毫不费力就咬穿了他的铠甲，把他右手齐肘部以下切掉。

当他和大半只跳虫翻滚在泥泞里，努力试图举起左手的喷枪的时候，我认出他是那个狙击潜伏者的左撇子火蝙蝠。他使劲把压在身上的跳虫抡到地上，然后背靠着一片跳虫的残体继续射击。又一只跳虫宛若幽灵一样从他背后翩然而至，大獒这次从肩头生生地切下了他差不多半个身子。他摇晃着想站起来摔下那只跳虫，但这次终没有能够做到，一片跳虫得以围了上去。我听到通信器里他始终都是骂骂咧咧，只是最后一句话只说了一半再没了声息。大概是喉咙被咬碎了，我想，牙齿从颈动脉处深入，拉断气管。我听到最后一句他说，“打我的储气……”

我也看到机枪兵们在那群跳虫扑上去的时候微微撇了撇嘴，12mm 的枪口聚集过去，一声爆炸之后，储气罐和火蝙蝠、连同他身上的肮脏的虫子都消失了。

“走吧。”耳机里传出一个陌生的声音，“都是军人。”

与此同时我左侧一名火蝙蝠在射击的间隙转动了臃肿的身体，把头微微偏了一下示意，然后马上扭头继续射击。是他抑或不是，判断价值为零。

四周很喧闹，我却能听到自己的颈部血管跳动的声音。

“快走！”一个尖锐的女声又撞进耳鼓，“‘领主’来了！！”——瓦格雷的驾驶员告警。

我抬头看着天空，远处出现了生着长长触须、外型像个气球的领主，正向这里飘过来，它的显形能力在数十米外的天空就发生了作用，我的虚化轮廓出现了一些白色的斑点，防化服的皱折在白色的斑点中慢慢清晰，一只飞龙的眼睛往我这里扫了一下。

然后是一只蓝色的瓦格雷突然抖了抖机翼，尾焰刹那间灿烂起来，她冲出编队朝着领主斜斜地冲了过去，一连串热导导弹带着美丽的长长光华将领主绞杀着缠绕着撕成碎片。

气球一样的领主随之从空中慢慢地掉下，长长的触须如节日的彩带一样飘荡着、折叠着、下坠着，以一种清晰的、慢镜头般的宛然。它的血在空中散成无数的猩红色小点，连成一片朦胧的雾，成为那彩带飘落的背景。在猩红的背景后，是弯曲的飞龙发射着角质性攻击武器，成片的飞弹泼水样向那出离编队的孤独的瓦格雷倾泻，

瓦格雷优雅地抖动机翼逼开致命的攻击，也不可避免地承受着那暂时看来非致命的攻击。动和静的演绎在我头顶不远的天空成为跳动的凝固的惟一，周围是喧闹的嘈杂和自己动脉的跳动声。我知道这幅画面将深深刻进我的脑子，并会在今后，在闲暇的宁静中，在匆忙的瞬间里，在我经意或不经意的某个时刻突然袭来，置换去我全部的思维。

“还真想看看你们是什么样子呢……”一个机枪兵的声音。没有人转过头来，一群跳虫突破了那道跳虫残躯的墙，在机枪兵面前高高跃起，锋利的螯挥舞着。机枪兵和火蝙蝠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凝结了恐怖、愤恨和本能的呼号，枪弹和火龙宣泄出更多喊不出的积郁。血、纷繁的血，跳虫的、我们自己人的……交织在一片了。红色的世界里，涂满血的生物们，枪弹、火龙、螯、镰足、毒液……曳光弹、角质锋……

旁观的 Ghost 士兵 AK47，我。

一颗闪光手雷在我身后升起一片雪亮，所有的一切一下子溶进了那片雪亮的白，这一刻让我立刻转身往山崖跑去。我的面前是自己被拉得长长的淡淡的灰色影子，身后混杂着隆隆的爆炸声、机枪的鸣叫声、火龙的拉风声，一个声音轻柔地穿过这一切。

“好运，Ghost 兄弟！”

男声，抑或女声？判断价值为零。

……

【五】 剑 锋

巡洋舰出现了，足足有7艘！

我们在山崖后看着那巨大的堡垒，他们实在是太大了，像天空里浮着的七座山。在他们的面前，飞龙造成的乌云只能算是一片薄烟。同时来的还有为数极多的瓦格雷、幽灵战机（Wraith），地面剧烈地震动着，攻城坦克的震荡炮在虫子的海洋里拉出一条条火柱，夹杂着虫子的残躯和更多的血。巨型机器人的腕部机关炮灵活地扭转着点射地面的虫子，地狱火对空导弹变换着飞行方式将飞龙击落。

但巡洋舰以一种绝对统治者的威严压迫了我们的神经，它的激光塔楼射出比飞龙本身都粗大的激光束。那种橘黄色的激光带着毫不迟疑的锋利，劈开空中的飞龙，天空被激光束割裂为若干的小块，惊叫的飞龙在那些小块里苟延残喘。

一只运输机在挥舞的荧光棒帮助下找到了我们，Ghost任务第一阶段结束。

我们的运输机飞向巡洋舰，从舷窗上往下看，地面上密布着攻城坦克的炸出的弹坑，比弹坑更多的是虫子的尸体。攻城坦克缓缓提起压在地里的液压钉，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在猛烈的炮火轰击下，雷兽的身躯也转化成齑粉状态。巨型机器人黑色的光亮外壳反射着枪口喷

出的火光，地狱火对空导弹在空中玩着残酷的猫捉老鼠游戏——飞龙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仅存的飞龙享受了被多枚导弹同时拥抱的幸福甜蜜。

我在虫子的尸体里寻找着我彼时的战友，广漠的战场上黑黑一片全是虫子们的残体，要找到一两个人并不容易。但我还是找到了他们——那只燃烧着的摇摇欲坠的科学球指明了他们的方位。

我看到机枪兵剩下了三名，而火蝙蝠因为攻击射程短只留下了一个。他们在炮火的支援下攻击着几只潜伏者，只剩下一条腿的医护兵躺着为火蝙蝠放出心灵治疗术的光芒。

他们还活着。

运输机没有把我们送到巡洋舰上，它掠过一队崭新的瓦格雷向我们第一阶段要到达的空军基地飞去。抵达空军基地之后它没有作任何停留，在塔台上空转角45度，然后径直飞下去，我看见运输机在塔台上印出褐色的影子，却不知怎的突然令我想起潜伏者的悲鸣。

我们的运输机在一个隐秘的山坳里停下，这里最吸引人眼睛的是两排整齐的控制中心，蓝色的穹顶上盖着黄褐的伪装网——整整有八个控制中心，但是却没有一个工程兵。但是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每个控制中心边矗立的高高的筒状井架，它们通过管道和控制中心联系，那就是人类联邦最具杀伤力和破坏力的武器——核弹的发射井。我相信每一个 Ghost 在看到它的时候心里都不会无动于衷，因为那里可能升起的利刃只能由最骄傲的

Ghost 定位导向并最终带去“死神祝福”。现在，核弹发射井（Nuclear Silo）上的预警灯并没有亮，核弹看来还在控制中心的地下制造间里，没有加载启动程序。

“大和巨炮的巨大威力，足以摧毁整座城市；Ghost 的力量，却能炸碎一颗行星——”，主巡洋舰的第二副官出现在这个偏僻基地的一间小屋，站在我们的面前。他身后有两副随时变幻的液晶板，显示着最新的势力均衡图。画面上，人类联邦的红色光点布满了几乎整个天空，少数几颗闪烁的斑点是正在交战的星域。现在的我能直观地在脑海里闪射出战斗的情景——那些淋漓的血、碎裂的肉……跳虫的獒、飞龙的翅……还有，“好运，Ghost 兄弟”……

“——如今，地球联邦，蓝色军团，赋予你们这样的能力。而从这一刻开始，你们就是人类军队中的最强者！”

这个屋子里还有从另一个据说也是从专属特别基地来的四名 Ghost。我承认我在那一刻确实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Ghost 虽然冷静，但不是外界传说的冷血动物。我看我的属下，他们的眼睛也有激动振奋的感觉。

那一刻，是怎样的一刻呢？Nuclear Launch Detected，我们手腕上的核弹导向面板指示灯突然闪亮了一下，伴随着我耳边核弹完成并联结成功的告警——“Nuclear silo ready”。之后，面板上的核弹标志变成了透亮，那种灰色的透亮，像动物薄薄的甲壳。在那一刻，我们拥有了这个宇宙里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为了和平后的世界，引爆核弹当然是应该在战争中尽可能避免使用的一着；然而

在自己手掌里握着这柄锋利的刀后，我有迫不及待要试验它锋芒的冲动，要想看着那朵美丽蘑菇云的升腾。

“军人的天职是服从！”这是在我记忆里，第二副官对我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的四人现在成为了八人，第二阶段任务是在运输机上抵达预定目标。

我看见了神族，那骄傲而神秘的民族。虽然是在运输机上高高地往下望，但是我还是看清楚了他们的军队里为数众多狂战士的蓝色光刀，看到整齐排列的龙骑士（Dragoon）的集束光球。而且还有那悬浮在空中的圣堂武士（Templar），看那一只圣堂武士在空中挥舞了手，于是在我们友军的队伍上空先闪起一星蓝色的光，似乎是长夜里召唤着死亡的灯火；接着，一团浩大的闪电笼罩了整个部队——我看到闪电之后的部队，似乎只剩有机甲保护的巨型机器人依然存活——运输机飞得太快，我再也没有看清楚。

“嘿！”运输机的驾驶员发话了，这是一个嚼着口香糖的女子，不如瓦格雷的驾驶那么娇媚，具有的是一种孔武的美。“别板着一张脸可好，每次出任务，就数送你们这些 Ghost 最没趣了，说说话总可以吧？”

Ghost 里没有人理她，她似乎也没有介意，继续嚼着口香糖讲着，“知道最后一次我们的军队占领 protess 的基地发现了什么吗？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圣堂武士档案馆（Templar Archives）。最初那些研究科学家以为只不过是基本单位或者就是资料馆，没有想到有了那个，他们能制造一种完全隐身的战士……”

“噢?”我的身体稍稍颤动了一下。Ghost是人类中惟一可以隐身的兵种（幽灵飞机只是在技术上避免了雷达探测而已），为了实现隐身而把精神力化成绝对领域，因此Ghost的生命通常也就特别的短暂。相较于工程兵大约120地球年的基准寿命，Ghost至今的最高寿者也不过40地球年，而通常背负着潜伏任务的Ghost能够在战争中顺利活到执行完两次到三次任务都是极不容易的。

神族，那种蓝色光芒的水晶，传说能赋予他们的战士以穿越时空的能力，而今他们能凭借此种能力完成全隐形——宇宙之浩大，真是难以想象！

【六】 人 性

运输飞机一直保持着和主巡洋舰——那艘被称为“诺亚”的1000万吨以上级的超级宇宙堡垒的联系，不断地修正其航线，以避开地面上残存的刺蛇和龙骑士。由于巡洋舰和瓦格雷强大空中优势出现，几乎已经完全剿杀了虫族和神族的空中力量，神族的隐形探察机在科学球的搜索下无从遁形，一只只被击坠。而据说虫族恐怖的自杀爆炸蚊（Scourge），在巡洋舰和瓦格雷的密集火力下，根本就无法靠近我军的舰只。

我们搭乘的运输飞机一直在湛蓝色的游移光华中飞行，那种肉眼也能看见的粒子保证了任何一种隐形单位不能潜藏其本形。我相信在主基地有至少5台以上的雷达检测站（ComSat Station）在工作，不停地为我们的飞机探明方向然后修正航线——准确地说应该是修改着航线

——以保证任务的最终执行。

再次交战以来，数以亿计的联盟士兵再次投身这场浩大的战争。我们面对的是比第一次战役更强大的神族，和甚至拥有了人类智慧的虫。对抗神族之间的心灵默契、水晶魔法和虫族疯狂的增殖和凶猛的攻击——人类，没有沟通能力的人类、不具有锋利爪牙的人类，只有用亿万血肉和更多的资源来换取这场战争中的局部胜利和最后胜利。

火蝙蝠被从下至上洞穿的身体，在潜伏者刚刺上抽搐的时候；跳虫咬下的半只胳膊在地面上静静躺着、汩汩流出鲜血的时候——人类是显得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我猛然想起那片一望无际的干净柯木板的墓场。

战争就要结束了，和平即将来临——“最终的和平”。

我看着舷窗外的蓝色粒子，发觉自己的心境因为和平即将的来临而轻松起来，那些细小的粒子像曼妙的歌、游离的梦，闪烁着湛蓝的光泽，于是一切阴霾在那细细的光泽中消失，纤弱的光线也在其中显出它的轨迹。就像……就像蓝色的蝴蝶飞舞时，从薄薄的翅膀上洒下的细小的光华的灰。而和这样飞舞的灰尘、蓝色的蝴蝶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坪绒绿的草地和草坪上红白的房子——那是我的“家”。

“家”里的浴室墙，有一面都镶嵌着各式的白色贝壳，它们在同样雪白的墙壁上凝固出班驳迷离。干燥的时候……沾着水滴的时候……女儿粉红色的皮肤和咯咯

的笑声……

“我”还有一个“女儿”!!

连接接口与运输机主电脑接驳成功，也即与整个 Terren 蓝色军团主基地里的中央电脑连通。我在整个数据库里找着符合“维尔考斯克、3月17日、斯塔鲁”的资料，图像文字即时地转送到了我的眼前。

——是她！她长大了。在那颗带着六颗卫星的行星上，她是一个酒吧的脱衣舞娘，结婚两次，离婚两次，因藏毒入狱六个月被中途保释，最近一次习惯性流产使她彻底地丧失了生育能力，目前正与一名无业者同居……

——也是她，她也长大了。十六岁进入联邦飞行训练营，十六岁零六个月进入天狼星域紫色军团第七巡洋舰任驾驶见习，十七岁零两个月成为瓦格雷驾驶员，五天后执行护航任务时被六十只刺蛇击坠，战死。

列表里一共有十五位属于“我”“女儿”的“维尔考斯克”，她们都继承了我的精子和她母亲的卵子。但除了第一位之外，其他的十四位均是第一位“维尔考斯克”的胚胎细胞克隆而来，姓名也都分别被各自的代号所取代。她们的名字后，十四个红色的“战死”标记挂成长长的直线，宛如一滴朱红的血在白色壁上拉出的长长的痕。

也许这就是作为 Ghost 列队队长，作为最高任务——“最终和平”执行者的特权吧。我看到了“我”的“女儿”们，而不只是看到那惟一存活的做脱衣舞娘的女儿。

我取开了接口，那一刻很想重新连上再看看“自己”究竟有几个，又有多少成为了 Ghost，他们是不是也能看到在第二次战争中人类联邦军人的“人造”的资料。犹豫的火花刚闪现在脑海，运输机猛然地一侧机翼，蜂鸣器和耳机听筒都传出了降落前的准备警示。

“作战前检查。”

“完毕。”七名属下绿色的护目镜对着我，冷静和渴望的光芒毫不抵触地跳动在他们的眼眸，震荡枪上核子瞄准具开始充电，片刻之后提示板亮出幽幽的蓝色，衬出其上黑色骷髅头空洞的眼。

运输机舷窗从外自动关闭，以防止降落时发生光线折射。运输机里升起荧光，光洁的机舱亮如白昼，各个方向里洒下的光芒令我产生圣洁的飘忽感。我协调着自己的精神力，以达成与体外能量的和谐，着力捕捉着完全消失形体后的直感。在荧白色的光芒中，我们慢慢融化在这光芒中，并与这光芒浑然一体。

“Good luck!!”我伸出了我的手，竖起我的拇指。

这是我第一次任务，也是最后一次任务了，人类的最后一次任务。

我无法想象在任务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阻碍，也许是一大群疯狂的跳虫，也许是那种着生了影刀的神秘的“黑暗圣堂”。而“我”，AK47，我的生命从被创造的那时候起，就是为了这“任务”的最后完成。作为人类，我有权思考并做出我的判断；但作为军人，我的天职是服从；而作为军中最精英的 Ghost，我将无条件

甚至不择手段地保证我所承担的任务在我生命消失前完成。

我有同伴，不，不只是我面前的七位——还有从一开始掩护了我们的机枪兵们、火蝙蝠们，以及科学球和瓦格雷的驾驶员……机枪兵注射兴奋剂时的颤抖、火蝙蝠和跳虫同归于尽的呐喊，科学球在飞龙群中幻化成的小而新的“太阳”，瓦格雷在曳光弹发射后的坠落——血，红的，跳虫的、刺蛇的、潜伏者的、飞龙的…………

白光！那道眩目的白光！似乎一切都湮灭在那白光中了——就像现在，我们“消失”在机舱的白色荧光灯下——那是医护兵放出的闪光雷……在整个Terren军队中，只有他们才配备有致盲的闪光雷。美丽的医护兵们，银铃样的笑声、微黄色心灵治疗术的光辉……

——我似乎又看到自己在拼命地奔跑，我身后的地面上，我身后的天空中，十数名士兵和几艘瓦格雷组成了一道弧形的防线，为我们抵御着数以千万计的跳虫、飞龙以及那些嗜血的疯狂怪物。

“……走吧，……都是军人……”

“……还真想看看你们是什么样子呢……”

“……快走，‘领主’来了！”

……

闪光雷爆炸了，白色的光芒笼罩了整个苍穹，那一瞬间的眩晕里……我再次看到那片白茫茫的柯树木板的十字架墓场……

——“好运！Ghost兄弟！！”

【七】 Ghost任务

我坚定地竖起了拇指，“Good luck!!”

荧光中我们正消失，成为近似于小点的影像颗粒。我能看见我的七名属下都标枪似的站立，对我还以最标准的军礼。

“Go!”运输机悬停在距地面三十米的低空，空降门打开，降落气栓挂接在我们的背囊卡口上，牵引着我们向地面落下。与此同时，主基地也将目标图传送到面前。这是一个硕大森严的敌基地，标志建筑物的红块和标志活动目标的红点差不多密布了整张目标图，八个闪烁的骷髅标志着我们定位核子弹的位置——八颗核弹足以覆盖了整个敌基地，并用其绝对的摧毁能力保证这里在爆炸后化为不毛。目标图的中间有一块8*8的空地，从定位核弹至核弹爆炸，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到达那里，那是惟一可以避开核子爆炸余波的“死角”——却是我们的生地。

我的位置是在敌人的主控制中心。若干红色的小点在控制中心的红块儿和周围天蓝色水晶矿的蓝色块儿的两点间不停地来来往往，那或者是虫族的“雄蜂”(Drone)，或者是神族的探测者（Probe)。

——错了！

我这样告诉自己，但是事实却是没有错的。

——那些主控制基地周围的红点不是工蜂，也不是

机械虫，而是人族，Terren 的工程兵。

——那些红色的块是工程湾（Engineering Bay）、是军工厂（Factory）、是瓦斯气井（Refinery）、是军械研究所（Armory）、是军事研究院（Academy）。

——那些红色的游移的点是攻城坦克、是机枪兵、是火蝙蝠、是医护兵……

当战争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原来把整个星球变成蓝色，就真正“最终”——“和平”了。

“Go！Go！！”我脑子里近乎空白，脚步却不停息地奔跑着，荧光屏上标识着我和我属下的八个蓝点，正分散开来鱼贯通过蜘蛛雷、地堡群和攻城坦克的防线向目的地跑去。

没有人发话，没有人问，任务禁声，但“Go！Go！！”的呼喊却以我自身的意识撞击着我意识中另一处的迥然不同。

“红色军团，友军！”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我从攻城坦克之间的间隙穿过去，从攻城坦克群两侧导弹塔的监测区盲区穿了过去。攻城坦克是那样的大而坚固，厚重的钢壁记录着战斗惨烈的程度，两侧的液压钉上沾着上次钉入地底泥或石灰，我甚至能嗅到泥土的腥，感觉到石灰粉尘的呛鼻——我听到放松的坦克手沙哑的喉咙在唱歌。

穿过了！我们穿过了基地出口处对于敌人来说不可

逾越的屏障，导弹塔雷达的盲区为我们所利用，那一片的蜘蛛雷、那十数个地堡、那数十的攻城坦克群对我们的进入没有丝毫的察觉——我们就这样通过了“敌军”的防线。

我知道一名 Ghost——SP07——已经站定。他的锁定点就在这密集的防线正中，在核弹的灼热的流火和无坚不摧的冲击下，攻城坦克的厚重装甲不过是一张薄薄的纸，这里的整条防线所能剩下的，也许只有泥土深处尚未融化的液压钢钉了。

我望了 SP07 所站的方向一眼，我不知道他是否也看了我们，但是我们都是什么都看不到。

空中没有科学球，整个基地一只科学球也没有，我们的行踪真正的神鬼不知。

这里甚至没有一点其他的空中力量。

或者也应说是有的。刚进入基地内部的时候，我就看到在空军基地区仓库里推出一架崭新的幽灵飞机，红色的军团标志和机翼上的红色格外鲜艳，各个部件光亮标致。这架幽灵飞机几乎在推出仓库的同时就发动了引擎，然后升空，向 6 点钟的方向飞去——那是我蓝色军团的空军主力会战飞龙群的地方。

SP01 的锁定点是在空军基地。

我望着他跑去的路，但是我仍然什么也看不到。

兵营里再也没有走出新兵了，1 号和 3 号太阳暖暖地照耀着大地，兵营周围是休憩的士兵。

红色军团在这个星球的战争中主要发展陆战力量，

在攻城坦克和巨型机器人没有出现之前，机枪兵和火蝙蝠是主战的部队。伤了的机枪兵们缺着手或残了胳膊，连同厚厚纱布一同在阳光下挥发出其特有的血腥或消毒液味。

一名医护兵半跪在地上，为一名年轻机枪兵被毒液灼伤的眼睛缠上纱布。年轻的机枪兵有一头微黄的发和高而富有棱角的鼻子，他薄薄的嘴唇没有一丝血色，兴奋的红晕染红了双颊。他抬着头，望着阳光来的方向，伸出手比划着，配合着滔滔不绝的演讲。他的兴致如此之高，以至于几次抬手打到了医护兵的胳臂都浑然不知。医护兵没有斥责他的干扰，微笑着，带着淡淡的疲惫，纤细白皙的手指牵引着纱布的走向，绕出一个一个环。周围的火蝙蝠、机枪兵们都不做声地看着他，听着他讲，看着他说——或有笑容、或无表情、或饶有兴致，或无动于衷——但他们脸上都写着安详。

——因为战争终于结束了。

——因为“和平”终于来临了。

——因为猛鬼一样的跳虫、狂热者不会再数次从睡梦渐深时来袭，反复煎熬着他们的神经；因为梦魇一样的蝎子（Defiler)、圣堂武士也不会再在寻常的行军中慢慢逼近、悄无声息地让身边的战友化成浓血焦碳。

——因为 Terren 胜利了。

——因为敌人没有了。

——因为若“和平”二字是鲜血所写成，那么最后一滴业已流下；若未来之路是尸骨所铺就，那么最终一段业已浇筑。

“明天”带着神话中漂亮妖精们闪亮薄翅般的美丽来到了面前，曾经的那么遥不可及的憧憬……而今，就如同撒在身体上的真实的阳光……拥有了?!

曾经是那样地在尸堆中拣起断裂的步枪绝望地开火，曾经是那样地在未知的地段注入兴奋剂抗拒着浩大的恐怖，曾经是那样地麻木了同伴的死亡和自己的流血，曾经是那样的盼望着短暂的休息和片刻的安宁。

我们不信神了，因为带着神般特质的 protess 是那样凶残地挥舞了幽蓝的光刀将我们的同伴划为碎块；我们也不敢再藐视虫子，因为它们是那么的狡猾阴险，甚至于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海潮一样地对我们发动攻击。

——我们只相信着自己，相信着自己手里的武器，相信着我们背靠着的同伴的呐喊……

我奔跑着，向着主控制中心而去。

主控制中心周围依然有那么多的工程兵在忙碌着——即使在和平时期，水晶矿藏和瓦斯气也是重要的资源。

我手腕上的核弹操控面板显示时间到了最后 90 秒，90 秒后我和我的 7 名属下将同时锁定各自的目标，为遥远的、不知处所的我蓝色军团核子发射井里八枚核弹定位导向。之后，随着核弹的爆炸而来的，就是“最终和平”了。

我向属下们应该站的地方一一看去，什么也看不到。身前控制中心的工程兵们不停地工作着，用电弧切下一块一块蓝色的水晶矿，再运送到主控制中心里的加工炉

去。周而复始，无休无止。

我瞪大了眼睛，我知道我全身的肌肉都收缩着紧张着亢奋着，但我的大脑里涌着一种悲凉的潮水。

【八】 最终和平

来了。

它来了。

它们来了。

核弹已经带着长长的火舌蜿蜒划过了天空，现在它们进入了大气层，已经清晰可见了。涌动的气流在我们头顶上空变幻出狂乱的图画，云层被一波波地推开，阳光在这一刻尤其灿烂。

震荡枪瞄准具的电力已经完全耗尽，手腕上核子控制装置灰色透亮的光泽也消失了，核弹将以一种不可更改之势毫不犹豫地降落到这片土地上，宣泄着人类赋予它的毁灭的流火。

红莲的火焰啊，你将烧毁的是怎样的一片土地？

强力的死神啊，你又将把种子播撒到哪些生灵的头上？

我抛开震荡枪，枪口朝下把地面戳出一个小小的坑洞，然后那只枪倒下了。

没有人来管这支枪，这支突然出现在虚空中的枪，因为整个基地在一刹间已经乱了——在看到核弹穿破大

气，像一支冰冷的流矢一样飞下来的时候，基地里有一刻绝对的宁静，然后就是同样绝对化的混乱——没有人怀疑核弹的威力。

没有诅咒，因为没有了诅咒的时间。人们怀着逃生憧憬的时候，没有绝望时的冷静足够判断其可能性。

我在那一刹那突然想笑，又想哭，那一刹那后我告诉自己想怎么就怎么，但我发觉都没有。

我知道我的七名属下正朝那惟一的生地跑去，他们和我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个 Ghost 才能完成的任务，绝对服从的任务——我已经毫不怀疑任务的胜利完成。

我拉开了防化服的拉链，精神控制力降低，隐形能量指数降为 0。

“这就是鬼一样的 Ghost，看看我吧！”我说。

我站在一大堆忙乱的工程兵和士兵的中间，他们甚至无暇看我一眼，虽然我银白色的防化服和蓝色军团的标志在他们中是那么的显眼。

30 秒。

“长官！！”我的听筒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SP04！请求你到集合地！！”

他破坏了禁声的任务指导，正如我破坏了不得暴露的指导一样，战后我们都将被押送军事法庭。但和平既然到来，他的罪也将被宽恕；而我将在和平到来之前捐躯。

“禁声！”我说，然后摘掉了听筒。

核弹已经不只是黑点了，它们的尾焰咄咄逼人。

“能和你们共事，我非常荣幸，”我说，在丢掉听筒

前我说，"AK47。谢谢。"

我看到了那个眼盲的机枪兵，他被医护兵架着，向出口处跑去。出口处却被地堡和攻城坦克完全堵住，杂乱的人丛闭塞了惟一一条狭窄的缝隙。

我什么也不愿意想了。

机枪兵……柯木板的墓场……我的女儿……核弹的尾焰……

20秒。

核弹经过大气层时引起的燃烧火焰我已经可以看到，呼啸声这时到达了我的耳膜。

一只手拉住了我的胳膊，一只看不见的手。

"SP07！"虚无中的他说，"长官，请全员返回！"

他拉着我向那聚集地跑去，我僵直了一秒，也随着他跑起来。

人很多，我们撞着他们，他们也撞着我，我们终于分散了。我抬头看着天空，天空成为淡淡的粉红，很漂亮很柔和。

SP07再次拉到了我的手，我颤了一下，然后拼命地开始跑。

我没有再看天，所以不知道核弹是怎样落下的，但是我能感觉到它爆炸了。

强烈的光芒和不可思议的热浪似乎在涌过来包裹我的那一刻凝固，四面八方，无所不在，没有声音……我在那凝固的一刻看到了万万千千——我的父母，我的儿女，我的前生和我的来世，机枪兵们在火海里的消失，

我的 Ghost 兄弟在生地的微笑，
以及，我自身的融化。

MISSION ACCOMPLISHED _

光子列车

● 罪天使

“亲亲我吧，亲爱的
我们离开时就该这样
当我年迈得失去了梦想
就让这吻永驻在我心上。”

光子列车

【一】 梦

他一直在反复地、不停地做着一个梦，从他 17 岁，一直持续到他 19 岁这年。

他站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地面上布满了蛛网一样的铁轨，他自己正站在那些铁轨的中央。然后他看到远远的月台上，他的哥哥正朝他微笑，那笑容的涵义似乎是要他过去；这个时候他迈动了他的左脚，抬起之后他突然想看看身后，于是他就看了，他看见右面的远远的月台上，穿着白色短裙的他的女友，她也在朝他

也很想过去。微笑，那笑容甜美得让他自己

这时候列车来了，带着长长的汽笛、轰鸣声和让地皮颤抖的力量。

但是他却迈不开脚，他看脚，脚似乎是和地面长在了一起。他拼命地挣扎着，急出了一身冷汗，但是却还是挣不开。他惶然地看着月台，他的哥哥和他的女友依然保持着微笑的迎接状。

——这个时候，列车已经到了他的面前，巨大的质感在距离肌肤不到一寸的时候似乎就让他的骨髓已经感觉到。

然后他醒了。

此时是清晨的5点，第一个太阳已经出来了，太阳能捕集器在第一束光子流打到采集镜上的时候开始工作，之后持续发出细微的电流声。太阳草的叶子开始由卷曲的筒状舒张开来，淡粉红色的细小叶面上有微微的绒毛，让人想起女孩子耳垂下的脸颊。

蜂鸣钟的报警没有起到作用，他曾经屡次调试报警的时间，想看看自己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段做着这个重复的梦，但是都没有成功，那个梦总是在他浑然不知的时候开始。那样的场景有时候会占据他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有时候又是在他几分钟小憩之时出现，但每次都是从头到尾，不遗留任何一个细节。

他没有看到过真实的有轨列车，只是在电脑资料库里看到那种列车在诸如祖母星地球或者是6号行星泰坦

上奔驰的情形。2号行星玛雅没有那么多的陆地可以铺设铁路和公路，昂贵的气垫车和飞行轿车成为了重要交通工具。但是对于他的家来说，乘一次气垫车到集市上去的花销已经够全家人吃两个礼拜，所以他们只能呆在家里，如同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很多人一样。

他看着窗外的天空，天空很蔚蓝很灿烂，昨天的风暴完全清洗干净了浑浊的大气。

半分钟之后，他看到天空中开始抖动着一种流动的物质，那些流动但透明的物质在天幕里穿过，他知道那是完全隐形后的幽灵战机。在这样清洁且富含水汽的大气里，光线经过幽灵战机的隐型力场发生让人感觉似乎是拉扯空间一样的扭曲。

他很专注地看着这一切，他还知道"幽灵战机·改"的引擎发出的声音极小，在完全作战状态甚至可以关闭了引擎做长距离滑翔飞行和浮力悬停。

"幽灵战机·改"，配备爆炸式空对空热导导弹"龙砂"Ⅱ型，对大型战机损害率100%，提升爆炸弹头效力之后，甚至可以媲美瓦格雷。配备多用途激光发射器，可对地面部队实施打击以达到战术目的——他的哥哥是一名优秀的幽灵战机驾驶员，四个月前的来信里，月色下的他踩在那艘"白色67"舷梯边上，舷梯下是一望无际的沙丘和黑色红色的粘稠物。

"我亲爱的兄弟，你好吗？看到我身边的'白色67'了没有？你喜欢吗？"

当然看见了，他甚至看到了机翼侧后方隐型动力设备巨大的散热孔。他喜欢它的颜色，喜欢它夸张的造型，

还有它默不做声停在你身边时的沉寂。

“……看到地面上了吗？喏，看，你看你看——”他用脚尖指着地面上一个破罐般的东西，“看到了吗？这是跳虫的半个头，这个头上有 34 枚子弹穿过的孔。换句话来说，34 枚子弹才终于让它倒在这里……”

“厉害吗？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呢！红狮纵队那边执行任务时，用激光打掉了一只跳虫的半个头，但是那只跳虫居然没有死，它一直冲着天空跳跃着，想要把我们的瓦格雷编队从空中咬下来……呵呵呵……”

呵呵，他也笑了，他喜欢他的哥哥，从小就是。他家门外的沼泽土上种了一棵亚孙桃，每到夏天来临的时候，哥哥就把床铺移到桃树下，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每一颗青涩的桃子。到了晚上，龙蚊和牛蝇在弥散的瘴气中出现，哥哥就点燃了呛鼻烟，包裹着自己的时候也让蚊蝇纷纷落地。他在屋子里透过纱幔看着那乳白色烟雾里的微弱火光，然后在朦胧里睡去。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第三太阳成为主太阳的时候——亚孙桃成熟了。

“我刚从飞行学院出来第一次执行任务，就分派到了这艘‘白色 67’，这是我们整个 T 编队里三艘“幽灵战机·改”之一。啊～～你也看到了，它是多么的漂亮！”影像屏上，他看到哥哥满足地叹了一口气，眼光里露出温柔，白色的手套在白色的机身上摩挲着。那一刻，他感觉甚至有点嫉妒哥哥身边的“白色 67”，又似乎是嫉妒着拥有那白色战机的哥哥。

“我们的队长……嗯，你还记得对面六号塘西面的阿佐吗？想不到吧？呵呵，是不是吃一惊呢？——哦，不是说他是我们的队长，你被骗了吧？嘿嘿，哥哥跟你开玩笑呢！”

哈哈，他笑了。他知道这是哥哥跟自己开的玩笑，从小的时候为了逗他笑，哥哥就经常开这样的玩笑，他也就很和谐地笑。这次他也笑了，他知道哥哥在这个宇宙另一片空间看到自己的笑容一定很开心。

【二】　嘉

下雨了，他趴在窗台上仔细看着天空往水面种着跳跃的蝴蝶，一扑一扑地扇动着翅膀。他们的星球只有淡灰和淡蓝色两种蛾子，蝴蝶这样的生物是不会出现在这样的陆地上的——每天总共只有 3 个小时的阳光，此外就是绵绵的雨，到了夜里就是透彻的干冷。这就是 3 个太阳联合作用的结果，非但没有晴空朗日反而是常年淫雨。

他觉得有点冷了，就把身体向里移了移，让风不至于吹得身体太僵。风很大，在远处的沼泽上掀起一阵白色的迷蒙。他打了个寒颤，从心里浮上一层寒意：按照风堤的电能状况，这么大的风，应该是不会刮到这里来的。

好冷！他缩了缩脖子。

2 号星球不是贝塔太阳系的命脉，它的身份只是一颗荒凉行星的小卫星。因为开拓者当初第二个发现其可以

居住人类，而被命名为2号星球。沼泽几乎覆盖了整个星球，在星球的经线和纬线上，却奇迹般地分布着一道道石梁。这些石梁成为了后来构筑大生活区防风堤的基石，巨大的导弹塔在防风堤上高高耸立，不知疲倦地转动着，把内中的锋芒对准外空。

导弹塔开始紧急充电了吗？不然，防风堤的电能怎么会有不足的时候？

他关上窗户，风刚好卷到这里来了。一股淡淡的水雾带着浅浅的腥，扑打到窗户的玻璃上。风在窗户外扯出白色的宽大幕帐，暖气片工作正常，他觉得在家里很安全，很温暖。他看着那暖气片，看着这个不大但足够抵御风雨的温暖的家，不由得浅浅笑起来。

他开了灯，拿起阅读器放到一本摊开的书上，然后惬意地闭上眼睛。

“……噗呦岛（puyo island），这个只能生存雄性疯猴的神秘的岛屿，终于在我们的独木舟前露出全貌。这个岛屿，最初被发现它的观察者们命名为‘阿尔法’，但自从那只不停‘噗呦’的雄性黑色猴试图非礼观察队的茗纱（Mineshare）小姐并最终被击毙后，这个岛屿就被赋予了和那只具有疯狂和色情因素的猴子同样的名字……”

伴随着阅读者的低沉讲述，脑海里开始静静流淌过记忆之泉，泉水的水面上浮现出他在资料库里查出的影像：海天相连，岛屿其间。祖母星的地球，怎么会有那么多干燥的陆地和水啊，真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星球！

所有的记忆慢慢涌过来，亚孙桃的微酸，草狗牛奶的甘甜，黄色的沼泽鼠……红色的蝙蝠在天空捕捉微小

的蚊蚋，细雨纷飞，湖光山色，鸟语花香……睡眠的安详来了，松松软软，带着灌鹿骨粉的香。

……

“醒了吗?”

天花板的光线被调得很暗，窗外雨声淅沥，风小了很多。在面前的灰暗里，一双透亮的眼眸正静静地凝视着他。没有闪烁的波纹，仅仅是那样的凝视，就已经破开了所有的暗。那对星眸点亮了他的清醒，仿佛经历了千万次转世又重新站到了这样的世界，他的头脑一阵眩晕。

……空旷的场地……蜘蛛网……月台……哥哥的微笑……白色的裙……呼啸……

洗礼一般的梦魇再度穿过大脑，震荡的眩晕让他的眼前漆黑一片。绝对的冲刷击穿了他眼睛里的光亮，一瞬间的浑浊后，他战栗着真正醒来。一刹那间的冷汗湿透了睡衣，惊恐从四面八方攫取了他的神经。

一只手穿过了他的睡衣，探到他的腋下，一直垫在他的脑后；接着是另一只手。星眸在他眼前被云盖上，柔软的唇和温暖的身体剥除了他最后的一丝颤抖和恐惧。光线更黯淡了。

“爱你……”他把那黑色的长发埋进自己的下巴。

一个淡到近乎透明的紫色的吻回应了他。

所有的一切都和哥哥入伍后第一个月一样，生活里同样是每三周一笔丰厚的士兵津贴，每两周一封的信，

清晨的日照光，忧心的双亲，保健医生，梦魇，嘉……

微妙的变化在电视播音员的报告中出现，从“大军压进，一往无前”到“寸土必争”内中的真义，在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激起了波澜。电视播音员的声线抖动出俏丽的措辞，电流干扰的雪花痕迹在电视屏幕上的愈发明显——紧急供电造成的民用电压起伏吧，他有些烦躁。

被称做嘉的女子站了起来，从加热器里取出一盅黑褐色的液体，经历了恣意贬低和盲目神话其效能之后，合成的古中药成为了无可救药者和生体免疫能力极虚弱者的首选。

他的出现仿佛是对当今学者鼓吹“无所不能”的生体修补术的一种嘲弄——无论怎样微妙的基因改造和活体再生，也不能让他的小脑神经有恢复的可能。他查阅了所有最新的病例，甚至包括了半公开实验室的隐藏式实验，似乎只有用脑细胞同体增殖再逐步取代的方式，才能为他换来 1%康复的可能性。

“你好吗，我的兄弟”

屏幕上的人放下拧开摄制开关的手，退后了两步，眼里带着疲惫和亲切。“白色 67”依然在镜头里，但是已经不似上次那样闪闪发亮。机身上残留着一些绿色液体，机表明显被强酸深深地腐蚀，形成丑陋的窟窿，从那些窟窿中能看到内中的器件。一群高达 3 米的机械巨人正围着“白色 67”紧张地工作，橘黄色的电弧不停地闪动。

“呵呵……”屏幕里的海军上尉微微笑，沉默了一

刹，似乎正从刚经历的战斗中回到现实。

他静静地看画面正中的兄长，他能感觉他的心灵穿过了几万光年的距离仍然和他哥哥连接在一起，但是纷飞的战火和暖气炉里小小的融合反应却似相隔了千山万水一般几乎毫无关联。从哥哥踏上漫漫星际征途的那一刻，他就宛若一只刚从茧里爬出的湿漉漉的虫子，告别了所有从前的生活。他的父母在他和哥哥的坚持下，住到了宽敞的新区，和他们从前的那些老朋友，过起了他们希望的自在生活。

他的工作从战争爆发之后就宣告失落，“空间环保”的口号经不起高爆子弹的穿透力，一只坠落的火焰弹就崩溃了所有政府官员。身边一切的骤然变化干燥了他的收入，也枯涩了他的笔尖——战争真的爆发之后，他发现自己竟不能写下关于“战争”的任何一个字来。

“刚从敌占区出来，那些臭虫惊出了我一身汗！”

“那种拿硅来架构身体的生物……若不是亲自看到，那么你是想象不到它们疯狂的繁殖和自我进化能力的。当你面对它们——亲自面对——的时候，那样的场面足以崩溃你全部的理智和想象力。——当然，我是个例外。”

他笑了，哥哥的谈笑风生总让他觉得兄长并没有真正经历一次战斗里的鬼门关，那样的想法也令他也马上意识到这或者是自己置身事外的风凉。

“我独自对6点方位的虫子本营进行侦察，由于距离上次侦察任务只有6小时，而当时除了发现虫子们繁殖出了更多的跳虫之外，并没有传言的空中攻击力量出现，

所以当我提出一个人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就得到了批准。”

“从飞行平台上掠出的时候，我看了看我们的守备力量：地堡群后的攻城坦克形成扇形排作三排，那样的火力足以封闭一个军团的虫子。在虫子各基地的主要交互通道上蜘蛛雷阵星罗棋布，遏制了虫子的集结也就遏制住了虫子们如潮攻击的可能。

“放心了吗，兄弟？那样的阵容和军力，我断定我们的舰队可以在两周内以绝对优势拿下这颗‘玳瑁’，这样就完全解除了‘奥克利虫洞’的威胁——你该知道，穿过奥克利，就是我们的家……”

嘉坐到了他的身边，递来一杯热的维卡汁，然后和他一起看屏幕里的影像。女孩走动时带起一股清新的香味，他带着温存的目光向他的女友看去，目光定格在窗外的天空中。

一艘大到让人无法想象的空中堡垒正从东南方向往西北方向滑去，天空中的云被强大的气流切割开再拉成整块的长条带状。巨大的船体搅乱了大气规则，碎云的罅隙里，遥遥看见编队的瓦格雷。慢慢地，振动传到了地面，房子里能感受到一些低沉的共鸣，金属的勺子在陶瓷杯中“笃笃”地跳动起来。

他目送那只钢铁堡垒飞远去，消失在最远端的云丛，机械的组合强化了孱弱的人类，经过武装后的、强大到了诡异地步的组合在耀武扬威——总有一种“怪物”的感觉在他心里挥之不去。

再转过头，他的哥哥在屏幕里一摊手：“……明白了

吧，我今天为什么看上去如此狼狈"。

"但是，我们有的是扫除一切虫穴的兵力，三天之内，你将看到虫子们被掀出大气层的图像。"

"叭！"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是明媚而结实的笑容。

他继续他的生活，期盼着三天后的信件。战争开始以来，他的生活都是如此。

"我可以做什么呢？"他问，清晨这个星球特有的水气化成比昨夜更大的白风，光和浑浊交融在窗外，就像薄薄地附着了一层膜。

"试着……嗯……"他的朋友说，想了很久，"你去过报社了吗？"

"问过，但是，"他说，"他们要的是战地记者，报纸在战争年代盛开着的是热血火焰之花……"他看着自己的腿说得隐晦，他隐藏的是自己因为身体故障的不安，他的朋友从中读出的却是本没有的胆怯。

"你应该相信的是你文字的感染力！"朋友的声音很兴奋，"你能够打动他们！"朋友的声音高了起来，觉得为他找准了他心理症结所在，努力试图让他明白自己究竟是多么的优秀，无论是怎样的环境他都能胜任。

"呃……"他张口要说，想了想终没说，也不知该怎样说。他只有说着谢谢然后挂了电话，或者自己过于担心了，他想。

"我想去试试，"他对着窗外说，不敢看嘉的眼睛，"或许我可以带回一台记者用随身电脑。"

【三】 女人、老兵

清晨的太阳再次挂出风和日丽的时候，他坐在气垫车上离开家所在的石堤，太阳一左一右地照在沼泽上，白亮的水面很刺眼，褐色的岩石在身后缩成一个个小点。气垫车沿着两个太阳之间 20 度的夹角前行，很快，他就看到了那排防风堤。

古褐色的石梁上，白色导弹塔的防护板反射着眩目的白光，塔身没有一丝的污垢。原先的石梁上似乎只有一排导弹塔，现在却是装得密密麻麻，杂乱地布满了整个石梁。与导弹塔建造位置不规则相对比的是导弹塔的探测和发射装置，都整齐划一地以同样的速率和方向不停转动着，仿佛一群呆子，唯唯诺诺整齐地摇头晃脑。

他看着就笑了，他身边一位撑伞的女士也笑起来。

"有点傻气，不是么?"她说。

"是的。"他回答，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脚，摆放得还很好。脚边堆了两口箱子，都是撑伞的女人的。她不过 30 岁光景，良好的营养和保养使她的皮肤散发出一种这个星球上人所少有的光泽，她的孩子—— 一个 4 岁左右的小女孩正怯生生地看着他。

"你上哪里呢?"他问，却不敢抬头看那年轻的母亲，于是他俯下些身子，向那小孩招招手，小女孩躲进了她母亲背后。

"到地球。去搭火车，"年轻的母亲轻声说，他听来却是一震。"今天就离开玛雅，还很有点舍不得呢！车站

快到了吧？”

“喏，已经快到了。”旁边一个人指着更远处一道若隐若现的石梁，“从那里……你们是到地球吗？哦，6号站台里的车是到迦马虫洞，穿过去就能看到银河系的小行星带——你们是第一次到地球去吗？定居？”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羡慕的人们不自觉地围住了那母女俩。他们用羡慕的目光看着那对可以离开沼泽踏上坚实土地生活的母女，却无人问及她们的亲属和离开的原因，他也看到了小女孩子臂上的黑纱，女人的胸口也缀着一朵小小的白花。

在这场战争里，前线绞肉机般的死伤使克隆人军队投入了战斗。越来越多的矽晶矿换成越来越多的军力，自然人在进入军队后就拥有了极高的福利和优厚的待遇，以及比起克隆人来说能算上随心所欲的自由。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所擅长的科目进行深造，再按照自己的喜好和能力水平进入到战术部门、战史研究室或者陆战队等等。当伤亡到来的时候，他们的家属也能得到一笔颇为丰厚的抚恤金，足够到大后方安居乐业，逃离战火的威胁或离开本来居住的恶劣环境。

他望着那年轻的母亲，她微笑着向他致意，光子列车车站已经到了。

气垫车停下，浮桥搭起来，轻盈的母女俩仿佛两株移动的花开上了褐色的石梁。

宽阔的石梁，旋转的塔台……宽阔的月台上，面露幸福的人们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巨大的梭形列车将黑

压压的人群纳入怀中，留下青绿的地板，在遮阳蓬的黑暗里幽幽放着光。他仰视着那巨大的列车，远处，在他目力不能及的地方，铁轨被高高架起延伸至他更不甚了解的处所。那些光子列车的彼方不论是在何地，等待的乘客们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心满意足，这颗“玛雅”——代表着湿气弥漫、沼泽遍布的玛雅——它的儿女似乎慢慢有一种预感的压抑，让他们惶恐起来，惊着想要离开。

“他们不知道我们就要胜利了吗?”他想，还是出神地注视着那巨大的车体，以至于没注意到气垫车开始缓缓移动，身侧的一名老者用手指戳戳他的臂膀，

“当心！小伙子，开车了。”

“唔。”他连忙用手抓住扶手，对提醒他的人和善地笑笑。

这时候他看清楚了，他的身边是一个老兵，穿着整洁的军绿色陆战队服，黝黑的脸庞上爬着沟壑一般的皱纹，两只闪亮的眼睛盯着他。

“你是军人?”他的眼睛一亮，忙问，之后便马上感觉到自己的失态，张口结舌地要道歉。

“不用道歉，小伙子。”老兵从背后摸出一个军用水壶，皱着眉头狠狠地喝了一口，又递给他，他摇摇手，但水壶已经塞到了他怀里。“你家有人在军队吧?”

“是啊！”他眼睛又亮了起来，“我哥哥，他是位飞行员。”他喝了口水，把水壶还给那个老兵。

“好啊！飞行员……”老兵的目光深邃起来，脸上的皱纹仿佛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我入伍的时候，却还没有飞行员的编制呢……”

气垫车开始转向两个太阳的60度方向，老兵摆手谢绝了他的香烟，把身体往遮阳篷的阴影里挪了挪，这样他的脸就整个隐没在一片淡淡的荫凉里，而脸面上的皱纹也成为深色刀刻般的纹路。

“我是陆战队员，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在距离这里六十五万光年的‘瑟’。”

“那个虫洞……通往狮子星系，它的周围没有任何的星球适合人类立足，更没有一星半点的矽晶矿。它的险要，是在人类发现‘鼓’之后。”

“当时，我们已经在2个星域和虫子交上了火，在贝鲁星系的副战区，我们的部队却怎么也无法立足。那里没有足够的矽晶矿，但每次我们的军队都会在刚立足不久就遭到疯狂的虫海攻击。几次三番几次三番，所有的人都认为那里原先存有的矽晶矿应该被消耗殆尽的时候，就看到更多的虫子扑过来。那是什么虫子？……呵，这我也说不清楚，似乎就是现在跳虫的初期形态吧。要小一些，动作慢很多……”

“我们本已经打算放弃，一艘归航的货船却在无意间找到了‘鼓’。那个虫洞的对面，就是你们现在都知道的‘三角虫洞地带’，通往几乎每颗星球都高达400千亿吨的矽晶矿星域。虫子们也就是那样源源不断地通过‘鼓’，攻击着原先认为失去价值的贝鲁。这一发现顿时让‘鼓’成为了咽喉要道，而濒临‘鼓’的‘瑟’同样重要起来。”

“600万吨的矽晶矿，在‘瑟’的周围构筑了300个人工基地平台。我们的基地很小，设施也很简单，不过

是在一片不到 1000 平方公里的金属混凝土结构平台上排满了导弹塔林，在其间有四个地堡群，每个地堡群有四个地堡。从我踏上征途的第一步，就奉命驻扎在那里，那样的人造驻扎地。”

“我们的基地周围没有空地，每一块大小不足以修建导弹塔的土地都埋进了不下 6 只的蜘蛛雷。我们的任务就是守卫在地堡里，通过地堡的排气窗口和机枪眼往外看。虽然我们知道导弹塔的雷达比起我们的眼睛不知道灵敏精确了多少倍，但是大家都一直往外看着。吃饭的时候，睡下的时候，聊天的时候……窗外就是无休止地转动着的导弹塔，每天朝同一方向、按照同一频率，整齐划一。”

“单调？那是非常单调的，不只是单调，更是枯燥，非常枯燥。”

“我们也曾尝试着改变，我们拼命地看书、看最新的电影片、锻炼身体，但是当你疲倦地倒下的时候，你第一个渴望，就是从窗口向外望一望，哪怕你知道窗外就是导弹塔和被遮盖阻挡得支离破碎的天空——就像一群吸毒上瘾的人，明明毒品已经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快感，但是你依然每天、每时、每刻都不停地疯狂追逐。”

“第一个月之后，我不看也能说出窗外的导弹塔，哪一个兴建于哪个时候、哪一个的导弹扇叶上有三角形的污垢、哪一个的中部居然有一天爬了一只小虫子。闭上眼睛的时候，那样的导弹塔头部，仍然在你脑子里转个不停。”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基地平台里有64名士兵，大家彼此都几乎不能见面。即使是在相邻地堡的兄弟也没有见面的可能——因为执行巡逻的路线不经过我们的了望口。”

“巡逻是我们每三天一次的机会，每次两人，按照行军地图上标好的路线。当然，如果我们能够赔偿得起昂贵的蜘蛛雷，也完全可以到其他地方走一圈儿。但是大家都清楚自己的盔甲在蜘蛛雷面前的脆弱，更主要的是，我们是军人，此前的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们也必定要让此后的军人们无从更改这一神圣的职责。”

“我们是多么的珍惜巡逻开始的一刹那啊——当巡逻也已经无法带来兴奋的时候，我们却发觉，走出地堡口的那一刻总是那样的动人。”

“地堡的口子很矮，你必须埋下头才能出来。当你抬头的一瞬间，你会发觉你的视野一下子就加宽了，千万的导弹塔林突然之间就出现在你的眼睛里！站在门口的时候，你感觉自己似乎是站在两个世界的入口。那种感觉，真是太棒了！”

“巡逻却是同样枯燥乏味的。我们的路线始终是在导弹塔和蜘蛛雷组成的迷宫里，惟一的乐趣是每次在经过的一座塔身下用力跺几个脚印。没有土，只有宇宙间薄薄的星尘，细细的灰。你的脚一下去，就看到细细的粉尘腾起来，卷起小小的浑浊。”

“据说那边地堡群的兄弟中有能走到基地边沿的，他们能甚至能看到我们守卫的‘瑟’虫洞，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

“我们的任务就在那里。”老兵吐出一口气，“直到我的肺被检查出已经不适合再做军人为止。在那之前，我每天都几乎要抽掉6包烟。”

“我就这样回来了，在回来前的一个月，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划过我们头顶的战斗机。大家都欢呼起来，但是那飞行员开着那架漂亮的白色飞机‘倏’地就过去了，无声无息，以至于事后大家都觉得好像做梦一样。”

那是哥哥吧，只有他的‘白色67’那么显眼。他想。

“然后，我就回来了，老了，我所在过的‘瑟防备基地’没有遭遇过战火。似乎虫子们对于这个虫洞没有任何的兴趣，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士兵，有差不多四个军团从那里通过去了。我们的脚印周围，那些腾起来的星尘，我想或者还没有完全落下吧?”

他看着他面前的这个老兵，老兵回以善意的笑容，“我依然盼望能重上战场。”

“如果上天给我一个重来一次的机会，我一定会再次选择那个小小的地堡；如果能够给我的守卫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能够到我死的时候。”

老兵说，有些动容。听者无不肃穆。

“你到哪里去，小伙子?”老兵问。

“我吗?”他说，他看看老兵的脸，“我……我想去应聘记者。”

“战地记者吗?”老兵脸上的皱纹似乎就要绽开出一朵花儿来。

“不，不是……”他说，“我做不了战地记者……我

的身体，不，我小脑有机能障碍。”说出之后，他觉得一阵轻松，仿佛面对的就是报社的老总。

“你觉得你能行，那么你就能行。”老兵搭了一只手在他肩膀上，“我相信你哥哥和你，都会非常出色。”

“呃……”他有些受宠若惊，惶然地看着周围的人们，所有的人都对他报以赞许和鼓励的目光。

“嗯。”他说。

“老爷子坐我这里吧。”一个年轻人让座位给老兵。

他望着新近逼来一道石梁上的导弹塔，白色的发射器头部还是兀自转个不停。那么大一片……无边无际的导弹塔林，每天在一个狭窄的罅隙里看着那样的景色。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即使有舰队交战在广袤的宇宙间，其实也看不到任何的光亮。没有空气就没有反射，激光和爆炸的光焰都无从传递。昔日宇宙战争电影里描述的纷飞的激光束和浩大的爆炸光团，其实不过是浪漫主义者的构思而已。只有当爆炸和火焰四周有星球的残片或是战争所剩下的残骸时，才可以在某个方向反射出一星的闪亮。

他想，或者就是在那一星你夜晚不经意发现的光芒里，湮灭的是数千万吨级宇宙母舰和尘埃一样的生命。

【四】 螃 蟹

这个时候，他突然发觉，导弹塔发射器的一只停下了。

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连忙揉揉眼睛——确实，导弹

发射器的一只停下了。而且不只是那一只，它周围的几座导弹塔也都突然停下了。

他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一切，旁边有人大叫起来。

“不好！”老兵低低地喊。

与此同时，他看到最开始那只停下的导弹发射器的一个发射孔里喷出一股白气，一柄白色的尖锥缓缓探出头。接着是整个的对空导弹弹身，白色的，光华四射。像白色水蛇一样的导弹似乎是缓缓地出现，再缓缓地把整个身体展现在空中，似乎停留了一瞬，然后尾焰亮了一下，便直刺进云层里，留下一抹白色的轨迹。

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就看到更多的白色尖锥“缓缓”探出头，“缓缓”地展现它们的身体在空中，然后如花雨一样缤纷地射向天空中。

之后他们听到一声长长的嘶鸣，对空导弹拖着火舌不断刺上天空。一只庞大的草绿色暗纹的“螃蟹”出现在天上，斜斜地坠下来。白色的导弹穿过它的身体再向上刺去，那螃蟹千创百孔地粉碎成一块一块，越来越大地落下来。

“噗”地，一块残骸掉到导弹塔上，暗红的血污涂满了原来亮白色的塔身。

“攻击飞螳！”老兵高喊起来！“快回去快回去！”

气垫车上一片混乱，孩子哭了起来，母亲们紧紧抱着孩子们躲到角落里。男人们跑到围栏边都目不转睛地看着，看着更多的导弹飞上天空，更多的恶心的虫子碎片落了下来。

他紧紧地抓着面前的扶手，把身子蜷得更小些，以

免被拥挤混乱的人们碰到。他看着天空，导弹塔似乎是要燃烧起来，对空导弹的火舌割碎了云层。

气垫车已经开始回转。导弹塔几乎被虫子红色的血和绿色的体液完全染透，塔与塔之间铺满了虫子的残躯，暗绿色。

是天黑了吗？当又一枚对空导弹刺上天空的时候，最后一抹云消失了。

乌云一样的虫子出现在他们的头顶，巨大的暗绿色的螃蟹。

导弹塔的发射不再是混乱，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协调为齐射。一次看到数以百计的匕首刺进螃蟹里的时候，人们觉得声势震天动地，但是之后的发射间隙又让他们感觉死神从背后靠近的恐惧。

螃蟹们仿佛没有任何攻击能力，只是一味地往下降。所有的人也都知道那样的生物不会没有攻击性武器，每个人都能预感到那些螃蟹攻击时凛冽和横扫一切的飞扬跋扈。他们却只有睁大眼睛努力看着，期待着那些丑陋的、奇怪的生物在攻击之前就被导弹杀光杀尽。那些发射出的雪亮匕首都好像没入那些螃蟹就再没有反应，并没有打开他们期待的缺口，而导弹塔发射间隙的时间总让他们觉得是那么的漫长。

螃蟹们似乎毫不在乎那样的损失和打击，它们在天空中越来越近，混杂着一团团乌烟瘴气。气垫车的速度拉到了最快，沼泽里的水花雪白。

螃蟹们终于停止了下降，它们在天空里挤挤挨挨地排列着，等着最后几只螃蟹到来。当它们全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嘴也一起蠕动起来，天空中铺天盖地地下起了一场死亡之雨。

绿色的雨点，呼啸着，划开空气。

每只螃蟹嘴里都吐出一大一小两颗绿色的物体，成千上万。

导弹塔在雨点落下的时候就燃烧了，就坍塌了，就被摧毁了。螃蟹们没有马上发射第二波，它们似乎是在天空中冷冷地注视这一切。雨点落尽，石梁上只剩下一只导弹塔，燃烧着，孤零零地转动着发射器，轻描淡写、有气无力地投出最后一把匕首。

第二场雨下来了。

所有的人都无言地看着这一幕，没有人言语。但当螃蟹散开队型，至少有 5 只开始在天空跟着气垫车慢慢飞来时，整个车里爆发出一阵尖叫和号啕声。

他看到一只螃蟹嘴里发出的绿色颗粒，一大一小扑过来，大的一颗从他身边擦过去，钻到他身边的人群里，老兵的头就不见了，刚才让座的小伙子的上半个身子也消失了。他瞪大眼睛看着，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突然间，他感到胸口一凛，低头一看，那颗绿色的小颗粒正从自己右边胸口穿了过去——他的右手掉了下来，圆形的孔洞很大，边沿是绿色的液体，继续在腐蚀他的胸。

他顿时就倒下了，朝左还是朝右不记得了，他想，哥哥遇到过这样的虫子吗？

……还有嘉。她在家里，会不会危险？

光子列车……如果大家都能搭上光子列车离开，那多好……

螃蟹很多。

他醒来，胸口在剧痛，嘉的泪眼浮现在面前。

“我想，我或者已经解开我的梦了。”他笑着对她说，胸口剧痛。

她湿润的眼睛顿时就完全迷蒙，她的手勾住他的脖子，他听着她啜泣，但是左手扎着针液管，右手完全不能动。他的胸口剧痛。

再醒来的时候，他的哥哥和嘉已经站在床头，军绿色的衬衫和白色的连衣裙，很亲切。

他试了试，右手勉强能动一动，胸口也不像前一次那么疼了，于是他伸出右手，比画着拇指："我们都是最棒的！"

这次的行动耗尽了他的体力，他笑一下，好像就没了感觉。

第三次醒来，这个时候差不多是清晨的5点，第一个太阳已经出来了，太阳能捕集器在第一束光子流打到采集镜上的时候开始工作，之后持续发出细微的电流声。太阳草的叶子由卷曲的筒状缓缓舒张开来，淡粉红色的细小叶面上有微微的绒毛，让人想起女孩子耳垂下的脸颊。

嘉伏在他的枕边睡着了，他努力欠欠身，能动，就慢慢欠身过去，在她耳边碰了碰。

"亲亲我吧，亲爱的
我们离开时就该这样
当我年迈得失去了梦想
就让这吻永驻在我心上。"

他突然想起这四句诗来，小时候，母亲会在每个夜晚临睡前亲亲他，再亲亲哥哥，然后关上蚊帐离开。哥哥也会碰碰他的额头，然后两人睡去。

他突然想起那个老兵，他也应该知道这四句诗吧？这里的人们，都是在这四句轻轻的诗里慢慢长大，而后在这四句诗里伴着自己的爱人，一同老去。

"亲亲我吧，亲爱的……"

他想，那个老兵在离开他的阵地、他的战友的时候，会是把他的吻印在哪里呢？是了望口的墙沿呢，还是地堡门的按钮？

"我们离开时就该这样……"

还有那个年轻的母亲，光子列车启动的时刻，她一定会亲亲她的女儿吧，同时告诉她的女儿，我们离开的是家乡，你需在心里记得。

【五】 英 雄

他醒了，她也醒来。

白色的雨雾贴在窗上，窗户就变成了白纸一般。

对面床上的人已经出院，他还得躺。这样也好，嘉晚上可以睡到那边。

“弟弟，好些了吗?”哥哥扶着一艘灰色的幽灵战机。

“战局完全恶化，苦战在所难免。上次虫子入侵玛雅，虽然被我们全部清除，但是我们的优势已经完全丧失殆尽……还记得之前我告诉你三天之内拿下玳瑁吗?呵呵……”哥哥苦笑了一下，“我们还是低估了虫子的进化和繁殖能力，以及它们的智慧。”

“是的，智慧!”哥哥叹口气，“谁能知道，那些能够喷射对空液体的刺蛇并非是它们的主力战队。当我们的地面部队进攻时，我们遇到那些刺蛇进化出的潜伏者——它们埋在我们军队即将进攻的集结地，只一波攻击……”

“……只一波攻击……”

“那些地面上突然冒出来的突刺就让地面部队损失40%军力……”

“我们的雷达探测器到达时，地面的部队已经没有了心理上的骄傲和足以掀起虫子巢穴的兵力优势。而这个时候，虫子们一直在大规模发展的空中力量过来了。”

“我们几乎没有空军参与进攻，所以败得彻底而干净。虫子们扫清了虫巢间的蜘蛛雷，打通了与虫巢的联系，我们在‘玳瑁’上力量对比已经完全改变。”

“我的整备师死了，头儿死了，小队里一半以上的朋友也都死了，‘白色67’也不复存在。现在的‘灰色鸽子’，是头儿牺牲后给我留下的命脉。”

他喝着中药。

“……你安心养病吧。我想，在我军空军力量支援到达后，我们将以科技的优势重新控制‘玳瑁’。我和爸

妈，还有嘉也商量过了，大家都决定要送你到地球去。那里的环境适宜于你的身体，你也可以在更和平的环境里真正发挥你的才干。”

“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他注意到他哥哥短暂的停顿和瞳孔的游移。

“我将成为英雄，取得联邦军里最高荣誉！我向你保证！”

信号中止。

英雄，那是联邦军人所共知的无上光荣。王牌军人将通过特殊的身体修饰和基因改造成为英雄，拥有普通士兵不可比拟的战斗力和身体心理条件，是人类自己缔造的真实神话。拥有无上的荣光，自然亲属的生活也将得到绝对保障。

“我将成为英雄！”他的哥哥告诉他，他觉得有些惊讶，虽然他知道在战争新败的时候树立一个英雄对于士气的鼓舞是巨大的。但是，英雄的诞生不仅是这个星域、这个战区的事情，整个人类联邦军队都将为之瞩目。

但他还是相信着哥哥的话，他相信希望。

“你哥哥的击坠数已经达到 25，而且他驾驶‘白色67’抵挡了战斗中给‘灰色鸽子’的致命一击。”军队的人来探望他的时候这样说，“最后留下来的却是他和灰鸽。”

他这才真正觉得有些惊讶，王牌飞行员的击坠数标准和他哥哥的击坠数相比已经相差太远。他知道哥哥会很出色，但是没有想到会那么厉害。他与其战友开创的“隐形机梯队作战法”在实战中也相当管用，英雄塑造的

神话似乎越来越近了。

“现在的联邦军队没有幽灵战机的英雄，前一位成为英雄的兵士在他成为英雄的时候，击毁数 70。”他的哥哥笑着，自信和意气风发再次洋溢在脸上，“而我现在，也有 33 了，不仅在整个联邦的幽灵战机驾驶员里排名第一，即使在整个空军部队里，也能算上前三——当然你不要拿我和母舰舰长比就行了。”

“等到你们结婚那天，别忘记通知我一声啊！呵呵！”

他继续躺在医院里，渐渐可以走一点了，嘉就扶着他在过道里慢慢走几步。他在受伤之前就没有能力独自走太多，在培养槽康复出来之后身体更加虚弱，走了几步就开始喘息，然后休息。

“我差不多好了。”有一天他说，“我们回家吧。”

“回不了了。”嘉说，“虫子连房子的地基都打没了，现在那上面修建的是防空导弹塔。政府补贴了我们一笔钱，足够你到地球。但是那边的医疗费用比较高，我和你哥哥希望能再凑一笔钱。当你可以正常地行动后，我们一起到地球去吧。乘光子列车。”

他提不出反对意见。

【六】 锻造天青

清晨的太阳总是格外的美丽，阳光里两道风在亲吻。昨天傍晚的时候对面床上新来了一个病号，听说是“丧失了战斗自信”，接收心理和基本药物治疗，嘉只有重新

靠在床边伏在枕头上休息。他把身子往左边欠一欠，让嘉的手靠得更过来一些。

“起来了？”对面的病友问他。

“嗯！”他总是很腼腆不自信，但是对方的语气轻柔而友善。

他抬起头，看见一张几乎被白色纱布全部包裹的年轻的脸，黑的头发倔强地从纱布缝隙里探出几绺，其下，一双眼睛似乎是用最明媚的星星做成眸子，再以最冷酷的坚冰修做眼白。嘴唇鲜红得仿佛要滴出血来，洁白的牙齿闪着陶瓷的光泽。身体似乎也只有右手完好无损，其他的部位也都被白色的纱布紧紧缠绕。

他的右手手指修长白皙，床头，此刻也伏着一个黑发的女子。他的手指就轻轻地拢着那乌黑的头发，小心地摩挲着，仿佛他指尖触到的是整个宇宙里最珍贵最脆弱而且绝对惟一的生命。

“你好！”他的病友扬一扬右手以示招呼，“太阳真好，不是吗？”

是啊，真好！他想，只是不要再看到那么多的螃蟹铺天蔽日，他下意识地看看自己的胸口。

“有什么感觉？当螃蟹的固体强酸把你的身体烧出窟窿的时候？”

他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他对面的年轻人，回应他的，是那只纱布下的眼睛挤得狭长成为一线，然后嘴角朝他病床前的铭牌示意。他所在的病房是治疗“异族生物侵害”的专属病房，而床前的病历卡上书写着：守卫者、强酸弹、右胸——一目了然。

那在强酸弹雨里坍塌的导弹塔成了什么样子？那个在战争服役期间平安无事、退役后却被打掉整个头的老兵下葬在哪里？那列装载了那位年轻母亲和她的孩子的光子列车到达了没有？都无从知道。整个玛雅星球的联系似乎中断了很久才陆续正常化，小区域的人们都尽力往大的聚集地集中，政府已经不能保证小型聚集地的安全。导弹塔在重建，新型的对空导弹威力更大、发射间隙更短、攻击距离更长，"北京"、"鹿特丹"和"巴塞罗那"是第一批得到庇护的聚集区域。

"渴了吗？"嘉递给他一杯不加糖的维卡。对面的年轻人也坐起了身，让他身边的女孩子为他擦干净脸。

"你们错过了今天最美丽的景色。"那年轻人用一种兴奋而得意洋洋的语气说，"清晨里的两个太阳互相交错光辉，你能清楚地看到它们在土丘上、在华墙上、在水面上柔和的反光。比起宇宙里静寂无声的燃烧——蓬勃的生命灿烂得多么可贵！"

他看着对面的青年，后者还给他嘴角上挑的微笑示意。两个女孩子也交换了眼神，相互展颜问好。

"你为什么离开军队？"他突然问。

对面的年轻人听到这个问题却一点都不吃惊。他看到那个年轻人与他身边的女孩子相互看了一眼，传达着一种宽慰与体惜的温柔，然后用眼睛直视着他说："因为在战斗中我注射了过多的兴奋剂，当时补给和医疗设备匮乏，我的身体陷入了'兴奋黑洞'状态 6 个小时之后，自然也就无法恢复了……我是隶属于 DuGalle 将军的第十四陆战队成员，我的名字叫'锻造天青'。"

“哦。”他叹了一声，“奇怪的名字。”

他知道兴奋剂的使用在军队里一直是秘而不宣的，虽然已经有无数的记者报道了相关见闻，但军方也总能给出各样的解释不停讲述人道的可贵和使用兴奋剂的不可行性。“你还想回到军队吗？如果……如果你能够痊愈的话？”

“拒绝作答！”锻造天青的眼睛再次狭长起来，狡猾的笑容像一只亲切的狐狸。

他也笑了，然后随着天青的目光望向窗外，窗外的白色风雨又开始了，雾气帖窗，那里只有一片白茫茫。天青的目光也就一直注视那片白色的苍茫，似乎透过那里可以看到超出这个时间和空间的一切。

“如果可以留在军队，那么我不惜我的身体被卷入无数次的‘兴奋黑洞’，我将尽力无愧于陆战队的荣耀军刀。”锻造天青说。

“如果可以换得哪怕是一星半点的联邦的利益，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献出我的血。”

“如果可以让牺牲得到补偿，那么我会让他们永远看着我的幸福。”

他说得很平静，泪水也平静地流淌着，因为“兴奋黑洞”而精力几近耗尽的身体开始表现出疲倦。那个女孩子连忙把床头升起来，让天青靠着。

“本来以为陷入兴奋黑洞不能动弹的我，将会成为小队里第一具尸体，结果却成为最后留下来惟一一个……他们背对背地对着虫子射击，背后所形成的圆圈中央躺着我。他们死了，虫子上来。支援部队到达时，虫子已

经退了，我们小队十六人，大家死后的尸体互相缠绕在一起无法辨认，最下面就是我。”

锻造天青抿抿嘴唇，在血红的嘴唇上留下了一排齿痕。

“大家就这样抱着睡了……”

年轻的军人说完已经精疲力竭，慢慢地睡去。

一刹那间整个房间里都没有了声音，嘉和对面女孩子的眼睛都红红的。

“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那个长着黑色头发的女孩子说，“他只告诉我，他将发加倍的牢骚，要欣赏最美丽的景致，他的命不属于他自己，所以他不能老是自私地考虑他自己身体到底能支持多久……”

女孩子有了啜泣，他就不能开口了。嘉握着他的手，他们的手指缠绕在一起。

他仔细地朝对面病床的铭牌看去：锻造天青，粒脱素严重过量，机体活力丧失。

“他用了6针兴奋剂，”黑色长发的女孩子说，用同样的温柔抚摸着沉睡的天青的脸。她的手指滑上纱布，细细捻动天青从纱布缝隙里露出的头发。“三针粒脱素就是人体承受的上限了……”

他的嘴角扯了几下，不作声。他和嘉默默地看着那个黑色长发的女孩子端着刚才洗脸剩下的水走出房门。再进来时，她对他们笑一笑，然后偎在天青的身边看起书来。

局势更加恶化了，据说是因为人类联邦属于最高机

密的一个 Ghost 成为了虫子的“皇后”。这样的事让锻造天青在病房里哈哈大笑，声言但凡人类打不过虫子的时候便投降去，按了阶级划分，Ghost 做皇后，那他这个小兵至少也可以做个地方官吏。

锻造天青是个很让他喜欢的人，说出的话总有让人倾听的兴趣，即使是强词夺理也一点不让人生厌。他们在病房里高谈阔论，每逢讲到人类联邦的长官，锻造天青就做出恨铁不成钢表情，咬牙切齿地骂骂咧咧。而他说话总是不多，但是恰到好处，两个均不能行动的男人仿佛一唱一和的绝配。这个时候两个女孩子就坐在一起聊天，天青的女友总是希望天青能够像他一样少说一些声音小一些，这样精神可以维持更久；而嘉也老说他应该学学天青大方一点豁达一点，这样今后对他性格都有好处。

——当她们在某天聊天的时候这样双双说出来，天青就哈哈大笑，然后说，“简单，换换女朋友就好。”

他也呵呵地笑说有道理，女孩子们就各找自己男友的麻烦，病房里的欢腾气氛热过窗外的风雨交加。

【七】 死

“我必须告诉你这样的一个事实，虽然它是那样的突然和难以让人接受，但是我们有义务告诉你，你也有权利知道——

你的长兄、海军金帆勋章获得者、白色狮子勋章飞行员、洛依德·青少校，在前天晚上的袭击任务中，陷入

了敌人大规模部队的包围，不幸牺牲了。他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分钟，为人类联邦的文明进步和权益奉献了他作为军人最宝贵的忠诚……

他的事迹将在今后的战争中被千万的士兵传颂，他的名字将被铭刻在和平时代的人类英雄纪念碑上……

我很荣幸能向他的家属宣布他得到的‘人类英雄’称号，这个称号所代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称号本身，他的英魂将伴随人类联邦军队前进的步伐永垂不朽……

希望他的家属也为他的荣誉而自豪，并为之做出你们的努力，消除牺牲带来的悲切和消极……”

……

勋章在床边桌上。

慰问函在床边桌上。

抚恤金和捐金在床边桌上。

花环在床边地上。

慰问品在床边地上。

遗物和遗嘱在床边地上。

陪同宣读“荣耀”的副官一起来的士兵想要把一幅“埋骨星河，光耀联邦”的挂字悬到墙上，甫一展开，就看见他的眼睛红了，病房里炸起一声惊雷：

“滚出去！”

天青的女友和护士连忙陪同着副官和随从到休息室去。

房间里安静了下来，锻造天青躺在床上，用手枕在脑后不作声也不看他。

他坐在床上，就像丧失了所有表情的木偶。他的眼睛没有光，只有回忆；他的情绪看上去冷静，冷静里包裹着忧伤。

他指指地上的包裹，嘉连忙把那袋遗物递到他手里。他打开袋口，右手刚伸进去就凝固了，通红的眼睛里无声地涌出大量的泪水。他把头压进被子里，闷闷的哭泣隐隐传出来，锻造天青翻了个身，把目光投到窗外去。

嘉拍着他的肩头，流着泪给他背上搭一条毛巾被。天青的女友进来了，对她微微点一点头，然后坐到天青旁边。

他的手指在口袋里摩挲着一颗橄榄形的亚孙桃核。没有了棱角，桃核表面的纹路也因为长期被手指抚摸而变得圆润光滑。他想起 9 岁那年的时候，哥哥摘了半数的亚孙桃一个人到了集市，换回了他所要的生日礼物和当天市场上最大的一颗亚孙桃。

那两份生日礼物讨得了他的高兴和父母对哥哥的一顿好打。

记忆的长河在悲伤的山谷里溅起波浪的时候，一切虚无的荣誉、坚定的承诺便都不再有他们本身的骄傲属性，反而让回忆的美丽更加让人怀念，让悲哀泛起的涟漪更加片片层层。

“谨以此样的庄重献给我的家人”哥哥在“白色 67”前端端正正地站立，用最标准的军礼和一丝不苟的神态面对着摄像头。

他看着哥哥的遗嘱，那是在他拥有了“白色 67”执

行第一份任务前就留下的遗嘱。他说：

“我没有任何遗憾……哪怕我的牺牲对于整个战斗来说没有任何作用……

请记得我在军队里的日子……如果我阵亡，请继续当我在服役，驾驶我最钟爱的战机。

我的生命里……已经足够，能成为你们的骨肉、兄长，这是我最大的荣幸……

战争完结在谁的手中，我的生命终止在什么地方，都不重要了……我曾经和你们一起存在过，如同星星和太阳一样存在过……

亲亲我吧，亲爱的……

如果你们看到我，请让我温习最后的亲吻……”

他微微笑地看屏幕、看哥哥的奖章、看荣誉证明、看窗外的阳光灿烂或者是白雨封疆。

【八】 尾 声

故事发展到了尾声。

战争的情势是越来越坏了，“玳瑁”失守，“奥克利”虫洞失守，“玛雅”的战略作用虽然巨大，但是死守的必要性似乎仍不绝对。防御已经从外层空间转移到了地面区域，虫子们就像是淘金热时期的淘金客一样纷涌而至，每个早上的晴朗天空中都可以看到气球一样的虫族领主拖着长长的飘带懒洋洋地降落到这个星球上不知道的什么地方。攻城坦克的轰鸣声有时候彻夜不止。每天下白雨的时辰里，看到一道道亮线穿过天空的时候越来越多。

“还好，这里还算安全。”他给嘉打电话的时候说。

“嗯，”锻造天青给他的女友打电话，“你们在地球上安顿好了就快点来接我们吧，我每天看着小灰灰那张男人脸都腻了……好想你哦。”

哥哥的抚恤金和天青的保险金交给了嘉和天青的女友，这是他和天青早就商量好了的。他们告诉她们说，让她们先拿了这些钱带两边的父母到地球上去，安顿好父母之后再回来带着他们一起走。或者到地球，或者到其他地方，总之四个人结伴走走，安静悠闲地生活下来。

钱不够那么多人花，他明白，天青也明白。所以有两个女孩子照顾老人安顿下来就行了，至于他们俩，都是走不了路的，何必再跟了去地球呢？这里好歹也是故乡嘛。

“你说对不对？”他望望天青。

“是啊。”天青眨着眼睛，“她们也该知道到达地球36个小时后，玛雅的光子列车线路和一切对外线路都被虫子占领了吧？”

“应该知道。”他说，“她们都是伶俐得叫人喜欢的女孩子。”

“嗯。”天青突然笑了，“今后她们和别人结了婚，生出的孩子像你像我，那她们怎么交代？”

“你!!”他无语了，然后笑出来——这好像也确是一个问题。

一只灰褐色的拖着长长飘带的“气球”出现在他们

的视野里，很近的样子，似乎只有 500 米。接着又是一只，还有一只，再来一只……

防空炮和远处的机枪声清晰地传进他们耳朵，天青撇撇嘴，“怎么放的尽是空炮？陆军这么差劲吗？”

他摸到床边桌子上的杆子，挑开窗户栓，阳光不加阻碍地坦荡荡射进来，白色的房间变得活力四射。

“过来睡吧！”天青把身子往右边挪挪，“咱们今天说说话，她们走了咱们不能冷清，对吧？”

“好！”他说。

机关炮和防空炮的声音都哑了，近处忽而响起一两声冷枪。走廊上刚才一阵喧闹，现在变得鸦雀无声。窗台上的太阳能捕集器还在“沙沙”地工作，太阳草开出了两朵黄色的花，一朵对着太阳，另一朵被风吹得弯到了叶子下。

他看了那花一会儿，然后对天青说，“等等，我下去一下。”

天青已经没有什么力气，软软地睁开眼睛，看看那花，再看看他，“唔，好。小心。”

他小心地扶着床沿站起来，扶了三下，挪着，终于够到那朵花。他把那朵花从叶子下拉出来，再把花盆尽力换了个角度，于是两朵花都沐浴在了阳光下。

“好了，快回来。”天青说，“今天我们哥儿俩好好说说话。”

“哦。”他收回手，正要移回去，发现那花自己又缩到叶片的阴影下去了。他又去把它拉出来，但是当他一放手，花自己就又回去了。这样折腾了 5 分钟，他终于

用一只小棍拨开叶片固定住，完成了他的工作。

“好了，累死我了!!”他吐大气，又花了两分钟回到床上。

天青已经睡着了，陷入兴奋黑洞后垮掉的身体着实累得太快。他看到天青把手提电话放在两人之间，上面的信号灯已经不再闪烁——他睡去之前已把手机关了，他以前没有关过手机。

他也躺下来，把手机放到耳朵边，没有声音。他关上机，第一次关上，然后放在他和天青之间，和天青的手机并排在一起。

云起来了，云很好。

他感觉到的震动很轻微，虫子们正争先恐后地往这边赛跑呢，他想。大概光子列车开动的时候，在列车里就是这样的震动感觉。

他想起了他的梦，月台，密布的蛛网般的铁轨，哥哥在一边，嘉在另一边。列车来了，带着摧枯拉朽的气势，浩大磅礴，足以摧毁一切的力量……

他记得当初每每被急得醒过来，但是这次他很平静。

光子列车已经开了，光子列车正在开着。

他看着身边的天青睡得像个孩子，额头上的绷带已经拆了，黑黑的发垂在眉心。

他奋力撑起来，费尽全身力气在天青的额头亲了亲，就像小时候他的哥哥每晚做的那样，然后他小心翼翼地躺下。

他想起母亲、嘉、哥哥、亚孙桃、驻扎的老兵和那

四句诗。

“亲亲我吧，亲爱的
我们离开时就该这样
当我年迈得失去了梦想
就让这吻永驻在我心上。”
……

他终于睡着了，天青睡得更熟。阳光在云层里朦胧，今天的第一滴雨飘在沼泽的水面上。

许久之后，他们的房门微微动了一动，一只褐色的硅质爪探进，在水泥地面上刮出六道划痕。一对红红的眼睛出现在门口，左右张望着，好奇地看到两个人都躺在床上，香香地睡着了。

天使有尾

乌 米

所以只有等待那一天了。

那时候大家会承认：我们中有一类人，曾经为了另一类人的幸福，牺牲了一切，即使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天使是在天上的。那些有尾的天使，正在我们的天空上方。

天使有尾

一

天使守护人类，是因为上帝的意愿，人类怎可自以为伟大呢？但是如果身为上帝，又是否可以主宰天使呢？

“公元后 136 年十月三日，本人，第二实验室实验员杨清正式提出辞职请求……”

屏幕上，从我口中吐出的字被转化成文字显示出来，硕大的抬头上“辞呈”二字触目惊心。当初的努力难道是为了这一纸辞呈吗？我不愿细想。对比今天的

无奈，一年前的我是多么神采奕奕，斗志昂扬。是啊，身为“天使之家”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工作者……

突然，计算机的催促将我吓了一跳：“请输入。”

“别催我，阿智。”我看向屏幕，“呃……经过近一年的体验，本人深感技术……经验不足，不能胜任工作。对前辈们的器重与栽培，本人深感荣幸，但恐怕不得不令各位失望，在此表示歉意。请各位以大局为重，摒弃个人感情，批准我的辞职申请。”

写完了。看着看着，突然觉得胸中怨气凝结，于是大声喊：“不干就是不干，凭什么要你们批准！！啊！你在干什么阿智……快把最后那些删掉！”

计算机在我的呵斥下发出“咯咯”的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响声——这是阿智发泄的方式；但什么是我发泄的方式呢？

是啊，并没有辞掉这份工作的必要，我知道，可是……已经无法再工作下去了。

离开坐椅来到窗前，命令阿智把窗打开。玻璃慢慢升上去，风立刻拂面而来，但连这也是人造的——气象台每天制造天气，晴、雨、干、湿，风速风向……如果愿意，也可模仿四季节气，这该是值得骄傲的吧？忽然那句话又冒出来：“已经把自己困在了气泡中的生物，究竟还想创造什么？”真是太尖刻了，对于说这话的人我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

150 多年前，冰川崩溃，大陆消失，陆上植物全部死亡。没有了氧气的制造者，人类的生存岌岌可危——这

么看来倒也可用“伟大”二字来形容当年的老祖宗们，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竟也找到生存之法。他们度过了在摇摇欲坠的陆地建筑中艰苦异常的二十年，终于建立起了大洋底下的七座海底城，并以太阳光的七色命名。巨大的人造天穹似乎有着和天空一样的色彩，却不会有和天空一样的作用。它将这海底都市与海水隔开，包围出一个让人误以为是在陆地之上的世界，给人以自我安慰式的安全感，然而事实上却如气泡般脆弱。

但这毕竟是人类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只是这样的成就尽管现在常被有些人，譬如政治家们，当做用来激励人民的辉煌历史，却并不是当时公元末人们的骄傲。离开世代生活的陆地令他们痛心疾首，但又不得不迁入海底。对于在灾难中丧失了一切亲人的人们来说，即使是伊甸园又怎样呢，更何况是这样海市蜃楼般的都市。但人生总还要继续。为了忘却痛苦，迁入海底城的第二年，被定为公元后第一年，象征着新世纪的开始。

当欢乐重新回来的时候，灾难发生了。正如明亮的镜子背后是一片灰暗一样，苍白的天穹背后是一片漆黑。钛合金的硬度并不足以抵御海洋中强大的生物的袭击或是大陆碎片的冲撞，公元后 122 年，一次虎鲨的集体大捕猎损坏了四层天，在剩下的三层天底下的人们再一次体会到了面对死亡的恐惧。但那次，尚在试验中的“人鱼卫士”显示了他们强大的力量。虎鲨退后，这第一批的“人鱼卫士”连续工作 240 小时，将破损的屏障补好，当他们凯旋之时，人们纷纷去他们居住的研究中心看望这些保护了所有人的英雄，并且尊敬地称他们为“有尾的

天使”，于是研究人鱼的研究中心也改名为“天使之家”。

当时的我，9岁。跟着父母，我也满怀崇敬地去瞻仰英雄们。还记得我使劲挤到人群的最前头，紧贴着玻璃向里头看，看到那些有尾的生物远远地向我微笑——至少我这么认为。他们在水中是那样地自由自在，就像鱼一样。他们的脸没什么不同，只是耳朵与人们不同，游动时向后紧紧贴着脑袋，但不动时便会张开来，这时才能看出，原来他们的耳朵很大，而且呈扇形，骨感强烈，很怪异却很美。而那灵活的鱼尾，泛着磷光，神秘得让人想要膜拜！我当时想：天使原来是这样的！

自此我爱上了“人鱼”。8年后考入和都大学主修胚胎学及基因工程，5年后（也就是去年）以博士研究生身份入和都大学生物工程院的“天使之家”实习。但是那时的“人鱼卫士”对于我，已不再是儿时的“天使”了。是什么呢？是合成生物，是研究品，是——任我摆布的东西。

我很不愿意这么承认，但事实的确如此。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如今我仍然如此看待，我的生活会依然充实。

5年的大学学习，我失去了对人鱼的狂热。人鱼给人的神秘感消失，我开始厌烦。“人鱼”是什么？是将人工受精而成的受精卵发育成为胚胎，再将胚胎的尾及鳃裂原始化最后发育而成的生物。催化发育，因而强壮但大脑发育不完全；没有语言能力，但可以经训练完成较高难度的单一工作。他们不是天使，只是变态发育而成的新物种，甚至没有繁殖能力，如此而已。

但是这都是错的；或者说不完全是对的。

“阿智，我该怎么办？”我询问着不知会有什么样的古怪回答的计算机。

“重写或者放弃辞职。”——果然是古怪的回答。

真的不知道离开了“天使之家”我还能干什么。但是，留下来也知道自己干不了什么了。陈教授的话又响起在耳边：“改变不了的，就当作什么也不知道吧。”可是，要怎样重新“什么也不知道”呢？每当我想起那扇门，想起那门的另一边所隐藏的秘密，我就告诉自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扇门，果然是“灾难之门”……

“你读过这么一个童话吗？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被女巫抓去做她的佣人，要她打扫所有的房间，除了一个永远不准进去的之外。女巫说一旦打开那扇门就会有灾难降临，小女孩也就永远回不去了。可是好奇的孩子打开了那‘灾难之门’，于是，悲剧就发生了。”这就是我来到“天使之家”的第一天，第二实验室的关组长带我四处熟悉，经过底楼的第十三实验室时所说的话。整个“天使之家”只有这扇门的密码是无法从计算机上查到的，所以一般的钥匙卡都没有用。

“这个实验室是空的吗？没有工作组？”

“有。不过差不多都死于非命，只剩下一个人了。”

我从来没想过在科学院中还会有这样的地方。

“是骗你的。怎么会有这种事。鬼怪是不会喜欢我们这些会把他们解剖了再改造基因的人的。”关组长爽朗地笑着，我也跟着笑，但是我知道他在故意转移我的注意

力。接着他又说："只是个空屋子，只不过被有些人拿来编了故事，别当真就是了。"

关组长一向都是个和蔼的人——45岁但看上去老一些——但是他绝对不是个诚实的人。

之后我很快想起，第十三实验组就是当年培育出第一代"人鱼卫士"的著名科学家组。组长，也是如今惟一仍存在于这个世上的那一位，便是胚胎变形理论的奠基人——陈家和教授，其余的四人都在50岁之前离开了人世。人们认为他们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殚精竭虑，这才早早死去。当时我也这么认为。我并且给了那扇不开启的门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陈教授不愿这个实验室里的一切使他想起昔日的同事而伤心，这才关闭的。尽管在第四个人死后不久，陈教授就离开了绿城。

因为陈教授去周游海底城了，我就失去了成为他的学生的机会。所以当得知他回到绿城的时候，我立刻决定去拜访他。同组的乔真、玛丽、蒋樊心至少也算听过陈教授的课，而关组长则是当时第十三实验室少了一个人之后顶替的实习研究生，也就是说曾同陈教授共事。惟有我，连在一百米之内见见陈教授的经历都没有。

在大家的建议下，我连研究生论文都没带，只是穿得干干净净就登门拜访了。

陈教授的家离"天使之家"很近，是和都大学教授住宅区中较大的一栋，但连花园也不过200平方米，单层，有个小阁楼。他独自一人，连个护士也没有——对于这一点，在我见到这个苍老衰弱、连行动也要依靠自动椅的老人时觉得很惊异。

陈教授接待了我，我想是我的“纯为见一见景仰的老前辈”的形象起了作用。吓了我一跳的是在我将早已打好腹稿的开场白转变成声音之前，陈教授竟先叫出了我的名字。

“杨清是吧，”他笑着，“我刚刚拜读了你的论文，自叹不如啊！”

这样一位长者与尊者，竟对我用出这样的谦语，足以让我坐立不安。“是……是吗，您……看了吗……”我立定在玄关，体验“不知该说些什么”的心情。

“麻烦你脱鞋。”老人笑着掉转自动椅向起居室移动，我连忙照办并跟了上去。

“我刚到，学校就送了这几年中优秀的研究生的资料给我，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已经在‘天使之家’实习的名叫杨清的女博士。《人鱼可以繁殖》这篇论文非常出色。”老前辈的赏识令我差一点儿喜形于色。

“你对人鱼的自然繁殖很感兴趣是吗?”他问我。

我回答“是”。

“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呢?”

当时的我实在想不到会有这样的问题，既不明白要怎样回答，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回答。

“你想过人鱼如果能自然繁殖会怎样吗?”

“会……有稳定的基因……”

“是的，稳定的基因。”陈教授冲着我笑，应该也称得上慈祥吧。但是，总觉得不是认同的意思啊。

“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愿不愿意听老人家的经验，不过我想说一句话给你听：改变不了的，还不如当作什么

也不知道。”

本想要发问的，但是陈教授先开了口，说的是与人鱼无关的东西：“等一下我有个朋友到这里来，通常他都会带来一些吃的，你能帮我到厨房拿几个碟子过来好吗?”

当然是不能拒绝的。但是当走进厨房时，我开始发现陈家和教授的为人似乎与我一直以来所认为的有所偏差，因为水池中泡满了脏碟子，而碗柜中一个干净的也没有。就这样始料未及地洗起了碟子，同时还要为没立刻完成这点小事而道歉。但这倒让我有时间整理陈教授其人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是在那时，我开始意识到陈教授那与他年龄所不相符的衰老。他只有 59 岁，但看上去像耄耋之年的老人，幸好说话的声音与语调还与年龄相称。这之外更奇怪的是，他不仅行动不便，更没有人照料，这绝对不会是无人关心的结果，尽管他没有成家，也没有收养的子女，但他可是陈家和啊——那个公元后最伟大的救世主般的人物！

所以我当时想，他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并且不打算与什么人分享。这个假设如今无疑被证明是正确的，但这个秘密会由我来分享是我所始料未及的。

总之当时对于那个即将到来的陈教授的朋友，我没有将之列入思考范围一秒，当然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也许是我这一生最不该遇上的人。

十五分钟后，欧阳洛出现在客厅里，也许是意外于我的存在，他低着头一声不吭；而我也因为没想到所谓“陈教授的朋友”竟是这么个显然未成年的少年不知该怎

么反应。

这是第一次的见面。陈教授拉他坐在身边——他们看来的确是“深交”的好友；而我，在他们的对面，三个人就这么吃着小洛带来的点心。不记得有过什么重要的谈话，大概小洛当时除了羞涩地笑过几次外，没说过一句话了吧。和现在的小洛大不相同了，但是，却十分怀念当时那个腼腆的男孩……

一无所获地离开了景仰已久的陈家和教授的家，我却并没有太大的失望，因为虽然不明所以，但觉得与陈教授和小洛共度的这个下午非常舒服，如今更是我珍藏的回忆。这一天晚上，我在计算机里留下了“关于陈教授，我有不能理解的地方，但是他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这样的感想。

二

很快我又见到了欧阳洛——大约一星期后，他所在的和都大学附属中学组织学生到“天使之家”参观，那个星期二是他们四年级来参观。

工程院有专门的讲解员，每批学生来都带他们依次参观三个展馆。人鱼被分成三种——雌性、雄性和非稳定性。雌性和雄性的展馆中是暂时不能工作的人鱼，而第三展馆中则集中了所有的非稳定性人鱼。人鱼不能自然繁殖，因为胚胎变异的基因不能完全遗传，在雌雄交配后形成的受精卵中存在互相矛盾的基因，这样形成的个体多为畸形，即使出生时状态良好，日后也会突变为

无法生存的生物，或者因免疫系统的病变而死亡。所以，雌雄人鱼有性生殖的新个体被称为“非稳定性人鱼”，稳定的人鱼全部是胚胎变异得来的，而胚胎的形成用的是人类的精子与卵子。

“……我们不让雌性人鱼与雄性人鱼接触，但是人鱼在海底城外巡逻的时候还是会有交配的机会。所以我们也让人鱼的孩子生下来并成长，为了尽量减少死亡的可能，我们甚至不使用催化发育的药物。但是，至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人鱼的孩子存活时间超过三年……”解说员在介绍第三展馆时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学生们纷纷发问。

“这个……是因为自然的约束——生物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变异的。”

似懂非懂的听众大概都相信了吧。

因为实验室里的无菌工具柜出了故障，玛丽和蒋樊心正试图修理好它，所以我正在代替她的工作。玛丽在进入实验部之前先在培育部工作了近两年，一直负责训练和照料稳定性人鱼；进入实验部后自愿继续培育部的部分工作，于是被安排了较轻松的观察非稳定性人鱼的工作。

这样，当时正在第三展馆代替玛丽检查小人鱼们的环境状况的我，在人群中发现了安静而专注的欧阳洛。

“喂，觉得怎么样?”我走过去问。

他没有丝毫意外的表现，我想他早就看见我了。

沉默许久后他突然问：“一共有多少这样的……”

“九……不，八只，前两天刚死了一只。其实这些也

……"

"一只一只的吗……"现在想来，他当时心惊的是"只"这个量词，而非我认为的是对非稳定性人鱼的同情。

所以我笑笑："不过还是有希望的，毕竟他们现在的状况还很好。"

"他们……不游过来。"

"哦，他们和你一样啊——怕羞嘛。来，我带你去见见这儿的'小美人'。"

带着小洛坐升降机来到巨大的水房的顶部，到控制室键入指令，顶部不透明的顶盖折叠了起来，变成连接控制室与透明的水房顶的台阶。从这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那些游动着的小人鱼们——扭动着小小的身体，带动美丽的鱼尾，双臂紧贴身体，或快或慢地游动着。我带着小洛沿台阶走下来，站在透明的特殊玻璃上，感觉就像是站在了水面上。那些游到了靠近顶部的地方的人鱼一抬头，看见了陌生的欧阳洛，立刻猛一甩尾，箭一般窜出老远。

"在后面等一会儿。"我说，然后我打开了顶门。一大块玻璃移开去，露出了水面。当时离每天换水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但是水里的氧气已经不充足了，所以一有接触空气的机会，小人鱼们便争先恐后地游上来。他们认识我，因此不会逃开去，但是不像跟玛丽那么熟，所以我不担心他们会爬上来。人鱼可以用肺呼吸，虽然他们更习惯于用耳后的鳃叶呼吸水中的氧气，看见玛丽，他们有时就会攀着门边爬上来。曾经有那么一次，玛丽

被集体爬上来的人鱼吓得不轻，一连几个晚上都在做被人鱼团团包围的恶梦。但是玛丽还是相当喜欢这些小人鱼的，也很细心地照料着。

我在人鱼中寻找着，终于找到了她。我蹲下来，把手伸入水中，冲着她微笑，她迟疑着，终于慢慢把小手放入我的手中。我轻轻地抓住，同时叫身后的小洛出来。

“这就是‘小美人’，我们都这么叫她的，名不虚传吧？”我说。

“小美人”是我们的宠儿，她长得非常漂亮，而且脾气温和。其实一直叫着“美人”、“美人”的我们，并不把她当作人来看待。但是小洛，一定是在一开始就把她看作是同类的。看见了陌生人的“小美人”想要挣脱，但是被我拉住了，而其他的人鱼在一秒内全部消失了。小洛很小心地伸手摸她的头，刚触摸到她柔软的发丝，她立刻甩头避开，然后用她澄清的、海水般碧绿的大眼睛盯着小洛，接着就开始拼命挣扎。我只好松开手，于是她游下去了。

“两岁多的小孩子当然会怕生的，更何况是与自己长得不一样的人类。”我说，“没有这么近看过人鱼吧，他们很可爱哦。”

他点头，然后透过水面找寻着：“她已经两岁了吗？”

“是的，他的父母们好像也只有四岁吧。她很聪明，教什么都会，已经超过她的父母了。”

小洛点点头，他知道稳定性的人鱼是催化发育的，大脑的发育反而被破坏了，但是对做着单一工作的人鱼来说已经足够了。

“小……小美人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小洛脸上泛着红晕——真的是个相当容易害羞的孩子。

“那么就叫她030好了，她的编号是III030。”非稳定性的人鱼都是以III开头来编号的。

“编号……不是名字啊。”他轻轻地说。

真是个麻烦的小孩，只是带他来看一看而已啊，我当时想。

“那么你想叫她什么呢?”

他注视着水面许久之后才轻轻地用询问的语气说：“百岁?”

“一……一百岁的意思?”

他点了点头。

我忽然之间觉得眼前的这个孩子在一瞬间改变了人鱼在我眼中的样子。接下来我说出了不像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会说的话：“嗯，是个吉利的名字，经常叫一叫或许真的可以长命百岁呢!”

小洛不好意思地笑了。忽然，他露出惊讶的神色。下一秒，我看到了从未发生过的现象：有一只小人鱼从深处向小洛游来，是那刚刚拥有了吉利的好名字的小“百岁”。

小洛把手浸入水中，小百岁立刻游开去。小洛保持着这一姿势，轻轻唤着那个才取好的名字。我想她并不知道小洛在叫的是她的名字，但是她真的又回来了，并且在片刻的迟疑之后用她的小手抓住了小洛的小手指。

“我的天哪!”声音来自身后不知站了多久的玛丽，看到这一幕的她大睁着双眼，“这怎么可能?!”我正要开

口，玛丽伸出手指指向小洛与百岁，低呼："你快看！"

玛丽手指所指的地方，欧阳洛正用另一只手轻抚着百岁的头，而"天使之家"有名的美女此时正冲他露出天使的笑容。在那一刻我明白刚才所谓的"人鱼在我眼中改变了模样"的感觉具体指的是什么。我所看见的是十三年前的自己眼中的人鱼——那与天使同等概念的人鱼的模样。

小洛回过头来向我露出兴奋的微笑。我所想到的是，9岁时的我第一次见到人鱼的时候，是否有着相同的表情？我看向玛丽，看到失神的她，我怀疑她也正有类似的思绪。

那天离开展馆前玛丽说："该不会是'一见钟情'吧？最活泼的046都不会与生人这么接近，更何况是'小美人'。"

"是小'百岁'。"

"好可怕的名字。一百岁的人鱼……天哪，我又要做恶梦了！"

"不是很好吗，寄托着美好愿望的名字。"

"得了吧。自闭的小孩果然想法奇怪。"

"自闭？"

玛丽点点头，我知道她只是将性格内向夸大而已。但是我突然有了一些领悟，诸如"或许小人鱼们也是自闭的孩子，所以小洛与他们有共同的世界"之类的。

可惜我并没有足够的安静的时间去多加思考，因为回到实验室的玛丽在看到被樊心修得恼火而踢坏了的无菌柜后引爆了雷管。

“你是白痴!!我交给你,你居然弄成这样?!”玛丽指着被彻底毁坏的辐射源七窍生烟,“我一天的努力……只不过叫你……你……责任你来负!我只是让隔热层掉下来而已……”

樊心用力拔下固定在柜子上面的偶像模型:“如果隔热层没有掉下来怎么会这样?”

“我本来自己可以修好的,你不会干嘛说什么交给你?!野人一样一脚踢过去,新的也会残废的!!”

……

乔真苦笑着劝着,我退到火力范围之外观战,同时回忆方才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件,欧阳洛与百岁毫无隔膜地对视的情景实在叫我印象深刻:

在他们的参观结束之前,小洛一直在水房上看着百岁;百岁几次消失又出现,出奇地活泼亲切。依依不舍地和百岁分别之后,他问我是不是可以再来看百岁,我开玩笑说:“这里的每一扇门要打开都麻烦得很,但是陈教授有一张特殊的钥匙卡,可以不用密码打开所有的门;如果可以得到陈教授的钥匙卡的话,你就能随意进出了。”

现在我知道对“自闭”的小孩开玩笑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

星期三,也就是第二天,一到实验室就见玛丽向我跑过来,一副“不得了了”的表情:“昨天那个小孩,那个……”

“欧阳洛?”

“对。他昨天晚上闯进展馆,被抓起来了!”

“别胡说了，他怎么进得去？”

“他有陈家和教授的钥匙卡！”

我一惊，想起了我的那句戏言。可是，陈教授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别人呢？难道是……他偷的？——在那一瞬间我差不多确定欧阳洛是个小偷。

“那么现在他在哪儿？”

“被送去警局了吧。”

“没有，还在保安科呢。”纠正玛丽的是蒋樊心。玛丽不信，樊心继续说：“因为他拿的是陈教授的钥匙卡，所以扣留到天亮再去联络了陈教授，好像已经来了。”

迟疑了一会儿，我快步离开实验室，向保安科的方向走去。迎面遇上了陈教授，他的身后跟着神色疲惫的小洛。我站到一边，因为陈教授身边搀扶着他的是院长、副院长，跟随着的还有几个主要的实验组的组长，其中包括关组长。但是陈教授经过我身边时对我露出了打招呼的微笑，我意识到事情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小洛紧紧地跟着，在一群长者中显得那样孤立，本来就有些瘦弱的身体似乎更加单薄了。他看上去有些邋遢，因为一夜没睡吧。不管怎么说夜闯展馆总是事实，真叫人难以相信。

午休的时候通过餐厅的广播我被叫到了院长室，通话机开着，屏幕上是陈教授微笑的苍老的脸。“麻烦你了，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实验室的，所以只有请你跑一趟。”

“没什么。”虽然无缘无故被院长传见的确很不安，“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小洛的钥匙卡是我给他的，我没想到他当晚就使用了，都还来不及通知你们……”接下来道歉的话好像应该是说给院长他们听的吧，可是陈教授他一直看着我说，我猜得到身边的上司们尴尬的表情。“小洛他只是想经常来看看小人鱼，”陈教授继续说着，“他仍然很想再来，但是又有点害怕。所以，下次他来的时候麻烦你照顾一下。”

“好……好的。”当然又是不能拒绝的。

“那么多谢了。对了，关于‘百岁’是怎么一回事？”

“喔，是只Ⅲ类人鱼，小洛替她取的名字。”

“小洛呀，有时就喜欢做些女孩子的事情。”

陈教授哈哈大笑着挂断了电话，留下我结结巴巴地向各位领导做解释，当然少不了因为私自带非工作人员接触人鱼而受责罚。在当月的集会中被公开批评大概就是我厄运的开端了吧。

小洛倒是成了“天使之家”的常客。但他只是到第三展馆，也就是非稳定性人鱼生活馆中去。看着他隔着玻璃静静地等待着小人鱼们游过来的神情，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神圣的，想来也应该是——天使啊，他们是；而我们是造出天使的人啊。

一天，他又像往常那样带着浅浅的微笑，双手和鼻子紧紧贴着玻璃等待着。我走过去问：“将来想到天使之家工作吗？”

本来以为他一定会做肯定的回答，也准备好要讲一些鼓励的话，可是他说：“没有想过。陈伯伯说这不是个好工作。”

“陈……陈教授吗？怎么会？他自己就是……”

“他说就是因为亲身体验过了，所以说不好就一定是不好的了。为什么呢？”大概知道我也想这么问，所以他没有征求答案的意思，只是直视着前方的透明世界轻轻地问。

现在的我倒是知道答案，只不过小洛不会再问了。

三

偶尔我还是会带着小洛到水房顶上去，让他和小人鱼接触。那八个小人鱼早就不怕他了，会争先恐后地游过来，因为担心他们会爬上来，每次只能移开十来公分宽的玻璃。他把手伸下去，人鱼们就会抓住，好像很想把他拽到水中去似的。幸亏这种事没发生。不过虽说对每一个都很亲切，却还是“情有独钟”的。对于小百岁，小洛总是像对待自己的妹妹一样爱护着。

他抓住百岁的小手，对她说话，逗她笑，他自己脸上那种满足的表情，让所有看到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很少和生人讲话的他，在百岁面前却几乎不会停下嘴来。

“他们不会是在……”玛丽说这话时脸上露出暧昧的表情。

“嫉妒了吗？”樊心开着玩笑。

“说起来倒是有一些。”

樊心被吓了一跳：“你……真的对未成年的小男孩有兴趣？”

这种理解当然会招致一顿“毒打”。“我说的是有些

嫉妒小洛。你们没有注意到吗，那些小人鱼对他的欢迎？那种相互交流的感觉，是我这个‘保育员’都从没体验过的。”玛丽说，“感觉像是辛苦养大的孩子被外人抢走了似的。”

“相互交流？这都看出来了？”我问。

“是啊。看看他们毫无戒备的表情……真是叫人不明白。”

这是当然的。玛丽再有爱心，也只是将这些人鱼当作“人鱼”，而对小洛来说，他们是同类啊。人鱼可以感觉到别人对待他们时所站的立场，同时调整自己的态度。玛丽和小洛的不同，对于他们来说，就好像是“朋友”与“亲人”间的区别。

这之后除了那次集会上的公开批评之外，三个月内都没有意外发生。直到九月十六日那天，快下班时，我正打算去第三展馆叫小洛回家去，在实验室的门口遇见了气喘吁吁、显然跑了一段长路的欧阳洛。

“请……请跟我来一下。”他刚说出这一句话，就掉头跑去。

“出了什么事？”

“快去看看百岁！”

光听的话，好像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在他转过头来说话的同时，我又分明看见了他汗涔涔的脸上愉快的笑容。

我紧跟着小洛小跑着离开实验大楼，穿过庭院，一直来到第三展馆，小洛停下了脚步。他调整了呼吸之后走过去有节奏地轻轻敲起水房来。几分钟后，褐色长发，

碧色瞳孔，银色鱼尾的百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想那敲击声是他们的暗号。在这三个月中，小百岁长大了许多，也更加美丽了，但是我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需要我跑着来看。

“你要我看什么？”我问。

小洛对我笑了笑，示意我稍等片刻，然后他开始叫起她的名字。很快，我了解到了小洛的心情。因为我看到百岁的双唇开合着，和小洛开合的方式一模一样。她是在叫着自己的名字吗？

“她……”我无法用确切的语言表述当时的心情，那是许多种不同感受的混合物，但是，我确切地知道，这许多种感受中绝对包括一种被称为“恐惧”的重要成分。莫名地，我感到害怕，百岁在我的眼中像是不可靠近的怪物。

在我竭尽全力想要分析出使自己害怕的理由时，小洛打断了我的思考。

“请你带我到上面去，我知道她在说话，我想听听！”他因兴奋而通红的脸上满是热切的盼望。

但是这次我没有同意，并且几乎是在毫不犹豫的情况下说出“不行”二字。

“为什么？”

“已经……很晚了，都快下班了你知道吗？”

“可是……”

“我们有我们的纪律，一到时间系统就封锁了，任何指令都没用了你知道吗？”

小洛迟疑了，但还是努力着：“一会儿就好，还有二

十多分钟不是吗?”

“不行!”我移开视线不去看小洛失望的表情,“明天再说吧。”

我当时的表现的确很反常。一般来说我是个好脾气的人,很少拒绝别人的请求,更别说是在一个兴奋得眼睛都在发亮的孩子头上浇下一盆凉水。但是我在得知百岁可能会开口说话的时候这么做了。

现在我清楚地明白我在害怕什么。我的恐惧源于隐约的认识,那就是——人鱼,有着只有人类才拥有的能力,说话的能力。

欧阳洛离开之后,我也匆忙离开了。但是那像是在从嘴里吐出语言来的人鱼的样子一直在我眼前占据着我的视野。终于我停下来,回到展馆,到达控制室。在打开顶门之前,我接通了还在实验室的玛丽的通讯线,叫她立刻到我这里。

“干什么?”

“快点来,就快下班了!”

“喂……”

在她继续浪费时间之前我终止了通话。

五分多钟后,当玛丽上气不接下气地出现在展馆的时候,我已经打开了顶门,正在大声喊着百岁的名字。

“你在干什么?!”

“快上来!”

玛丽小跑着过来,不等她发问,蹲着的我一把拽她蹲在我身边。“叫百岁!”我命令着。

“干什么?”

“快点叫吧！”

在确认我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意思之后，玛丽开始代替我呼唤那美丽的小人鱼，而我则注意着手表的指针。

总算百岁还听玛丽的话，在两分钟之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离得不近是因为呼唤她的不是那个亲切的人。

玛丽用眼神询问我，我依然没有回答，而是说：“继续，别停！”

“百岁百岁百岁……”

“慢一点。”

“百岁，百岁，百岁……杨清你到底要做什么？百岁，百岁，百岁……我晚上会说梦话的！百岁，百岁，百……”

“等一下！”

我又一次看到了——百岁的嘴唇开合着，像是在念着自己的名字；另外，我似乎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玛丽的神情变了，嘴巴及眼睛都保持着最大化状态。“百、岁。”这一次没有我的逼迫，她又念了这个名字一遍。

“八素。”

我和玛丽对视着，彼此确定了刚才发出的声音出自百岁之口。

“百……百岁。”

“白素。”

“百岁。”

“百素。”

“百岁！”

“百岁。”

几乎与我同时改变蹲着的姿势跳着站起来的玛丽，在注视水面数十秒之后终于进行了一次呼吸。

“我好像已经在做梦了。”她说。

百岁注视着玛丽，碧色的瞳孔中映出玛丽木然的神情；然后又换成我像是加了一层白纱的脸。一阵寒冷感从脚底袭上来，体温骤然下降——我觉得不安，却又无法探寻出原因。

“闭馆时间到了，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

猛回头的我们看见了身后的关组长，他带着严肃的表情。

“真是越来越随便了，居然在没有值班人员的情况下私自打开水房，想受处分是吧？杨清！这个月的集会又想被点名批评了是吧？！”关组长的样子吓了我一跳——他从来不高声责骂别人，他擅长的是讽刺。

“组长，平时我们也随便开的呀；值班的那几个白领薪水的从来不考虑特殊情况，每次都不到时间就走掉……对了，这您倒是要好好地管一管。”玛丽横在我与组长之间充当着打抱不平者。

关组长走进控制室，关上顶门，我们只有步上折叠阶梯。我依然注视着水面，看着百岁一摇尾游向底部。水面被隔绝，然后又被脚下延伸的灰色的顶盖完全遮住视线。

我回过神来的时候，玛丽仍然在和关组长互相教训着。突然我想到了重要的问题：“组长，你怎么会到这里来——都快闭馆了……”

组长看着我，而我并不回避。

“是陈教授那位小朋友，问我能不能让他多留一会儿，说是你不同意。”

我点了点头。

“我当然也不会同意。但是，”组长突然溢出笑容，“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叫人激动的异常情况发生。最近的日子真是有点乏味啊……”

“什么嘛，刚才骂得那么凶。”

“开个玩笑嘛，别生气，别生气！”组长拍着玛丽的肩爽朗地大笑。忽然他又问：“那到底有没有异常情况呢？你们在那儿看什么？”

我和玛丽很有默契地摇了摇头。玛丽不止一次对我强调她讨厌关组长，因为觉得他待人不真诚，所以我以为她不说是因为不想跟组长多说话；而我，则是觉得这样一件事要讲给值得信任的人听。

这天晚上，我被玛丽的电话打扰到零点。她说无法静下心来，想起百岁说话的样子就觉得毛孔收缩。我问她明天是否要告诉小洛，她迟疑着“呃”了半天，一张尴尬的脸让人看了消化不良。

“还是不要吧。”我们几乎同时说。

等到她终于累了时我们终止了通讯。我离开椅子到盥洗室，在镜子前呆立了不知多久后又走回原来的位置。“阿智，把乔真叫醒。”我边坐下边命令。

屏幕上早已显示出已接通的界面，可是迟迟没有影像。

“乔真，你在吗？”

“不……不好意思，我正在洗澡……你愿意等还是……”

“就这么讲吧，不用可视了。”我连忙说。

乔真是我最喜欢的倾诉对象，因为不论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会耐心地听却不乱发表意见，同时决不对外传播。

“有什么事吗？”听到他悦耳又温柔的声音，心情就开始放松了。

“如果你看到一条鱼开口说话会怎么想？”

然后我听到了他的轻笑。“你见到鱼说话了吗？”他问。

“不、不是的。会说话的不会是鱼，应该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吧。”

一段时间的沉默，我等待着。当声音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也见到了带着亲切的微笑的乔真。

“怎么了？你见到人鱼说话了吗？”

“嗯，是的。你见过欧阳洛吗，那个小男孩？”

“当然。很喜欢小人鱼的那一个嘛。好像还给小美人取名叫……百岁是吧？”

“对，说话的就是百岁。”

“是吗。”

我注视着乔真——他一直保持平和。虽然我知道他是个冷静温和的人，但仍然预期了他惊讶的表情，也因此我有点意外。

“怎么了又？想看我上蹿下跳，瞪大眼反复问‘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吗？”

“那是蒋樊心！”

乔真失笑，可是我并没有开玩笑的心情。

“人鱼说话的事……我碰到过了。”他说。

我注视着他：“你也见过？”

他摇摇头：“是关组长告诉我的。”

人生中始料不及的事虽然不少，但像这件这样的也值得大叫几声了，不过我还是想在乔真面前尽量“处变不惊”。

“去年建城节前几天，他喝醉了酒闯进我家，对我说他听到人鱼说话了，并且看着人鱼开口……然后嚷着要我把他推到海里。”他像是说着笑话，全然不像我竭尽全力地忍住大叫“什么？！关组长？！”的冲动。

“然后呢？”

“没有下文了。组长建城节那天演讲的时候精神不是很好吗？”

“他叫你保守这个秘密吗？”

“没有。你不知道吗，想叫人闭嘴的最好方法是自己闭嘴？”

“那么……那是哪一个？”

“Ⅲ023。”

我点了点头：“瘦瘦的那一个，心脏功能衰竭？”现在仔细回想的话，当时他的嘴角似乎微微牵动了一下，虽然什么也没说。“你当时怎么想？”我问。

“也许跟你现在想的一样。”

“我觉得害怕，但是似乎又有些欣喜。”我在词库里搜寻着确切的形容词来描述，乔真用眼神示意我讲下去，

“有一件事，是我一直以来所回避的，但我想我是早就知道的。他们是人，是有着和我们一样本质的“人”，会使用工具，会学习，而且正常发育的话也一定会创造，当然也会说话。大家都是知道的。”

“可是他们不能正常繁殖。”

“对，所以我们才可以关起他们来，做着不能对和我们一样的人所做的事。可是，你记得我的那篇论文吗？我论证过人鱼可以繁殖出可再繁殖的基因稳定的后代，虽然概率是千万分之一，但是也一定会出现的……”

“可以了！我已经知道你的想法了。”

“为什么打断我呢？”

“你也说了，这是你早就知道的。别人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你见到人鱼说话而确定了这一事实。事实是这样，发不发现都是这样；你如果有罪恶感的话我也有，任何一个了解了人鱼的人都有。”

“如果有一天有一只……一个小人鱼活下来了该怎么办呢？！”我终于带出了心底最关键的疑问，也是我的恐惧之源，“我们养殖动物，因为那是比我们低等的动物；我们可以养殖人鱼吗？”

“他们不同。”

“没有不同！只是外表不同而已，骨架内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尤其是颅腔内部！”

乔真凝重的脸色保持了半分钟之久才又被微笑所代替：“我试图结束你的认知活动，结果似乎是适得其反了。”

“还有什么是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

他抿了抿嘴："你需要时间。"

"这么说是有了？"

他又发出了平时最令人心安的轻笑："我想要回避的好像一样也没成功。"

尽管他承认有所保留，我知道他不会多说什么了。于是互道晚安后，我切断了通讯。

然后我想起小洛——即使什么也不说，他也一定会发现，有什么必要隐瞒呢？就顺其自然吧，他应该不会有我的烦恼，我想。鹦鹉也说话，但没人觉得可怕，而且，以百岁的情况来看，也只是"学舌"而已。就这样吧，等他觉得不对劲的时候再说吧，我实在不愿再多想什么了。

这以后，因为已经过了平常的睡眠时间，我又坐了将近两小时，终于决定去享受睡眠。但闭上眼睛之前我想起了陈教授。

"阿智，我想跟陈教授约个时间，我有事请教。"

阿智显然不困，因为他很快执行了指令："已留言，等待回音。"

我疲倦地睡去，梦见的竟然是在街上买东西，迎面过来一队又一队的人鱼；我冲他们打招呼，然后互相闲聊……醒来时眼前还有人鱼在说话。

四

第二天，我心烦意乱地去上班，在入口处见到了小洛。在鱼贯的人流中，他看到了我，少见地热情挥手。

“你好晚，我等你很久了。”他脸上带着少有的欢快。

“早。今天不用上学吗?”我要上班，小洛就应该要上学。

“嗯。”他点头，“今天去和都大学参加新成果发布会，我请假了。”

“啊，现在的中学生真是越来越没有科技意识了，这样难得的事也不感兴趣!”玛丽出现在我们前面。

“早，玛丽。”我看到她比平时浓上两倍的妆，而她看到我浮肿的双眼，于是相视一笑。

“不早了，快点，组长开会!”

“那……我先带小洛去……”

“今天不行!有只三类人鱼突然出现呼吸系统病变，展馆封闭了。”玛丽看着我睁大的眼说，“是Ⅲ030。”

玛丽撇开愕然的我，俯身按住小洛单薄的肩：“你也知道的，他们的基因是不稳定的，你应该有心理准备。”玛丽停了停继续说，“别太难过。百岁可能……活不下去了。”

我回头，看到小洛煞白的脸。

怎么会这样?我自问，她昨天还在我双手可及之处游动，而且还……对我说了话……

“怎么可能?她昨天还好好的……”小洛的声音微弱而颤抖。

玛丽拍了拍他的肩，然后对我说：“先去开会吧，我带他去会客室坐一会儿。”

我照做了。离开小洛的时候，我看到他眼里积聚的液滴。

关组长那次所说的大意是：又有三类人鱼出了问题，要再度重视人鱼的基因稳定性问题。现在想来真是钦佩——这些话的发出者，刚毅的脸上露出坚定的表情。

当我用手指按住太阳穴到会客室时，小洛还在那里。我走过去拍拍他的肩。

他看着自己的脚尖，像是不知道我的存在，但是在我开口之前他突然问："你去过第十三实验室吗?"

"那里是不允许一般人进入的，"我回答，"你怎么会知道?"

"那个时候，我被抓住的时候，他们反复问我是否去过那里，陈教授来了也不让见；直到他们确认我没去过才让我走。"他幽幽地说。

"那里有以前的许多珍贵资料，当然会问。"乔真出现在门口。然后他走过来，蹲在小洛跟前："别再胡思乱想了，回家吧。"

小洛抬头看着始终露出温柔的笑容的乔真，什么也没再说，起身与他一起出去了。

送走小洛的乔真又返回来，我在他开口之前摆了摆手："不用安慰我，我没什么。倒是小洛，让人看了有点心酸。"

"我知道。"乔真总是时刻令人觉得安慰。

"她……在哪儿?"

"第一实验组。"

第一实验组是每当有紧急情况时由各组组长临时组成的，不是任何人可以加入或是多加干涉的。

"你见过她吗?"

“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还很好。”

听到这样的回答，我除了苦笑还能怎样？但我当时竟觉得有种轻松感——人鱼如果不能繁殖，终究什么也不是。虽然我从乔真脸上看到的只有沉重。

十八小时后，正式宣布代号Ⅲ030的人鱼死亡，照例留下毛发、牙齿及部分体细胞做成标本存档。总之，在我看见百岁开口说出自己的名字之后，就再也没见到她。

大约一两天后，我得到了陈教授的回音，他约我在周末见面，地点仍然是他家。这之后直到周末，我一直没见到欧阳洛。这期间工作不算太顺利，但还能继续得下去。

终于到了约好的时间，我又一次按响了陈教授家的门铃。自动椅上的老人看上去又衰老了几分，极想见到陈教授的我坐在他对面手捧热茶却不知说什么好。

“小洛他现在还好吧，我很久没见到他了。”我说。

陈教授摇了摇头：“他在医院里。”

我一惊：“怎么了？”

“他的自闭症严重了，无法留在公立学校，所以要接受治疗。”

我觉得突兀——尽管小洛不是很开朗的孩子，但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他……原来一直有自闭症？”

“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想“他们”指的是医生们。“他们要给小洛做心理治疗吗？”我问。

陈教授点头：“记忆部分覆盖的话，他会好起来的

……他的家庭环境也不好，父母造成这样的他不说，到现在也没有想要负起责任。”

我虽然不知道但这并不难接受。

“他一直在失去……”忽然陈教授提高声调，“想见见他吗?”不等我回答，他已经命令他的计算机接通了医院，并要求医生让小洛与我们见面。

我莫名地觉得紧张，可是见到小洛的时候就不觉得了，因为他看上去憔悴地令人只知道心疼。

“小洛，你好吗?”陈教授的声音的频率有些不同，大概也和我一样受到相当程度的震荡吧。

小洛看到了我，不出声地注视着我。

我想说点什么，于是提起最不该提起的话题：“百……百岁死了，你知道了吧。”

他移开视线，让沉默在我们之间似乎无尽头地持续。忽然他问：“你听到她说话了是吧?告诉我吧，你听到了吗?!”他乞求的眼睛令我不敢正视。

“是的。”我回答，“她叫着自己的名字。我和玛丽都听到了，很清楚……”我不再说了，因为我看到小洛蜷缩起来，抱住自己的肩膀，开始啜泣。

“小洛，小洛……”陈教授想要阻止小洛哭泣，可是通讯被医生切断了。

我觉得酸涩感充斥鼻腔，而眼底有液体涌出来了。

老人此时递过纸巾，然后推动自动椅掉转身去。在我擦去眼泪的时候，听到他的叹息和那句话：“已经把自己困在了气泡中的生物究竟还想创造什么?”

我看到他微驼的背部微微振动着。

我记得从陈教授家出来时，天暗暗的，呈灰蓝色。气象局真是懂得配合啊，在那个时间弄出那样的天气，现在想来真像是个恶兆啊。

这之后，我的工作变得一团糟。

紧接着的一次培育新品种人鱼的实验中，看到蠕动的早已被改变染色体而发育成的前期胚胎被药品部分浸泡着，想象将要发育出的鱼尾，和那与人一模一样的上半身，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腰部以下一阵麻木，然后胃酸也开始涌上来……我跑出了实验室。

第二天我请了病假，一直躺到中午，可是并没有好好休息。不管想还是不想，都觉得惴惴不安。随便吃过东西以后，我想到有一件事可做，于是我叫阿智："我想看看所有夭折的小人鱼的资料。"

资料并不详尽，仅有死亡原因及时间。忽然，一个代号掠过视网膜。"等一下，再让我看看Ⅲ023。"再一次，我确认了死亡时间：公元后136年6月14日，也就是建城节那一天。我立刻想到，那是Ⅲ023开口说话的后几天。学科学的人最不信的是巧合，而最不能缺的是想象力。 "他们——他，还有百岁，可能不是自然死亡的！"——心中的声音这样告诉自己。于是很自然的，我发现杀死他们是处理他们的最好方法这一事实。

我觉得口干舌燥——并不是因为恐惧，只是急切地想探求事实的真相。所以下一秒我就想找乔真，但想到他正在上班，于是想起了小洛。尽管我有所犹豫，还是通过计算机网找到了他。

依然是那副无生气的表情和那双好像有保护膜的眼

睛。

“小洛，你回答我几个问题好吗？”我耐心地等他注视我，“百岁……一直是很有精神的对吗？”

我看到他触电般地抖擞起来，然后猛点头。

我迟疑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说：“如果说，百岁是被杀的，你……相信吗？”

他的眼中闪出光芒。

“没……没什么，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吧。你好好休息……”

“百岁是被杀的！”他突然像挣脱了枷锁的小兽一样放开声音，“我知道的！我……我去过第十三实验室了！我看见她了！他们把她……”

“什么？小洛，你继续说啊！”因为小洛的声音戛然而止，我胸中像有一团炽热的气体烧开来。我催促着，可是小洛的视线变换了方向。

“快关掉！”画面外有中年男子的声音。

小洛反抗着：“你们放我走！我不要做治疗！不要待在……”

通讯断了，我再怎么试也不通了。

我反复琢磨着，隐约觉得那个声音像是关组长。但最重要的，是我的急于要明白一切的心情。一定与第十三实验室有关！——这是不能回避的线索。

女巫城堡里的灾难之门既然已经有人打开了，也许再打开一次才是解救打开它的人的方法！可是，我没有密码，而且也没有可能弄到密码。我只有去问陈教授要钥匙卡。但是很快我想到，陈教授的钥匙卡应该不会在

主人那里，如果小洛的确进了第十三实验室的话；而且现在应该也不会在小洛身上了。为了确定，我自然应该去问陈教授，但是这扇门已经被永远地关上了。

当我接通陈教授的计算机的时候，与我取得联系的是个陌生的面孔，穿着警察的制服。

“陈教授……”

“请问您是哪位？”

“杨……杨清，天使之家的实验员。”

“请问您与陈家和教授的关系是……”

我想了想，回答：“朋友。”

“陈家和教授已经在九小时前去世了。”

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像个傻子，因为警官先生在我有所反应之前就失去了耐性，在声像消失之前只丢下一句“详细报告大约在七点之前会发布的”。

没多久玛丽就来告诉我这个令社会各界震惊和悲痛的突发事件：陈家和教授在家中不慎摔倒，头部重创，昏迷之后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死亡六小时后才被看到流出门外已经凝固的鲜血的路人发现。不知为何，陈教授不用他平常所用的自动椅来行动。

“周末大概要举行大型的葬礼，要出席哦。”

“知道了。”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呢？”

“明天吧。”

玛丽笑着：“今天不来真是可惜了，组长不在，我们一天都在开茶话会，原来樊心和她女朋友……”

“组长不在？”

玛丽被吓了一跳："怎……怎么了？"

"他去了哪里？"

"我……怎么知道？"玛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要问也要等他回来吧。"

进入小洛病房的人真的是关组长？为什么不让小洛说下去呢？为什么要阻止我们交谈呢？还有，小洛为什么说"放我走"呢？为什么对闯进来的男子说"放我走"呢？……直到我听到玛丽有点恼怒的呼叫才停止个人的思考。

"你真的病得不轻呢！越来越奇怪了。"

"我也这么觉得。"

我的自嘲并没有令玛丽露出笑容，她睨视我一会儿，忽然侧过头去。"是为了小洛和百岁的事难过吧，"她看似故作轻松地说，"又不关你的事，何必呢？"

"早知这样，起码，让小洛听听百岁说话。"

玛丽回过头来看着我，然后垂下眼帘："其实我最近做得也不开心，觉得我的工作好没意义。人鱼寿命短又不能繁殖，我们制造出一批又一批，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止？可是如果停止了，就说明人鱼已经可以繁殖了，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办？还可以对他们进行催化发育吗？还可以利用他们做那样辛苦又危险的工作吗？"

我摇头。的确，人鱼所做的是人们所无法想像的工作——人鱼一旦被送出海底城，在生病或是死亡之前都只能在指定的区域巡逻，并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大多数时候他们像鱼一样自己觅食，只在监视器前的控制员发现他们的确支持不下去了的时候才能得到分配的食物。

为防意外的发生，他们身上除了传像装置之外还有自爆装置。好几次的陨石下落，都将在海面附近的人鱼引爆来炸碎陨石。还有几年前的赤城人鱼暴动中，炸死了一百多个人鱼，一时间赤城被翻腾的血水包围，成为名副其实的“赤城”。之后进行炸坏了的外围的修理工作的，是又一批的人鱼……

“不行的话就代表着我们会失业呢！”玛丽一本正经地“忧虑”着。

“那么把我们的薪金给人鱼，聘用他们来工作好了。”

“那我们岂不是要依赖于他们，看他们的脸色做人？而且如果他们不肯干的话，又能把他们怎么样？”

“这还是好的了。如果他们不满意自己的形态说不定会怨恨我们，转而对我们实行报复！”

“不会吧，罪魁祸首又不是我们，陈教授他们那些前辈才是要被怨恨的对象吧？”

“喂，别对死者不敬啊！”

“好啦，我知道你对陈教授不是一般的尊敬！”忽然玛丽想到什么，脸上的表情带着狡黠，“也许那些老前辈们是想到了我们所想的事，害怕被人鱼们报复才一个个早早死去的吧？”

虽然已经无从证明这一玩笑性质的假设是否成立，现在的我比当时更能确定第十三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相继以远不到人类平均寿命的年纪过世是有原因的，只是，负罪感这种东西应该比对别人报复的恐惧更令人难以承受吧。

陈教授去世了，我已经无从询问一切。和玛丽的交

谈也令我的心情好了许多。虽然仍然会在想起小洛的时候觉得想探求什么，但是因为对“已经无从探求”的确定，我在叹气之余还是让心情平静了下来。至于对人鱼死因的怀疑这件事，我没有对玛丽说，也许我自己也不想这么认为吧。

第二天去上班，大家都在讨论陈教授的事情。因为知道我是最近才见过陈教授的人，来问的人很多，到了后来问题就越来越离谱，甚至有人问：“那个经常来的小男孩是不是陈教授的私生子?”于是我一天之内重复了N次“别对死者这么不敬!”，而玛丽则在一边窃笑。

这一天虽然累人，但是工作没有问题。监视倍速成长中的人鱼也没有异样的感觉。午休的时候蒋樊心送了我一份点心做为没去问候“生病”的我的补偿。

“钱是你出的吗?”我问。

他大感意外地说：“没想到你了解我到这种程度!”

“哈!”

“是乔真。”

我点头。

“我提供的是服务。”

“辛苦你了。那么乔真呢?”

“去探望病人了。说得好奇怪，什么‘朋友的朋友’……”

“不是他的朋友吗?”

樊心慵懒地舒展起身体：“我又不是你，他的事没有这么关心……喂!”他的抗议来自我丢过去的成打纸团。拾起所有的纸团后他吹了声口哨：“你还是很有精神的

嘛。”

“哦，也许是因为你的缘故。”

“你……不会暗示着什么吧?”

“你在期待什么?”我夸张地笑着，然后将他拾起的纸团又统统丢了过去……

总之，心情的确恢复得很好。也许是恢复得太好，致使我压根儿没去留意乔真当时去探望的“朋友的朋友”。

快下班的时候，关组长和蔼地问我是否需要休息，然后过于热情地命令我早点回家，于是我有点心虚地离开了实验室。

经过底楼的第十三实验室时，我将双手插在白色制服的口袋里伫立了一会儿。“不能打开的‘灾难之门’啊，你何必要存在呢?”我对着空气说话。当我注意到经过的同事诧异的目光时，尴尬地笑了笑，然后离开了——确切地说是走动了几步，然后我停在了第十三实验室旁的第一实验室门口。

奇怪的布局！在“天使之家”还不是“天使之家”的时候，研究中心一共有十五个实验室，实验楼的一至五楼由上到下每层三个，从一至十五依次安排着这十五个实验室。公元后 124 年，也就是人鱼卫士诞生的第三年，天使之家机构重整，实验部门由原来的十五个实验组缩减为十个，实质上为九个，因为其中的第一实验室是在紧急情况时供临时由各组组长所组成的特别小组使用的。而第十三实验室因为其重大贡献，也并没有因为组数减少而更名。这两个给指引参观者的解说词增加内

容的实验室并排在了底楼，其余第二到第九实验室排在了四楼至二楼。大约五年前第十三实验组解散后，实际上也就只剩下八个实验组了。

这扇不是灾难之门吧，我倒是也从来没想到要进去过。

也许是觉得第一实验室里会有通往隔壁的暗门吧，我掏出了钥匙卡。密码可以问任何楼面的计算机，只要做登记就可以了。不想被别的实验组知道的东西各个组都会锁起来，所以只要登记就可以进任何实验室，当然第十三实验室除外。如果问第十三实验室的密码的话会被告知“该处所并不存在”——我试过了。

第一实验室和别的实验室一样，隔成两部分：外面是操控室，供计算和仪器控制；内部是培养室，直接接触实验对象。

培养室里设备很全，随时可以使用：操作台周围的仪表灯以一定频率闪烁，表示电源是接通的，只是保持着最低电压；培养容器虽然都空着，但是很干净也很新，应该是刚更换过；接触用的无菌衣挂在透明的无菌柜中。我并没有兴趣花费时间消毒到里面去，只是打开了主控的计算机。

不知道口令，只能看一些无聊的资料——我是这么以为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竟然轻而易举地用“最近资料”为指令看到了百岁的基因报告。图像和文字的说明非常清楚，百岁的染色体链存在缺损。我伸出手指关闭系统，同时为信息取得的容易程度感到隐约的不自然。“不过，这也没有什么隐藏的必要。”我这么解释。

下一秒，我已经开始赞赏中心工作的透明度了，然而我的注意力被透过玻璃看到的培养室里的工具柜吸引住了。

“好眼熟啊……奇怪，为什么也有这样的痕迹?”我所看到的工具柜的顶部有白色的圆盘状大斑点——三个月前我们实验室坏掉的那一个也有，因为那里本来粘了一个偶像模型。

我迟疑了几十秒，打开了培养室的门。

经过三分钟的消毒，我进入室内。走到无菌工具柜旁，握住把手，猛力一拉——里面的确有齐全的器械，可是我找不到辐射源！

五

晚上10点30分，我躺在床上，仰视着天花板。

没有辐射源的无菌工具柜是没有用的，放在没有用的工具柜里的器械是不能用的，器械不能用的实验室是不能用的……而且，这并不是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坏了的，因为那是我们实验室坏掉的那一个，也就是说是被放在那里的，很可能是和原来好的那一个对调了，因为放在那里也没有用，也就是说是因为这个实验室本来就是不用的。

为什么要做这种游戏呢?为什么要制造这样的假象呢?说是被送进第一实验室的人鱼都去了哪里呢?

我从床上跳起来：“阿智，帮我找乔真！”

乔真不在。画面上带着笑容的乔真说自己外出中，请留言。

“乔真，还记得我上次所说的人鱼说话的事情吗？”我停了停，切入重点，“我今天去过第一实验室了。那里——根本是不在使用的！你不是还知道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吗？如果不是指这个的话，请你一定要告诉我！”

一直等到凌晨没有回音，我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又有新闻——实验楼前一天晚上进了小偷，被警卫发现后逃走，虽然没有被抓住，可是也没有丢什么东西。

“这么容易就进来了，该不会是在这里工作的人吧？”玛丽说。

“这里有什么可偷的呢？”樊心问。

“当然不会有你这种人感兴趣的东西。”

我并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我的思绪还在昨天的发现上。

见到乔真的时候我悄悄问他是否看到我的留言，他说：“啊，今天有空的，晚上七点在上次大家一起去过的咖啡吧见面吧。”

我一怔，但是看到他微笑着点头，我知道他并没有搞错什么。于是我装做很高兴地点头：“没问题！”心里却是一点也笑不出来。

七点的时候的确等到了乔真。他虽然一脸的疲惫，笑容依旧很明快。

“很久没来这里了。”举起咖啡杯，他似乎心情很好地打开了话匣子，从第一次见面谈到昨晚的失约。

我觉得应该有所配合，于是说：“其实你不用解释，我并没有限制你自由的资格。”

我看到他一时不知接下去说什么好的似笑非笑的表情。

直到九点我们一直说着双方都不明白的话——我想我们把两个人这一生所看过的爱情剧中男女主角初次约会的台词都用尽了。但是，感觉并不是很坏——我是说看着乔真的温柔笑脸。

戏终于要落幕了。他起身为我披上外衣：“今天晚上过得很愉快，希望还有机会。我还有事，不能送你回家了，抱歉。”然后他和我一起到门口。

在我拦下一辆无人驾驶车准备上车时，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乔真看着我的眼睛：“小心穿好衣服，别着凉了。”

车子疾驶向我家的方向，看得到所住的大楼时我才注意到自己温度过高的脸颊。

在玄关脱下鞋，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苦笑着。乔真与最近被绿城警方通缉的蓝城的间谍有关吗？那么我岂不是成了从犯了？我摇着头。脱下外衣，又想起分开时乔真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不自觉地抱紧了衣服……突然觉得口袋中有东西撑着，并且被捏的时候发出纸张被折动的声音。

从衣袋中被掏出的是一张已经对折再对折的纸，纸上写着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东西。

“让你大伤脑筋真是非常的抱歉，但是我目前别无他法。”

虽然并没有见过几次乔真的字迹，但这种说话的方式的确是他。

“先前所说的你所不知道的事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但是如果你想知道一切的话现在也不是没有办法。

我想有必要先为今天的奇怪行为做些解释。昨天所谓的小偷其实是我，当时我正想进入第十三实验室，但是不幸被巡视的警卫发现只好逃走，躲进了我们的实验室才得以脱身。但是因为某些原因，守护机密的人知道是我，所以今天起就被监视了。

现在与其说想让你知道真相，不如说是我自己想要知道而需要你的帮助。

第十三实验室的密码如下，希望你有足够的勇气。”

下面是四个五位数，是要依次输入的。

尽管我知道第十三实验室那扇门是惟一我所知道的通往谜底的途径，也的确有过进去的念头，可是当时的我犹豫了。

——知道了一切也许并不见得是好事，也许真的是“灾难之门”呢?!

乔真是从何处得来的密码呢？为什么他这么执著地想要解答疑问呢？在我意识到工作的对象的本质之前，他早就发现了许多的疑问，他似乎一直在找寻着答案以及得到答案的方法。他不害怕吗？即使他不害怕，怎么确定我不会害怕呢？

也许他并不确定吧，所以他才说“希望你有足够的勇气”。

是否我应该当作没有发现这张纸，把衣服直接送进洗衣机……

还有，他究竟是从那里得来的密码……

在一片混乱以及莫名的激动中，我最终把衣服扔进了水中，但是在洗涤前抽出了写有密码的纸——起码也考虑到明天吧，我想。

“明天”一眨眼就到了。

这一天要进培养室。

消毒完毕，我走到工具柜前。扶着把手我又想起了第一实验室那个不能用的柜子……

“昨天回家后受惊吓了吧？脸色很差呀！”

“乔真！”我拉开柜门，“现在精神衰弱！别吓我。”

转过身我看着身后的乔真问：“现在说话不要紧了吗？”

他微笑着点头：“啊，这里不能窃听的。”

“那个……”

“你决定了吗？”

“没……”

“还是算了吧。”

我看到乔真一副理解的表情，突然觉得火气上升：“你这算什么意思！这种事情……突然地……你当我神经粗得像柱子吗？即使考虑上十天半月的也很正常吧？而且，这样什么也不了解地……起码也要让我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吧！？”

“对不起。”

“别道歉！”

“那么我告诉你吧。”

我连续地点头。

“我去看了欧阳洛。”

我一惊，立刻联想到“朋友的朋友”，原来是指“我的朋友”。

“他怎么会知道密码?”我仍然糊涂。

他叹了口气，做出为难的表情，然后目光看向别处说：“是……我叫他用陈教授的钥匙卡去开第十三实验室的门，然后教他怎么在解密后取得密码。”

我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

“我去医院，他竟然还记得那密码。”

“没有……没有受到阻挠吗?”

“没有。”

“怎么可能……”

“我有自己的人脉，很抱歉不能告诉你。”

“明白了。”

乔真是个大骗子，可惜当时我以为他是天使。天使只有那些人鱼啊，我现在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了吧，关于……真相?”我突然觉得奇怪。

他看着我的双眼，点了点头：“Ⅲ030，Ⅲ023，都是被杀的，在第一实验室，被氧化药水活活溶解。”

我觉得窒息。

“小洛在Ⅲ030死亡的当天夜里进入第十三实验室，看到了还没有完全被溶解的……百岁。他尖叫起来，于是被发现了。”

于是他被带去了医院，被迫与外界隔绝，并即将被清除记忆。他没有病，“自闭症严重”什么的完全是瞎

话！乔真在他的记忆被封锁前不知利用何种途径见到了他，得到了密码——现在，我知道了过程的一部分。

小洛他现在一个人，因为知道了一些本来就不该是秘密的秘密，而被迫承受着被当做病人的痛苦；还有他所见到的应该是足以刺激神经的画面，所保存而成的可怕回忆——承受着这些都是为了什么？

“你叫他去取密码不是吗？你为什么不叮嘱他……”

“他是个孩子！孩子的好奇心是很强的！”

“对呀，他还是个孩子，你难道不知道他会进去看的吗？！”

他没有道歉。我以为乔真会道歉，可是他没有。当然，即使他想，也没有必要对我表示。

眼前的那个人好陌生，绝对不是我所认识的同事，我稍稍拉开与他的距离：“你不是什么都知道了吗，还要我做什么？”

“我要证据。”

“证据？”

“证明这是个杀人的地方。”

这是个杀人的地方？我难以接受。但事实似乎出入不大。人鱼卫士们是人，那么他们被杀害的地方应该是个罪恶的地方；而作为人被杀害，也的确应该被人们知道。

“我知道最近你一直困扰着，人鱼如果能繁殖，我们该怎么做。我不知道事情将会怎样地演变，可是即使会扰乱整个社会，我也无法忍受明知他们是有自我意识的完整物种而什么也不做。一切到最后也许会有解决的途

径，也许没有，那么就一起毁灭。可是现在我坚持要将一切告诉所有的人：他们是人，是有生存的权力的。至少我不能再让人鱼被杀害了！”

我的道德观在促使我接受乔真的思想，而他还在继续说着。

“我知道我利用了小洛，还有你，”

我当时想：只有我们而已吗？（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不止。）

“但是我一个人真的无法做到。我很内疚，所以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你，你是否有和我一样的想法，是否有进那个实验室的意愿，是你的事了。”

“具体是什么呢，所谓的‘证据’？”我这样问，乔真当时一定很高兴，这表示我几乎已经答应了。

“Ⅲ030的体细胞。我要交给公众，让他们去检验，证明她是健康的。”

这时听到开门的声音。

“啧啧啧，真的有点看不下去了！”玛丽笑得连眼睛都看不到了，“两个人一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眼里只有对方地不知讲些什么，我们在外面看了很久了，没有注意到吧？看来关于你们两个的八卦是真的喽……”

“假的！”我离开站立了很久的地方，做出苦恼的表情向玛丽走去，走过乔真身边的时候他应该听到我说“我会帮你”。

六

小洛的暗示治疗在9月15日结束，陈家和教授的隆

重葬礼在9月17日，所以他没能参加。“天使之家”所有人员几乎都参加了，当然还有社会名流、民间组织什么的，总之里里外外都是人。我这样的小角色当然离轮番致辞的要人们所坐的地方远远的。气氛肃穆得就像个葬礼，这也是当然的事。

既然说话的不是陈教授，我想我中途退出也不是什么不敬的事情吧。“教授，我还是帮您去看看小洛好了。”这么自言自语着，我离开了会场。

小洛已经被换到了普通病房，我很顺利地见到了他。他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提着水果蛋糕这么怀疑着打开了门。

“杨清姐姐！”

我的疑虑在听到这一声招呼的时候自然消失了。除了有点变瘦之外看上去没什么两样的欧阳洛冲我微笑着，右手还摇摆着以示热情。

我也回应以微笑，同时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小洛已经忘记了……

“什么时候出院呢？”

“下个星期。”

“可以回家了，高兴吗？”

他眨了眨眼：“可以离开医院了挺高兴的。爸爸妈妈到现在也没有来看过我，意思是不要我了吧。”

“是吗……”

“啊，水果蛋糕！还是意大利房的！谢谢你，我现在可以吃吗？”

“当然。”我看着眼前似乎是初相识的孩子，“看来你

的自闭症真的全好了。”

他边吃边点着头。

我迟疑了片刻，决定试探一下。

“百岁的事……”

“嗯？谁？”

“陈教授，我是说陈教授，应该记得吧？没能长命百岁呢，那个国宝级的爷爷。今天是他的葬礼，我是从那里溜出来的。”

“是啊我知道。”小洛放下了手里的蛋糕，“等我一出院就去扫墓，和我一起去哦，为今天偷溜出来赔罪……”

小洛还在说着，我一句也没有再听进去。忘记了，全部都忘记了，关于那褐色长发、碧色瞳孔的美丽人鱼的一切……现在的小洛，是个典型的坚强、乐观的中学生，一定也是心理暗示的结果吧。这样的孩子应该会快乐，应该会比较讨人喜欢，应该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了吧。可是，我所想念的小洛在哪里呢？小洛自己会不会觉得这样比较好呢？可惜他没有办法比较。百岁也是，人鱼们都是的，对别人的摆布是怎么认为的呢？

我自觉眉心开始紧张，舒展不开来，于是站了起来：“好了，我还是早点回去吧，好好休息，有空看点书，出了院就要上课了哦。”

小洛像大部分的孩子听到此类话时一样露出苦恼的表情，不太情愿地答应了一声，然后目送我走到门口。

“杨清姐姐！”他叫住了我。

回过头，我看到他真挚的脸。

“我……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在那一刻，我觉得我见到了我所想念的那个孩子，那个给Ⅲ030取名为“百岁”、希望她健康长寿的腼腆的小男孩。

“为什么这么说?”我想我的脸上那个时候一定写着“亲切”二字。

“我觉得心里空空的，好像以前有什么的，现在丢了。”

“也许吧。不过刚结束治疗会这样是正常的。重要的东西……不会这么容易就忘记的。心也会慢慢满起来的。”

看到小洛安心地笑了，我做了个鬼脸，然后离开了。

站在晴空下，我终于忍不住哭泣。那是不会有解开的密码的暗示，忘记了就是忘记了，再重要的东西也不会再回来。可是小洛还是小洛，这样已经足够了。也许有一天会有褐色长发、碧色瞳孔的少女让他觉得亲切，就算他不会脱口而出喊她“百岁”，也一定会对她微笑的。

而我要做的事还有一件，那就是承诺要“帮”乔真这件。

现在想来真像是一场闹剧。

18日中午午休的时候，我打开了第十三实验室的门。密码完全正确，我顺利地穿过了“灾难之门”。

从结构上看，看得出来这里以前的确是个标准的生物实验室。设备有点不同，毕竟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了嘛。比起我们的实验室来要空旷得多，只有一台计算机，一

台显示器——不知道是连哪里的；没有拉得会短路的导线，没有放得满地都是的报告纸，更没有满墙的图表。里面很干净，看来常有人打扫。这就是以陈教授为首的科学家组工作过的地方！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角角落落，全部巡视过一遍之后，我终于将视线固定在了一进来就发现了的、透过玻璃可以看到的、同样是空房的培养室内一人长的透明水槽上。里面的液体是无色的，底部有深色的沉淀，液体中还漂浮着一些丝状的东西，那是还没有被分解的毛发。

这就是百岁的美丽棺材。

半个月前，健康的百岁会说话了，第二天她就被带到了这里，投入了氧化池中；小洛来到这里的时候，她一定还有完整的形状，甚至可能还活着；小洛看到了这样的百岁尖叫起来，被抓住然后送进了医院并被消除了这段记忆。

可是，是谁把百岁杀死的呢？是谁下的命令呢？或者根本不是一个人的决定？百岁和Ⅲ023一样，都是在会说话之后就死了，都是因为这而被杀的吗？可是知道百岁会说话的只有我、玛丽和乔真而已，难道是我们三个中的一个决定杀死她的吗？

这一切的答案现在该有人出现来告诉我了吧！

这么在心中呐喊着，我转过身朝向身后的人。

“组长，你来了。”

45岁的中年男子紧紧锁着双眉。

“是你杀的吧，Ⅲ030，还有Ⅲ023？”

他回避着我的问题，“你这么做是错的。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他说。

“到底是谁的命令?!”

“出来!”他走过来想拉我。

我没有躲闪，因为我看见了关组长身后的那个人。果然，组长的脚步刹住了。他的身后，乔真的镭射枪抵着他的背。

间谍片吗?我从没想过会有体验这种情节的机会。

“乔真!你……原来你们……”

“对不起，组长。”看来他是决心不要现在的工作了，也许从小就是被逼走这条路的吧，他的志向大概是新闻工作者。

“杨清，到隔壁去拿工具，把那些头发捞出来。”他命令我。

关组长急了。“他在利用你!”他陈述着我其实知道的事实，“他也利用了我!他说你要拿Ⅲ030被杀的证据，还要我监视你!我知道你被骗了，想要证据的是他不是你……”

原来是这样。我眯起眼看向乔真，他的神情很坚定，因为他坚信他做的事是对的吧。

可是我的确被骗得厉害。被怀疑、被监视的人竟然是我!可是大概还挺欣赏乔真编的故事吧，我竟然不太生气。

“这么说他后来见到小洛也是利用了您的信任喽?”我问。

“对……对对!”

“叫我帮忙是为了把自己隐藏在暗处，好掌握局势，确保计划进行，对吧，乔真?”不用他回答我也知道是这样。他的志向也许不是新闻工作者，而是特工干部吧。最后一个疑问：“把百岁会说话的事告诉关组长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也是乔真你吧？为了达到目的你不惜杀死百岁吗?!”

“我不会为了达到目的去杀人的。”乔真不直接否定，是因为认为我这样怀疑伤害了他。是啊，他可是把人鱼当人来看待的。只是他用枪抵着别人时面不改色的样子怎么让人肯定他不会杀人呢？

“那个……报告组长百岁会说话的事的人，是我。”

三个人都没有注意到玛丽的存在。此时她从倚靠在门侧的状态转为挥动右手站在门口向里面的人们打招呼，然后她走近一步将门带上。

“这里是茶话室吗，把门大开着？”她苦笑着，“从哪里弄来的枪啊，一定没有能源匣。”

“有的！”

“我看！”

“你太过分了！”乔真竟然用枪口摩擦起头皮，脸上抹上一层名为“不好意思”的笑容。

直觉告诉我大结局快到了，有关人物争相登场并且自白。

“你们！闹够了吧！”关组长的脸色由白转灰了。如果樊心也在的话，这气氛一定就和第二实验室的标准气氛相一致了——组长会一声大吼：“再闹就不用工作了，每个人开始写检查！”大家互送秋波撇撇嘴，然后回到岗

位上去继续工作。可惜当时的地点和事由都不对，不会有那样的结局的。

看着我，玛丽说："很抱歉，监视你的人是我。"

我笑笑，很夸张地说："我不会恨你！"出人意料的事太多，反而可以"应对自如"了。

玛丽看了大家一圈，咳嗽了两声："是我告诉组长百岁的事没错，可是跟她被杀没有关系。而且百岁被杀跟组长也没有关系。以前的Ⅲ023也是，他们的死亡是按照程序进行的，不是任何人的命令……不，应该说不是任何活着的人的命令。至于为什么都在刚刚会说话之后，那只是巧合。"

这么一来，引导我走到这里的第一条所谓线索，竟然纯粹是我的想象。

她稍停了片刻，将视线投向了关组长，在他点头授权之后继续说："'天使之家'有一条重要的规定，凡Ⅲ类人鱼在出生后满三年仍未死亡的，人工处理。这条规定由各研究组的组长执行。而制定这条规定的人，是我们的老前辈，也是几乎这里所有人的老师——陈家和教授。"

可惜我看不到自己的表情，只知道大脑在起码五秒的时间里失去了思考能力。

然后我问："你怎么知道？"

"我一直在照顾Ⅲ类人鱼呀！"玛丽摇头苦笑，"哪只人鱼要死了，哪只死不了我怎么会不知道？！Ⅲ023莫名其妙地死了，我去问组长，他知道瞒不住我，就告诉我了。杨清，你只来了一年而已，不是也知道了吗？这里

其他的研究员，即使没有看到具体的事实，多少会有一点模糊的感觉——人鱼当然是可以繁殖的！”

“我让你们看一样东西。”组长在玛丽最后的那句话在我脑中停止轰鸣之前走进培养室去，绕过那还残留着百岁的头发的水槽，来到冷冻保藏库前面，深呼吸之后拉开了门。“这才是真正的‘秘密’！”他看着里面陈列的东西。

冷冻库的门打开后白烟腾起，表明这是这个废弃的实验室中惟一还在运转的机器。虽然有玻璃隔着，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所陈列的、一个个浸泡在药水里的标本：

上下两层，一共是七个——七个有尾，有鳃，在发育不同阶段的人鱼胚胎标本。

就像在大学里上课一样，这种时候少不了老师的解说：“这是第十三实验组所留下的东西。”组长退到一边，“十四年前，人鱼的实验成功之后，由胚胎学家、生物学家和基因学家所组成的第十三实验组开始了对人鱼不稳定基因的稳定化研究，并且成功地补充了缺损的片段，替换了不利复制的片段。这样他们培育出了完全可以繁殖的品种，那是一种全新的物种，但同时也是有着不同形态的人类。随着这第一批的健全人鱼一天天长大，老前辈们意识到将面临的局面，变得不知所措。这个时候这批人鱼已经有了孩子。本来在人鱼们的孩子生产下来并证明健康之后，他们就要将成果公诸于世，但是他们改变了主意。正好有巨大陨石下落，这一批的人鱼被送去炸陨石，但是他们留下了这七个被取出的胚胎做成了

标本。之后这项研究被终止了，第十三实验室对这件事绝口不提，同时想到将来出现健康人鱼后代的可能，组长，也就是陈教授在内部做出规定，凡是三年内未死亡的小人鱼，一律消灭……”

这些都是可以像人类一样成长的人鱼胚胎吗——我看着那一个个容器，心脏剧烈地跳动——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父母，都是在陈教授的手中被杀死的吗?!

“有多少? 一共杀死了多少?”我问。

玛丽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Ⅲ023 和Ⅲ030，没有了。”

不过以后还会有的，我知道。

“这是最好的证据吧。”乔真忽然说。

“找到再多的证据也不会有用的，乔真。人们不会相信，或者说是不会愿意相信。人鱼是保障我们的安全的‘动物’，不是‘人’，也不可以脱离‘人’的掌握；如果人们会以自己的安全为代价愿意给人鱼‘人生’的话，现在就不会看着人鱼去牺牲还拍手称赞——即使是鱼，你能看着一大群鱼在你面前血肉横飞而无动于衷吗? 更何况有着一张人类的脸? 可是如果这是为了自己的性命与幸福生活就另当别论了。”玛丽说完，与乔真两个人对峙了数分钟，终于有东西打破了沉默。

乔真举起了枪，瞄准了水槽。扳机扣动之后，红色的射线无声地射穿水槽下部，液体从里面往外流泻——竟然是有能源匣的！这是最后一次的欺骗了吧。

“无论如何，我要试一试。”他说。

玛丽看向脚下，张大了嘴：“这是氧化剂耶，鞋子会

烂的！”

“对不起，我会赔偿的！”说着他单手脱下了白色制服外套抛给我，“把那些头发包起来！”而他自己想要拉开冷冻库的玻璃门取出一瓶标本。

“不行！！”我自己也没有料到自己会用这么大的声音制止他，并且将手重重按在玻璃门上，发出“砰”的一声。

所以乔真愣了一下。接着我尝到了这一生第一次、也可能是惟一的一次，被人用枪指着的滋味。

“我自己来。”幸好他的声音还是不怎么吓人。

然而我还是吓得发不出声，“按着”的手变成了“扶着”。

他向我走近并要拿走他的外套，我咬住牙拽紧了它。“你……你不会开枪的。”好温柔的声音——我在心里“夸赞”自己。既然已经说出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我直视着他大声重复：“你不会开枪射人的！你不是说你不会为了达到目的杀人的吗！”

幸好他没有说出“是说不杀人，没说不伤人呀”这样的台词来。

本来就是嘛，都是一个实验室里的同事，又都是性格健全的成年人，即使拔出枪来，也不必期待会有火爆场面。

乔真翘起嘴角露出一贯的温柔笑容：“你这么一句话，我的胜算完全都没有了呢，找你当帮手真是大错特错。”他摇着头放下了枪，“可是你食言了哟——说过会帮我的！”

“我只是想，既然是陈教授的决定，就算是错的，在违背之前，起码也要想一想。”放松下来才发现按在玻璃隔窗上的手紧张得发酸。

“乔真你输给个老头子了！”玛丽虽然笑着，可是额头上的汗珠还没来得及擦去。

“在禁止进入的第十三实验室中，第二实验室除蒋樊心外的成员，在这里消磨了公元后136年9月21日的午休时间。对于蒋樊心无故不参加集体活动的责任，组长不予追究。”——不知有没有人欣赏做这样的总结的玛丽的幽默感。

事件就这么全部落幕了。

小洛出院有一周多了，今天我和他说好了要一起去替陈教授扫墓。那个老前辈……现在看来也不是什么坦诚的人！但是想到他作出那样的决定时所承受的压力，我还是不愿用简单的对错去评判。

我想我这一生还是会视他为值得仰视的人物的。

和他的组员们一样，他也不长寿，至于是不是因为自觉有杀人之嫌而备受煎熬，我不能这么断言，心里基本上是这么相信的。“突然离开自动椅想站起来，会不会是看见了人鱼们向他招手呢？”——这种解释只有玛丽才想得出来。

那天的后来，乔真在大家一起离开时说：“组长，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这怎么行……”关组长45岁的皮肤在这半小时内又老化了不少。

“我会辞职。”

“不用了，”他转过身，指着快漏光的水槽，“这个责任还得你来好好挑。”

“还是辞职比较幸福。”

还是辞职比较幸福？那个时候“辞职”这两个字开始进入我的人生道路取向范围。也许不能像组长、玛丽、乔真，以及其他人一样工作下去了。

我的辞职稿也拟好了，能不能顺利辞职就看运气了。

乔真的运气就不太好，辞职没有被接受，大概是为了好好管着他吧。看他的样子倒不见得有经历大失败的痕迹，把大家利用得淋漓尽致的那家伙竟然没有被孤立，大概是“面善”的缘故吧。据说他也是可以辞职的，只是要接受心理暗示才行，所以他拒绝了，并且接受各种处分，今年剩下的日子他注定要为“天使之家”做义工了。

如果我的辞职要求也附带这种条件的话，我也会拒绝的。

陈教授的心情我试着去想象过了，他是知道现在不是时候才做那样的决定的。但是他留下了那些标本，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还人鱼应该有的“人生”吗？

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有“无法工作下去”的想法，也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安。不得不的话，我也是可以的，可以作出诸如把人鱼投入氧化池之类的事。

但是我会记得他们是“天使”，即使在主宰他们的时候也会要自己记得，直到可以大声说一些话的那一天。在那之前我会像前辈们还有现在的那些同事们一样，继

续我的工作。

所以只有等待那一天了。那时候大家会承认：我们中有一类人，曾经为了另一类人的幸福，牺牲了一切，即使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天使是在天上的；那些有尾的天使，正在我们的天空上方。

不测之棋

三国阿飞

由一生二，太极分也！

那两颗在棋手们看来处于极可笑位置的棋子，在他眼里，却是那么和谐！那么美妙！就像太极图的两只太极眼，处处显示着恰到好处的刚柔、舒敛、虚实、轻重等对立统一的阴阳两个方面。

不测之棋

邢如月，男，42岁，未婚，天资过人。五岁学画。六年后弃绘学书，三年而成世界一流书法家，精通多门笔法，尤擅魏碑和柳体飞草，拥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仅过一年，他又同时涉足音乐和气功。因精力过于分散，未得大成，但据说已能发放外气为人治病。他对中外音乐原理也稍窥门径，能随口说出任何人用任何乐器奏出的任何音乐的名称、作者姓名、国籍及其所处的时代。如此三年以后，他突然写出长篇自传体小说《贪多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过去滥用精力天赋的悔恨。小说文笔凝练饱满，

才气横溢，震惊了文坛，以至吸引了中国五大出版商对他进行了长达半年艰苦而徒劳的游说，令他不胜其烦。然而，就在这种日夜被人监视、一天二十四小时受到骚扰的情况下，他发明了一种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传感电脑”，一时风靡全球，他的财富在三个小时内增加了七倍。现在您使用的就是如月 2 号人机型传感电脑……

苏安苍突然睁开眼，向他的副手道：“小赫，这么说，他很富有，一点儿也不在乎钱了?”

瘦小的郝赫诡异地作个在他看来非常潇洒的摇手动作：“苍老儿，您再看看就知道了。”

苏安苍厌恶地翻了一眼他那瘦得如同骷髅似的脏手，重又阖上双眼，电脑继续把资料传入他的脑中……

当他的“自愿跟班”们发现这位“主人”的财力足以买下他们所有的财产（包括他们的睡衣和内裤）时，他们才不得不悻悻离去。然而，令世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了：不久，他竟然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部捐给了一家研究所，自己则从此用一支炭笔为人画头像，居然生意甚好，并以此为生至今。

……

“如何?”郝赫满怀期望地看着苏安苍的脸色。

“很简洁!”苏安苍口不对心地敷衍一句，忍不住又问了一句：“就这么点儿吗?”

“蠢猪!”郝赫暗暗骂了一句，陪笑道：“是啊，他从十九岁开始，每天就拿着炭笔画素描，二十三年从不间断，而且再也没干过别的。”

“笨蛋!”苏安苍终于按捺不住，重重一拍桌子，“你

以为我真闲着没事干吗？我们需要的是能打败‘太极星’的超级棋手。你花了六天，就访到这么个业余画家？一、二、三……”他掐起肥肥的手指，一五一十算了起来。

郝赫知道他正计算应该扣自己多少薪水，乘他还没算清楚，忙道：“苍老儿且慢！您跟我说的是找一个能打败‘太极星’的人，可没告诉我非得是个棋手啊！”

苏安苍抬起头：“怎么，你是说他能赢‘太极星’？”

郝赫连连点头：“是呀！是呀！”

苏安苍忙闭上眼，把那段资料反复又看了三遍，心里盘算了五遍，再睁开眼时，胖胖的脸上已荡漾起笑的海洋，“嗯？照你的资料上说，他好像从来没下过棋？”

郝赫道：“是啊，苍头儿！”

苏安苍斜睨他一眼：“小郝啊……”

郝赫心中一喜，知道自己终于可以翻过身来，小小赚一笔“外快”了。

“苍老儿，我听着呢！”

苏安苍眼一凝：“我不占你便宜。一博一，三十万，怎么样？”

郝赫呆了一呆：“苍老儿，您博哪一方？”

苏安苍“呼”地吐出一口粗气，喷在郝赫脸上，“那还用问，老规矩。”

郝赫心里乐开了花，满鼻子的臭气也变得香喷喷的：“苍老儿，您不想见见他吗？”

苏安苍眯着眼，心想：“他奶奶的！先赚你二十万，再让你滚他娘的蛋，让你落个‘祸不单行’！看你这小子以后还会不会这么笨？”

“啊，人我就不用见了。你代表我和他签约，如果他赢了，那一亿奖金智傲公司和他一家一半，不，他不是不在乎钱吗？三七开吧！”

郝赫迟疑道：“我们七，只给他三？恐怕……”

“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他本来就不在乎钱，你给他三，他更不会用心干了。给他七成！”

郝赫吓了一跳：“给他七成？”

“对。不仅如此，你告诉他，如果他输了，那十万出场费，也由本公司承担，让他放开去下，不用担心。”

郝赫眼珠一转，突然明白了：“这蠢猪，他想害死我呀！”

* * * * * * * *

幽静的画室，悠闲的人。

邢如月坐在小画架前，右手玩弄着一支炭画笔，笑道：“怎么会有这种好事，免费请我去参加游戏？”随手在架上画了两笔。

郝赫苦着脸：“老舅，求求您，救救我！”

邢如月看看他的脑型，又画了一笔，笑道：“到底你舅舅是我，还是我舅舅是你呀？这个问题先得搞清楚。不然，你妈又要骂我了。”

郝赫偷偷瞧了瞧他的神色，道：“这还用问吗？当然您是我舅舅了。”

邢如月扔下画笔：“那我怎么能‘救救你’呢？”

郝赫醒悟：“对，对，您不能救……嘿嘿！您一向是以助人为乐，一定会帮我的！”

邢如月皱皱眉：“这件事，我恐怕帮不了你。你不就

是想要我去请四大将出马吗？可叶九段到维也纳学习音乐去了。滕九段和詹八段早就放出风儿，不会掺乎进去。小丁九段么，我又没那么大面子，我可不想去碰钉子。”

郝赫汗一下子就湿了脊背。没有这四大顶尖高手出马，谁能赢“太极星”啊？

邢如月叹口气：“你现在明白了吧？你的苏头儿苏经理为什么这么有把握赢你，他早知道你请不到超级棋手的。事实上，‘太极星’已经连胜十二名一流棋手，换我是叶、滕、詹、丁他们，这时候也不会上去的。夫战，勇气也！气势上先已经差了一截，棋怎么下？我看算了，你认输吧！钱不够不要紧，我这二十年倒也攒了十来万，先借给你，十年以后还给我，1%的利息。这样你妈也不会怪我。”

郝赫道：“我不能就这样认了！舅舅，我不会要您的钱。只是，您不能再去劝劝小丁九段他们吗？他们现在是仅有的几位能赢‘太极星’的高手了。连他们都不敢迎战，那围棋还能称得上是‘人类第一运动’吗？人类又怎么还能挺起胸膛说‘人有围棋人怕谁’呢？”

“哈！月老兄，想不到，你这外甥的口才可比你强太多了！”卧室门一开，鱼贯走出来三个人，一老一小一壮年，个个目光清澈，风度俨然，一副宗师气派。

郝赫大吃一惊，讶笑道：“老舅，想不到你这小小一间卧室，竟然藏龙卧虎，装着大半个围棋界呢！滕九段，詹八段，小丁九段，你们好吗？”

“我们不怎么好。你恐怕也不会太妙。”

“有三位保佑，我一定会逢凶化吉，后福无穷的。”

棋坛三大至尊互相看了一眼。

邢如月微一皱眉，道："三位今天研究的情况怎么样？"

三人各自找了个位子坐下，又互相看了一眼。

这时就连郝赫也觉出气氛不对，低下头，眼珠不住乱转。

邢如月拣起画笔，随手又涂一笔。心如怒涛狂卷，百星互撞。他暗暗地想道："难道这三人合计了两天，也无计可施么？"

老实说，他从来不信在智力上人类会输给机器。所以当前天看到这三大名流联袂而至时，他心里还暗暗好笑。

现在，他却不得不重新看待这个问题了。

难道"太极星"的能力真的已经超过人类了么？

不，这绝不可能！

他轻轻描上最后一笔。立时，一个活灵活现的小滑头贼忒忒地偷偷窥视着他的眼睛。

他哈哈一笑："小子，这张送给你了。"

他身后的三个人愁颜同时一展，笑了起来。

这幅素描实在太像郝赫了。

郝赫也笑了。

和三棋手不同，他太清楚邢如月的脾气了。

他知道，这位老舅终于动了好奇心，决定要出手了。

* * * * * * * *

终极公司的对局室极之雅致，也极之豪华。邢如月身后的苏安苍和郝赫二人虽然在电脑终端上不知反反复

复看了多少遍，但此刻亲眼目睹了这间名为“深虑”的著名房舍，仍不禁目瞪口呆。苏安苍盯着墙上那座款式十分古典的巨钟，嘴里直吞口水，想道：“他奶奶的！莫非是七百年前天工坊出的那两座金钟之一？那可是纯金的呀！”郝赫则轻轻抚摸着黝黑无光的椅背，暗暗欣羡：“真不愧是千年不衰的世家公司，没有一丝轻狂之气。”

邢如月淡淡扫视一眼，只微微一颔首，便潇洒地坐下：“ZJ 的牌子是谁的手笔？很有点儿味道。嗯，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单是这块牌子，今天已不虚此行了。”

终极公司的总裁林之矜脸现喜色，正要接口答话。他身边高大俊秀的太极星已含沙带刺道：“难得邢先生满意。以前那十二位人类高手可没有一个像邢先生这么好说话。”

邢如月散散地看他一眼：“我这人没有耐性！这就开始吧？”

太极星道：“很好！”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

仲裁人藤虬九段无言地作了个手势。林总裁浅浅向二人鞠了一躬，首先退了出去。郝赫忙拖着苏安苍跟上他。临出门时，只听太极星道：“如何猜先？”邢如月答：“随便！”接着，“啊乞”一声，打了个喷嚏。

太极星默默注视着对手，脑子飞快地转着：“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

太极星不是人！但他是一群顶尖的人类完全按照自己对人的理解创造出来的。他的大脑不但具备了电脑的所有功能，而且被赋予了种种人脑独具的能力，其中的模

糊判断和神经元判断能力已近完善。因此他虽然在整体上还无法与人类智力抗衡，但在某些特殊领域，却已超过了人类最好的高手。

很不幸，围棋也在这个范围之内。

更为不幸的是，现代社会不知什么时候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大多数人认为：人类智力的进步可以透过围棋的发展过程来感知。也就是说，围棋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围棋大师代表了人类最高的智力水准。

所以，太极星的面世，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对此，尽管包括太极星的制造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类都还懵然不知，但叶、藤、詹、丁等第一流的超级棋手和太极星自己，却早大致明白了其中的玄机。只是，他们都不可能公开讲出来而已。

四大高手固然有自己充足的理由，太极星也由于具备了较高的智力，非常明白自己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人类竭尽全力提高电脑的人工智能，但如太极星真的胜过了人类，人类会怎样对待他呢？几乎不用计算，太极星就知道了自己那时必然的下场。

这真是具有讽刺意味。人类得以暂时保全面子，竟然是由于人类所制造的机器智力太高的缘故！

太极星经过十二场大战，再仔细研究了天下名棋手的棋路之后，得出明确的结论：至少在这项人类痴迷而自信的运动方面，自己是最好的！

他不愿与四大高手中的任何一位对弈，那会令他为难，可对邢如月，他就没有什么顾忌了。虽然他是个著名的怪人，但他并不懂棋道。

然而……

为什么他会来挑战呢？

邢如月一直半合着眼睛，但太极星脸上任何细微的变化都很难逃过他那画家的眼睛。他心里也有一丝疑惑："他真是个机器人吗？为什么他会有如此丰富细腻的表情呢？"

但这种想法只不过持续了几秒钟时间，他就不得不考虑另一个实际问题："第一着下在什么地方呢？"他猜中了黑棋，但他却不知如何去落子。

说来好笑，他的围棋老师，既不是"老兄"藤詹，也不是"小弟"叶丁，而是他的外甥郝赫。他在学棋的年龄正迷恋书画，错过了机会。等他结交名流高士，闲暇甚多时，心境已变，不愿再胡乱糟蹋天赋，反而加倍警惕，时刻提醒自己。因此他虽多与棋士交往，对棋道却仍一窍不通。这一次为了会会这位智力超群的太极星，昨天临时向外甥学了一点围棋基本规则，知道了围棋上所谓的"气"和"空"这两大原则。郝赫本来还想多教他一些，可他认为已经够用了。

等坐在棋桌前，他才意识到失策。没有开始，怎么会有过程？又怎么能结束呢？棋盘这么大，从哪里起步最好呢？

他不自觉地抓起一颗棋子，举在下颚前，但一时却不知该怎么办。

观战室里，好手云集。以丁裳九段和詹战八段为首，共有十七名第一流的棋手。加上林、苏、郝三个，整整二十个人紧紧盯着终端里的棋局。但室内十分静谧，又

像没有一个人。

郝赫看看终端最下方的计时钟。比赛已开始一刻钟了。

可老舅还没有下子！

苏安苍幸灾乐祸地看着郝赫流汗的瘦脸，心里已在想：“回去以后得立刻把公司的名字换换。虽说赚了不少真金白银，可智傲公司连续四次冲击太极星失手，未免太不吉利了。”

丁、詹二人对视一眼。他们几乎同时发现了邢如月脸上的汗滴。

怎么回事？难道月兄真不会下棋？

对邢如月，他们四个一直有一种云中赏月，雾里看花的感觉。他们也曾侧面试探过他，想和他对弈，但都没有成功。除了画画以外，已没有其它任何事情能打动邢如月。

不过，有一点他们却深信不疑，那就是邢如月的智慧。

一个人是不是有智慧，跟他会不会下棋完全是两回事。

四位棋界首领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一点，但围棋却的确是一项最深奥的智力运动，所以他们才会对邢如月抱有最后的希望。

太极星摆下擂台已有一年了，他们已经无法再拖下去，如果邢如月败北，那就是人类向电脑俯首称臣的开始。

人类也许可以毁掉太极星，并制定法律来延缓这个

进程，但就像人类在明白核弹可以灭绝地球以后仍继续大力制造核弹头一样，这个进程绝不可能真正停止下来。

总有一天，人类会成为电脑的奴隶！

除非……

除非根本不去开启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既使打开了，也必须立即盖上。智慧一等的丁裳和詹战，不知不觉间汗珠也冒出了额头。

邢如月，他明白这个道理么？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

邢如月又打了个喷嚏。

这也很正常。观战的人中间，起码有一半人知道，邢如月不习惯由电脑秘书控制的环境。他只喜欢天然的气候，哪怕极热或极冷，只是客随主便，他又不是个挑剔的客人，所以勉强忍受下来。

但他手上的棋子，却随着这一震而落到棋盘之上。

十九．15位。

郝赫立刻站起来，移到林之矜身边，低低而清晰地解释了两句。

林之矜恍然，当即下令关闭阴离子调节设备，并和藤九段通话，请他代表自己向双方棋手道歉。

太极星要求重新开局。

他需要堂堂正正的胜利。

邢如月拒绝了。一边赞叹着太极星的棋德，一边暗暗松了一口气，心里想着：“好不容易才落下这颗子，再拣起来，那下什么地方？想想都头疼！”当然，这话可不

能说。不过他也自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落子无悔！你们再劝，想逼我马上认输么？”

太极星的回答是“啪”地落下一子。

一．5位。

观战者都“啊”地一声，心里暗暗佩服：“真不愧是‘太极星’和邢如月啊！”

太极星用行动表达了对对手的尊重和赞赏。

藤虬挠挠白头，像他们两个这样大有古风的棋士，现在已经快绝迹了。所以，他也没有去干涉。

邢如月眼睛一亮，看看太极星。这一瞬间，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似乎把握到胜利之门的钥匙。

他的脑海中，闪现出这样一句话：“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这是古代一位叫蔡邕的文学家在他一篇论书法的文章中说的。那篇文章是他很小的时候读到的，他甚至还想起了那篇文章的名字。

《九势》！对，是《九势》！

太极星锐利的电眼立刻捕捉到邢如月嘴角微显的一丝笑意，他困惑地启动了大脑的“笑容分析系统”，一秒钟以后，得到一个令他心生不安的答案。

必胜60%，感谢25%，不明15%。

那60%，他并不在意。和他手谈过的任何一个棋士，对取胜的自信都要远远高于这个比例。至于那25%，则使他感叹对方晶洁的品质。

他不安的是，为什么会有那15%？

对他这种级别的智能电脑来说，这是个很不好的先

兆，因为这至少意味着对手的掩饰能力并不比他差。他体内灵敏度极高的感受系统这时也发出了警告：对方的气势正处于逐渐凝聚和增强的过程之中。

邢如月慢慢合上双眼。

如果说，他面前的这块棋盘刚才还是处于混沌无名之状的浩浩宇宙的话，那么现在形势已为之一变。

由一生二，太极分也！

那两颗在棋手们看来处于极可笑位置的棋子，在他眼里，却是那么和谐！那么美妙！就像太极图的两只太极眼，处处显示着恰到好处的刚柔、舒敛、虚实、轻重等对立统一的阴阳两个方面。

他轻轻吁了口气，彻底明白应该怎样进行下去了。

盘上对称的两粒黑白子暂时处在平衡状态，没有什么优劣之分。所以目前的形势是不相上下。只要能破坏这种阴阳平衡，让自己的黑子占据优势，把对方的白子置于劣势地位，则必然可胜。

一想通这点，眼前立刻浮现出阴阳两气遥遥对峙的景像，他不加思索地随手抓起一颗黑子，投进盘中。

那是他发现的惟一可以充分对对方整体进行压迫的位置。

观战室里一片哗然。

邢如月下在了天元位上。

对这着棋本身，人们并无异议。天才嘛，本该如此飘逸不羁方合道理。

令众人大奇的是，邢如月的眼睛分明是闭着的！他

怎能如此准确地找到位置呢？

林之矜命令："录像特写！定格：邢先生的面部。"

对这个命令，连敌意甚深的郝赫都没有反对。

电脑秘书马上执行了。

结果令大家闭上了嘴巴，却弄疼了眼睛。

毫不犹豫打下棋子的邢如月，神态坚定如怒目圆睁的大才子，双睛却果然是紧紧闭着的！

沉不住气的詹八段实在难以置信，居然向电脑发问，电脑的回答也是毫不犹豫的。

是的！

太极星的身体轻轻动了一下。

本来，电脑棋手是不会有什么身体语言的，但太极星的大脑是模拟人脑制成的，与任何电脑棋手都完全不同，所以，他先天就有人类遭到刺激后的自然反应。迫不得已，他开启了从来未曾用过的"整体分析系统"，要求对邢如月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

答案在他意料之中：对方身体没有任何异常，未携带任何仪器。

他的身子又扭动了一下。

邢如月既然没有特异功能，也没有借助任何设备，他凭什么闭着眼睛下棋？而且落得如此准确，毫无偏斜不正之态？

太极星几乎要怀疑自己的电眼出了故障。

可他知道，那比对方闭着眼睛下棋更不可思议！

他迟疑了三分钟，才落下一颗子。对他来说，这也

是创记录的长考。

邢如月整个身心都已沉浸在宇宙之中。他并不知道旁人在想什么，但他却明确地察觉到太极星那一刹那的心悸。

他知道他下对了。

而对方的反击也让他十分满足："好完美的图画！"他审视着双方的阵形，不停地试探从左方、右方、上方、下方进行攻击。但太极星守御十分严密精细，偶尔反击，却又非常大胆犀利，始终保持着完美无缺的态势。令他在赞美的同时也不禁苦恼心惊："他居然毫无破绽！"

观战室里，大多数人如痴如醉，心神皆迷，连丁裳和詹战也不例外。

这时，他们早把邢如月的眼睛是睁是闭这个疑问忘得一干二净，只是目不转睛地瞪视棋盘，期待着双方的下一手。

惟有苏安苍和郝赫仍保持着清醒。他们虽是挑起这场"战争"的元凶，但两人的棋艺其实却是令人吃惊的差劲，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能不能赚到钱。

郝赫碰了一下苏安苍："苍老儿，三百万，老规矩，怎么样？"

苏安苍顿时肝火大起。他之所以决意把郝赫扫地出门，并不是郝赫干活不卖力，也不是嫌他太笨。相反，他私下认为，郝赫比起自己虽有不及，却比天下大多数人更聪明。他最恨的是，以郝赫的智慧，应该猜得到他最讨厌什么。

他不喜欢人家叫他“苍老儿”、“苍头儿”。他认定，这是两种古典的侮辱性称呼。

这种想法实在不能算错。

但郝赫却从一入智傲公司，就只用这两个词儿称呼他。

到现在已经叫了三十三天了。

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现在，这小子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这么肆无忌惮地这样叫他。

郝赫见他红着脸，连脖子都在充血，以为他心虚到了极点。不禁大摇其头：“苍头儿呀苍头儿，您可真识……”

“时务”两个字还没出口，苏安苍三十三天积累下来的狂怒已陡然爆发：“三千万！”

一声惊雷动天下！

郝赫吓得跳了起来：“什么？”

林之矜侧过头，嗔怪地瞪了二人一眼。

苏安苍快意地看着郝赫苍白的脸，狠狠道：“怎么样？”

八十二、八十四、八十六……

太极星的每一手仍是那般沉着规范。

邢如月感到压力越来越大，这是强攻不果的必然反弹。他透视一下全局，稳稳在自己的阵中添上了一支援军。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能体会到老子的睿智。

咦？好像有些不对……

邢如月那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敏锐的感觉此时又提醒他：对方心理突然波动，出现不稳迹象。

他蓦然睁开蓄锐已久的双眼。

他看到了一滴汗珠。

太极星的汗珠！

他竟然会出汗！

邢如月思想一震的同时，又捕捉到太极星七色闪烁的眼睛里发射出的明显惧意。邢如月知道，太极星决不是因为自感棋力不济而气沮神靡。

棋力上的差距并不是他的过错，他的责任只是尽量发挥现有的实力。而且，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能谈论胜负的时候。

那他害怕什么？

邢如月大感兴趣。“啊乞！”莫名其妙地，他又打了个喷嚏。

观战室里，丁裳和詹战又交换了一个眼色，他们再次同时看到了汗滴，只不过，这次出汗的主人换了而已。

苏安苍和郝赫冷冷对视着。

林之矜则以一脸鄙夷，却又忍不住好笑地看着这两个人。他甚至连那么精彩的棋也不看了，因为他觉得，这两个人的表演更为精彩。

意外又一次发生了。

在太极星举着棋子，正准备下第一百手的时候，邢

如月头一扎，身体忽然向着棋盘栽了过去。幸好太极星手疾眼快，右手顺势前伸撑住邢如月的前心，才避免了黑白子四溅的惨剧。

对局室里的电脑侍者全都呆住了，有两个级别稍差的的侍者甚至因信息溢出而大感浑身不适，一阵火星乱迸后瘫痪在地，报废了。

能坐在这间对局室的，都经过了电脑秘书不动声色的各种检查，包括身体检查。不合适的人是绝不允许进来的。谁见过这种可怕的景象啊？

藤九段今年六十五岁，正是从壮年向老年过渡的年龄，所以他比青年人镇定，却又比老年人敏捷。他风一般从裁判桌后转出来，扶着邢如月仰靠在宽大的椅背上，转头吩咐正忙着给邢如月把脉的太极星："别瞎忙，先去填封手吧！"

这是充分了解太极星的吩咐。如果换个对手，或许会立即要求判邢如月弃权负也说不定。因为邢如月这种局中昏厥，按照最新的裁判法，属于严重干扰对手思路的行为，被干扰方有权提出对局结束，裁判不得予以否决。

这部最新的《裁判法》问世仅仅一年，是在棋迷联合会的强烈要求下通过的。因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认为，围棋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象征，她的守护神——棋士，决不能是体魄不够强健的弱者！

当然，职业棋士中对这种看法不敢苟同的大有人在。如叶九段，在新的裁判法通过的当天便宣布脱离棋界，然后远赴海外，另谋高就去了。

藤九段虽未公开反对，内心也很不痛快。

但现在他却并不担心。他从心底里感激太极星的制造者们，不管他们制造这种超级电脑的目的和因此而造成的后果如何，但正是由于他们深沉而古老的自尊渗入到太极星的中枢系统，才使得邢如月暂时避免了失败的命运。

自然，人类也暂时仍得以封闭这个可怕的“潘多拉的盒子”。

太极星只闪烁了两下眼睛，就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看了邢如月一眼，点了点头。

这时，邢如月勉强睁开眼，低声道：“找张老先生来。”

* * * * * * * *

张墨是一位脾气怪异的老头。

平日你根本找不到他人，要见他，非得事先在网络上预约。他如果同意，马上就会派徒弟来你的住处，因为他知道，你并不是想念他的人，而是他的医术。碰到他不高兴，对不起，天王老子也不买面子。

可要是他尊敬的人呢，他也许就自个来了。

邢如月并不是老头尊敬的人，因为他对老头一向很放肆。

但他是老头喜欢的人！

所以老头一听说他有病，马上带着一支由七名专家组成的“医疗军团”赶了过来。

在邢如月的卧室，老头仔细检查了他的脑部和心脏。一般来说，这是棋手最容易受伤的两个部位。

邢如月斜视着老头可爱的红脸，笑道："检查了半天，是不是我没什么病，你反而生病了？"

老头咂咂舌头："奇怪！为什么每次见面，你的胡说最后都被证实是真理呢？"

另几位专家都笑了起来。

老头瞪他们一眼："笑什么？你们也想看笑话？出去！出去！"

那些专家一齐伸伸舌头，然后大笑着全都出去了。

邢如月笑道："老张，你教授徒弟很有一套嘛！"

张墨道："是啊，我就想赶快把我知道的都传给他们。"

他的神情使邢如月吃了一惊："老张，你怎么了？"

张墨沉吟了一会儿，道："这次你可能又说对了。"

* * * * * * * *

傍晚，无月。

邢如月满脸疑惑。

这是一个他早已料到必来的客人，但他没想到他居然来得这么快。

太极星直言不讳："邢先生，你知道我会来吗？"

邢如月点头。

太极星道："那就是说，我还不是无可救药？"他的声音里微带着一丝欣慰和如释重负。

邢如月淡淡道："如果你输了，也许你会被重新拆开研究，但你还并没输啊？"

太极星道："如果我赢了，想拆我的人可能更多千倍万倍。邢先生，不用再考我了。我已经算得很清楚，这

是你留给我的选择，也是我惟一的活路。那盘棋不论输赢，我都将被毁灭。”

邢如月皱起眉头：“我还有一点儿不明白。你是怎么出来的？又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太极星并不是行动自由的普通人类，而邢如月住的地方也并不容易找。

太极星道：“人性中有个弱点，那就是过于信任自己的判断能力。越是聪明人越是如此。”

——林之矜如此，你也是这样。这句话他并没有说，也不用说。

邢如月突然低下头，他想到了那个人。

“我明白了。”

“那么，先生是答应收下我了？”

“是的。你很有智慧，也很有运气。现在，我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人’！”

*　*　*　*　*　*　*　*

当所有人都告辞以后，郝赫闪了进来。

“老舅，您是不是还有话警告我？”

“我应该称呼你什么？郝头儿？郝经理？还是赫赫的大腕明星？”

郝赫一屁股坐下来：“随老舅的便！最好还是小子，这比较亲切。”

邢如月凝视着他：“这一笔你会赚多少？”

郝赫脸一红：“没有老舅厉害，已经进账的只不过三千零三十万。”

邢如月一怔：“哦，我还没赢，你倒先赢了？”

“不，老舅，您赢了！您看，这是太极星和终极公司的签字。”

邢如月扫了一眼，冷冷道：“太极星的切脉手法很地道啊，是你教的？”

郝赫微一欠身：“天下第一聪明人的外甥，这点儿智慧能力都没有，岂不给人笑掉牙齿？”

邢如月冷笑一声：“学费很高啊！”

郝赫的脸恢复了正常：“这也是沾老舅的光了。”

“你为什么选中我当你的垃圾箱？”

“啊呀，老舅您误会了！您替我想想，这世界除您之外，太极星能服谁？再说，您设计这么一手心知肚明、不胜不败的妙局来，不是明显对太极星很感冒吗？”

“哼！藤九段、丁九段、詹八段他们，是和你串通好的吧？”

“绝没有这回事！嘿嘿！只不过我是知道他们到您那儿以后，才敢来见您而已！”

邢如月心气稍平，道：“那我那七千万什么时候送过来啊？”

郝赫笑了笑：“已经划到张老先生的账上了。”

邢如月一凛：“你怎么知道的？”

郝赫道：“我不但知道这个，我还知道，张老先生精力已衰，您的庞大的脑学研究组织迫切需要一个智商高、精力足的助手。”

邢如月冷冷盯着他：“你还知道什么？”

郝赫迎视他那锋利的目光：“我一定会全告诉您。不过，我想先问您两个问题，可以吗？”

邢如月想了想。"问吧。"

"第一，您既然研究人脑，为什么却整天给人画头像？"

邢如月道："难道非把脑袋打开来才能研究么？"

郝赫一惊。他没想到，老舅的回答如此不合常理。这令他更生敬畏。想了一会儿，他小心翼翼地问出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应该先问，可在一种奇怪的念头驱使下，他不愿问。

不过，现在必须问了。

"您为什么会致力于对人类大脑的开发？"

邢如月脸色一变，道："你去问你妈妈吧！所有的事情她都知道。"

"不，我希望听您的解释。"既然问了，只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

邢如月吸了口长气，然后慢慢吐出来，道："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三。"

"不错，二十三。"邢如月的声音就像来自遥遥的远古，"你出生的那一年，我刚刚十九岁。那年的春天，我认识了一位姑娘。夏天你出生，秋天她就死了。死于可怕的'曾参传染菌'。她是一个多么美丽、聪明的女孩啊！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她躺在床上，是那么深情地看着我，好像有很多话要跟我说，却一句也说不出……我……我自负聪明盖世，可是……我却一点儿也帮不了她……我恨……我恨我自己……"

郝赫心头一凛："原来老舅是为了这个原因才决心研

究大脑学的啊！这么说，那部《贪多根》和能直接通过大脑交流的传感电脑，也是这样出台的了？哇！……爱情的力量真厉害啊！”

“曾参传染菌”是一种专门侵害人脑的病菌，被传染者一个月内必死于脑衰竭。二十年前曾肆虐一时，造成了十余万人的死亡。不过，前年张墨教授已成功地研制出一种“三思脑神丹”，可以完全杀死这种病菌。

邢如月闭上眼睛。过了好一会儿，他慢慢平静下来，冷冷道：“你满意了吗？”

郝赫确是完全放了心，这使他感到智慧又回到脑袋里。眼珠一转，心中暗想：“得把他的心思从这事上转移开。唉，只好忍痛放点儿血了。”想到此处，故意叹口气道：“老舅，您糊涂啊！您难道现在还没想过来吗？这件‘太极星案’牵涉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多少人啊？二十三年来，您和张老先生的研究能够太太平平、有条不紊地进行，又有多少人在幕后默默地工作啊！”

给人骂为糊涂，在邢如月还是第一次。但他眼睛忽然睁开，脸色变了几变后，居然点了点头。“谢谢你！”他的眼睛里显示出真正的谢意，“我确是糊涂！不过，我一定会改正的。”

郝赫咧咧嘴：“老舅，这个消息价值万金。我告诉您，已经贴了大本。您可不能再告诉别人，断了小子我的财路啊！”

邢如月道：“可是你打算怎么应付终极公司呢？”

“是啊，我有点儿头痛。不过，他们更头痛。林之矜签字付钱的时候，很想知道我怎么得到太极星的签字的。

只是他是个君子，我没有露出想说的样子，他也就没问。”

“这事儿并不这么简单吧？单凭太极星的签字，他就付钱？”这个疑问一直盘旋在邢如月脑子里，直到现在才借机问了出来。

郝赫狡黠地瞅了老舅一眼：“老舅，我已经在您身上赔了一回了。这次，嘿嘿！就算了吧？”

“好，我不问。可总有一天，林之矜会问你太极星的下落，你也不说吗？”

“这个，如果他们肯出一百万，不，不，只要有五十万。我就会发发慈悲，让他们不再头痛。”他看看老舅，“那时候，老舅自然也早搬家了，是不是？”

“不是罢？我看他们只出一分钱，你也会治愈他们吧？”

郝赫惊了一惊，脸上大生不安：“老舅，您如果是林之矜，那我可就糟之糕了。”

邢如月笑了。

自郝赫出现，这是他第一次露出开心的笑容。

郝赫眼珠转了转，忽然正色道：“老舅，太极星您可得看牢。如果有一天，他要再次公开出现的话，除非他已有把握征服全世界。否则，那就是他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邢如月知道，他是好心。事实上，当他得知政府机关也插手了以后，便已暗暗在为太极星的好运气而庆幸了。很显然，如果开明的领导层不是对科技新的成果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好感而持宽容态度，且对太极星到底对

人类有多大的影响估计不足的话，太极星必然无幸。当然，太极星尚未和棋坛最强的顶尖高手对弈的事实，帮了他很大的忙。

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出，太极星一直不肯主动挑战藤、詹、叶、丁，是多么的明智了。

他的智慧的确不俗！

邢如月心里赞许两句，向郝赫挤挤眼：“我是月亮，他只不过是颗星罢了。萤火之光，岂能与日月争辉呢？倒是你小子，网撒得太大，小心别自己掉到河里。”

郝赫知道，老舅也在为他担心呢！

“老舅放心，我只对钱感兴趣。好在老舅的天赋本事，还有怎样赚钱这部分遗传给了我。不然，‘外甥像舅’这句老话我可就要改成‘外甥恨舅’了。”

邢如月递给他一只炭画笔：“这里面有我的新地址。如果你能猜出来，以后混不下去了，随时可以来找我。”

郝赫苦起脸：“能不猜吗？我愿意出一百万来买。”

“不可以！”邢如月笑着摇摇头。“连这点儿智力都没有的人，我可不敢收喔！”

* * * * * * * *

“郝哥儿，林之矜正到处找你呢！”一个胖子冲进智傲公司的办公室。

“阿苍啊，我们打个赌，一博一，怎么样？”

“好！赌什么？”胖子一边喘着气，眼里已放出光来。

“我说这次一定可以从他身上再赚一百万。”

“三千万！”胖子大叫道。

“你想清楚，如果这次你再输了，咱俩可就不是合伙

人的关系，而是你为我打工了。”

“要是反过来呢？”胖子狡猾地反问道，心里暗暗乐开了花儿：“你这个自以为是的笨蛋！”

极乐树

● Tom Shi

在光辉灿烂中，方茂清晰地看到自己已经一分为三：右侧的方茂如同愤怒的化身，将看到的一切加以毁灭；左侧的方茂则欢欣非常，不断地从虚空中幻化出种种形象；而中间的方茂则平静地抚育着那些正从诞生走向死亡的形象们！三颗头颅、六条臂膀像舞蹈一般飞舞着，方茂感到自己已经要随着那生与死的礼赞飞升而去……

极乐树

引　子

在公元 2097 年，亚光速飞船的发明，使得地球上的人类终于走出了太阳系，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飘向宇宙深处。虽然一直没有发现异星智能生命的迹象，但人类在以后几百年间，由于各自生活的行星环境不同，从而产生了新的种族。于是有了“火星人”、“地球人”这种定义含混不清的称呼。到了 2990 年，终于由于“地球人”的过分独裁和种族歧视，爆发了星际间的种族战争。这场历时五年的战争规模不

大，甚至比不上前两次在地球上的世界大战的参与人数，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合作，星际中的人群从此开始各自相对独立的社会活动，而原先出于各种不同利益而聚集在一起的殖民星球，甚至包括一部分比较庞大的人造殖民太空城，则纷纷开始了各自的“建国运动”。其中，几个占据人类社会大部分人口和资源的集团所组成的“国家”因而成为主宰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新霸主，其中之一就是以太阳系为根据地的“地球人”首先成立起来的“阳光帝国”。在经历了近十个世纪的沧桑变幻之后，地球这个原来全人类瞩目的政治文化中心，终于开始走向没落而渐渐变成了一个中立的商贸中心。各个种族从遥远的星系运来各种当地矿产，再从这里带走他们的所需品和技术，这里是宇宙间惟一没有公然的歧视和战争的天堂，因为现在这里的人们只讲金钱、金钱、金钱……

2997 年五月的一天，赵烟侠正在自己的“阳光交易中心”二楼俯瞰着交易大堂，看着各种族的人在那里指手画脚和讨价还价，心里嘀咕着：“钱，才是和平的根源呐。”赵烟侠掐灭烟头，又继续去巡视起落仓。十多艘亚光速货船整齐地停靠在起落仓里，两名刚成交的异族人正在自己的货船边交割实物，看起来相互间是那么默契和友好，但如果他们的见面点不是在地球这里，恐怕早就相互开火了。

赵烟侠向每一个见到的人都微笑着点点头，慢慢地走到了自己的“摩托”号和“坦克”号货船之间。没有

几个人知道这两艘货船是赵烟侠自己的，因为宇宙商贸法规定，交易公司持牌者不得同时从事星际运输活动，违反者随时可能被没收货船并被吊销执照。而且，“摩托”号和“坦克”号虽然从外观看只是典型的货船，可内部却违法安装了火力强大的攻击武器，这些武器在星际走私时可是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赵烟侠记得有一次亲自押一批核燃料去人马座交割，那可是一条海盗族出没的航线，而当时他自己的财力还远不足以支付加装超空间虫跳飞行所必须的磁共振跳跃器的黑市价格。那可真是一次充满惊心动魄的远征，虽然在亚光速状态下飞船是不可能被追踪和拦截的，但在离开太阳系后到加速至亚光速前的这六、七天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两艘海盗族的小炮艇来骚扰，赵烟侠亲自控制着隐藏的聚能粒子炮系统，在海盗们明白过来之前就把他们都变成了宇宙尘埃……一想到亲手控制这艘飞船、这些大炮，赵烟侠就莫名兴奋起来，但这些都已是往事，毕竟是有家室和事业的人了。

一艘新到的货船缓缓靠到 23 号起落仓，通过挂在左耳边的袖珍 VR 传感器，赵烟侠一看到那船头独特的外形，就知道是老朋友来了，于是急忙迎了上去。

作者注：以上“引子”部分为阳光 BBS 站站长 Jaf Smoking 所作，由本俗人改写；以下部分为本俗人的续写。

第一章　极乐果

一个“哑铃”正飘向一只缓缓张开的巨口，如果这时有人从距离地表数千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上向外闲望的话，就会看到这一幕有点滑稽的场面。地球，这个多少个世纪以来都以人类社会中心自居的星球，其准确的物理外延在临近31世纪的今天，实际上已经很模糊了。出于对宇宙商务航行的大量需要，早在21世纪，人类就彻底排除了使星际飞船进入大气飞行的种种理由，其原因公认的是对地球生态和能源的考虑，毕竟将一艘满载货物的飞船送出大气层或是使之在地面上安全着陆都是一件很费力气的事。但人们对此种做法的彻底首肯，则不能不归功于将近四个世纪前的第一次人类星际冲突。冥王星殖民地的流放犯人首领抢劫了一艘当时最先进的“虫跳”货船，在地球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于非洲大陆的五号航天中心强行迫降，一举拿下了整个中心并控制该中心达三天之久！要不是因为这些原本被流放到当时人类的极边之地的囚犯缺少最起码的战略意识，而只想做一次自杀式的“叶落归根”的话，那后果就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了。

自那以后，一切星际飞船都被禁止进入地球同步轨道八千公里以内的区域，而来自各个星际殖民地的巨大财富和资源，也被毫不吝惜地用在建设环地球同步轨道城的工程上。到四百年后的今天，地球实际上已经被一层厚达37公里、最宽处达到将近二百公里的巨大金属环

带所包围，如果再加上附属于这个环带的所有小一些的分离设施，所谓“地球人”倒有多一半都不住在“地球”上了。

方茂坐在“老猫”号的船长室里，看着正在自动对接的全息扫描指数，一边有些无聊地扭着 VR 头盔的一只腿。透过正面的 VR 舷窗，蔚蓝色的地球在环带的映衬下显得分外柔和安详。但是方茂的心中却怎么也提不起游子还乡的兴奋来，有的只是一种淡淡的厌倦。对于他这个连自己到底出生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的人来说，故乡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松讨论的话题，而常年的星际漂泊，也使方茂对各个星球的景色已变得有些麻木了。

从远方传来空港闸门关闭的轻微震动仿佛一声沉闷的巨响，把方茂从纷乱的思绪中拉回现实。他顺手把头盔往座椅上一扔，开始手动关闭飞船的防卫系统。虽然通过 VR 头盔可以意念控制整个飞船系统，但出于习惯，方茂依然喜欢自己亲手操作，这到底是一种守旧还是返祖，连方茂自己都说不清，尤其是这次运载的货物非比寻常，方茂更是不敢有半点疏忽。

飞船外那层几乎无法用肉眼辨别的能量罩刚刚消失，舱门口就传来了赵烟侠那特有的嗓音：

“老猫，可有阵子没看到你了！什么香风把你老兄给吹来的？”

“是真正的香风，充满着财富的‘香风’！”方茂连头也没回地答道。

船舱后面的一扇隔板无声地滑开，现出后下方巨大的货柜，在那里面是满满一舱的光辉，一舱凝固的光辉！

在这光辉的映照下，赵烟侠无比惊愕地愣在了船舱门口。

* * * * * * * *

极乐树：学名极乐树，又名光辉树、天堂树。物种不详。出现于接近银河系中心的 A345 星域的 5 号星系中的第二颗行星，该行星因此得名“极乐星”。于公元 2787 年为外太空殖民公司的“远星一号”机器勘探船所发现。

极乐树界于动物与植物特性之间，依靠吸收空间射线维持内部结构的稳定，系统结构变化极其缓慢，繁殖方式不详，为极乐星系统中惟一一个物种。

自公元 2805 年起，极乐树的开采和销售根据《星际殖民联盟资源管理条例》第九章第四十一类第一千一百三十款的规定，正式划归联盟政府统一管理，任何个人及团体不得私自开采、销售。

……

——摘自《银河系简明百科全书第 20 版·物种卷》

* * * * * * * *

“极乐树?!”

“阳光贸易中心”顶层自己的私人会客室里，赵烟侠在连干了两杯烈性饮料后才恢复了往日的散漫风格，“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么一整船烫手山芋? 要是被人知道了的话，老兄恐怕只能在死于海盗的乱枪或是到联盟的河外星系流放地了此残生中二择其一了!”

方茂看着恢复正常的赵烟侠，眼里流露出滑稽的神情：“现在已经有‘人’知道了，看来我还活得挺好。不过看来我还是估计不足，你好像已经不是当年穿梭于星

际海盗和联盟军队之间的‘逐利游侠’了。”

一丝近乎狂热的神光闪现在赵烟侠的眼中，又如闪电般一瞬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副商人精明的神态。赵烟侠坐到方茂的对面，凑近了脸道：“说真的，你的飞船虽然可以做超空间跳跃，可没有必要的设备，你连极乐星的样子也见不到就会被银河中心的宇宙粒子流烤成肉饼。以你的财力根本置办不起那些玩意儿，何况那些都是需要联盟特准才能购买的。既然老兄来找我，就该和我说实话……”

方茂无奈地耸耸肩膀，向后靠在椅背上说：“说了你也不信，这都是我拣来的！”

赵烟侠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好吧，”方茂看来也有点憋不住了，“自从我上次离开地球以后，就一直在给外太空殖民公司打工，去给他们的一些机器勘探船做保姆，写点新发现星球的后期勘探报告，所以总在银河中心地带转悠。就在 20 个小时前，我正从 A345 星域附近经过，就收到了一个微弱的求救信息。等我减速到达信号位置，才发现是一个太空信号仓在自动发出信息，那里面没有船员，只有一个磁共振跳跃参量坐标。当时我还想，不知是哪个家伙运气遇到了我，不然一般过往此处的飞船根本就不装备磁共振跳跃器。可当我跃迁到指定位置时，却只在那里找到了一艘联盟的大肚汉采掘船，并且已经几乎被打成了碎片。更意外的是采掘船的货舱居然还是完整的，看来这并不是海盗的杰作。剩下的你就可以想得到了……”

赵烟侠显然对得到的回答很不满意，“就这些?！”

“就这些！”

方茂一脸的真诚。

“大肚汉是没有磁共振跳跃器的，那个太空仓怎么可能被送到航道上？

“如果不是海盗干的，谁会这么大胆攻击联盟的飞船？大肚汉虽然不是战舰，可它的采掘机对付起小飞船来绝对比吃豆腐还轻松！”

“装载极乐树的采掘船怎么会跑到那种鬼地方？它连亚光速飞行能力都没有，要是它出现在你说的太空仓所在的位置还差不多……”

方茂自己也是一头雾水，满脸委屈地说：“我说过了，你不会相信的。更怪的还在后头呢，我装船的时候仔细检查了大肚汉的残骸，觉得那根本就是从内部爆炸引起的破坏，否则能把一艘大肚汉撕成那个样子的能量，恐怕早就把那些小碎片汽化掉了。而且在货舱的底下，我最后还发现了这个！”

方茂说着，小心地从自己的飞行盔甲里取出了一个密致合金罐，抬头望了一眼房间一角的 VR 信息通道，小声道：“先把自动信息处理关掉。”

赵烟侠奇怪地看着方茂手中神秘的罐子，还是依言向信息通道挥了一下手，室内立即起了一些微小的变化。

“不，把你的袖珍 VR 也关了！”

方茂得寸进尺，赵烟侠有点不耐烦了，张嘴刚要反对，却被方茂伸手一把扯下了挂在耳边的 VR 传感器。

“好了，别玩了！搞什么嘛？”赵烟侠有点愠怒了。

方茂一言不发地在金属罐边的密码锁上摸索了一阵，

罐子的盖子应手而开，一颗硕大的椭圆型物质，闪着柔和的淡蓝辉光，静静地漂浮在罐子中央。

“极乐果！”

赵烟侠发出一声几乎呻吟般的惊呼，缓缓地坐到椅子里。

月亮在一丝不染的宇宙中缓缓移动，把一片银光散向地球和漂浮在她上面的金属环带，巨大的空间结构笼罩在圣洁的银白之中，300 层的“阳光贸易中心”孤立一隅，显得孤傲沉静。密室中的方赵二人，在月光和极乐果的辉光照耀下，如同塑像一般仿佛与天地一同进入了亘古的永恒……

第二章 传 说

无论人类的理性思维和科学技术发达到怎样的地步，非理性的群体无意识行为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极乐果的传说就是当代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个故事说来话长，还得从现在几乎成为社会生存基础的 VR 技术说起。

VR 技术（即虚拟现实）自从诞生到具备真正的实用价值，经历了远比她的创始人预想的要长得多得多的岁月。究其原因，除了纯技术的因素外，人类对于自己身体和意志的了解和控制能力的缺乏实在是一个根本性的障碍。实际上在 VR 技术趋于成熟后长达近百年的历史里，除开一些极个别的先天意志特异人－－说白了就是“白痴天才”外，仅有很少的外太空勘探队员能借助特殊

训练来适应 VR 环境下的特殊刺激。而任何未经训练就试图尝试 VR 生存的轻狂者，都不过是在给收容植物人的社会福利医院增加新的负担而已。

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时代，人类勇敢的儿女在对宇宙进行新的远征。又一个地理大发现时代，给任何一个试图改变自己人生的亡命徒、亦或是冒险家提供了无数的机会，当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有去无回。未知的宇宙虽然危险，但操纵机器勘探船上的 VR 勘探机器人却让更多的人彻底沦入地狱。过去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社会福利戒毒所里对吸毒患者进行着秘密研究，实际上所谓 VR 适应性的特殊训练，就是在这些秘密研究基础上进行的选择性神经药物注射，以使人的神经高度兴奋，借以抵御长时间的 VR 环境刺激所造成的 VR 操作者在生理上的严重虚脱和心理以及人格分裂造成的精神错乱。因此纵使探险队员不丧命于药物成瘾，也会最终因为自己的意识全部融合到 VR 环境而无法自已，使那千万年来承载人类生命的身躯化为一具空有条件反射本能的植物人。

人类早期宇宙探险中的这种非人性的做法，使得今天的人类宇宙史学家们每每言及这个年代，都禁不住要退避三舍。但随着 2787 年极乐树的发现，一切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极乐树的得名来自她的发现者——“远星二号”机器勘探船上的两名 VR 机器人操作手，当人们因为失去联络而找寻到他们失去生命的躯体时，发现他们的脸上比以往倒在岗位上的 VR 操作手多了一种奇特的表情——狂喜而泣的表情！

是什么使他们临死时有了如此幸福的感受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在随后的研究中，整个人类社会都几乎陷入了一种癫狂状态：极乐星上的这种神奇的发光树状物具有一种最奇异的功能，它的枝干可以加工成为一种高效的信息载体和处理器，而这种加工产物竟然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处理能力，可以做出类似条件反射的信息反馈！于是一种人类可以不必担心其独立意识、而又可以绝对信赖的完全听从人类指令的物理机制终于产生了。

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人类集中了所有技术力量对这种机制加以完善，凭借着极乐树产品的高度自主反应能力，VR 环境下人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神经终于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人类终于可以摆脱药物和自身肉体及精神的桎梏，从而自由存在于 VR 环境和现实之间了。

但是在欣喜之余，对极乐树本身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好像掉进了死胡同。人们对于极乐树究竟属于植物还是动物、甚至她到底是不是生物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每一种观点都无法自圆其说，而每一种学派都因此而养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们几乎观察不到极乐树的生长，但在极乐树制品的使用过程中，又会发现其性能的逐步衰减，尽管这种衰减极其缓慢。同时极乐树产地极乐星上也从没有找到过处于不同生长阶段的其他极乐树形态，假如她是生物的话，如何繁殖显然难住了所有的人类科学家。如果将其看做一种矿物结晶体倒是比较方便，但却又无法解释其内在的信息处理能力。更让人们疑惑的是，随着极乐树制品的迅速普及，一些长期使用极乐树的 VR 环境居民中不时会有人产生出

种种相类似的幻觉，而在所有幻觉中都有一个十分清晰的形象，那就是“极乐果”。

尽管极乐星的历任总督都以寻找极乐果为己任，但是至今还没人成功过，因此早就有学者指出，“极乐果”不过是人类群体无意识行为的又一个产物而已，其与原始的宗教情结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是显然，学者的惠智并没有使群氓开化，似乎是为了验证学者的预言，在VR环境中还真的出现了不少以“极乐果”为崇拜对象的团体，他们声称，如果得到“极乐果”并与之融合，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永生，而不仅仅是在VR中保留一个永远不会再变化的活死人。

* * * * * * * *

方茂和赵烟侠都不是VR教徒，但对于极乐果的传说也都是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了。现在，当这个百余年来一直传说不定的“圣物”真的出现在自己眼前时，一向以镇定自若自居的赵烟侠也有点吃不住劲了。

当月亮完全被地球挡住、宇宙间无边的黑暗笼罩上灯火辉煌的环带城时，赵烟侠的密室里因为关闭了所有自动系统而一片幽暗。

“砰”的一声，赵烟侠盖上了密致金属罐的盖子，仿佛再多看一眼里面的东西就会要了他的命一样。

“现在你知道问题的全部严重性了，怎么样？还想和我合作吗？”方茂深吸了一口气，眼睛盯着赵烟侠。

赵烟侠甩了甩头，顺手摸出只烟叼在嘴上，过了半晌才意识到屋里的VR控制已经关了，没办法点烟，不禁懊丧地站起来，两手下意识地在自己身上上下摸着。

袖珍 VR 头盔在桌子上反射着窗外的灯光，赵烟侠似乎有点不放心地盯了那个东西一眼，开口道："你肯定只要关掉自动系统就可以屏蔽'它'吗?"

"我不知道!"方茂轻声说，"我只是在船上用自己的系统测试了一下。你也知道，我船上的系统是几乎独立的，但这个'东西'看来的确有点意思，'它'居然能自动适应我船上的 VR 接口数据结构，要知道那可是我刚设计的加密方式……不过看来只要不让'它'与光导 IO①通道接触就没事，何况还有一层密致合金呢。"

"看来是不能把'它'与极乐树制品搁得太近了。"赵烟侠轻嘘了口气，终于在一个古老的坦克模型的炮口上点燃了那只烟。

望着缓缓飘荡的烟雾，赵烟侠转换了话题："好吧，不管合不合作，看来麻烦肯定就要来了。"

"嘿嘿，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虽然我足足花了十几个小时才销毁了所有痕迹，可是联盟飞船出事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每一个海盗俱乐部，而且我想你的船坞里大概很久没有来过改装过的'空间跳蚤'了吧。"

方茂深表同意，"也就是说我又一次上了老兄的贼船?那么报酬呢……不，可千万别告诉我是那个'极乐果'!我还不想攒下点钱却留给儿子花，至少现在不想。"赵烟侠的眼中又一次闪烁着那种狂热的光芒，"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因为你来找我。当然，极乐树出手后有我50%。"看来"逐利游侠"本色不减当年。

"我想也是，而且我也知道你大概平凡日子过腻了，已经有足够的勇气可以换换口味了。"方茂抓起装着极乐

果的罐子塞进自己的铠甲，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赵烟侠踱到方茂跟前，并肩从昏暗的室内俯瞰 300 层下比繁星还密集的灯火，喃喃自语道："如果下面的人们知道这个房间里发生的故事，恐怕每一点亮光都会立即变成一把能量枪。"

"所以要赶快把那些极乐树出手，但是我们那些火星上的朋友恐怕谁也没有吃下这么多货的能力。"方茂显然有些焦虑。

"老兄，时代不同了。"赵烟侠自信满满地拍了下方茂的肩膀，"现在已经不是海盗与联盟捉迷藏的时代了，最大的黑货买家实际上就是联盟自己！"

望着方茂疑惑的眼光，赵烟侠不禁有些沧桑的感慨，其实早在当年他和方茂并肩在宇宙间"打野食"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怀疑海盗数百年长久存在的原因，自从弃武从商后，这种想法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从人类刚刚迈向宇宙时就成立的星际联盟说是联盟倒不如说是一个摆设，各个殖民帝国之间的明争暗斗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海盗中倒有相当数量都得到来自不同帝国的支持，有些甚至根本就是某个帝国的雇佣兵，而海盗们的黑货和赃物也就成了整个联盟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要对象方茂这样的宇宙冒险者解释起来可要费些力气，赵烟侠随手带上 VR 头盔，开始在自动信息通道上自顾自地忙活起来，把一脑门子官司的方茂暂时抛在了一边。

第三章 圈 套

经过将近一天的飞行，赵烟侠和方茂终于进入了火星的同步轨道。当二十几个小时前赵烟侠将自己的那些手下支使得团团转时，方茂才第一次有时间好好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过去的几十个小时就像是在做梦，虽然他一直设法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但无数的思绪依然不停地纠缠着他的脑筋。

从小时候起方茂就明白自己不是一个善于算计的人，尽管他几乎在每一件事上都要与赵烟侠争个高下，并且总能在诸如空间跳跃进程、VR 光导 IO 编程上轻松取胜，但一旦遇到与人打交道的事情，却从来都是让那个赵烟鬼打头阵。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到现在他还是宁愿与外太空冰冷的行星碎片为伴，也不愿意回到人类社会做一个商人的原因。在方茂看来，人这种生物恐怕是宇宙间最难以琢磨的了，相形之下，充满危机的深层空间倒是还有规律可循。

从太阳系定期行星航班的巨大舷窗里，已经可以眺望到银河中最臭名昭著的黑货集散地——火星系统了。赵烟鬼望了一眼满脸困倦的方茂，忍不住嘲弄道：“一个出没于银河系各个角落的星际冒险者，居然会在如此舒适的太阳系定期航班上昏昏欲睡，是不是因为这里的景色太乏味了？”

方茂没好气地使劲用手搓了搓脸，不屑地回了句：“哼，谁愿意在这种鬼地方浪费生命！要是用我的‘太空

跳蚤'，有这二十几个小时足可以在地球和火星之间跑N个来回了……"

“是啊，要真这样的话，太阳系空间传输管理局的那些老爷们可有得忙了，你这个跳蚤这通乱跳，没准哪次就跳到场共振提炼炉里了，到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最风靡的无错位体料子，来为漂亮的月球模特裁剪新时装了。你老兄这张脸要是挂在那些模特胸前绝对别有风采……”赵烟侠简直为自己的绝妙想象逗得乐不可支。

方茂厌烦地挥挥手，环视了一眼空旷的船仓，在确信没有人会偷听他们的谈话后，压低着声音对赵烟侠嘀咕着：

“你敢确信这个什么艾尔森能靠得住吗?”

“你放心，在我这里做生意是绝对靠得住的!”满脸笑容的艾尔森在他的宽大会客室里热情地迎接着赵方二人。除了有点肥胖以外，作为人类星际联盟中最大的一个成员——玫迪殖民联邦常驻火星的商务代表，艾尔森几乎与“地球人”没有什么区别。

说到这个拥有将近五十个星系的玫迪殖民联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20世纪末，而它现在则是在实力和人口上都堪与阳光帝国相匹敌的星际联盟三巨头之一。几年前的那场真正导致联盟名存实亡的星际战争中，玫迪殖民联邦是最大的收益者。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们到深入太阳系内部的火星系统来建立庞大的贸易和工业机构。实际上，火星系统中30%的场共振金属提炼炉都是玫迪联邦的财产，谁让它是联盟中最大的矿业出口国呢。

赵烟侠显然与艾尔森很熟悉，长年的商务活动已经使他建立了足够广泛的关系网。而代表着超然于各个殖民帝国之外的星际贸易同盟，凭借其旗下的几家诸如外太空殖民公司、银河商业集团等各色商业团体所形成的、在实质上掌握人类社会将近 40% 贸易量的商业实力，也使得赵烟侠这个银河商业集团属下阳光贸易中心的头头，在很多场合下可以用一种俨然为星际贸易同盟代言人的身份来加重谈判身价。很显然，这种水涨船高式的上层社交已经成为星际间交往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

在赵与艾尔森文雅而不失亲密的寒暄的衬托下，方茂的落落寡合显得格外突出，有时方茂甚至觉得，回到人类社会的自己就像一只贸然闯进上流客厅的野熊，其莽撞和笨拙会令所有的上等人感到尴尬，而他自己也只有由衷的不痛快！

不过，很快赵烟侠就巧妙地转移了话题，三个人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密室交谈。在 VR 传输无处不在的今天，直接面对面的交谈只能意味着极端秘密的存在，因此即使现代技术早已使人类可以完全足不出户就完成从生到死的全部里程，也没有让人类最基本的交流方式与千百年前发生多大的变化。

“极乐树?!”艾尔森意味深长地打量了枯坐一旁的方茂一眼，在厚厚的名贵地毯上继续着他的踱步，赵烟侠舒适地把自己深埋在一张年代久远的古老沙发里，眼睛随着手中酒杯里琥珀色的液体旋转着。

“是的，整整一货舱极乐树。按现在的市价至少价值

5 亿联盟货币单位。”

“那是官价！”艾尔森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任何进入流通的极乐树制品都是要在联盟贸易管理委员会备案的，而你们的这些货显然没有备案。为此我不得不将它们再偷运出阳光帝国，那花销可……”

“也就是说你要这些货了？”赵烟侠只及一点不及其余。

“我只是在假设。”艾尔森依然在微笑。

“得了吧，老滑头！当着明人别说假话，一连四个月极乐树价格飞涨还不就是你老兄在背后搞的鬼？！极乐星的开采权至少还要过三个多月才能归玫迪联邦所有，你现在就这么大肆抢购极乐树难道不是很奇怪吗？”赵烟侠寸步不让。

“收不收是我的事，吃下你这么大的量，我还不赔到家了。”

“我可是根本没打算再见到这些极乐树，”赵烟侠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饮料，偏着头品位一番后，放下酒杯道：“最近从火星重力场外直接进入重力磁共振跳跃的飞船，比平常至少多了三分之一，可别跟我说那些都是海盗俱乐部的成员！”

艾尔森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了，“老赵，别发狠嘛，我知道你在道上很有一套，可也不能逼我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你是最清楚的了。”

赵烟侠宽容地挥挥手：“那好，这次我让你一马，4 亿，地球交货，付现金。”

“这不可能，老赵你太没诚意了，1亿5还差不多！”

“我要是把这些货散到道上去，最后还是会回到你这里，可你也就别想什么赚头了，何况还有联盟和阳光的缉私警察，3亿5，不还价！”

“别说大话了，真要散得出去你就不会来找我了，2亿吧，看在我们老朋友的份上。”

“散不散是我的事，论道上的事你还不摸门？否则我怎么会知道那些货船的去向？我想很有些人对这些消息有兴趣，3亿，就算我把那些消息也卖给你了。”

“这就不好了嘛，大家都是生意人，别撕破脸嘛。好，3亿就3亿，但我有个条件……”

赵烟侠和艾尔森一番唇枪舌剑终于有了结果，但自始至终两人是微笑着从嘴里吐出最狡猾的言辞。望着这两个讨价还价的商人，方茂想的只是赶快结束这件事。

“什么条件？”赵烟侠显然被如此简单就赢得胜利感到欣喜，但经验告诉他得来太容易的胜利，其背后总会有什么陷阱。因此赵烟侠一边紧跟着艾尔森，一边向一旁有些厌烦的方茂使了一个眼色。

“这个条件与你的朋友有关，其实也很简单，我有一些客户对银河双雄的威名闻名已久，尤其对现在依然活跃在宇宙中的方茂先生的经历有兴趣，所以……”

“艾尔森，你可别想玩什么花样！”赵烟侠对什么追星之类的言辞丝毫不相信，方茂也隐隐感到一丝不安。

“怎么会呢？我们的交易还没成交呢，我可是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的。”艾尔森笑容可掬地走到房间一角，“实际上他们现在就在这里！”

密室中的一幅挂毯缓缓升起，露出里面的一个隔间。几乎是在同时方茂和赵烟侠的手中都多了一把能量枪，一只对准艾尔森，一只瞄向暗淡的隔间。

"难道就用这种方式迎接老朋友吗?"一个有些故做姿态的声音回荡在紧张的密室之中，随着话音从隔间里走出了几个身穿银色盔甲的联盟士兵，簇拥着一个身材瘦小没戴头盔的官员。

"是你?!"

"阴魂不散!"方茂和赵烟侠同时看清了来人。

"还记得你给我起的这个绰号呢?"那个官员依然一副拿腔拿调的口气，丝毫没有把直对着自己的能量枪放在心上，他身后的那些士兵无声而迅捷地散开，占据室内的有利位置。

望着来人身上在柔和的光线下闪烁寒光的无错位体合金盔甲，方茂有些懊丧地垂下了握枪的双手。身后的士兵立即以熟练的动作缴了他和赵烟侠的武器。

"又见面了，于骁勇！想不到事隔多年你还是追到了我。"方茂没有理会身后荷枪实弹的士兵，径自来到那人的跟前。

"是啊，这世界依然很小。不过我要声明：我现在已经不是阳光缉私队的成员了，这次找到猫老兄，也不是为了算什么旧账。"于骁勇那作做的声音在密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赵烟侠眼睛死盯着艾尔森，嘴里却一个字一个字地对于骁勇说："是啊，我还奇怪什么时候玫迪的守财奴和阳光特种突击队打得这么火热，原来是你在从中牵线搭

桥！”

艾尔森一脸的尴尬，被赵烟侠盯得直冒冷汗，一边往于骁勇的背后躲，一边喃喃地说：“这，这也不能怪我，他比你们来得早……，再说玫迪一向是不介入阳光的内部事务的……”

“对，但这并不妨碍你从阳光走私黑货！”赵烟侠为自己被愚弄而有点怒不可遏。而充分感受自己在把握所有人命运的快感的于骁勇，则施施然地插到两人中间打起了圆场。

“好了，好了。这怪不得艾蒂（艾尔森的昵称），是我要他和两位老兄开这个玩笑的，没想到老兄还像以前一样不禁激。”

看到赵烟侠别过脸不理会他，于骁勇丝毫不以为意，自顾自地一边踱着方步，一边继续自己的演讲：“首先我要你们放心，今天我绝不是来报仇的，要不是你们哥俩把我从阳光缉私队队长的位子上告下来，我绝不会混到今天的地步，所以我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

鄙人现在是阳光特种突击队战术战略指导顾问，嘿嘿，对不起，头衔长了点，俗了点。”

密室里的人各怀心事，全都沉默不语，于骁勇停顿了一刻，满意地点着头。

“很好，还是让我们说正事吧。我知道猫老兄刚发了一笔小财，得了一仓极乐树，实际上那些都是联盟的财产，更准确地说是阳光帝国的财产，因为直到现在极乐

树的开采权还在阳光的名下。不过既然我现在已经不再是缉私队长，也就没有兴趣管这些事情了，但有一件东西可是属于阳光特种突击队的，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拿回来！”

方茂的心往下一沉，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于骁勇欣欣然继续道：“对，就是极乐果！”

第四章　宿　怨

“我知道，你们都在怀疑有人告密，不过，其实你揣着的那个极乐果本来就是我们先找到的。”于骁勇指了一下方茂。

“而且准确地说，是阳光特种突击队已经找了几十年的了！当然，玫迪方面看来也一直没有闲着。”在于骁勇调侃的眼光和语气下，已经恢复过来的艾尔森点头表示赞同。

“所以，当一个多月前我们终于在极乐星上找到了极乐果时，很快就发现要把它安全地运回地球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已经损失了相当于一场星际战争的兵力和给养，而那艘大肚汉就是玫迪的杰作！”

“嘿嘿，那不过是个误会……”艾尔森回避着于骁勇鹰隼般的眼光。

“的确是误会，不过我要承认你们玫迪的雇佣兵的确有一手，居然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将劫持到的大肚汉改装上磁场共振器，要不是我手下的人最后自杀式的一搏，现在的极乐果恐怕早已经成为玫迪的囊中物了。”面对于

骁勇的似褒实贬，老于世故的艾尔森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

"本来我已经打算孤注一掷了，可就在我计划舰队的跳跃点时，却意外地在航道上发现了我的老朋友——你老猫的标志，看来你老兄已经改邪归正做起打工仔了。于是我马上就有了一个新计划，我们的舰队只要一动玫迪之类的组织马上就会知道，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可像老猫你这样的银河游侠虽然在民间大名鼎鼎，可根本就不会引起各个帝国的注意。所以我就为老兄准备了一船极乐树，对于这么大的一笔货，你老兄除了老搭档赵烟鬼肯定谁也不会信任，而在太阳系的圈子里能吃下这笔货的人又屈指可数，控制这些人总比和玫迪的雇佣兵对阵要简单得多。

剩下的就简单了，用求救信号做钓钩，极乐树做钓饵，我要做的只是挑一个地方收钱。看来大家都很合作，艾蒂在火星给玫迪赚了那么多钱，偶尔协助一下阳光也不算委屈。"于骁勇终于要结束他的冗长的独角戏了。

"我不会破坏你们和艾蒂的交易，毕竟大家都是生意人，所以我也来和大家做一个交易，筹码就是你们两位的性命，我那一船的极乐树就算是彩头了，怎么样？很公平吧！"

方茂轻蔑地忍受着于骁勇的沾沾自喜，根本不顾赵烟侠递过来的眼色，开口道："多年不见，当年知法犯法的缉私'英雄'仍然本性依旧，我想你与艾尔森的相互协助恐怕远不止这一回吧！"

"果然一针见血，老猫雄风不减当年。其实我们的老

祖宗早就领悟了真理，‘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好像是丘吉尔的名言。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和玫迪达成了协议，只要我们得到极乐果就立即将极乐星的开采权交给玫迪，当然是私下里的。”于骁勇转头对着赵烟侠露出微笑，“自然我们也不会忘了贸易同盟的朋友，你们乘坐航班的班次和准确时间就是由银河商业集团提供的。至于交换条件嘛，只要‘逐利游侠’愿意一展当年单挑海盗俱乐部的风采，还是很有可能知道的。”

赵烟侠的脸颊因为牙关紧锁而鼓起条条肉棱，他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除了他和方茂自己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面对利益的诱惑，贸易同盟出卖一两个下属是绝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的！

“好了，事情就是这样，我想两位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们还是开始干活吧。”

于骁勇向方茂身后的突击队员打了个手势，立即三名士兵将方茂夹在当中，另一个士兵伸出手中的一个探测仪划过方茂的全身，几乎马上就找到了存放极乐果的罐子。于骁勇接过罐子在手里颠了颠，他身后的艾尔森望着那个罐子，眼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贪婪光芒。

沉浸在全胜欣喜中的于骁勇没有注意到艾尔森异样的眼光，只是摆手召唤手下，将方赵两人押出密室，自己则连招呼都没有跟艾尔森打一个，就径自踱出了房间，留下陷入沉思的艾尔森一个人定定地立在密室里，脸上带着一种古怪的表情。

巨大的圆形能量罩下，透明的金属分子膜拉成的穹

顶反射着莹莹的光芒，在能量罩的外面，狂暴的火星风暴正肆虐着火红的火星高原，远处陡峭的崖壁上不时闪烁着从巨大地下城中发出的各色光芒。在这些色彩的映照下，地势最高处的火星中央航天港犹如一头多刺的巨大怪兽，头顶着一轮银白光环蹲伏在暗红的火星背景下，任凭火星风暴的咆哮而凝然不动。

航天港内一片春意，自控气候系统为上下将近百平方公里的环境注入对人类最适宜的空气成分和湿度，来自宇宙间的各种植被在经过百年以上的检疫后已经在这个半地下世界里成行成片地兴起，在这些光怪陆离的生物群中，来自宇宙各个角落的人们正在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奔波。

银河系中最大的自由港一片繁荣景象。

在穿梭的人流中，一小队联盟士兵毫不引人注目地悄然行进，两个面无表情的平民在这些士兵的簇拥下大步向前。很快这队人就消失在通往地下城的帝国自动大道上，他们的到来和离去就像深海中一朵小而又小的浪花，转眼间就仿佛根本不曾存在过一般了。只有一个坐在大道旁的花榭中专心于 VR 游戏的少年仿佛看着他们消失，又仿佛根本没有看到什么，没有人能知道他究竟在玩什么，只有火星深处一间小巧但设施齐备的控制室里的一个监视板上飞快划过一些字句，随后就一切归于平静：

“S0102：通过 F1X6Y80，细胞完好，未分裂，完毕。”

方茂从没有到达过如此深远的火星内部世界，显然，

这些远离商业和娱乐聚居区而深埋在火星岩层下的建筑的原始结构与最早的人类火星遗迹几乎一样古老，看来在人类迈出摇篮之初，就已经为未来的军事运用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其实这是当然的，因为当年的古人类中有幸成为宇宙探险先行者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军人。

当方茂和他的“随从”们终于摆脱了沉闷的高速升降机，来到看来是火星地下城中最底层的一个巨大地下大厅时，赵烟侠和于骁勇已经离开这个小小队伍有一阵了。从一认出于骁勇那张总那么装腔作势的脸，方茂就知道事情不妙。他和赵烟侠与于骁勇可谓老对手了，当年的于骁勇是阳光缉私队的队长，但他黑吃黑的本领绝对比缉私的本领大，加上他用黑货换来的大笔资金给自己建立的上至帝国权贵、下至海盗头目的关系网，使得他俨然以太阳系保护神的英雄面目自居，并颇受公众欢迎。而存在久远的黑货贩运又是各个帝国，尤其是资源匮乏的阳光帝国虽不能明言，但却不可一日缺少的财源，因此于骁勇更是在各种权势和金钱交易的场合炙手可热。

而那时的方茂和赵烟侠不过是两个穿梭在各个星系间的私人货船主，靠给别人运送货物赚些辛苦钱。但却因为两人独来独往的行事风格和软硬不吃的禀性，让一贯通吃黑白两道的于骁勇的手下很吃了些亏，加之两人联手干掉的海盗也比一般的小货船主多，也因此在海盗中积怨非浅。于骁勇本想招募方赵二人做打手，却不料非但碰了一鼻子灰，还漏了自己参与黑货交易的马脚。紧跟着就是一连串猫捉老鼠的生死游戏，于骁勇因此从赵烟侠那里得了“阴魂不散”这个绰号。在背后充当幕

后黑手的于骁勇终于不能忍受方赵二人对他的一再藐视和嘲弄，于是与海盗俱乐部一拍即合，决定从肉体上彻底消灭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

已经感觉到危险临近的方赵二人迫于无奈，先下手为强。利用于骁勇骄横做作、在中层帝国官僚中人缘极次的弱点，借助阳光帝国与玫迪和贸易同盟的利益冲突，设计告发了于骁勇。揭出的丑闻让显赫一时的阳光缉私队名声扫地，而方赵二人却一夜之间成了抗暴英雄，还被冠之以“银河双雄”的美誉。

但是失去队长职位的于骁勇因为掌握着上层权贵参与黑货交易和更恶劣行径的证据，因而非但没有被治罪，反而给人保护起来。而方赵二人虽然逃过一劫，又风光一时，但因为厌倦于大小官吏的利益争夺，加之权贵们对他们的暗中排挤，很快就从公众眼前销声匿迹。方茂继续闯荡银河中的人类极边之地，而赵烟侠则从此洗手，靠在与于骁勇斗法时打下的关系摇身一变成了殷实富商，在地球老家娶妻生子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

以他们对于骁勇的了解，知道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报复是难免的。但是在连续警惕了多年后，人类松弛与懒惰的天性终于战胜了危险信号的警示。于是就有了今天全军覆没的惨重代价。

杂乱的足音在空旷的大厅中回荡，但从整洁的地面和墙壁上却可以看出这里绝不是一个荒芜的地方。方茂懒散地随着突击队员走着，心里则在飞快地估计着究竟有几成把握逃出生天，显然身边的这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没有把他这个削瘦的小个子放在眼里，但他有把握干

掉其中两个，但剩下的两个看来只有靠运气了。

方茂默默地计算着走出升降梯的步数，无声地调节着自己的呼吸，在老旧的飞行盔甲下，方茂的肌肉开始产生一阵阵波浪般的跳动，半开半合的眼中一种宝石般晶莹的光芒越来越强。

方茂觉得可以动手了，不管结果会什么样，他必须去找赵烟侠，毕竟是他把赵烟侠卷到这桩丑陋的事情中来的，但愿现在赵烟侠的儿子还没有成为孤儿！

一直懒散的步伐突然变得轻盈无声，转眼间方茂已经与前面的两个士兵并肩成了一排，方茂身后的两个士兵猛地一惊，急忙跟上时方茂已经转过身来闪电般击出双掌，虽然半厘米厚的无错位体合金铠甲连手持能量武器都难以一次击穿，但灵活运转的颈部软甲显然没有抵御内部强烈弯曲的功能，两个士兵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盔甲包裹着的头颅就因为巨大的冲击而猛向后弯曲，脆弱的颈骨在铠甲里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两个人就像被巨斧砍到的草人一般倒向地面。阳光特种突击队的确不同一般，就在方茂双掌击出的同时，虽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前面的两个士兵却依然发觉了问题，转身和武器击发一气呵成。

快！再快！！方茂如同被拔掉了脊柱一样滑向地面，几乎同时两条腿割草机般将两个准备开火的士兵扫倒在地，而他自己则像根被压到极限的弹簧爆发似地紧贴着地面向升降机门口扑去。

背后盔甲和武器与地面碰撞的声音在方茂耳中显得诡异般的冗长，他默计着自己的心跳，再有两下背后的

士兵就会开火，而升降机的大门就在眼前，方茂一指点向旁边的控制器，但就在接触前的一瞬间，升降机突然自动门户大开，方茂的心随着身形一起坠落，背后炽热的能量流已经呼啸而至，方茂五体投地，背上的铠甲依然被一闪而过的能量束撕裂开来，几乎同时一具立即失去生命的躯体带着胸前两个吱吱冒烟的弹孔轰然倒地，与正顺着地面向前滑动的方茂撞成一团，那尸体的铠甲上，阳光特种突击队的徽章清晰可见。

方茂抬起头，看到的是几支闪烁着萤光的枪口后面的一张因为恐惧而扭曲的脸，于骁勇的脸！

第五章　死　地

方茂在心里早把天上地下所有的诸神和魔鬼统统诅咒了一个遍，看着鼻子前那个倒霉的冤死鬼大睁着的无神的双眼，和这眼神后面于骁勇正渐渐恢复常态的惊恐面容，方茂暗想，这个混蛋永远也改不了缩头乌龟的本性，连在自己的地盘上都忘不了用手下做肉盾牌，看来当年阳光缉私队长的好习惯是一点没变。

于骁勇恶狠狠盯了正从地上往起爬的那两个倒霉的突击队员和另外两个因为误击同伴而有点手足无措的手下一眼，转头正迎着了方茂那充满鄙夷和嘲讽的眼光，脸上禁不住又是一阵红白，想掩饰时又发觉如临大敌的手下虽然枪口直指方茂，却都在小心地用眼睛的余光扫着人群中间的那具尸体，不由得心中一阵老羞成怒，一步跨过身前的尸体，伏下身咬牙切齿地说：“老猫身手还

是那么矫健，看来凡性老东西的那套巫术你玩得很精啊！不过很快你的这副好身手就会用到正地方了，到时候我要好好过过瘾！”言罢向前一挥手，方茂只觉得头上一声轰鸣，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赵烟侠的眼前一片漆黑，并不强大的麻痹电流让他浑身痉挛，欲罢不能。头脑里惟一清醒的意识就是为什么于骁勇居然没有在旁边欣赏他在“驯化椅”上扭动嚎叫的场面，以他对这个前“缉私英雄”阴暗心理的了解，这种景象应该是对那个变态最有吸引力的。看来在他受刑的同时，一定有更让于骁勇动心的东西在吸引着他。难道是方茂？赵烟侠使劲地晃了晃晕眩不止的头颅，于骁勇对方茂的仇根恐怕还在对自己的之上，一种强烈的不安充满了赵烟侠的心胸，使他昏沉的头脑仿佛一下清醒了不少。

他扶着墙壁缓缓站了起来，凭借着远处微弱的灯光开始打量周围的环境。

这显然是在刚才对他进行一言不发的折磨的地方的更下面，那种原本与他在电击时发出的呻吟几乎同步的机械轰鸣，现在已经隐隐在头顶的侧上方响起。赵烟侠试探着将肌肉依然在不断抽搐的脚小心地迈出去，面前那扇透出光线的门似乎是虚掩着的，他深吸了几口气，将自己的呼吸尽可能调匀。闪身在门侧，悄然将门拉开了一条缝隙。门外一片迷雾，似乎是什么老旧的设备一直在散发着烟雾，使得门外的景物显得十分朦胧，赵烟侠尽量聚拢眼神向烟雾深处探望，飘动的烟雾中似乎是

一条火星地下城中最僻静的走廊。赵烟侠无暇细想自己为何会被扔到这个空无一人的角落，方茂的生死显然比这个问题更重要。虽然以现在的体力，赤手空拳的赵烟侠根本做不了什么，但坐以待毙绝不是“逐利游侠”的作风。

行动！行动！！这才是赵烟侠的行事准则。

感觉体力已经稍微恢复的赵烟侠已经如同一只毛发直立的猎豹般，缓慢但坚定地在迷宫般的走廊里前进，手里也已经多了一根弯曲的合金管，这总比什么也没有好。

空旷的走廊里烟雾缭绕，惟一的声音就是赵烟侠那还没有恢复正常的心跳声。走廊一侧的火星岩壁上，成百年的蒸汽侵蚀形成的光怪陆离的斑痕总让赵烟侠有一种走在阳光国立博物馆 20 世纪厅里的感觉；而另一面的金属墙壁上，从地面一直排到天花板的大小管道，从身后一直伸向烟雾浓重的远处，给人一种莫名的深邃和压抑的感觉。

赵烟侠快有点沉不住气了，在这冗长的走廊里他已经走了至少有半个小时，可还没有看到任何生物迹象，甚至连旁支也没有。焦躁已经不可遏止地涌上心头，他的额头上已经是汗出如浆了。

猛然，几乎陷入半催眠状态的赵烟侠被右前方一阵隐约的噪音惊得一震，一身冷汗使得麻木的大脑一下清醒了过来，

“终于来了！”赵烟侠兴奋地想着，呼吸很快进入了

一种规律性的长短变化，一股内在的力量刹那间从胸中直透全身，酸疼的肌肉带动着关节发出微弱的“噼啪”声。

“看来我还不老！”赵烟侠不无自豪地想着，对自己长年养尊处优下依然没有荒废的技艺感到欣然自喜。

一道能量屏蔽门大敞着出现在右前方的合金管廊墙壁上，门口一辆破旧的检修车斜靠在复合门轨上，一半车身被挡在门后。两个检修工在一个士兵的监视下正在管廊上忙碌着。

赵烟侠目测了一下隔着两个工人的那个士兵的距离，无声地挥出手中的弯管。诡异的发力使得弯管如有灵性一般直跃起来，在空中的烟雾里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听到头顶上飞掠而来的呼啸声的士兵惊异地抬头向前方张望，与猛虎般扑来的赵烟侠的眼神对了个正着，震惊之下手中的枪已经条件反射地抬起，却又忽地向地面猛抢下去——弯管坚硬的突起部分已经准确地命中了他的后脑。当赵烟侠一把捞起坠向地面的能量枪时，看到的已经是那个士兵空洞无神的眼睛了。

接枪、激发、脉冲校准，赵烟侠在一秒种内一气呵成。当那两个工人听到身体撞击地面的声响，抬起身来的时候，看到的已经是枪口后面赵烟侠那张苍白的脸了。

将两个心惊胆战的工人捆在狭窄的配管间里后，赵烟侠换上那个士兵的制服，坐上检修车，开始认真地对着操纵台上的自动导航仪研究起来。虽然这只是供管道维修使用的地下管线图，但依然可以定位出各层地下城的大致结构，望着导航仪上的三维全息指示，赵烟侠心

中踌躇：方茂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　*　*　*　*　*　*　*

柔和的意识在虚无和真实之间穿行，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某种微弱的声音仿佛遥远的呼唤，又仿佛是耳畔的低语，但任何试图辨认的尝试，都会使这种似有似无的存在化为内心没来由的沮丧。

内心！一刹时几乎一切的思绪都如狂潮一般涌上心头，一连串清晰的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每一个形象都那么特别、不同，但每一个形象又都是那么熟悉。柔弱的婴儿、哭泣的童年、坚韧的成长、最熟悉但却又最模糊的好像是痛苦，在那形象后面是一小群形体，对他们那辨别不清的面容却又是那么让人割舍不下，那是不是就是“朋友”呢?！形象并没有因为疑问的产生而稍作停留，孤寂、衰老、遗忘接踵而至，最后定格的竟是——死亡。被潮水吞没的内心随着种种形象跳跃波动，但一闪即逝的景象虽然那么熟悉，却又快得无从感受，有的只是内心深处隐约的一种倦怠和懒散，就像一切的终结，便是死亡也变得有了一丝温馨，仿佛晚霞中归巢的乳燕眼中陌生而亲切的炊烟，和炊烟下永远安详的巢穴，那里有不曾有过的一切！只要一个念头，便可以归去……

不如归去！深邃声音从巨大的空间传来，直达最微小的存在，眼前是一片广袤的虚空，在前方，在下面，一个疲惫的灵魂正在做着最后的挣扎，试图解脱缠绕着自己的种种烦恼。但每一次挣扎却又产生出更多的烦恼，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那灵魂向上方俯视着他的存在发

出呼唤，却又仿佛对那存在做出的回答听而不闻：

“人生即苦，人生即乐；生死而一，内外而一。”

每一个呼号都得到了回答，可每一次回答却又都被新的恳求和烦恼所掩盖，那存在依然俯视着，没有丝毫离去的意思，而那灵魂也依然呼号着，疲惫越来越重；但那存在和灵魂却又分明感到，对面的存在其实就是自己！

自己?！谁是自己！一阵发自灵魂深处的颤栗几乎将混沌的意识打下无底的深渊，“方茂！”几乎是同时所有的声音都做出了回答，但惟一听清的，或是惟一愿意听清的就是这两个古老的汉字。从心灵里流淌出的意识冲刷着肢体，几乎丧失的感觉开始缓慢地侵蚀进每一条正在恢复感知的神经，刚才似乎分化为不同自我的意识就像来时一样，突然地、如潮水一般地退去，将灵魂也一起带走。只留下了一具空有知觉的躯体，在一种懒洋洋的氛围中体会着漂浮不定的感觉。

“是不是要永远这么睡去?”这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一阵不期然的刺激让方茂挣开了眼睛，眼前是一片空朦。上下左右，眼力可以达到的地方一切都被一种淡黄色的物质所充斥，那物质像是固体又像是液体，不知从哪里来的光线将四周照得通体透明。

方茂头脑中那些时隐时现的声音依然没有消退，他有点无奈地摇摇头，抬手下意识地擦了一下额头。手却一下僵在了眼前，那手分明是自己的，却根本失去了原本的形象——其实方茂现在都有点搞不清楚什么是原本了——略比背景深一些的色彩清晰地勾勒出了肢体的每

一个细部，肌肉和骨骼在半透明的状态下几乎溶成一体，灵活的运动中某种类似辉光的东西不知是从指端还是从那无边的物质中散发出来。方茂连忙低头，一副雕塑般亮黄色的躯体在他的眼前一览无余！方茂的第一感觉就是幸好这里只有他一个人，而在依然混乱的大脑中同时窃窃私语着的声音却在喋喋不休地讲述着各自的话题，似是冗长的人生说教，又似是某种物质构成的细致分析，而当方茂一旦试图倾心去领会时，又怎么也不得要领。

猛然前方无尽的淡黄色中一点鲜红飘渺而来，方茂漂浮着不知道如何应对，那鲜红瞬间变成一团火球直向方茂的胸前冲来，一个充满诱惑的声音突然响起："抵御它！"这召唤虽然震响在周围，但却仿佛发自内心！方茂无暇细想，抬起了闪烁辉光的手臂，耳边原本和风细雨般的细语却也在同时变成了厉声喊叫，其中一个庄严的声音分明在说：

"善恶只在一心……不要再陷入诱惑！……抵抗内在……"

方茂被那熟悉的声音惊得一愣，依稀记起一个叫做凡性的名字，却又一下怎么也对不上形象。正要回忆时，那火球已经正中了胸膛——躯体中的全部神经都爆发出超出极限的信号，巨大的痛苦让方茂的眼睛出现了短暂的失明，从里到外仿佛每一寸肌肤都被撕得粉碎。方茂大张着嘴却发不出一声吼叫，在朦胧中远处两点红色的光点格外醒目！

躯体的痛苦反而让方茂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长期的自我控制在这时化为本能的冲动，意念驱使着内力从

丹田直冲顶门，躯体周围的淡黄色物质发出一种幽暗的蓝光。两团火球已经近在眼前，方茂如同梦游一样全不由主地挥出双手，扑面的炽热立时熄灭在一团更强大的蓝色光团中！

方茂愣愣地望着手上依然聚拢的光团，心中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翻滚着，刚才那诱惑的声音已经充满了鼓励的意味，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信息也在提醒着方茂，他已经在某个方面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那种痛苦后的兴奋和冲动已经逐渐充满了心灵，浑身的肌肉和骨骼都在不断地收缩和舒张着，亢奋的神经化为无穷的斗志。

不用抬头，方茂就可以感觉到远方正在汇集的那些红点，紧握的双拳合拢在胸前，当前方连成一线的红点开始错落而来时，抬到眉心的双拳上聚拢的蓝光已经将方茂的全身笼罩其中！

"来吧，看看到底谁厉害！"方茂的眼中闪现着一丝狂野的光芒，但耳边却响起了一声微弱的叹息……

第六章　决　斗

赵烟侠的耳畔不时传来一阵阵低微的叹息，周围忙碌的人们对于一个驾驶着破旧检修车的疲惫的低级士兵根本没有兴趣，而赵烟侠依然不时地被那似乎来自内心的叹息所困扰。虽然理智告诉自己现在不会有人发现他的异常，但一种发自内心的忧虑却使他越发地不安起来。

经过短暂的研究，赵烟侠已经基本确定了自己所处

的方位，整个火星地下城仿佛是在岩石中挖掘出的一口巨锅，而他现在则正在锅底边上一点。在远处锅底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广场，从管道的环绕上全然看不出这个广场的用途，但可以肯定的，则是这个地方是这里所有管线汇集的中心。

赵烟侠面对着漫无头绪的立体导航图，实在感到有些茫然。但他想只要到达那个广场，就一定会有办法！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赵烟侠自己也说不清。说实话，对于方茂那种过于崇尚本能感应的哲学，赵烟侠一向是不感冒的。即便是在当年同在“遗忘之星”上跟从凡性老头学艺时就是如此，要不老头子也不会格外欣赏方茂。赵烟侠的意识有些混乱了，几十年前的景象似乎就在眼前……

“是不是有点嫉妒方茂呢?!”

一个声音突如其来地从心里冒了出来，将赵烟侠惊了一身冷汗，手动操作的检修车一阵画龙，轮胎在劣质金属铺设的防滑地面上擦出一条歪扭的印记，尖利的刹车声引来不少白眼，但一旁飞驶而过的自动车辆却也没有一部稍做停留，只留下一脸冷汗的赵烟侠愣愣地坐在斜停下来的破车上，心中一团无名业火不断地翻腾着，额头上的青筋隐隐直跳。赵烟侠一直压抑着的怒火终于开始爆发了，为了朋友的安全、为了妻儿的将来、更为了自己的失败！整个这件事就是一个圈套，而自己居然像头笨牛一样给人牵着鼻子走……

“还有那个方茂！要不是他……”

心底里的那个不怀好意的声音又在不期然中给赵烟

侠火上加油。

“混蛋！”赵烟侠脱口而出，连自己都搞不清到底是在骂谁，一手猛拉引擎开关，重新启动的检修车急急地向地下城的深处开进，老旧的生物燃料引擎发出声嘶力竭的吼叫，但这与其驾驶者心中的怒火相比就要逊色得多了。

检修车拐过一个巷道消失不见了，地下城主干道上无声穿行的车辆依然如故，从上层帝国大道上飞快驶来的一辆名贵的私人定制飞车灵巧地滑下干道，从一辆不知停了多久的老式货车边擦身而过，一头钻进了一扇标着军事禁区字样的盾级能量屏蔽门。就在这一瞬间，一道定向加密信号在这两辆全然风马牛不相及的飞车间构成了一条信息纽带，私人飞车上霸道的自旋能量场在方圆 20 米的空间里形成了一个信号噪音区域，使任何试图探测这一瞬间信息流动的企图都只能是徒劳，但在私人飞车后座上的那个人，却没有因此而感到丝毫欣慰，从他面前的全息信息通道上显现出的信息让他手中的美酒也变得像馊醋一般令人倒胃口：

“S0325：分裂物 A 经过 F536X23Y802，能量外溢 70%，神经控制信号强度 85%，信号频段：军用，信号内容不详，完毕。”

那人挥手关闭了信息通道，从轻柔滑开的屏蔽门迈出飞车。盾级能量屏蔽门后是一间装备齐全的武器库，几个技师正在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智能自控战车边忙碌着。那人的到来使技师加快了准备的节奏，其中的两个立即开始帮助那人将他那微胖的身躯塞进精致的铠甲里，

头盔上的极乐树枝节密集纵横，随着铠甲上光导IO的接通而不断迸发出温润的闪光，而整个盔甲上也没有任何标志。

人和车的准备几乎同时完成，那人以一种与他这种身份的人很不相称的敏捷钻进战车的控制舱，两个技师随即完成了最后的工作退向安全黄线。马力强劲的聚变发动机在零点几秒内进入了50%功率输出状态，能量罩随着一团粉色的光华将两足怪兽般的战车凭空托起。那人透过VR头盔毫无阻碍地环视了一下四周，各种安全参数在极乐树枝节的过滤下飞快地掠过脑际。意念的微小专注，立即使战车轻盈地原地转了180度，向着武器库地面上一道正缓缓打开的门户飞去。

艾尔森，是艾尔森。

他从纷乱的数据中将一幅立体能量外溢分析图调到VR头盔的正面，那上面正显示着火星地下城正下方一团正在迅速增长的能量聚集，看着位于那团能量之下的一个小小的“B”和正在远方蜿蜒接近中的那个同样小小的“A”，艾尔森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这两个笨蛋带路，于骁勇，看咱们谁笑到最后！”

穿过密门的玫迪制“陆战勇士”战车沿着数百年来只有机器人清洁工才会偶一光顾的地下通风道向前猛扑，而座舱中的艾尔森已经开始合计着怎么充分利用即将到手的“货色”挣个好价钱了。

至于于骁勇和那两个愚蠢的什么“银河双雄”，让他

们去死吧！

* * * * * * * *

死亡也是一种幸福！而制造死亡在某些人看来就更是一种享受了！！

方茂半漂浮在那一望无际的淡黄光辉中，脑际中映现出前后左右、上下各方冲来的各种怪物。从最初的星点火球，到层出不穷的各种奇异生物，之间的变化似乎只在方茂的一念之间。而生生不息的“敌手”已经让方茂感到了一丝厌倦。头脑中那些纷繁的言语已经越来越让他感到不安和烦躁：自己一定做错了什么，或是忽略了什么最重要的事情！而引发这一切的那个充满诱惑的声音，则一直在内心的深处“循循善诱”——方茂内心最底层里压抑着的一切欲望和愤怒如同愠怒的火山发出疯狂的吼叫——“发泄吧！这才是真正的你！”

真正的自己?！依靠本能驱使的肢体似乎已经远离了方茂的思维，那种从高空俯视自己的感受在“真我”的意念中再次显现——

“战斗的本质只是为了领悟自己的本源，

运用智慧的利剑斩断你心中由无明产生的疑碍！

伟大的战士要在生死之间获得与真我的合一……”

隐约的声音再一次清晰地显现，一张清癯的面庞从远处淡黄的背景中清晰地浮现，方茂感到一种如见父兄般的亲切，一切都不能与那面庞上淡淡的微笑匹敌——

方茂在一瞬间停止了肢体狂躁的挥动，心中涌起一种宁静的皈依。

“我该怎么做?!”方茂急切地朝向那面庞，是在问他，也是在问自己。

但那面庞却在问话的同时开始消失，另一个诱惑的声音重新响起：

“那是欺骗……！”

“不！”方茂的身心同时大呼，“不要抛弃我！”

无限的孤独无情地击打着方茂的心，那苦痛绝非外面的那些怪兽的撕咬可以匹敌。沮丧、倦怠、失败……各种的情感蜂拥而至，而最后留下的则只是狂怒！为世所弃的绝望、弃世的无边横怒使得方茂仿佛要在打碎世间一切的同时也打碎自己!!

“杀！杀!! 杀!!! 只要杀光一切，就不再会烦恼!!!”诱惑的声音已经变成了一种命令，方茂的躯体和思维就像饥渴的旅人对绿洲一样甘之如饴。

方茂低头瞪视着自己的双手，手上的火焰化为血红；方茂抬头注视前方，面前的怪兽刹时有了各自的形象。恶毒的教养院长、苛刻的商人、贪婪的官吏、残忍的宇宙海盗，还有他们背后那张狰狞的面孔，于骁勇和他的鹰犬们正在无恶不作……

一团紫红的血光杀入人群，淡黄的背景下方茂的人已经变成了一具杀人机器，飞腾跳跃的能量将原本静如止水的淡黄世界搅成了一片压抑丑恶的血红！在这片变化之外，在一团越来越强的蓝辉照耀下，一张熟悉的面容上浮现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

“是时候了，让目标会合吧，能量供应提高到最大，开始准备超空间信息传输接收。”

随着这张得意面容的主人口里发出的指令，忙碌的生化机器人准确地完成操作，大厅上方的蓝辉更盛了。

*　*　*　*　*　*　*　*

疯狂急驰的检修车在年久失修的巷道里剧烈地颠簸着，赵烟侠心中的那团无名火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往事中的种种失意和挫折一起浮现在眼前，而曾经充满自信的生活也在这时变得毫无意义，赵烟侠从里到外感到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要把什么东西或人撕成碎片，而且分明能感到自己正在撕扯着什么！

眼前单调的地下巷道陡然有了变化，远处一个巨大的空旷中一堆莫可名状的物质正缠斗成一团，里面发出的撕裂人心的喊叫中似乎隐约在呼唤赵烟侠的名字，这呼唤一经辨认就成了挥之不去的牵引，扰动得赵烟侠的心魂欲飞，而他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也越来越重。

那团物质已经近在眼前，他们似乎是在夹攻什么，又仿佛是在互相屠杀。赵烟侠一时之间不禁有些犹豫，试图搞清楚这杀戮究竟是为了什么，头脑也似乎在长久的昏沉中清醒了一下。但就在赵烟侠企图把握这一瞬间的清醒时，那些刚才还全然不理会他的存在的“屠夫”突如其来地向他猛扑了过来，生存的本能让赵烟侠立即付诸行动，而心中那股一直躁动不已的怒火更在这本能的杀戮中得到了一种最畅快淋漓的宣泄——杀！

面对源源不断的侵扰，他已经无暇考虑依然在头脑中喋喋不休的教唆，求生的本能使得他将搁置已久的技艺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了回来，而专注的屠杀更让他的身心获得了某种高度合一的轻松——赵烟侠逐渐丢开了

永远没有头绪的思索，一直困扰着他的那种叹息也好像失去了意义，最终连自己、方茂和行动的目的都成了幻影。迅捷运动的肢体、准确击发的脉冲能量在赵烟侠的周围形成了一团越来越浓的光团，将那些似乎永不休止的攻击抵挡回去。

每一次准确的出击都让面前的丑恶化为尘埃，原本已经纯熟的技艺现在几乎成了一种艺术，杀戮的艺术！而在这种艺术体现的过程中，方茂那已经膨胀到极限的心灵得到了长久以来少有的平静。“以杀止杀”，刚才还几乎是不可逾越的痛楚现在已然不再成为问题。在那似乎没有尽头的无边血海上方，一种全然不同的存在开始引起了方茂平静下来的心灵的注意。人的注意力就是这样，总是从一个兴奋点跃向另一个兴奋点，虽然长期自我心灵控制的训练让方茂能比常人抵御更强规模的神经刺激，但也使他更容易被心灵的召唤所左右。那存在刚还只是一种预感，现在就几乎成了一种可以伸手触摸的形体，宁静地悬挂在血海的上面，从那里散发出的那种独特波动，从最不经意处拨动起了方茂久已沉寂的心弦——

华灯初上的街道上独行的伊人、金黄夕阳映照下的落叶、悠蓝湖水上飘渺的水烟……

随着感知的流动，心灵深处方茂自己都不曾留意过的美好与那陌生的存在越来越强地产生共鸣，一种莫名的幸福使他的眼角有了一丝温暖的湿意——“去那里！”

发自心底的呼唤使方茂陡地转变了出击的方向，尽

管在他和那存在之间，他明确地感到了一股正在迅速增强的能量屏障，但那种投奔怀抱的欲望却根本不让方茂有丝毫思考的余地，周身的力量如同利剑划开血海，那股能量屏障带着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出现在面前，而更强烈的召唤也在那股能量的后面传来使方茂欲罢不能。

“消灭他！”消失很久的那个声音又应和着召唤发出了提示。

方茂伸手击碎眼前的障碍，一个十分熟悉的形象立即出现在眼前，“是谁?”方茂那被召唤和诱惑充满的心灵发出了低微的质疑，而肢体却在本能的驱使下发出攻击，而同时对面的那个形象也毫不犹豫地作出反应，耀眼的能量脉冲和方茂手上的光团在一刹时将血海中这一个小小的区域照得雪亮，而这次的闪光仿佛格外地明亮，在这瞬间的光明中方茂和对面的形象同时看清了对方的面容。

猛然间一种在梦中陡然从高处坠落的恐惧充满了方茂的心——从对面赵烟侠狂热的眼眸中他看到了同样的感觉！

时间仿佛永远地停止在这一刻，方茂和赵烟侠在惨白的能量爆发和周围血海的照耀下同时听到了来自对方心灵的狂吼："不！"

而在无比嘈杂却又无比静寂的背景下，他们同样熟悉的那个充满诱惑的声音现在正发出狂笑，于骁勇式的狂笑！

方茂在无以抵御的情感冲击下，本能地试图抓回击出的能量，耳畔一直不曾停息的各种低语也在这时发出

呼喊，而他麻木的心灵却在彻底绝望的打击下停止了对这些教诲的追逐，但是仿佛是一道闸门终于打开，那些一直游离的窃窃私语立即与沉寂下来的心灵融合一体，一种从未曾有的欢欣立即充满了方茂的身心，一切的疑问都仿佛化为乌有；一切的知识都仿佛已经获得，却又仿佛全部失去！环绕着他的层层血光在转眼间重新化为淡黄，而在那明亮的淡黄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淡淡的光芒笼罩上方茂的全身——刹那间原本无边无际的暗淡血海如潮水一般消退一净，整个天地间一片柔和的光明，方茂面露安详注视着自己的老友，在那熟悉的形象里、在汗水浸湿的发梢边，一丝凝固的光华散发着诡异闪光——赵烟侠手中射出的脉冲能量就在眼前！方茂的心中充盈着无法言表的喜悦，他的头顶上一团柔和的蓝光中，极乐果宁静地漂浮着，这是最终极的归宿，他就要解脱了！

第七章　虐　杀

一切都归于了静寂，整个地下大厅在各种光芒的照耀下显得光怪陆离，原来还是一片空旷的空间，现在已经被各种复杂的设备占去了将近三分之二的地方，而剩下的靠近边缘的空场边，一圈 VR 传感仪在巨大能量的支持下形成了一个半圆型的 VR 感应场，现在这个感应场中除了一具倒伏在地上的、毫无生气的躯体和他身边的能量枪外空无一物；在他对面的圆形大厅的正中央，在一大堆极乐树成分居多的设备上面，一个充满着极乐树悬

浮感应溶剂的圆柱型容器里，赤身裸体的方茂悬浮在其中一动不动。在这个容器的更上面，在一组巨大的光导IO接口的包围下，极乐果静静地悬浮着，围绕着她的兰色光团已经变得足以笼罩整个大厅；在极乐果后下方的控制台上，于骁勇抬头直视着那团神秘的蓝光，眼中的狂喜已经不可遏制！

早在人类发现极乐树之初，几乎是从极乐树被送进外太空殖民公司的秘密实验室那天起，借助早已安插的间谍，阳光帝国和玫迪联邦就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利用极乐树产品进行军事应用的竞赛。要理解极乐树产品军事运用的全部内涵，对于一个没有足够知识准备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个原理的创始人——已故的菲奈博士——对它的描述则既简单又生动："那不过是一种会思考的杀人机器而已！"

在极乐树出现以前的漫长岁月里，菲奈博士的"会思考的杀人机器"在科幻小说里早就屡见不鲜了，而好战的人类之所以一直没有造出这种机器也不是因为天性上有什么改变，而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的思维与机器运算的结合问题。以往任何形式的尝试中，效果越好，试验者的神经崩溃得就越快。毕竟人类的大脑里除了科学家眼里的那些光神经反馈外，还有太多即使是最冷峻的心理学家都不敢正视的本能和欲望，而一旦将这些非理性的思维光量子化为机器运算的一部分时，无法克制的狂乱就成了受试者的永恒归宿。

极乐树的出现不知道是上天对人类的恩宠还是惩罚，人类立即体会到，这如同凝固的光辉般圣洁的极乐树，

可以成为人类肉体之外的一种几乎可以与天使媲美的、似乎永远不会衰竭的第二躯体！人类的光量子化思维可以不受约束地长久存在于极乐树中，而不用担心被极乐树隔离开的那些冰冷死板的机器对人类脆弱的大脑神经产生不可挽回的损害。极乐树神奇的信息自主过滤能力，为人机结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捷径，经过简单逻辑编程的极乐树部件就能不知疲倦地处理来自各个方面的复杂信息自动分类检索，对基本事件做出反应，而将诸如关联、信息增殖这样的非逻辑处理交给得以绕开那些低级信息困扰的人脑。于是一个属于人类的崭新的生活方式和杀戮方式近在眼前了。当然简单的模型建立起来十分容易，但实际的运用就远没有那么简便了。

起始于菲奈博士的极乐树秘密人体实验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难题，一向稳定如钻石结晶的极乐树在人类思维融合的过程中，总是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种在大规模吸收能量和信息的同时向更高的非稳定能态跃迁的趋向。这种反应几乎违背了一切人类已知的物质变化规律，而表现出极大的生物特征，至今仍争论不休的极乐树生物属性有无问题就源发于此。不过这种莫名其妙的特点却有着一种十分诱人的结果，那就是达到非稳定能态的极乐树，能如同功率倍增器一样几十成百倍地提高受试人的大脑思维能力，并能使其意识凝聚力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这对于菲奈博士的那个“杀人机器”来说可是再好不过了。于是很快，极乐树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成了寻找激发并长久保持极乐树跃迁至非稳定能态的条件。这种研究马上就有了初步结

果，实际上极乐树的发现者——那两个可怜的VR机器人操作手——已经向人类揭示了其中窍钥：那就是必须以一个人的思维和生命为代价，使其全部的生命和能量都聚集在极乐树上，才可能将结晶般稳定的极乐树极化！而要保持这种极化不在短时间内消退，则需要定期不断地重复上面的过程，只有这样，极化了的极乐树才可能为菲奈博士们提供足够的实验时间和可能！

这种过程从被发现的那天起，至今一直没有间断地重复着，每一个参与其间的“科学家”无论出于什么个人目的，面对着日复一日迈进极化室就再不见出来的“催化剂”们，能给自己找到的心理平衡方式无外乎毒品和变态。那种以“一切为了科学”的名义进行着有计划地屠杀的人们，挂在口头上的“科学”幌子与其说是在欺骗别人，倒不如说是在麻醉自己！到后来，随着实验的深入，能符合条件的“催化剂”越来越难以找到，而长期处于心理扭曲和毒品麻醉下的那些早期秘密研究的工作人员，就被狂热的后来者毫不犹豫地推上了“代用品”的位置，而菲奈博士就是他们当中的第一个！虽然经过长期毒品麻醉和心理畸变，这些人在“功效”上远不如正常的“催化剂”，但他们对极乐树本身的了解却给了试验以崭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终于，在两百余年的秘密研究中，数以几十万计的工作人员和“催化剂”们永沉黑暗地狱的号哭的灵魂，铸就了阳光帝国在极乐树研究和应用方面领先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地位。从而使得资源相对贫乏的阳光帝国在疆土和人口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依然可以依靠发达的极乐树及其周边工业而雄踞

星际联盟之首！而这种以对同类的无情牺牲换取利益的做法，与当年宇宙开拓时代以人命换疆土的黑暗做法可谓如出一辙，所不同的只是后者远比前者更惨忍也更隐秘而已。

但是，人类在技术上的进步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阳光帝国的成就非但没有削弱其对手的信心，反而刺激起他们更狂热的研究风潮。面对无孔不入的玫迪和星际贸易同盟的间谍，阳光帝国的元老们迫切地感到了在极乐树技术发展上进一步获得统治地位的必要性，因为那将意味着，阳光帝国在人类社会中霸主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岁月里的再延续。

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最先获得极乐果！这个在一般大众中还只是一种飘渺的、神话般的东西，其实早在菲奈博士时代就得到了确认。通过“催化剂”极化的极乐树在受控运行时，作为激发物进入光量子化状态的“催化剂”的思维依然存留在其中，一般情况下它们会按照各自生活经历的不同，而在极化的极乐树中营造一个完全自我化的幻境。虽然通过 VR 转换，后来的操纵者完全可以介入这些幻境中将这些可怜的灵魂彻底摧毁，但随着“催化剂”添加数量的增加和极乐树极化时间的延长，那些原本互不相关的幻境就会神奇地以一种类似感应的方式联结起来，在所有与之联结的 VR 环境中就会有一个难以描述的极乐果的幻影出现。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极化操作者能独自抵御极乐果幻影出现后产生的巨大诱惑，如果一边的检测人员不马上切断光导 IO，那么很快阳光帝国的国立疗养院里就会又多出几个活死人了。

从开始时的幻觉判定，到后来的极乐果真实性确认，菲奈博士耗尽了全部心力。但就在他被推入极化室前，他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却是上呈阳光帝国公民议会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的秘密报告。这报告中只有一句话：

“谁拥有极乐果，谁就拥有一切！”

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菲奈博士的这句最后遗言被广为传播，最终尽人皆知。虽然能够理解这句话真正内涵的人少而又少，但随着极乐树制品在人类社会中使用范围和深度的空前发展，来自民间的对极乐果幻觉的报告的逐年递增成为了“菲奈遗言”的最好佐证。于是，在星际联盟的几个巨头之间、在极乐星的历任总督中、在疯狂的宇宙冒险者心里，极乐果成为了一种财富、荣耀、血腥和事端的代名词。

而今天，在火星地下城的最深处，沐浴在极乐果越来越强的辉光下，于骁勇品味着“菲奈遗言”，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经历了太多的谎言和欺骗，葬送了无数的生命才赢得的极乐果现在就要进入极化了。虽然在内心深处，于骁勇从来没有对那些毁在别人或自己手里的生命有过丝毫怜悯：

“那都不过是些弱智者！要在这世界上生存是很需要才智的，既然他们那么低能，那么除了给我这样的人做做工具外，就没有资格生存下去。”

但是，当他一个人独自面对着这个全然超然于人类已知范围之外的神秘物质，而周围只有一群除了只知道服从命令外连人话都不会说的生化机器人，一种前所未

有的孤独和恐惧拥塞住了于骁勇的心！在过去的生存奋斗中，于骁勇早已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朋友”的存在，但在此时此地他倒真希望有一个朋友在身边可以依靠一下，或者哪怕是一个有口活气的人也好。实际上于骁勇心中最大的隐痛，就是他从来不敢独自面对这个世界。而这也恐怕是他不信任任何人、又最痛恨胆敢嘲讽他为懦夫的人的原因所在了。

现在这样的人中又有两个快要完蛋了！

望着开始在地上扭动的赵烟侠的躯体，于骁勇感到了一种长久没有体验过的兴奋感，自从离开阳光缉私队后已经很少有机会体验这种快感了。

于骁勇系好感应椅上的安全带，将一个特大号的极乐树感应头盔扣在自己头上，向一边待命的生化机器人发出了命令。

刚才还是一片静寂的大厅立即被一种低沉的低频噪声震撼所充斥，包围着极乐果的那些光导 IO 端口在一瞬间同时迸发出耀眼的淡蓝光芒，与极乐果中散发出来的、已经转为清白色的辉光融为一体。立时，大厅中的各种设备上安装的极乐树部件同时如同节庆的烟火般闪出五颜六色的光华，各种全息显像仪上不同的形象和参数也开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翻转——极乐果进入极化了。

* * * * * * * *

“这就是天堂吗？还是地狱?!”

已经感觉不到躯体的存在和环境变化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方茂以一种绝对超然的心情注视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感受着自我之外缓慢流淌着的某种存在。仿佛过了很久，又仿佛只是一个瞬间，方茂的思维中出现了“时间”这个名词。这名词与那种缓慢的流淌相互对应，但又很模糊，全然没有刚才感觉中那么清晰。在那缓慢的流动和宁然不动的心灵之外，无数的景象和人物如同风中落叶一样随生随灭，而在淡黄色世界里曾经让方茂追逐不休的那种俯视自己的声音，现在已经越来越与失去了一切感知的心灵融合为一，一种不曾体验过的清明让方茂有了一丝“永恒”的感受……

于骁勇的眼前是汹涌翻滚的光的波涛，从极乐树传感器中传递到他大脑中的每一种信息都有条不紊地在增加着速率，而由生化机器人按经过百余年经验设计出来的监控程序，则在 VR 环境的背后密切地注释着于骁勇大脑的负荷，并随时调节着光导 IO 中的流量，以确保其不会因为信息输入过载而崩溃。

望着逐渐清晰起来的 VR 空间和正在形成质感的肢体，于骁勇对没有人能够欣赏自己的杰作而感到些许遗憾，虽然从一开始他就将与他人分享极乐果的可能性降低为零，但是利用极乐树做钓饵引方茂上钩，通过艾尔森与赵烟侠的关系守株待兔，再以积累了两百余年的“催化剂”激励经验，将方茂和赵烟侠诱入与真实环境相融合的 VR 环境，靠极乐树部件植入控制赵烟侠的情绪，借以对浸泡在极乐树悬浮传感剂中的方茂产生相互残杀的幻觉，最终借助方茂久经训练的意志力一举将极乐果

推向极化……这环环相扣的周密计划和完美的实施，除了他于骁勇还有谁能做得到甚至想得到呢?!

虽然菲奈博士的遗言如同福音一样动听，但这毕竟是人类第一次真正面对极乐果！一旦极化完成，极乐果对于操纵者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还是一个问题，胜利近在眼前的于骁勇可没有傻到自己去冒险的地步，方茂那脱离了身躯的思维不还存在于极乐果之中吗！只要控制住他做自己的替身，再加上那个半死的赵烟侠可以随时拿来做新的催化剂，他于骁勇就照样可以安全无误地将极乐果控制在自己手里，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计划啊！

VR环境那特有的浅兰色基调如同一层空朦的帷幔温柔地覆盖着她胸怀中的一切，在这无边的空朦中，一团柔软的淡黄光团轻缓地飘荡着。在这个光团里，一个酷似方茂的形象以一种婴儿的姿态蜷缩着，脸上是一丝似笑非笑的安详。

从远处传来由远而近的呼啸，在那团光团对面的空朦中一点奇亮的光斑撕裂了原来的宁静，周身披挂的于骁勇从一闪即逝的光斑中跳跃而出，凌空飞翔在包裹着方茂的光团跟前。

望着眼前聚合不散的淡黄光团，于骁勇在一瞬间的心情十分复杂。虽然他打心眼里看不起像方茂这样脑子里仿佛只有一根筋、可以为了什么虚幻的原则不顾一切的愚人，但是看着这与方茂的思维同步的聚合光团，于骁勇也不得不承认在心灵上方茂的确不同一般。

靠着积累了两百余年的经验和亲身体验，对于被吸入极化后的极乐树的“催化剂”思维状态，于骁勇有着

比较丰富的知识。仅从思维光团的色彩和聚合状态就可以判定出这个“催化剂”的意志力是否坚固，而一旦进入与其思维同步的光团，那么“催化剂”作为一个人的心灵中的一切隐秘都会在观察者的眼前暴露无遗。

在极乐树的极化环境中，“催化剂”已经完全失去了现实生活中的自我防范意识，而是以一种完全自我化的方式在自己的能量允许范围内营造着完全属于自我的空间。在这里他的思维就是“上帝”，因此内心深处的隐私和秘密都会像决堤的洪水一般表现得淋漓尽致，于是在现实中越软弱、越容易受外界影响的灵魂，在这里就会越尽力膨胀自己的能量范围，以容纳那些长久以来存在于心底深处的欲望。

但是这也就给了后来的操纵者以窥探他人内心的极好机会，而如果这个操作者出于什么目的介入其间，那么就可以在一切弱点尽在眼前的条件下，毫不费力地将这个“催化剂”的灵魂彻底毁灭！

这是一种真正的、没有丝毫血腥的杀戮！是真正意义上的形神具灭！眼看着那个可怜的灵魂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辗转哀号，为自己的痛处被无情的挞伐而不断地折磨自己，会给正常人的心灵带来无法想象的冲击，却也能给某些变态的心灵带来前所未有的快感，这种快感与单纯的窥探他人隐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于骁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自从他学会了在极乐树极化状态下操纵“催化剂”的思维后，简单地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立时在其心目中失去了往日的地位——肉体的消亡不能改变人的思想，相反还有可能使他在日后心灵

不得安宁。而一个灵魂都被撕扯成碎片的“催化剂”对于他于骁勇来说，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因此，已经有很长时间，于骁勇不再乐于观赏那些像赵烟侠那样在“驯化椅”上疯狂扭动的身躯，而更多地沉迷于极乐树的极化环境中了。而今天，面对让自己名声扫地的老对手方茂的思维，尽管其聚合程度所代表的坚定性是于骁勇所从没有见到过的，但凭借以往无数次的灵魂杀戮的经验，于骁勇对于将方茂在灵魂上彻底撕碎有着一股不可遏止的欲望——

“方茂！我倒要看看你的内心深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第八章　合　一

仿佛是为了应和方茂的内心世界，在几乎没有尽头的缓慢流动中，一种来自四面八方的探索和触摸就像是背景中极易让人忽略的噪音一样渗透到方茂完全内敛的感知中。这种探索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出现的，虽然在方茂的内心深处涌动着的千百种意念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在趋向最彻底的解脱的暗示下，迅速地膨胀起来，并在最初的时刻使方茂的意识为之飘摇。但是经历无数次严格训练造就的自我控制也如同条件反射一般随之而来，以各种不假思索的方式试图消除心灵中的驿动。这种消除和生长的拉锯战本身就从开始时引起了归向沉寂的方茂的心灵的厌倦，当意识中各种随生随灭的念头与遏止这些念头的念头一并混战时，那在不久前让方茂追寻不

已的那种俯视的感受终于开始逐渐地占了上风。也就在这个时刻，那种完全不同于任何方茂的感知中曾经体验过的探索和触摸，开始了与方茂心灵的交流。

这种交流与其说是两个思维个体间的信息互换，倒不如说是一边倒的单向扫描。在方茂那已经越来越澄明的自我感受中，对于这若即若离的探索全然没有头绪，而从方茂的思维中对这种探索所做出的反应也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对应的、可以理解的回应。于是一种半被动式的休眠使得方茂的思维一直处于混沌的状态，只是听任那种莫名的俯视意识与外在的触摸进行着毫无结果的一问一答式的相互交流。

于骁勇面对的就是这时方茂的光量子态思维，应该说在揣度他人心理的本领上，于骁勇能在各种权利风浪和宦海沉浮中屹立不倒直到今天，就足以说明他在这个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但是，人心唯危、人心难测！这些甚至在千余年前就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理论，虽然早已陈腐得一塌糊涂，但在宇宙间人类的绝对数量正在向着千亿数量级迈进的今天，却依然保持着“绝对真理”的地位。而于骁勇这样久经战阵的官场和黑道高手，对于人心这种东西的信任程度就更是比之一般人还要低下了。

*　*　*　*　*　*　*　*

对于一个试图介入他人光量子化思维的人来说，在技术许可的情况下一般都有三种方法可以选择。第一种是最简单、但也是最危险的；那就是将自己的思维不加任何保护地通过光导 IO 输入被操纵者的思维世界中。这

种办法所获得的精神体验是最彻底的，但到底最后是谁控制谁，那就要看操纵者与被操纵者间哪个意志更稳定、更能经受幻觉的诱惑了；第二种则是一种变向的刺激方式，操纵者借助极乐树之类的光量子载体来承载自己和被操纵者的思维，并在窥视中以幕后黑手的方式左右那个可怜的被操纵者思维幻觉中的变化和发展，当然这种做法较高的安全性和较差的可感受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却也不是绝对安全，毕竟处于极乐树中的思维并不是完全封闭的，一旦操纵者的思维陷入混沌，那最后倒霉的就不仅仅是被操纵者了；于是就有了第三种，也就是最安全的方式——完全旁观式的操纵者，以事先编制好的介入方案来操纵他人的思维，而操纵者自己则像是一个从陈旧的沙发上长出的蘑菇一样，可以轻松愉快地在 VR 三维显示器上满足自己的窥视癖。

于骁勇是不会采用第一种方式的，前所未见的思维状态显然使本来就对方茂十分忌惮的于骁勇吃惊不已，从来不认为自己应该冲锋在前的人总可以给自己找到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更何况现在也不会有人来为此耻笑他。当然第三种方式对于于骁勇渴望满足的窥视和杀戮欲望来说又太低级了，于是，在做好了自认为万无一失的安排以后，于骁勇的思维在各种程序和生化机器人的保护下，以光量子态进入了极化后的极乐果。

* * * * * * * *

观望着方茂几乎没有波动的思维之球，飞翔其上的于骁勇十分慎重地观察着各种数据，并不急于开始介入。随着他的手指在空朦的背景下轻微的点动，一幅幅从方

茂思维中传来的能量参数化不断波动着的图形飘散在于骁勇的周围，各种读数以让人眼晕的速度飞快地掠过脑际，通过精心编排的极乐树部件汇集在于骁勇的头脑里——一切正常，只是有一种难以解释的思维波动存在于极乐果与方茂近乎沉寂的思维之间。

一阵难以克制的畏缩情绪涌上了于骁勇的心头，毕竟这是人类第一次极化极乐果，万一……

但是眼看着方茂思维之球中那安详如清晨的阳光般的面容，刚才的一丝畏缩立即让位于不可遏止的冲动——要打碎他、蹂躏他、折磨他的冲动！

于骁勇挥手驱散了飘荡在他周围的各种数据图表，一股青黑色的光幕立即从头到脚将其包裹起来，在方茂那柔软的思维之球上方形成了一个不断旋转变化的深色卵型。这卵型边转边接近方茂，最后，当承载着于骁勇思维的青黑色光团在极乐果的空朦背景下因为急速的旋转而呈现出一种微微闪烁着光芒的尖锥摸样时，随着一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尖利呼啸，于骁勇如同一柄青黑色的匕首，直直地刺进了方茂的思维之中！

原本浑然一体的淡黄光团在致命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但仅在一眨眼间，破裂的碎片下迸发出意志的激流将闯入者紧紧地裹住，而那些碎片则在本能的驱使下化为锯齿状的光芒拱卫在猛醒的思维之光的周围——方茂原来已经几乎消失的感知，在巨大的外在刺激下已经完全恢复，那原先正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的漫无目的的探索和交流，已经在刚才的刺激下变得似有似无，而致命的入侵者也在这时被炽热的意志之火化为灰烬。一道强烈的

恐惧和不安的浊流冲过方茂的心灵——侵入者如此简单地被消灭显然与其入侵的能量不相符合。但是感知范围以内的一切却又在迅速地恢复平静，只有原本给了方茂最深印象的流动感现在却一变而成了湍急的逆流，将方茂还不曾从剧烈冲击下恢复的思维强行裹挟着奔向时间之河的上游，在那里有着方茂从不想示人的痛苦和绝望……

*　*　*　*　*　*　*　*

赵烟侠感到一阵刺骨的巨痛几乎贯穿了自己的大脑，听觉和感知都仿佛失去，而嘴里的苦涩味道却让他在肢体刚刚开始恢复活动能力的时候很不雅观地做出了一种只能称之为干呕的动作来。

“方茂那家伙要是看到这景象一定会笑死的。”赵烟侠一边摇摇晃晃地从地上往起爬，一边甩着头无可奈何地想着。一种异样的感觉在无意间渗透到赵烟侠的意识里，他抬手撸了一下汗水湿透的额角，但猛然整个人都仿佛一时僵硬了——麻木的手指尖端触摸到的是一根纤细的、从外向里植入的玩意儿，手指上的感觉已经明确地告诉他，这是一个相当小巧的极乐树部件植入器。至于它的功能，环绕着他的那些大得出了圈的 VR 传感仪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赵烟侠的心中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沮丧和愤怒，刚才 VR 环境中的一瞬间依然清晰地驻留在他的脑海里。望着面前仍然随着能量输出的大小变化而闪烁光芒的半圆型 VR 感应场，赵烟侠心头一阵驿动：现在所看到和感觉到的不会是另一个 VR 环境吧?!

“应该不会！”刚才在 VR 里从方茂的手中击出而最终打在自己头上的蓝色闪电所打击的部位正是现在自己手指所触摸的地方。看来是那只老猫在致命的时刻首先意识到了这场骗局的本质，并用最后的力量给赵烟侠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十分微小的机会！

赵烟侠翻身坐到光洁的地面上，运力在手，随着一声无法抑制的号叫和撕裂的巨痛，那个植入器和连带的传感丝网被从赵烟侠那湿漉漉的头皮上带着几缕血丝和头发拽落在面前，看着这一小堆污秽的仪器和静卧在一旁的能量枪，赵烟侠心想：“是刚才 VR 中方茂的最后一击使这个东西失去了功效，而于骁勇既然不在眼前，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方茂恐怕还没有‘死’！更因此于骁勇也就不知道他赵烟侠已经不再受控于他了！”

这恐怕是最后的机会了！

付诸行动的赵烟侠迅速检查了一下能量枪，除了根本没有打开的保险外，脉冲激发器里的能量依然处于绿色状态，看来刚才在 VR 中这件武器只是一个暗示性的道具而已。

挂枪站起的赵烟侠环视四周，一边暗自庆幸这里除了只会按指定程序操作的生化机器人外并没有机器警察存在。至于人，赵烟侠压根都不相信于骁勇会在这个时候让任何非敌手的生物出现在自己身边一公里的范围内，就不用说人了。

“那个家伙大概是在别人背后捅刀子捅得太多了，结果总觉得自己背后也有把刀子！”赵烟侠一边在脑中闪过这样的念头，一边小心从两个巨大的 VR 传感仪中间挤出

来，使整个地下大厅的全貌展现在自己面前——方茂那没有任何生气的赤裸躯体让他感到一阵心悸。

但愿他的思维能比他现在的身体更有活力一点！赵烟侠心中祈祷着。

赵烟侠谨慎地走上大厅中央的控制台，在生化机器人和极乐树部件的环绕下，安静地半躺在架空的控制平台中央的于骁勇出现在他的面前……

*　*　*　*　*　*　*　*

"真见鬼了！"于骁勇一边暗自嘀咕着一边对着面前漂浮着的那些感官刺激输出图表运气。从他侵入方茂的思维开始到现在，无论是心理暗示、外来思维植入还是直接将自己的思维作为多重分裂人格的诱因进行思维"爆破"，虽然各种方法都能不同程度上将方茂的思维打入紊乱的状态，但是结果却都是被方茂那虽然并不强大但十分坚韧的意志和自我剖析所粉碎，而使得那团思维之光更加晶莹剔透。

更让于骁勇感到烦躁不安的是，来自安全系统的警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极乐果与方茂思维之间存在的那种思维波动已经越来越有序化，并已达到一个相当水平的能级，显然再继续逗留在极化了的极乐果里并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了。于骁勇极端不甘心地盯视了一眼面前漂浮着的方茂的思维光团，为自己第一次没有能够体验到绞杀灵魂的快感而懊丧不已。

"就是走也不能留着这个祸根！"于骁勇一边启动退出光量子化的程序，一边开始了对方茂灵魂的真正屠杀。

很快眼前一直柔和的思维光团开始剧烈地扭曲起来，于骁勇的耳畔响起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号叫——通过极乐果的媒介，于骁勇正在以冷酷的准确性逐一地扼杀着方茂思维感知中的各个部分：视觉、听觉、感觉、嗅觉、味觉……最后就是那思维光团的本体——思想的毁灭。

本来于骁勇完全可以在一瞬间完成这个全过程，但他绝对没有让方茂安详而无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愿望，相反的是方茂灵魂深处每一种感知被扼杀时所产生的恐惧、绝望和挣扎都会使即将离开的于骁勇感到莫大的快感——虽然我征服不了你，但我可以毁灭你！

当最后一种感知远离方茂的灵魂而去时，刚才还晶莹光亮的思维光团立时变得暗淡下来，如同一团败絮飘荡在极乐果的空朦中，于骁勇冷笑着静等退出程序的完成，心中无意识地想着：是不是太性急了？安全系统的警告好像不那么频繁了……

正思想间，却猛然发现周围空朦的背景似乎远比刚才暗淡了许多，从淡蓝色转为一种越来越凝重的暗灰色，而在这灰色背景后面，一种隐约的轰鸣正在逐渐由远而近！一阵极度的恐慌袭上于骁勇的心头：看来极乐果的极化已经不稳定了！本能地于骁勇挥手点中眼前的一个图表，瞬间图表化为一个三维全息图像。

图像显示着地下大厅的一个部分，在那个部分的中央是——空无一人！

彻骨的寒意掠过于骁勇的意识，耳畔响起的一句清晰的话语更是让他陷入彻底的绝望：

“顾问大人是在找我吗？”赵烟侠那特有的嘲讽语气

比任何时候等更让于骁勇胆寒——“怎么可能，赵烟侠怎么可能从 VR 中逃脱出来?!”于骁勇一贯良好的感觉这时已经消失得没了踪影，一时间各种脱身的想法涌上心头，但一向的灵牙俐齿现在却只说出了一个字：“你……!”

“对，就是我!”赵烟侠显然没有更多废话的兴趣。

“既然顾问大人如此喜欢 VR，那又何妨多玩片刻呢?!”话音未落，一幅令于骁勇魂飞魄散的画面出现在他面向：控制着于骁勇光量子化输出的操纵指针被一下推到最顶点，环绕着于骁勇躯体的极乐树部件同时放射出瑰丽的色彩，在一道强烈的弧光过后，被生化机器人环侍着的操纵椅上已经是空无一物——于骁勇在极乐果里的身躯一阵巨变，他再也回不到自己的躯体中去了!

被打入绝望深渊的于骁勇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只是一味地在极乐果中辗转哀号，各种形象和场景从他那已经完全不受控制的心灵里迸发出来，又迅速毁灭。就在他快要进入无法自拔的自虐陷阱里时，一股越来越强的轰鸣将他的视线无意识地引向刚才他杀戮的目标，方茂那已经没有生气的灵魂现在竟然又开始闪烁出一点耀眼的光芒，这光芒随着越来越近的极乐果内的轰鸣上下起伏着，仿佛以与极乐果融为一体。

“方茂，这个有九条命的老猫!”于骁勇的眼前浮现出漂浮在极乐树悬浮制剂里的方茂的躯体，“我要用他的身体!!”随着一声凄厉的尖啸，于骁勇的灵魂整个地冲入了方茂那团时明时灭的光团之中，同时极化了的极乐果内空朦的背景立时被一场思维的风暴所取代，在这无

边无际的风暴眼中方茂和于骁勇的灵魂纠缠在一起，在思维的波峰浪谷里上下颠簸……

通过三维监视器看到这一切的赵烟侠也被眼前发生的事情震惊得有点不知所措，将于骁勇连同躯体一起光量子化实在不过是他一时冲动之举，当他刚搞清楚控制台的操作步骤时，就目睹了方茂在于骁勇的一连串攻击下直奔形神俱灭而去的景象。狂怒之后才发现方茂并没有灭亡，而与于骁勇纠缠在一起显然对方茂和试图引导他回归躯体的赵烟侠十分不利。眼看着头顶上方辉光已经变成紫色的极乐果，赵烟侠心想只有马上让这个什么极乐果停下来看来才有办法。想着就立即向控制台右方联结着极化器的光导 IO 端口控制台奔去，但就在赵烟侠的手刚摸到控制键盘的刹那，一股强烈的定向能量风暴夹带着地下大厅古老的外壁碎片席卷了大厅中的这个区域，赵烟侠被能量的乱流裹挟着从控制台上直跌出去，在大厅边缘上一组机柜的电缆线路里停了下来。

当赵烟侠终于从凌乱的线头里拔出枪和腿时，眼前出现的是在一轮粉红光环笼罩下的一辆双足战车，战车凌空耸立在赵烟侠与控制台之间，肩头的聚能粒子炮上闪烁着脉冲激发的光芒，一旁的坐舱里是一个赵烟侠十分熟悉的身影——“老赵，就要彻底极化的极乐果怎么能轻易停止呢?!”艾尔森那按捺不住欣喜的声音回响在大厅的空间里，“你能从于骁勇的死亡游戏里逃出来可真是不简单，可惜极乐果只有一个，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这是生意！只怪你老赵的命不好！”艾尔森沾沾自喜地玩味着自己的用词，一边将已经自动瞄准的粒子炮再次确

认了一遍，望着拎着手提能量枪、脸上充满愤怒和绝望的赵烟侠，说道："祝你在天堂过得愉快！"

话音未落，一道惨白的光芒伴随着轰鸣笼罩住了整个地下大厅……

第九章　死　生

长久以来，在太阳系空间传输管理局里，就一直流传着一个关于某一天火星重力场发生畸变扭曲的传说。虽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几近于零，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太阳系空间传输管理局火星分局的人们就已经变得越来越忌讳重力场畸变这个话题了。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当一颗行星的重力场范围内聚集了如此众多的场共振提炼炉，而几乎每秒钟都有一艘来自外太空的虫跳飞船从超空间以十分"温柔"的磁场冲击闯入时，恐怕没有人会怀疑那些正在协调监控着这个行星系统中全部磁场变化的人们是这个银河中神经最坚强的一群人！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火星系统的空间传输管理局的服务态度之差也是全银河闻名的。

如果只是来往的超空间跳跃飞船的领航员们受点鸟气倒也罢了，要命的是自从超空间信息传输技术发明以来，由于其基本技术与超太空跃迁原理基本一致，结果造成星系之间的信息传输被空间传输管理局一手包办的局面，虽然在长达数百年变迁中，其它星系和星球的超空间信息传输早已在垄断与多家竞争的两极摇摆了多次，但火星由于其特殊的环境背景——位于阳光帝国的腹地、

且又是银河系最大的物资与信息集散地——从而造成了空间传输管理局这个老爷衙门在阳光帝国政府的卵翼保护下始终没有竞争对手的局面。

垄断有好处也有坏处，就看对谁而言了。单就信息的超空间传输来说，阳光帝国借助建立在火星上的监听站和信息过滤处理机构就已经可以说是所获不匪了。要是没有空间传输管理局火星分局的“大力协助”，要长久地获得这样的好处显然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因此阳光帝国政府在资助和宽容方面都给予了相当的回报。

当然，合作也并不总是愉快的。来自银河各个角落的冒险家们在超空间信息的传输加密上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如果一旦被谁抓住了那只不断伸进别人裤裆里的小黑手，那么火星分局和阳光帝国的面上都不会怎么光彩，甚至还会引起什么星际纠纷也说不定。所以，随时监控每一个主要的光导 IO 端口并予以关闭或打开就成了火星分局日常最繁重的工作。

这项任务是十分乏味的，除了在必要的时候关闭或开启一些特定的 IO 端口外，就是整天在那里呆看着无数的信息封包在面前传进传出。虽然明知道有无数的个人隐秘正从眼前流过，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只要愿意就可以看个痛快（因为根本就没有加密，虽然早在一千多年前人类的始祖就已经意识到了信息传递过程中安全体系的重要性，但要让一个普通人在他每一天的日常事务中时刻牢记安全第一的概念，看来还是需要再经历几个一千年才行），但是似乎从开始有系统管理员这个名词以来，那些拥有随意观看他人信息权利的人们就都不愿意

去真的将这个权利经常地付诸实施。隐私虽然诱人，但偷窥者也很容易被信息的潮水彻底吞没。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在漫长而乏味的信息流监控中偶尔也会出现个把惊险刺激局面，比如说今天，当负责中央航天港第 4683 分区的管理员因为十分令人费解的漫长等待而暂停了在 VR 中的 20 世纪古典爱情历险游戏，从 VR 中退出后正准备伸手到传输端口中拿这一天的第八杯注能天然生物饮料时，一旁的全息监控显示器上那高得可怕的读数让他着实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一边手忙脚乱地从 VR 躺椅上往起爬，一边奇怪怎么超空间信息流量超标几乎一倍而自动监控系统竟然没有报警？

而等他终于来到操纵台前戴上操纵 VR 头盔时，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整个航天港的超空间信息传输和普通光导通道里一片洪流，全部的通道都被来自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信息充塞，而新的信息还在不停地从各个超空间传输干道上蜂拥而来——所有的监控设备全都失灵！

“难怪那个以前几乎没什么人光顾的二十世纪爱情历险今天会慢得和蜗牛一样！”

绝望的管理员一边暗自庆幸今天没有进入深度 VR，一边呆呆地望着眼前如狂涛般宣泄的信息向着火星地下城的最深处冲去，而茫然不知所措。他不知道的是，同一时间整个火星几乎三分之二的自动信息系统瘫痪，火星上的 VR 居民发出一片末日来临般的哀号，而这哀号中那些被陷在深度 VR 中无法自拔而几乎快疯了的系统管理员们的哭喊恐怕就更是凄厉了。

其实任何信息系统都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满

负荷”工作，一般控制信息流的交换设备一旦达到其容量的60%就要开始报警了。但是现在，令几乎所有的系统管理专家感到疑惑甚至愤慨的是，当火星上的全部信息传输干道上的流量达到200%时，一向被阳光帝国空间传输管理局引以为傲的火星自动信息流量监控系统竟然无动于衷！为此，在此事过后的一个月内至少有大小不下十四家的信息安全公司因为阳光帝国官吏无处发泄的怨气而成为出气筒，结果只得宣布倒闭，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而这场信息风暴的真正始作俑者到最后也没有谁来追究他们的责任。是的，是他们！那个让所有的监控系统失灵的，正是曾在方茂的飞船上就开始自动探索光导IO端口加密数据结构的极乐果，所不同的只是这时的它已经从一个卵状的晶体化为一团如同有自我意识一样的变形光团，正在火星地下最底层的大厅里大肆吞噬着极乐树部件和光导IO端口，并以令人疯狂的速度分析消化着来自整个人类VR网络的精华与糟粕。当最初的数据加密屏障在极乐果自觉产生的刹那土崩瓦解后，反客为主的极乐果立即开始以几何数量递增的速度接管一切可以接触到的网络环境，并将其中全部的信息纳入自己的处理序列，于是一部分像那个第4683分区的系统管理员一样幸运的低度VR使用者立即感受到了一千多年前他们可怜的祖先经常在那个刚刚初见雏形的网络上总要面临的两难选择：等待，还是断线？看来还是个问题！而那些沉迷于深度VR中各自幻境的人们则无不被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自己头顶上、光辉灿烂的极乐果形象冲击得神魂颠

倒，许多人几乎不加思索地倒地膜拜，并交付出自己全部的思维内涵和处理能力！而极乐果则如同一个贪得无厌的灵魂吸食者一样，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吞噬着 VR 中的个体思维，并把从中获得的每一条信息加以分析引申……于是，沉积在 VR 网络上的、可以上溯到人类网络环境建立之初时所积累下来的各种“网络文物”，或者也可以说是现在已经无人能够理解的“网络幽魂”都被召唤起来，通过各自最短的路由从四面八方向着火星、向着极乐果汇集而来！

这是何等巨大的信息流量啊！至于为什么火星的信息流干道居然能够容纳 200% 的流量而不崩溃，则要感谢阳光帝国与火星分局的“精诚合作”了。当初为了避开来自各个不同目的的监视，阳光帝国出钱而火星分局出力，将原本属于玫迪联邦的超空间磁共振提炼炉的一部分传输通道给秘密地合并到了火星的信息流主干道上，这样通过这条秘密信息通道的任何信息都将无从查起，就是最严格的信息流记费系统里都不可能留下丝毫痕迹，因为那笔巨大的日常开支已经由吞吐量巨大的玫迪联邦的提炼炉群代付了。虽然玫迪从一开始就怀疑有人在他们的提炼炉的传输记费上做了手脚，但面对“又做婆婆又做鬼”的火星分局，玫迪除了认为他们在黑自己的钱外，也没往别的什么地方想。

利用这条无人可以监视的高速信息流网络，阳光帝国政府和军方着实干了不少“好事”，而作为军中“良将”的于骁勇为了充分体会 VR 下整治方赵二人的乐趣，当然没有不利用这条秘密干道的道理。不过，现在的于

骁勇正为怎样重新获得一副身躯而与方茂在极乐果里纠缠得难分彼此，因此也就顾不上什么网络崩溃之类的问题了。

如果说对于这场信息风暴还有什么人会心存感激的话，那就是赵烟侠了！风暴虽然孕育了多时，但爆发的瞬间却是恰到好处。至少赵烟侠一边头晕目旋地满地找那把还没来得及真正用过一次的手提能量枪，一边偷眼打量着右侧大厅岩壁下如同被淘气的孩子丢弃的破旧布娃娃一样斜倒在乱石和破碎设备里的那辆玫迪制“陆战勇士”战车时，心里的确是这么想的——老奸巨滑的艾尔森始终躲在大厅的墙外用能量指数显示器监视着里面三个“傻瓜”的决斗，直到他确认了只剩下了接近崩溃的赵烟侠后才正式跳出来，并一上来就将他从操纵平台上打了下去，而他自己则隔在赵烟侠与操纵平台之间。这是艾尔森认为的最安全做法，但也正是这个选择救了赵烟侠——被最后的障碍即将消灭的喜悦充溢心胸的艾尔森完全无视了背后那正在发生巨变的极乐果，而控制着聚能粒子炮的极乐树部件上激发出的些微能量泄露，则给了跳出藩篱的极乐果第一批可口的“食粮”！当赵烟侠眼看着“陆战勇士”身后上方的极乐果一瞬间无声地爆裂开来，从迸发的光团中伸出无数的光的触手，其中一条扑面而来的时候，心中真不知是喜是忧。随着身形与裹挟着他的巨大能量爆发一起飞升出来的感想却是一句十分可笑的话：“人活着可真不容易啊！”

* * * * * * * *

活着或是死去对于现在的方茂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

义了。当于骁勇最终开始他的灵魂杀戮后，随着每一种感知的失去，方茂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彻底孤独、被封锁在永恒的黑暗和无声、无嗅、无任何感受的牢笼中的巨大恐惧！这恐惧最彻底地将他一直以来建立起来的自信完全压碎，当最后一种感知消失的瞬间，方茂的整个自我意识就只剩下了一声永远无法喊出的惨叫……

黑暗无边、痛苦无边！但在几乎是绝对的黑暗和痛苦中，一种低微但十分顽强的存在开始浮出头来：既然感知已经失去，那么黑暗从何而来?！既然肉体和灵魂都已经溃散，痛苦又从何感受?！！没有人能回答，方茂也不能，因为方茂已经不是方茂！

那个伴随了方茂一生的自我意识终于停止了它数十年不停不休的辗转颠倒，一切被这个自我意识压抑着的潜意识终于不受任何遏止地泛滥开来，在“方茂”这个自我意识周围荡漾开来，互相搀杂着形成一片混沌。而“方茂”这个越来越微弱的自我意识则在这片混沌的海洋中无可挽回地沉沦下去……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来自遥远得不能再遥远的声音和接触开始与那随着“方茂”一起沉沦的存在交流起来，并对那“方茂”已经无法回答的问题做出各种的回答——没有一种回答是正确的，但现在答案的正确与否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问题依然没有被放弃，而回答也依然在继续！包围着“方茂”的那无边的混沌之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变得似明似暗，而那刚才还无边的痛苦也被一种全然无我的安详所取代——“方茂”再一次感到了那生命中最根本的搏动，这

搏动是“他”还十分年幼时在某一颗荒凉星球上，通过另一个生命感受到的。

为了重新获得这种感受，“他”曾经追寻过很久，但最终没有成功。这感受据说是始终存在于每一个生命体内的，但这感受是如此的微弱，以至于没有几个生命能确切地感觉到它。那无内无外、无始无终、与天地同在的感受是如此的具有吸引力，一旦“方茂”捕捉到了一丝一毫，就不由得将全部投入进去，在那里方茂——对！方茂终于又成为了方茂——感受到了一片永恒的光明和搏动，直到另一个思维强行闯入为止。

那生命的闯入带来了纷争，更带来了整个世界的爆发！

* * * * * * * *

于骁勇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目的单纯过，“得到方茂的身体！”这已经成了压倒一切的要务，什么危险、失败都不再成为理由。

“原来进入一个人的思想竟可以如此简单。”望着端然静坐的方茂，于骁勇已经无暇思考为什么已经不再稳定的极乐果居然还没有恢复常态？周围的环境为什么越来越混乱？那远处隐隐的轰鸣究竟是什么？

“杀死他，我就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思想所及，于骁勇已经化为一道闪电，直刺方茂。但是，明明近在眼前的方茂却又仿佛远隔万里，无论于骁勇如何奔驰，方茂的形象始终都离他只差一步之遥。就在于骁勇终于达到那飘忽不定的形象跟前伸手去抓时，遥远的轰鸣立时化做落地惊雷将他震得头晕眼花。等清醒过来时，方

茂已经消失不见，眼前有的只是四周上下一片混沌——

最初的沉寂仿佛只是惊雷后的幻觉，紧跟着就是一丝微风轻拂丛林的沙沙声，于骁勇茫然而急切的心境在这安详的清风中，也分明为之一爽；但就在他要彻底清醒的刹那，微风扑面已经变成了万木怒号，无数森林巨木随风飘摇，发出愠怒的呼号，于骁勇尚未有所反应，眼前的森林树木已经连根拔起，在狂风的鼓吹下相互撞击积压着直撞过来，惊恐万状的于骁勇想躲都来不及，立时被裹挟进去，在风和乱树中翻滚。

风还在吼叫，树木已经被摧折殆尽，但转瞬间从纷飞的巨木之中又迸发出些须火星，这就像在充满沼气的沼泽里扔进了一粒火种，震天动地的爆裂和炽热的火焰立即吞噬了一切！于骁勇在火海中辗转奔逃，却没有感到丝毫烈焰的纷扰。

烟雾弥漫，大火将天地间的一切都化为灰烬，但灾难似乎远没有结束，火焰的余迹还没有消退，漫天的粉尘沙石就又夹杂着如注豪雨从天而落，于骁勇左右奔突却找不到生路，绝望早已将他完全淹没，当他终于瘫软在泥浆中再也无力站起时，天地间的一切立即一扫而光。被惊得手脚冰凉的于骁勇一再努力，却怎么也看不穿眼前那一片混沌，刚才的幻觉已经使他的感觉麻木，但一种细微的声音却开始顽强地钻进他的耳中——那声音仿佛是低沉婉转的倾诉，又仿佛是缠绵悱恻的歌吟，虽然低迷却又撩人心魄。于骁勇立即沉浸在这声浪之中，不由得涌起万种柔情，待要回头寻觅时，那声浪却已化为厉号，如万人悲哭、无数孤苦齐声呼救，于骁勇耳际立

时被千百战鼓声充塞，心魂不由得要随那激越的鼓声飞扬，分明感到正要征战疆场，拯民于水火，一股豪气直冲斗牛，却也无暇再细想自己以往只逐利益，陷无数生命于死地的经历。那豪气推着于骁勇奋然而起，刹那间无数对手出现在面前又都如潮水般退去，杀伐血光让心底的野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泄，正感畅快淋漓之时，耳畔的呼号已经变为欢呼，千万人拜服于尘埃，无数臣下拥立两侧，一时间宏图大治、生杀给予夺尽在手中，但尔诶我诈、权利倾轧、权谋百变也随之而来，让原本对官场沉浮技巧烂熟于心的于骁勇也感到如身陷洪流、倾覆在即，一时间百感交集却又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为何而来！！

一念及此，耳边声浪、眼前幻景一齐涌来，过去种种行为加诸他人的苦痛也在这时蜂拥而来，使于骁勇感同身受。无数次的逃遁、无数次的折磨终于将于骁勇最后的一点意志力消磨殆尽，疲惫的思想在依然层出不穷的苦难中随波逐流，意识在逐渐模糊中开始飘渺升腾，当最后一丝思维之光闪现在于骁勇那已经暗淡的思维光团里时，他才终于想到了最初闯入的目的：

“方茂在哪儿呢？”

漂浮的思维立即用最后的能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在快要彻底模糊的视线下，于骁勇分明看到了自己正在从方茂的思维中剥离——最后一个致命打击终于要了他的命——刚才，就在刚才！他已经得到了方茂的思维和身躯，但是最终他自己的幻觉又让他非但失去了那思维和身躯，最后连自己的生命之火也随风而逝了！

*　*　*　*　*　*　*　*

望着眼前已经化为轻烟飘散的闯入者，方茂有的只是一丝怜悯。闯入者带来的种种幻觉同样使他经历了一场生死轮回——毕竟这是他的思维，而且那也绝不是一种可以轻易品尝的好滋味。但是在幻觉之潮涌来前就已经占据方茂全部心灵的、那种生命中最原始的冲动，最终拯救了几乎也同样沉迷于幻象的方茂，终于使他得以摆脱幻觉的诱惑而没有和闯入者一起烟消云散。但是如狂涛般汹涌而来的各种知识却以各种方式砸向他已经临近崩溃的思维，得到解脱的极乐果不仅在吞噬信息，也在将这些信息重新排列组合，并立即在已经融合到它体内的那个特殊的生命个体上进行试验，于是当于骁勇还在为自己的幻觉奔走呼号的时候，方茂已经被自己思维中无法控制的越来越快的一问一答搞得几乎疯狂了。当最初的问题和回答还有迹可循时，方茂的思维就已经不堪重负，而当信息的涌入已经根本无法理解时，极乐果及时地将输入方式调整为单纯的灌输，这才使几乎炸裂的方茂的思维光团熬了过来，但思维活动的维持并没有给方茂带来多少欢欣，无数个不时跳跃在思维中的无法理解的信息使得他完全处于一种半昏迷半冥想的状态，以一种近乎旁观的姿态目睹着于骁勇不断地制造幻象，又不停地在这些幻象中消耗自己那越来越少的能量，最后彻底毁灭的全过程。在被各种信息轰炸得几乎麻木的心灵深处，他分明感觉到了那闯入者的全部绝望，和那个一直左右着他的外在存在，在获得了一个生命走向死亡时的全部信息后的惊人变化——诞生与死亡的呐喊在

一瞬间充满了方茂的世界——极乐果真的活了！

* * * * * * * *

炽热的金属粒子流一时间在空旷的地下大厅中形成了一道不停翻滚旋转的光环，已经控制了整个火星信息传输枢纽的极乐果，在获得并分析了大量的外来人类信息之后，终于发出了它觉醒后的第一声啼哭：来自玫迪联邦各个外太空物质粒子发送站的各种物质粒子在一瞬间摆脱了超空间传输的羁绊，从磁共振冶炼炉中，顺着由极乐果打开的闸门，如惊涛骇浪般冲击着已经分崩离析的火星信息传输干道。

那些在极乐果的幻影下如醉如痴的深度 VR 居民们，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经历了一次人类始祖曾经体验过的创世纪洪水的洗礼。所不同的只是在这场“洪水”中很少有人受到来自肉体的威胁，但在精神上的苦痛则比之祖先有过之而无不及！

赵烟侠和艾尔森则属于那极其有限的几个受到肉体威胁的人。对于身处信息风暴和金属洪水的旋涡中央这件事，直到目前为止这两个人谁都没有感到过丝毫的骄傲，有的只是如何尽快逃生的企图——

艾尔森好不容易才从扭成麻花的战车中爬了出来，在庆幸还有口气之余不得不承认这次做了亏本生意——腿断了一条，显然肋骨也断了几根——现在看来只求能保住老命才是最上策了。

“拉我一把，赵兄！”艾尔森刚一恢复气力，就立即向正在不远处躲避飞溅的金属粒子流而躲闪不已的赵烟侠发出呼救，那呼声之情真意切似乎全然忘了几个小时

前出卖“赵兄”时的精明算计。

“赵兄”的记性显然很好，但在横怒的眼光后面，“逐利游侠”的思维依然没有停止活动：“艾尔森活着绝对比死了有用处！”赵烟侠根本没有死在火星地下城的想法，尽管现在到处都是飞射的金属粒子流，但一定会有生路的！

于是，在猫腰躲过几道金属热浪后，赵烟侠已经来到了艾尔森的背后，用枪顶住了刚要回身的玫迪贸易代表。艾尔森刚要哀求时，已经被赵烟侠半架半拖着直向大厅中央金属浊流最密集的中心奔去。艾尔森先是吓得几乎瘫软，但随后也立即紧跟着一同奋力奔跑：在这种时候最好还是跟着“赵兄”为妙，不然说不定身后的那只能量枪就要发言了。

在大厅的中心，一切反到十分平静。已经化为光团的极乐果几乎占据了整个控制平台的上方，而在下面原来容纳着方茂躯体的那个容器中的极乐树悬浮感应溶剂也已经光化，但方茂的身躯却依然平静地漂浮其间，在光团的笼罩下正显示出一种难以言传的安详和宁静，而在他周围的光团则上下纷飞，如同有着无穷的活力要迸发出来！

赵烟侠拖着艾尔森毫不犹豫地直奔方茂而去，如果说在这个一切都已经失控的环境里，还有什么可以成为扭转形式的关键的话，那就一定在方茂那里了。至于方茂的生死，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自从赵烟侠把于骁勇从肉体上消灭后，如果方茂的那具躯体里没有跑出于骁勇的声音，那么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方茂依然还

活着！

四周的光团越来越亮，赵烟侠和艾尔森仿佛是在光的海洋里跋涉，每前进一步都要费越来越大的气力，当圆柱型容器终于出现在眼前时，艾尔森已经彻底瘫倒，而赵烟侠也几乎筋疲力尽。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喘息，周围呼啸的金属流业已开始凝固成各种奇形怪状的形象，赵烟侠将能量枪的功率调到最大，举枪向面前的容器猛击，瘫在地上的艾尔森心中一阵绝望："老赵看来疯了，这回可是赔到家啦！"

* * * * * * * *

突如其来的袭击打碎了圆柱型容器，也打碎了方茂追随极乐果新生的美梦。当极乐果终于开始自觉后，一直搅扰着方茂大脑的信息轰炸立即戛然而止，人类千百年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已经给了极乐果足够的信息分析储备，而方茂和于骁勇的生死之争正给了它最需要的生命体验，将这种生存与死亡的知识付诸实施马上成为极乐果第一目的，而一直借方茂的思维进行的信息探索显然已经对极乐果失去了意义。方茂顿时感到如释重负般的轻松，整个灵魂仿佛都在一时间化为浮云，全然没有了任何牵挂。而在这种松弛中，极乐果体内从无到有，生死循环的变化给了方茂如醉如痴般的体验，整个世界和方茂都消失了，有的只是千万生灵对生命的放歌，对死亡的赞颂！在生死相依之中，那生命中最根本的东西似乎就在方茂的眼前，伸手可及。方茂奋力追赶着这近在眼前的东西，因为他清晰地感到越来越强的召唤在驱使着周围的一切向上飞升，但追寻本身并没有让方茂感到

焦急，无比的快慰与狂喜充盈了他的身心，而安详与宁静异常和谐地统一在方茂狂喜的心中。在光辉灿烂中方茂清晰地看到自己已经一分为三，右侧的方茂如同愤怒的化身，将看到的一切加以毁灭；左侧的方茂则欢欣非常，不断地从虚空中幻化出种种形象；而中间的方茂则平静地抚育着那些正从诞生走向死亡的形象们！三颗头颅、六条臂膀像舞蹈一般飞舞着，方茂感到自己已经要随着那生与死的礼赞飞升而去，他将自己的灵魂紧紧拥抱在这生与死的舞蹈中，用尽力量要让那飞升缓慢下来——刚刚得到的极乐怎能就此失去！而就在这时，无数光团如狂风下的浮云眨眼间退去，方茂只感到彻骨的失落和茫然立时淹没了自己，从遥远的地方隐隐传来几声关切的询问：

“老猫，醒醒！我们得赶紧逃出去……”

火星地下城经历了数个世纪建筑起来的坚固结构，终于不堪承受极乐果召集而来的巨大能量汇集，开始崩溃了！大块的火星深层岩石夹带着无错位体合金的骨架四散纷飞，整段的板壁凌空飞起，在空中与已经化为胶状的金属热流碰撞着，使整个地下大厅立时化成一片火海。而在这片火海的中央，不再为方茂追寻的思维所羁绊的极乐果立即化为一道光龙，乘着金属热流向上直冲而起。火星上仅有的几个不单纯依赖 VR 网络而可独立运转的非动能生命保障系统立即按照其设计师的意图工作起来，将被极乐果冲垮的结构在零点几秒里隔离出来，于是一条直井在极乐果和不断凝固的各色金属以及岩石

和框架碎片的冲击下，飞快地从火星地下的岩层中直通地表，转眼间就在一道峡谷中形成了一处短暂但威力巨大的“火山喷发”。在火山的当中，极乐果化作一道蓝色光柱直上天际，在这道光柱的周围，肆虐的火星风暴怒吼着将飞溅出来的胶状金属瞬时间吹成各种离奇的形状，又立即抓起来在嶙峋的火星峭壁间将这些还没有来得及彻底冷却的形状摔得粉碎。各种颜色的金属碎屑如同礼花一般绽放在火星暗红色的天宇中，而那极乐果的光柱则没有丝毫停留，以一种旁若无人的姿态，径直穿过火星空间传输控制局设立在火星重力场内的能量传输屏障，和急急赶来刚从超空间跃迁进入火星系统的阳光舰队布下的牵引力场，在火星与太阳的重力场临界点毫不费力地撑起一个虫洞，转瞬间整条光龙消失在一开即闭的虫洞中，而巨大的磁场畸变如狂涛席卷了整个火星的重力场，被极乐果带上太空又被甩在虫洞之外的大小金属凝结物就像激流中的枯叶，无助地相互碰撞着、奔流着……

而同一瞬间，在远离人类世界的银河中心，极乐星同步轨道上停泊着的两艘大肚汉采掘船也体验到了同样的无助和惊慌，不明来路的磁场畸变带来了巨大的能量跃迁和一个晶莹璀璨的光球！仿佛是要响应什么召唤，小小的极乐星上立刻发生多处能量爆发，散布在各处的采掘队几乎同时观察到在视野范围内有几道光柱直冲天际。在同步轨道上，极乐果会合了所有的光柱，以一种巡礼般的姿态开始环绕母星一周，所到之处，光团下的极乐星区域立时发生了一些微小但不容置疑的变化。而

当在轨道上待命的采掘船开始试图接近那个光团时，更大规模的磁场畸变却将那个光团整个吞没，只给极乐星上的人们留下了一个全然不同以往的极乐星——好不容易赶到最近的能量爆发地点的采掘队员看着眼前足以容纳一座城市的巨坑，和坑中从来不曾见过的极乐树形态，惊愕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尾　声

火星的秩序得以恢复花了整整四十个地球日，应急而来的阳光舰队除了在漂浮于火星重力场中的金属凝块中找寻被裹胁的幸存者外，发觉自己实际上无事可做。而来自太阳系各个星球的心理治疗医师们则几乎在开始的十几个地球日里和他们的病人一起崩溃！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大量后续人员的到来，情况也开始迅速好转。人类的创伤自愈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是巨大的，这恐怕也是为什么人类能在无数次的劫难中走过来并继续发展的原因之一。但是，阳光特种突击队的秘密调查员们则全然没有感到任何可以值得欣慰的事情。整个事件的中心竟然是在突击队的火星秘密基地，而突击队的高级战略顾问竟然像被蒸发了一样没了任何踪影。来自阳光帝国政府其它部门的攻奸、新闻界的质询让突击队的头头们焦头烂额。而问题的突破口似乎只能着落在两个幸存者身上，可这两个人却在某些来自玫迪联邦的关系保护下，始终不露面目。怒不可遏的突击队员甚至想干脆动武，但就在要动手的前夕，一道来自玫迪联邦的外交照会却

几乎让阳光帝国政府的高官们差点掉进冰窖——火星空间传输局的秘密信息通道竟然成了引发该次事件的主要环节，而玫迪驻火星的贸易官员竟然还是见证人！于是整装待发的阳光突击队等来的只是一顿莫名其妙的训斥和严禁任何行动的严令，至于事实的真相嘛，现在显然已经没有什么人再关心了。

艾尔森虽然还没有彻底恢复，但发一个外交照会对于他来说也不过就是几次 VR 通话而已。自从阳光舰队的抢救船将他们三个人从被金属凝结物重重包裹的“陆战勇士”中扒出来后，赵烟侠和方茂就与他寸步不离地过了七天。从地球火速赶来的赵烟侠的十几个手下不知用什么方式混过了阳光舰队的封锁，并在一天之内就找到了藏匿在艾尔森秘密堡垒里的方赵二人。其行动之迅捷准确，颇让艾尔森为之气馁了一番。

有了这批生力军，赵烟侠立即成了艾尔森秘密王国里的实际主宰，照料只在刚脱离与极乐果的同步时清醒了一会儿的方茂、组织玫迪的关系网、对抗阳光特种突击队的搜捕……虽然赵烟侠一直没给艾尔森什么好脸色看，但在几十天的“密切”合作中，这两个精明的商人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默契和谅解，毕竟赵烟侠现在急需一个可以安顿家人和部下的地方，而倍受监视之苦的艾尔森也渴望能尽快摆脱极乐果事件给他带来的损失惨重的阴影。

时间就在这错综复杂的局势变幻中飞快地流逝着，通过秘密渠道传来的消息表明，极乐星上发生的变化虽然远没有火星事件的影响巨大，但却对各个拥有极乐星

开采参与权的殖民帝国产生了足以压倒一切的探索欲望，一个由星际联盟出面组织的科学勘探队的成员正从各个殖民帝国急速赶往极乐星。而艾尔森与赵烟侠的证词和艾尔森那些已经死在极乐果爆发中的倒霉手下留下的残缺 VR 记录，也基本平息了玫迪与阳光之间的争吵——阳光与玫迪之间达成了新的一轮秘密交易：玫迪默认火星秘密信息通道的存在，而作为回报阳光让玫迪分享秘密信息通道带来的利益。作为促成这项秘密协议的主要经手人，赵烟侠和艾尔森将分别代表阳光和玫迪协议的实施并直接向其政府汇报。

一切都似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被星际贸易同盟抛弃的赵烟侠利用火星事件的契机和自己对贸易同盟金融体系的了解，借助玫迪联邦中艾尔森的关系，狠狠地教训了贸易同盟一下，将阳光与玫迪通过星际贸易同盟进行的交易一下削减了各近两成。而他自己则左右逢源，与阳光和玫迪政府拉上了关系，将那从贸易同盟手中夺来的市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艾尔森也已经恢复了元气，赵烟侠的“不究既往”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舔自己的伤口，而当赵烟侠一举成为新的财富之源时，艾尔森也不无获利。现在的艾尔森又开始和赵烟侠称兄道弟了，但这其中到底有多少真诚的成分就只有他们两个人自己知道了。

方茂则已经消失！经过处理的 VR 记录中，方茂已经被另一个无名氏所取代，并死在火星地下城的金属洪流中。而方茂自己则根本没有对此发表意见的机会——长时间的昏迷几乎让赵烟侠感到绝望，眼看着自己的老友

成为没有知觉的植物人绝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虽然赵烟侠知道方茂一向憎恶将植物人像饲养牲畜一样圈样在社会福利医院里以供那些所谓的医学试验之用，但是“安乐死”还根本没有进入赵烟侠的思考之列。直到第52个地球日，方茂终于在极乐树部件的刺激下苏醒过来时，艾尔森也不得不佩服赵烟侠的持着和方茂坚强的生命力。

恢复体力的方茂在精神上还根本称不上正常，各种纷繁复杂的知识和词汇不时地从方茂的嘴里冒出来，而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而他居然声称香烟在以前是有毒的，而且是被禁止的、是含有一种叫做“尼古丁”的有害物质的、是古土耳其人首先广泛吸食的等等怪论，也着实让赵烟侠这个老烟枪好笑了多时。但当方茂决意要离开太阳系，去追寻那已经消失的极乐果给他带来的思索时，赵烟侠可是一点都笑不出来了。

“那么，你已经决定了?”赵烟侠暴躁地掐灭手中的烟头，盯着对面的方茂。

“是的，我会先去‘失落之星’找凡性，再决定下一步的去向。”方茂平静地回答着，手里把玩着一个袖珍极乐树插件。

“难道我找来的那些极乐星的科考报告说得还够清楚吗? 极乐星上所有的极乐果都已经在那次爆发中进入超空间消失了，虽然已经发现了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极乐树种群，但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产生极乐果还都是未知数。至于根据磁场畸变的向量分析大致推算出的极乐果去向，那更是子虚乌有！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想去找极乐果，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极乐果已经给了我足够的启示，现在我只需要进一步去发现了。实际上我要追寻的，是我这个人存在的意义，这与有没有极乐果没什么关系。当然，如果能找到一颗就更好了……”方茂望着满脸不以为然的赵烟侠，淡然微笑。

“说到底你还是要找极乐果！可你别忘了，极乐果能给人带来的只有灾难，因为人类现在除了贪婪已经丧失了其他任何曾经有过的美德。还是小心你的老命吧！”赵烟侠已经无可奈何了。

“到时候我还会来找你的，而且你也一定会再帮我，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

方茂的自得其乐让赵烟侠又好气有好笑，嘴上骂着可心里却不由得在想：“是啊，平凡的生活是需要调剂，但是友谊比冒险更能让平凡的生活增色。”

“那么什么时候动身？”

麻利地带上 VR 头盔，一边将头盔与飞行铠甲上接口联结起来，方茂一边站起来说：“挑日子不如撞日子，现在就走。”

赵烟侠再次点燃一只烟，站起身来向方茂伸出了手：“那么就一路顺风！”

“小心艾尔森。”方茂用套着飞行盔甲的手握住了老朋友的手。

“他是只老狐狸，可我是专打狐狸的猎人！这是你教我的古谚，据说是一千年前的。”赵烟侠的脸上一片惜别之情。

“不，至少是一千年以上。”方茂最后一次紧握赵烟

侠的手，便回身直向门外走去，从地球转运来的“老猫”号已经准备就绪。方茂大步向前，在他的身后是赵烟侠注视的眼神，他们的心中都明白：虽然极乐果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他们的心中，那曾经被极乐果召唤起来的生命中最根本的冲动，已经不再可能被忽视。虽然他们各自的命运不同，但在追寻这冲动本源的战场上，他们会永远并肩前行。

赵烟侠目送方茂的身影消失在火星航天港如织的人流中，手中的烟蒂翩然飞落，一道轻盈的光波将飞撒的灰烬一扫而空。赵烟侠若有所思地抬眼凝望着身边静立着的公共信息处理通道，那通道里极乐树部件闪烁着圣洁的光辉——刚才的那道清洁光束就来自这里——在这光辉之外，无数的人类正在奔波劳碌，而在劳碌的人类身边更多的光辉也在同样闪烁着光芒。

极乐果已经在自己的毁灭中获得了新生，而人类也已经与极乐树融为一体。当新的极乐果诞生时，又该是怎么样的生与死的戏剧在这宇宙的舞台上演出呢?!

赵烟侠摇头挥去脑海中的那些有点不着边际的念头，向着眼前的人流和光辉的海洋走去……

月亮

● 羊

阿虫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的身后。我转过身。月亮的碎片依然闪着金黄色的光芒。月亮的碎片的光芒下，我看见阿虫慢慢地将扎在眼睛上的布条撕开，慢慢地仰起头。她看着最后一道流星滑过了夜空。她的眼睛晶亮。她薄薄的嘴唇在动。她喃喃地说。她的声音在瑟瑟风中微微颤抖："这就是…光明么？"

月亮

[月　亮]

我很小就知道月亮。

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每到一定的时间，爷爷就会抱着我走到外面，指着黑漆漆的天空给我讲月亮的事。我眨巴着大眼睛很入神地听着爷爷讲。爷爷给我讲月亮是地球的卫星，绕着地球转。爷爷讲月亮本身不会发光，只是反射着太阳光。爷爷讲月亮是一个金黄色的大圆盘，十分美丽，挂在天空中像一盏巨大的明灯……

爷爷讲得十分动情，常常忍

不住老泪纵横。这时阿南的爷爷常常就会出现，他拍着爷爷的肩膀，同样一副唏嘘的样子。我趴在爷爷背上似懂非懂般看着两位老人家，然后和同样趴在他爷爷背上的阿南交换眼色。这并非是我们要说的话有多隐蔽，只是这时我们还没有修习到人类的语言功能。最后，两位老人家互相拍着肩膀，而我们两个则瞪大眼睛，在那一团黑暗的夜空中寻找着爷爷们说的月亮。

夜风很冷，常将我们吹得着凉。

月亮。小时候的我们付出了着凉的代价，却仍然没有找到我们心目中的月亮。然而我们从不放弃，一次又一次的着凉，一次又一次的寻找，换来的，则是爷爷一次又一次的挨我爸我妈骂，还有就是我们吃下的一碗又一碗的苦药……

[阿　南]

阿南比我大一点。我们是邻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们是好朋友。

从小我就知道我们家很穷。阿南家也是。而后来我们知道穷的不止我们家，我们的朋友、亲戚、邻居，他们都很穷，仿佛这世界都是一个穷世界。然后阿南告诉我，这世界上也有很有钱的地方，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离我们家很远，要走上十天才能走到。我想阿南是骗我。阿南骗不了我的。我从小就很聪明，阿南则很笨，虽然他说话比我厉害，但他还是笨。他骗不了我。

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在这样一个贫穷的世界出生，

也在这贫穷的世界长大。虽然我们小时候还不觉得我们穷，因为大家都很穷，但我们很快就察觉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有穷的概念，但我知道爸爸妈妈挣钱很辛苦，常常要为钱发愁——我居然很小就知道了钱的好用处，而阿南则是被我骗了好多次手里的钱才懂，这也证明了我比他聪明——我常常看见爷爷因为买回来的菜贵了一点点或者不新鲜而挨妈妈骂，爷爷这时只是低头不语，诚心认罪的样子。我很为爷爷不忿。然而到后来自己开始挣钱时，发现妈妈买的菜被人骗了一两时，我也忍不住骂妈妈。这时我才明白妈妈当年的心情。而妈妈也是一副诚心认罪的样子，很使我心酸。

阿南家比我们家穷。小时候阿南常常来我家吃饭，他说我们家的菜好吃，因为他妈妈做的菜老不下盐，而且不煮熟。他吃完后还要带一份回去给他妹妹吃。到我们长大一点后他就没来过了。而这时我已经知道他家常常欠交煤气费，也没钱买盐，所以菜煮不好吃。我最喜欢就是拿这件事来笑他，每当我们妈妈叫我们回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叫他过来吃饭，我们家的菜好吃。他则老是低着头走向他黑着脸的妈妈那边去，然后拉起紧紧依在他妈妈身边的瞎子妹妹，默默地走回家。

[虫]

阿南的妹妹叫阿虫，是个瞎子。

她的名字很奇怪，但你要是知道她的出生让她家受了多大的苦，你也不会奇怪她妈妈给她起了这么一个名

字。我不知道她妈妈当年为什么冒那么大的险超生了她出来，但她们家就因为她而变得更穷。她妈妈生了她出来却不疼她，对她说话老是黑着面孔，还常常无故打她。但阿虫从不哭闹，即使是挨打时也不哭。她妈妈见她不哭就打得更狠心，使得她身上总有一道一道的伤痕。阿南看不过眼就扑上去挡住说我代妹妹挨打吧，于是他妈妈就连着阿南一起打了起来。阿南哭着将身子大部分挡在阿虫身上，让我常常在他屋外看着也觉得心惊，吓得跑回家里。

阿南很疼他妹妹阿虫。平时阿南一副弱弱的样子很好欺负，但要是谁敢欺负他妹妹他就发疯般还击，很是吓人。一起玩时，阿南常说长大要挣钱给妹妹治眼睛。每次这样说的时候阿南就一副陶醉的样子。他还问我长大要不要娶他妹妹，我说不要，因为阿虫太丑。

阿虫长得确实很丑。我这样说时阿南也沉默，然后又说也许阿虫长大后会变美。我说不会。

阿虫长得是丑，瘦瘦的，脸色苍白，头发黄黄的没一点光泽。我说阿虫会丑一辈子的，阿南说不会。阿南说。阿虫以后一定会很好看的。

阿南这样说。他很自信地说。

[破碎的月亮和梦]

慢慢的我们长大了。

我们开始上学，学校确实是个很有趣的地方。我们认识了更多的朋友，见到了更大的世界，我们在学校里

学到了很多东西。而我们在这里则再次遇了我们幼年时的“月亮”。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星球，什么叫卫星，我们知道月亮原来叫月球，是地球的卫星，而在我们出生之前，月亮还是地球的卫星，绕着地球不停地转动，在夜晚反射着太阳的光给我们明亮。

而在我们出生前三十年，月亮则被我们人类用核弹炸掉了。

月亮原来已经被核弹炸掉了？我很吃惊，因为从来没有听爷爷这样说过。我回忆起幼年的时光，我和阿南是那样认真地在黑暗的夜空中寻找我们心目中的月亮。我们相约，谁找到月亮就把它摘下来分成两半，我们各自拿回家。阿南说要将月亮打碎，也许月亮的碎片可以治好阿虫的眼睛。我笑他傻。我说要将月亮挂在胸前，我记得爷爷说过月亮是很亮的，我将它挂在胸前，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我，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我这样说的时候，很认真，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我也确信我会比阿南更早找到月亮，因为我比他聪明。那时我只将一小点月亮给他，而我就可以有好大的月亮了。

但是，现在，学校的老师却说月亮早就被人炸碎啦。我童年的梦想，那个挂在我胸前的月亮，就这样像泡泡一样打破了。

[失落的月亮]

我和阿南第一次真正接触电脑是在高中时。虽然我

们很早就听说过电脑，但那对我们来说几乎是和我们小时候心目中那有钱的地方一般遥远。在我们初中时，我们由父母处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上街权力，就发现了街上的网吧。然而那些地方绝不是我们这两个兜里没钱的小子能进去的。街上的网吧开了一间又倒闭一间，因为这是个贫穷的世界，像这样的高档东西是生存不久的。

然而在我们高中时，我们发现街上又新开了一间网吧，它的名字叫“失落的月亮”。网吧的橱窗画着一个大大的圆圆的金黄色的月亮。我很惊奇。那个月亮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那时我的梦中那月亮不也是这个样子的吗？我的心在动，怂恿着阿南，最后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六，我们战战兢兢地踏进了那个月亮中。

出乎意料，这个网吧的老板是一个很年轻漂亮的女孩，她叫月亮。网吧里的人很少，她静静地坐在柜台上。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她微微地看了我们一眼。她的眼睛细长。刹那间，我的心猛跳了几下。

我们装模作样地要了一台机子。我们揣着兜里仅有的一点零用钱打开了电脑。

第一次看着一台机器在我们的命令面前行动，那种感觉真的很特别。我们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感觉，在家里从来不是我们说了算，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事，不管面对着什么人，我们都只有俯首听令的份。而现在，一台电脑，一台昂贵的电脑，一台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可以驾驭的电脑，却在我们面前听着我们的命令行动，我们的心中充满着激动。

也许就是那一刻，我们心中植下了对电脑，或者说

是对网络的兴趣，与自信。

从来没有学过任何电脑知识的我们面对着开机后满屏幕的图标一筹莫展。我们对着电脑只能说是又敬又畏。我的视线不禁转向了柜台，在那一刻月亮也看了过来。我的心猛跳，看见月亮走了过来，她一定是早就看到了我们的困境。她嘴角带着一份微笑，用温柔的声音教我们最基本的上网方法。阿南点头，很认真地学习着。我却心如鹿撞，偷偷嗅着她身上微微的香气，迷失于恍惚中。

[网络]

我们上的第一个网站就是月亮自己做的主页。我们看到那主页上一个又一个金黄的月亮，还有着关于天上的月亮的介绍。我们知道了什么叫上弦月什么叫下弦月，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日食什么叫月食。我们如饥似渴地在那知识中畅游，大开眼界，结果弄得忘记了时间。当我们察觉时，兜里的钱已经远远不够付款了。我们狼狈而又不舍地离开了电脑前。我们忐忑不安地走向柜台。然而月亮只是微微一笑，看看我们胸前的学校胸卡，指向大门。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走出网吧大门的，阿南在出来后连拍胸口说幸好戴了胸卡来。

我却将胸卡狠狠地捏在手里，心中泛起一阵莫名的感觉，我恨这胸卡，恨它出卖了我的年龄。我想起月亮那微笑，那神秘却美丽的微笑，我的心中一阵疼痛。

有了第一次自然会有第二次，我们被网络深深的吸引住了。

我们只去“失落的月亮”，慢慢地我们和月亮混熟了。她常常不收我们的钱，让我们很不好意思，而她却说，这个网吧迟早也要倒闭的，收多一点收少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上网久了，慢慢熟悉起网络来。我们开始到一些文学网站浏览，甚至开始试着写起自己的东西来。阿南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水泡”，我则想了好久，才决定叫作“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决定，但我却喜欢这个名字。我们慢慢混出了一些名气，我们很高兴。月亮常在旁边看我们写小说，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安静地看着。

阿南的小说写得比我好，这是我不得不承认的。因为他从小就比我会说话，但我还是认为他比我笨。我写不好的原因只是因为月亮在我们身边，我的心集中不起来。

我明白自己喜欢上了月亮，虽然她比我大很多。我尝试着不去想她，然而却陷得更深。我不知道月亮知不知道这一点，她只是微笑看着我们，安静地看我们写小说。阿南则一点也没有察觉，他很高兴地在网络里编织自己的梦想，他想象着在阿虫长大后会变得美丽，眼睛也治好了。他想象着我娶了她的情景。

他的文章很受欢迎。月亮也很喜欢他的文章。我在一旁看着，心里只是难受。

于是我决定要写一篇更好的文章，以引起月亮的注

意。然而我又失败了。我童年时的梦想，那个挂在我胸前的大大的亮亮的月亮，仿佛离我越来越远了。

月亮……

月亮告诉我们，在从前，阴历的十五就是月亮最圆的时候。我想起爷爷带我去看月亮的日子，那些日子，也许就是阴历十五。我们有空时喜欢听她讲月亮的事。我们听她讲月亮是多么的美丽。我们听她背月亮的诗。我们知道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知道了当年的人们是怎样的互相仇视。我们知道了仇视的人们是怎样开始了那一场残酷的战争。我们知道了那场号称“星球大战”的战争是怎样在那美丽的月亮上进行。我们知道了我们心目中那美丽的月亮怎样被击毁。我们知道了月亮化作无数的碎片四下散落时，人们是怎样的悲伤难过哭泣。我们想起了爷爷的老泪。我们想起了我们童年时的梦。童年时的月亮。

月亮……

[希　望]

我们老是在网吧里写小说，我们自己觉得这样很浪费。我们开始存钱，很辛苦地到处挣钱，然后存钱。终于，我们的钱够买一台打字机了。我们很兴奋地买了回来，放在了我的家里——这是因为放在阿南家只会马上被他妈妈砸掉。于是，我们写好小说后，就由我来打字，将小说打进磁盘里再送去给月亮让她上传。这样我也终

于可以安下心来写小说，阿南也不再去网吧花钱，我终于可以独自面对着我的月亮了。

可我们的生活依旧越来越困难。高中后我们是不可能再读下去的，我们将要出去干活。

而“失落的月亮”生意也越来越差，面临倒闭。我们三个各自面对着困境，挣扎在自己的世界里。

然而希望终于来临。在我们高中毕业前的两个月，我和阿南都收到了一封信，是一家文学网站寄来的。那家网站准备做一个新的纯文学网站，举行了一次文学创作比赛，我和阿南都被邀请参加了。只要能在这次比赛中获胜，我们就有希望成为那家网站的专业作家。而月亮，则因为她的主页做得出色被雇为那家网站的编程员。

我的心中泛起激动。我是多么渴望和月亮一起成为那网站的职员。阿南也很高兴，因为如果真能获奖，那他就可以凭那不菲的奖金给阿虫治眼睛。我们互相鼓励一番，开始了各自的创作。

一个月后，我的小说终于写成。而这时，阿虫拿着阿南的小说来找我。我这时才注意，她变得有点美丽起来了。

阿虫告诉我，阿南去打工了。她将阿南的稿子递给我，要我帮他打进磁盘，帮他送去参赛。

阿虫说这些话的时候，面无表情，只是慢慢地说。说完后，也不要我的护送，自己一个人地、慢慢地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回了家。

她的背影显得十分的孤单，却不是无助。每一步，都十分坚定地踏了下去。

[阿南的月亮]

我慢慢地读完了阿虫送来的阿南的稿子，心里一阵发凉。阿南的小说一向写得很好，而这次写的更好。我看了看自己的稿子，我知道我这篇小说怎么也比不上阿南的那篇。阿南题目是《月亮》，他细细述说了从我们小时候找月亮到长大后遇到月亮的故事。我看到了他对月亮的感情，他也和我一样喜欢上了在网吧里认识的月亮。我明白他为什么要急着去打工不敢亲自将稿子送来的原因了。我的心里一阵疼痛。我知道月亮一向很喜欢阿南的文章。我知道她看了这篇小说将会有的反应。

我知道。我仿佛看到我的月亮渐渐远去，慢慢毁灭。

童年时的梦。

我的心在痛。

阿南的爷爷又来找我的爷爷看报纸了。两个老人戴着老花眼镜颤抖着翻开报纸寻找着有关月亮回归的消息。自从半年前传来几个国家将联手将一个新的人造月亮送上天的消息，两个老人家就被吸引住了。他们天天寻觅着有关这个计划的一点一滴。他们的人生仿佛只剩这一个目标与意义。

他们可以为着那新月亮是方的还是圆的吵上半天。他们两人耳背得都听不到对方的话，只是自己在自说自话，但那大嗓门却可以震得我们的老房子摇动。此刻他们又在研究着发射日期，我在自己的小角落里被闹得心里一阵烦躁。

刹那间，我忽然有了决定。

新的月亮将要上天了。但我心中只顾着地上的月亮。我知道我做错了。但我却做了。

月亮。我的月亮。阿南的月亮。

阿南自小比我笨。我说过，月亮是我的。我一定会比他先找到月亮的。

[妹妹的眼睛]

我将磁盘送去给月亮的时候，网吧里一个人也没有。

这天已经是“失落的月亮”最后一天营业。没有人来。我踏上那发黄了的地毯，迎上月亮的眼光，心一阵颤抖。

我在阿南的文章里署了自己的名字。我知道我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但我做了。

我将磁盘交给月亮的时候手有点颤。月亮没接稳。她有点惊讶。我却不敢再呆下去。我转身离开“失落的月亮”时却看到了阿虫。

阿虫已经长大了。阿南说的对，阿虫长大了确实很好看。但我却不大敢看她。我想起阿南说过要用奖金来给阿虫治眼睛。我看见阿虫拄着木棍提着油瓶子，我知道她是帮家里去打油。阿南走了，家里的活就轮到她做了。

我想走上去，脚却动不了。月亮在后面看着我。我知道。

阿虫慢慢地在我面前走过。她的脸上没有一点感情。

她的身子是单薄的。她的脚步是坚定的。

文学比赛结果出来了。我获得了第一名。

阿南回来了。他是被送回来的。他的眼睛永远留在了那间工厂。

这两个消息几乎是同时传进我的耳朵里的。那天月亮来找我，告诉了我获奖的消息。而这时我却听到阿南家传来一阵哭声。妈妈回来告诉我，阿南回来了，他在工厂里让火花弄瞎了眼睛。

我和月亮同时呆住了。月亮马上跑了过去，我却呆在原地。我的眼前不断浮现出两双眼睛。

阿虫的。

阿南的。

我不知道我呆了多久。我站在我家门口。我听着阿南家阿南妈妈的痛哭声和阿南爷爷的嘶哑的哭声。我看见阿虫拄着木棍站在她家门外，咬着嘴唇。

她没有哭。但她的手在颤抖。她仿佛觉察到什么，抬头朝向我。看着她深陷的眼窝，我的脑中现出阿南的眼睛。我呆呆地站着。

哭声。深陷的眼窝。阿南。阿虫。月亮。我。

我倒在我家门前。

我联系那网站。我跟他们说事实的真相。我告诉他们那篇小说不是我写的。那篇小说其实是阿南写的。我告诉他们阿南现在瞎了他很需要那笔钱。我请他们公开批评我。我请他们将第一名的名字改为阿南。我求他们

将那笔奖金发给阿南。

但他们拒绝了。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帮他们做广告的下层崛起的少年，而不是一个瞎子。

瞎子。

月亮再也没有来找过我。她知道我做过的事。我再也没进过阿南的家。阿虫守在门前。她听得出我的脚步声。她不让我进屋。阿南不愿和我说话。他在屋里喊叫我滚开。我出钱让妈妈买来些水果给他们送去。阿南妈妈接了过来。阿虫却扑上前抢过来扔出了屋外。

我站在他们屋外。我的心在痛。

那笔奖金来了。我拿着去找月亮。她冷冷地看我。我将钱给她。其中包括我自己的所有存款。我请她将钱转交给阿南。她没有接。我将钱放在她的办公桌上。然后走了。

我走回家。将那台打字机砸了个粉碎。

阿南没有做手术。虽然他得到的保险金和那笔奖金加起来足够做眼睛手术，但他没有去做。他将钱给阿虫做。阿南妈妈大怒。她敲桌子砸东西。一向孝顺的阿南这次却态度坚决，阿南妈妈被气得哭了。这些都是我妈妈回来告诉我的。她很叹息着说，我默默地听。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没有人知道我和阿南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没有人理会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没有人会理解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事。没有人想知道我们发生了的事。

也许只有阿虫。

阿南的爷爷再也没有来找我爷爷看报纸了。他天天在家里哭泣，面对着家里的两个瞎子哭泣。以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据说他死的时候没怎么挣扎，人们在他手边发现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个字：月亮。

爷爷以后只能很寂寞地自己看着报纸，再没有人和他吵架了。他孤独地活着。不久他就患上了一种叫“老人痴呆症”的病。他整天自己和自己说着话。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寂寞，忘记了一切。只是到了以前和我们去看月亮的日子，他仍会孤独地望向窗外。

只是这时窗外只有一片的漆黑。

月亮。

饭是要吃的。日子还是这样的过去了。新月亮发射上天的日子很快要来到了。

月亮。还是月亮。然而我却仿佛已经完全忘记了月亮。

就像爷爷一样。

[这就是光明吗]

新月亮发射的这一天来到了。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据说发射上天的只是一面大镜子，那镜子可以反射太阳光。我不知道那一面大镜子究竟有什么实际作用。但我还是想看看。

夜晚终于来临。

我扶着爷爷走到街上。几乎所有的邻居都在街上。大家在各自说着话。爷爷在自己说着话。我没有说话。我静静地站着。我的心里泛起很奇怪的感觉。我回忆起当年和阿南在这街上找寻着月亮的事。转眼间我再站在了这里。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已经不同了。爷爷，阿南的爷爷，我，阿南。不同了。

我抬起头。头上的一片天还是那么宽阔。天已经黑了下来。我在找寻着月亮。我的月亮。

找到月亮，我还会分一半给阿南吗？我不知道。

月亮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惊呼。我也惊叹。

这就是月亮么？这就是我们从小就憧憬着的月亮吗？我想起爷爷的话。圆圆的巨大的金黄色的大盘子。我想起在“失落的月亮”里看到的诗句。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

我看着那大圆盘慢慢爬升。我转头看见爷爷呆呆地看着那月亮，浑浊的泪珠从他眼里流出。我看见妈妈和阿南的妈妈也出来了。她们并肩站着，面无表情地看着那正升向中天的月亮。我看见我的邻居们仰头赞叹地看着金黄色的月亮。他们在看着。无数双眼睛在紧紧盯着那新的月亮。不知是谁先喊了出来，声浪慢慢变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喊叫的行列。声音越来越大。谁也不知道这声音是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大家都喊了起来。也许有意，也许无意。这声浪绵延不断。人们在发泄。人们在发泄着感情。不需要意思，只是喊，狂喊，面对着那美丽的景色喊，狂喊。只是喊。

人们在狂喊。我看见了阿南。月亮搀扶着他走了出来。阿南的眼睛包着布条。月亮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她没有喊，她在小声地跟阿南说话。阿南仰起头，让那金黄色的光芒照在他的脸上，照在他的包着眼睛的布条上。他的脸上只是满足的神情。他的心中已经看到了一轮最大最亮的月亮。他比我先找到。他不比我笨。

我的眼角不自觉地滑过一行泪水。

突变是在众人最兴奋的时候发生的。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也许那月亮承受不起那太多的目光，太多的期望。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月亮痛苦地抖动了几下，忽然停住，慢慢地，分裂成了几块，几十块。无数块的碎片，向着各个方向散去。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人们以为这也是这新月亮升起时要经过一个必然的过程，人们仍然在狂欢。看着月亮的碎片虽不快但很坚定地向四周坠下，无数的流星滑过夜空。谁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人们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欢乐中。月亮。月亮。人们在狂欢着，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想到，谁也不敢想到，月亮已经碎成无数的碎片，月亮无数的碎片正从天空中坠下。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想到。谁也不敢去想。月亮再次化为无数的碎片。如同几十年前一般。月亮化为了碎片。月亮的碎片正在坠落。月亮。

阿虫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的身后。我转过身。月亮的碎片依然闪着金黄色的光芒。在月亮的碎片的光芒下，我看见阿虫慢慢地将扎在眼睛上的布条撕开，慢慢

地仰起头。她看着最后一道流星滑过了夜空。她的眼睛晶亮。她薄薄的嘴唇在动。她喃喃地说。她的声音在瑟瑟风中微微颤抖："这就是……光明么?"

我再也忍不住。我的泪水涌出。我一把搂住阿虫。她单薄的身子出奇的没有半点反抗。我仰头看向再次变得一片漆黑的夜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逃亡者

黑夜里，我背着小欢，身后，小重拉着泡泡，我们一声不响，急步狂奔。听着脚下踩着乱草发出的沙沙声，我感到背上的小欢在微微颤抖。她的头靠在我肩上，长发有点散乱，几缕头发一上一下的摩擦着我的脸。我把她托高一点，脸侧了一侧，贴在她的脸上。

她的脸，冰凉。

"快了吧……你累不？"

她忽然轻声问我，我心里一震，用嘴角侧吻她一下，说："快了，就在前面……"

身后传来"扑通"一声，我放慢脚步，回头看去。

黑暗中，只看到小重与泡泡两个身影在地上爬起。也不知是泡泡摔倒拉倒小重还小重拌倒泡泡。小欢抱着我脖子的手紧了紧，我明白，回身走向他们。

“我……我不行……了……”

泡泡有气无力地说。我也听到小重沉重的呼吸声。我知道自己也快到极限了，一天一夜没命的逃亡，能熬到现在也算奇迹了。

“走。快到了。”

我低声说。这时候只能这样说。

黑暗中，我看到小重与泡泡对望一眼。我感到小欢的身子在微微抖着。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双手在身后加加力护住她。

我们四个都是那些怪物的奴隶，我们记事起就在一个矿场为着它们干活。长大后，我们听说这星球原来是我们人类的，却在不知多少年前让那些外星怪物占领了。我们作梦都想逃出去，听说外面有一个反外星怪物的军队，专门与这些怪物作斗争，拯救我们这样的奴隶。我们四个决定去投靠他们。不料前些日子小欢为了查明哨岗情况，被死光扫中，一双脚废了。我心疼得不得了，只得提前逃亡。我在矿场中找到一个前人留下的防空洞，偷偷在里面放了食物清水，还偷了四件热反射衣——有了它才能逃过怪物的热感受器的追踪。可是我们昨晚居然走错了路（以前去矿场都是坐车子去的），跑了一天，一点东西都没下肚子，眼看已不成了。

我们继续往前跑。每过一刻，追兵就近一刻。幸好那些热感受器只能探测五百公尺内的范围（它们的视觉

已退化），只要在它们追上之前拿到热发射衣，我们就有希望逃出这个地狱了。

可是，真能顺利到达那防空洞吗？

后面泡泡发出一声惊叫。我稍稍回头，看见远处一个光点正闪动。它们来了！

路很不好走。凸凹不平，还要随时注意满地挖矿形成的大坑。我在前面跑着，呼吸越来越重。小欢的头倚在我的肩上，我听到她小声说："放下我。"我一把用力护紧她双脚："别在这时开玩笑，你该知道我不会的。"她的身子又是一阵颤抖，我知道她哭了，不再说话。

后头小重与泡泡的脚步声乱了起来——他们不行了。

我心里又急又无奈，忽然看见前面地面微微隆起。我的心几乎跳出喉咙：到了！

我们七手八脚地搬开防空洞口的掩体，眼前出现一条斜斜向下的通道。我们的心情激动得难以诉说。里面有食物，有水，可以让我们休息一下。最最让人兴奋的还是那四件热反射衣！披上它，我们就能真正地逃出那些外星怪物的控制。要不是敌人马上来到，我还想大声喊上几句。我感到背上的小欢的身子在颤抖，她在我耳边轻轻说："我们……到了！"

对啊，我们，成功了！来到了这里，我们终于可以逃出那些怪物的操纵了！

小重与泡泡在前面快步跑去，脚步声也不是很响。这地道又低又窄，也不长，几步就快到底了。我的脸上带着藏不住的笑容。

忽然，我的笑一下子凝住了。

地道里传来一些声音。

有人！有人在里面！谁？谁在里面？

小重拉着泡泡的手，呆着。借着上面照下来的一点光，我看见三个小小的身影，靠着洞壁缩成一团。三双眼睛映着微光，显得无比的恐惧与无助。

我慢慢地越过小重两人，走到他们面前。小欢紧紧抓住我的衣领，很用力地抓着。

他们身上，都披着一件热反射衣——我辛辛苦苦偷出来的热反射衣。

我的脚碰到了什么，是固缩食物。我们几个好几天省下的一点食物，散落地上，现在已不剩多少。

我听到身后小重在用力呼吸，泡泡在抽鼻子，像是要哭。前面三个小孩，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披着——热反射衣，看着我，发着抖，眼里闪亮。

小欢拉拉我的衣领，我微微转头，看见最后一件的热反射衣随便地扔在地上。白色，柔软。

我的拳握得紧紧的，全身肌肉都在抖着。我感到一句话在我喉咙里滚动，我要那些热反射衣，我需要！小欢需要！我们需要！

外面那些怪物马上就到，没有热反射衣只有死路一条。我的手触到小欢的脚，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后头小重也动了，我知道他在等我的话，等我那句话。

我看着三个小孩，他们的脸还显得很幼稚，我隐隐约约记得他们是邻旁小队里的孩子。也许来追捕我们的怪物们会放过他们，我想。

我知道我在为自己找借口。那些怪物视觉已退化，

他们只靠热探测仪器来分辨我们，孩子和大人对它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只注意数目。

那个男孩子看出了什么，他哆嗦着站起来，一边脱着身上的热反射衣一边说："我……我……对……对不起，我们……我……我将衣服还给……你，你放……放过我妹妹……吧……求你们。"他说着跪了下来。

那两个女孩子齐声喊："哥！"

小重走到我身后，站住不动。

一时间，洞里一片沉寂。

我背着小欢，冷冷地说："我们有四个人。"在说这句话的同时，背上的小欢叫："羊……"似乎想阻止。她的手本来紧捉着我的衣领，松了松，马上又捉紧。

黑暗里，男孩在发着抖，却还是说话："我……我……爸爸为了……为了让我们逃出……他，他死……死了，我……他，他叫我一定要让妹妹逃出去，我……我，我，我出去，帮……帮你们引开，引开那些外星人，我，我，求你们放过我妹妹吧。"他的声音本来还幼稚高尖，这会带着哭腔，更是刺耳。小重在我身后说了一句："羊……"就再也不出声了。

我还想说什么，小欢已在我耳边说："羊，算了，我们走吧。"她用手抚着我的头发，轻轻，却很坚定地说。

我侧过脸："欢……"心里一阵疼痛。我们千辛万苦地逃到了这里，却在最后一刻失败吗？我真的不愿。热反射衣就在眼前啊！我看着三个小孩，脸上咬肌咬得紧紧的。身后泡泡已在低声抽泣，小重的呼吸也平息了。我站在地上，背着小欢，腰杆挺得直直的，一动也不动。

"羊，"小欢说话了，"我们走吧，趁它们还没到……就算没有热反射衣，也许……也许，我们还有机会呢。"

小欢的声音永远是那么好听。我也知道她在说谎。几条腿怎么可能跑过飞船？没有了热反射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我侧头，看着小欢，她也在看我。黑暗中，她表情很祥和，眼睛微微发亮。我看见，一条墨色的发带，毫不造作地绑着她那一头长发，发带在黑暗中几乎与头发分不清。那个发带，我记得，是老李叔送的，他为了让我们逃走，将自己的身子铺到了电网上。

我慢慢点一点头："我们，走。"

我拾起剩下那件热反射衣，想递给小欢，小欢用手推开，小声在我耳边说："如果……你是我，你会接受么？"

我点一点头，咬着牙，忍住要流下的泪水，回身看看小重与泡泡，他俩呆着。我将热反射衣递给小重，他默默接过，机械般地转身，递给泡泡。

泡泡伸出手，呆了呆，最后还是将它接过。

小重大步走在前面，我背着小欢，默默跟在后头。这通道不长，外面就是另一个世界。我们一句话也不说，大步向前走去。

后头传来一阵脚步声，泡泡从我身边跑过，一把抱住小重，很用力地抱住。她没有穿热反射衣。我听到她哭着叫喊："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她把头靠在小重背上，大声哭着。

小重慢慢转过身，拥住她，好一会儿，然后就这样拥着她，走向洞口。

外面的空气似乎新鲜好多。我们四面看看，那光点已逼得更近，已可以看清是一架小型飞船。我们深呼吸几下，向着远方，向着梦想中的自由，大步奔去。

地球的教主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了，孩子。

这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让我想想，那时候的地球人哪，还很落后，很……愚昧，未开化。

怎样的落后？呃……这，这跟故事……不是有很大关系，不要理它。

现在我们开始讲故事了。那么，首先呢，地球人太愚昧了所以呢，宇宙中的一些先进的仁慈的伟大的星球啊，为了咱们地球人着想，不怕辛苦，不嫌咱落后，提出愿帮咱管理这地球。看，孩子，咱这样的地球，居然还有人愿帮咱管理，那是多好的人啊。

哦？后来？对，后来呀，那个，好心的外星人太多了，人家这么热心，但也不能一大堆人管理一个地球呀，怎么办呢？打仗？当然不会啦，人家都是文明人，有的管理着几十个行星，怎会这么野蛮呢？他们是开会来决定的。

怎样决定？啊呀，这我就不知啦，大概是看看谁管的星球多谁就有经验，还要看谁的和平部队多，才可以保护咱地球呀。你不知道，那时的地球呀，科技呀武器呀跟人家没得比，要有人打咱……哦，不不不，人家外星人，怎么会打咱们，他们都是好人呀。

后来怎样？开会咯。那个会呀，就在地球上开，咳，孩子，你看，人家外星人多好呀，为咱地球这么操心，还不嫌咱地球脏，来这里开会，多好的人。

为什么外星人现在没管我们？唉，意外呀。

那个会议呀，开了很久呀，哦，对了，外星人们还大发慈悲，让我们派一个代表列席，哎，真是难得，噢，我想起来了，那次会议在几百年前开的，好像……是二十一世纪吧，唉，落后的年代呀。

说到哪里了？哦，开会，我记得，那个地球代表，叫……哦，叫毛虫。毛虫，很奇怪的名字，对吧。

开会，开会，哦，我又想起来了。唉，我真是糊涂了，老了。

之后呢，就是开会了。很激烈的会呀，毕竟好人太多了嘛。

呃，那个毛虫，不要提他，坏家伙，老反对外星人，他真不怕外星人生气了不要咱地球吗？

最后怎样？哦，会议不成功咯。

为什么？唉，意外嘛。

经过了很久的会议，终于有一个星球靠它的实力劝退了其它星球。这是最好的星球啊，如果由它来管地球，我们的生活一定很好。

为什么没有？唉，一个蚊子，罪大恶极呀！

到最后，一切都决定了，那毛虫，居然生气地走了，真没礼貌，丢我们的脸啊。

哦，蚊子，到蚊子了。当那好心的外星使者当众宣誓接管地球时，那蚊子飞进来了，还不懂规矩地飞到使者的脸上，刚好呀，那使者念："我们发誓决不伤害任何一个地球生物"，觉得脸痒，就一掌打下去。就……就……这地球就没人管了嘛。该死的蚊子！

最后的防线

我们输了！

地球舰队已经将我们天羊星舰队全部击溃，长期的战争使我们耗尽了最后一分力量。现在，我们已无力还击。我们输了??每个人的心中都这样想着，虽然星球政府仍在努力鼓吹着反击、胜利、奇兵、陆战，但谁都知道，一切都完了。

我们……已经输了。

然而，还有一个人，一个不算平凡的人，他认为，我们还没有输。

我不知道虫毛毛算不算名人，但在我们村子里，他是惟一的名人，因为他曾经入过星球科

学院。但大家并不因为这而尊敬他，因为他在里面只呆了半年，后来据说因为胡思乱想疯言疯语被赶了出来。

他回到村子后第一个就找我，第一句话就说："一个星球，如果拒绝新思想，那它离灭亡也不远了。"

我不懂他的话，虽然我和他从小玩大，可我的大脑只够当农民用。但我仍能看出他眼中的怒火，以及……怒火。

现在回想起来，他说的不错，这星球快完了。

然而，说我们不会输的，也是他。

那一天，我在田边见到他，他正在仰头看天。

"早啊。"我说。我心情不好，任何一个快要成为亡星奴的人心情都不会好。

"哈，早啊！"他大声地回答，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并无忧色。

"你在看什么？"我见他仍在仰望，也跟着往上看，却看不到什么异样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远空中的地球舰队（它们已触目可见）离我们更近了一点。这是令人伤心的景象。

"你看见没有，那些地球舰队，它们已经来到那里了。"他的声音充满着兴奋。我再也忍不住了，大声说："是呀，那表明我们很快就要当亡星奴了！"

我已打定主意，如果他再说一句背叛星球的话，我就要揍他。

然而他说："不，决不会！"声音很坚决。

"什么？"我吓了一跳："你又胡闹些……"

"不是胡说，"他打断我的话："我们还有最后一道防

线，一道……无奈的防线。”他苦笑。

我的头歪了半天，还不明白。

地球人开始总攻击了。

村子里成立了自愿陆战队，所有武器都装备上，其实这时也根本没什么像样的武器了。

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参加了陆战队，虽然我们不相信我们还有希望，但我们也不想坐以待毙。

虫毛毛却没有参加，这使大家很不满意。我作为他的朋友，也感到不好意思。偷偷去叫他时，他却还是那句话：“我们不会输的。”

我已经放弃了，对星球，对他。

我们一定要和地球人决一死战！

然而，地球人却没有攻来。

远空中闪烁着数不清的火花，仰首望去，仿佛无数的节日礼炮，星星黯然失色，反而成了陪衬。

这是什么？

每一个经历过星球战争的人都熟悉这些火花，那是宇宙飞船在星球外围爆炸的光，虽然只是一瞬，但那已经可以决定无数人的命运。

但现在天羊星外围只有地球舰队，天羊星舰队已经全军覆没，为什么还会有这些火花？

那一天，整个天羊星都在等待，全副武装。

但什么也没发生。

地球舰队全军覆没！？

为什么？我想起了虫毛毛，他的话，他的自信，却又无奈的眼神。

什么是“最后的防线”？我不明白，我要问他。

虫毛毛看着我，目光很平静，丝毫不为我们的胜利而兴奋，而诧异。

他说：“答案很简单，太空垃圾！”

太空垃圾！

很久以来，为了发展航空业，天羊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一个，就是造成了数量巨大的太空垃圾，几乎覆盖了星球表面。如今，太空战争爆发，无数的飞船残骸加入垃圾行列，终于，一切航道都被封，天羊舰队无路可退，全军覆没。地球舰队奉命出击，重蹈覆辙。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意味着什么？我的头脑想不明白。我还是适合做一个农夫。

不管怎样，我们不用当亡星奴，这就够了。对吧？

现在几点

刚拿起电话，水泡的声音就挤了近来，很急的样子。

“小羊，现在几点了?”

我用力地吸了一口气：“水泡同志，现在是晚上九点整，有什么指教么?”

“是十八号晚上九点么?”

“哈哈，一点不错。现在是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八日晚上二十一点整，还有什么问题? 哦，刚又过了一分钟。”

“哎呀，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我丢了半天啊。”

“你丢了半天? 什么意思? 迷路了? 哈哈。”

“不是，不是这意思，我

……我，我现在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啊。”

“哦，你去了美国啊，好哇，你小子，一声不响就跑去美国！哼，回来记住带礼物啊。”

“我不是……我不是在美国……我，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那电话亭里，我的 BB 机里的时间，是，是上午九点啊。”

“这有什么奇怪，这只有两个答案，一是你 BB 机坏了，二是你脑子坏了。嘿嘿。”

“不是不是……我，我现在是在白天里……我……”

“好了，你小子，真的有问题啊，没事做特地来消遣我啊。”

“不是，你听我说，我，我今晚去逛街，走着走着忽然天亮起来，我正奇怪，又看见商店里的电视上正报时是早上九点，我，我吓一大跳啊我……你现在真是晚上九点?”

“哈哈，太厉害了，水泡不愧是水泡啊，好故事，我写好会写上感谢水泡提供题材的啦！”

“不是不是，我说的，全是真的啊，你，你来看看，我正在你家楼下那电话亭里打电话啊。你，你快来看看，看看见不见得着我。”

“好啦好啦，玩儿也该结束啦，别说得那么认真啦，会吓得俺今晚睡不着的啊，哈哈哈。”

我说完就挂了线，最后还听到水泡在电话里大喊“是真的，你要相信……”什么的。我坐了一会儿，忍不住走到窗口往下看去。路灯很明亮，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楼下那电话亭虽然关着门，但隔着玻璃板看过去，里

面空无一人。

“搞什么，那水泡。”我说。周围扫视一下，再看看那电话亭，门开着，一个人也没有。

英雄

水泡看着窗外蓝色的地球，心里一阵激动。终于回来了，四十年！阔别了地球四十年，我终于回来了！

后面传来一点声响，水泡回过头，看见羊正傻乎乎地拨弄着飞船上的器械。他看见水泡回头，不好意思的傻笑："嘿，快……快到你那……地球啦？"

水泡微笑着点点头，再回身看窗外壮阔美丽的地球，后者正迅速变大，各大洲的轮廓已经可以看见了。一切的一切，都和四十年前一样，而他，水泡，则不再是四十年前那默默无闻的宇航员。他将成为英雄，被记载入史册的英雄，历史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水泡，因为——水泡再次回头看羊，羊对着飞船自动调温设备很好奇，正伸手去摸。

他也会成为英雄，天羊星上的英雄。

水泡很兴奋，真的很兴奋。

四十年前，地球首次和天羊星在电波上取得了联系。为了建立外交关系，地球派出一架当时最先进的宇航飞船出使天羊星，但尽管如此，要到达天羊星也要花上地球时间二十年，来回就是四十年了。没有哪个宇航员愿去，这时，水泡挺身而出接下了这任务。他清楚这意味什么，他将成为第一个驾飞船到达外星的宇航员，等两星建交时，他将成为英雄。于是，他在飞船里沉睡了二十年到达天羊星，在那里他受到热烈欢迎，天羊星科技比地球更落后，羊作为天羊星大使，只能坐水泡的飞船回去。于是，又过了二十年，现在，他们回来了。他们成为英雄的归来了！

水泡很兴奋。地球到了。他们被弄醒，第一眼就看见地球。美丽的地球，水泡的故乡。

水泡坚信，他们将在地球受到比在天羊星更热烈的欢迎。

进入了大气层，飞船颠簸得厉害。这飞船经过了这么久的旅行，也该休息了。它将被保存在博物馆里，作为地球与天羊星友谊的见证！

飞船有自动返航装置，准确地回到了四十年前起飞的航天发射场。安全着陆，水泡松了一口气，他可不想成为为地球与天羊星友谊牺牲的第一人。

水泡打开通话器，里面一片忙音，好久才有人答话。水泡大惑不解，为什么人们不像想象中那样热情等待他们？他在天羊星上已跟这里联系过啊，他们该知道他回来呀。

通话器里传出一把老声，水泡勉强认出是当时负责这次远征的 EMI 教授。他的声音苍老了很多，岁月不饶人啊。

水泡答话："是 EMI 先生？我是水泡。我回来了。我顺利回来了。我代表地球和天羊星建交，任务顺利完成了！现在天羊星大使在我飞船上。我……我……（水泡梗咽了）我回来了！我没辜负您……"

想象中，水泡认为 EMI 也一定泣不成声。是啊，四十年的期待，一朝成为现实，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和伤感啊！然而 EMI 却没哭，声音依旧很平静："我知道了。但是，你飞船上那天羊星人……他不能算大使了。"

水泡吓了一跳："您……您说什么？他是我辛辛苦苦从天羊星上带回来的，代表着地球人民与天羊星人民的友谊……"

一个声音打断了水泡的话："水泡先生，您好，我是天羊星驻地球大使。天羊星与地球已于两年前建交了。所以，羊先生已不是大使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水泡声音颤抖地问。

EMI 回答："水泡啊，你不知道，你走了四十年啊，四十年里，地球科技一日千里，十年前已造出比你那时快十倍的宇航船了。当你们在飞船上沉睡其间，地球已派人驾船到天羊星上接来大使，人家早回来了……"

骗子

星际警察的工作真忙。虫警官刚上班就接到报案，他打开通讯机，一个圆圆的脑袋立刻冒了出来。

“晚……晚上好，警官先生。”脑袋说。他的宇宙语明显不准，虫警官认出他是个地球人，这时脑袋又说：“我……我叫北星，地球‘北方之城’星际旅馆的……老板……我们见过的……”

果然是个地球人，虫警官不禁为自己的眼力感到自豪，他想了想：“你……上次那被人投诉说是骗子的旅馆老板？”

北星老板咧嘴笑：“要不是

你们查明，我的旅馆都要被封了，谢谢你们。”

虫警官笑：“保护星民，我们的责任嘛——现在又有什么事？”

北星老板的脑袋前面立刻有液体流出：“我……我要报案……我们……被骗了……骗子……逃了……”

“哦，”虫警官心中有了数，又是那星际骗子做的好事。他说：“你说说看，怎么回事。”

北星老板用东西擦去脑袋前面的液体：“呃，五……五天前，有个……天羊星的……家伙来了，用的是……‘失落’星辰银行支票，很大方……还把一个……箱子……寄存在……旅馆……”

他的宇宙语实在太差了，虫警官已经不耐烦：“然后今早他逃了，只留那箱子，而你们才发现支票是假的，对不对？”

他说的可能快了点，北星老板好久才回答：“对……我们今晚才……发现……来报案……”

“你有没打开箱子看过？可能里面的东西值钱呢。”虫警官嘲讽地说。

北星老板脑袋上两个圆东西变大：“会吗？”

“当然不会。”

虫警官打开他的资料库：“根据我们的资料，你们不是第一个受害者。那天羊星的骗子已骗过十九个星球旅馆了，用的都是一样的手段，那箱子……”

他看看北星老板，后者还傻傻地抱住箱子。

“……装的都是没用的垃圾，像上次在比比皆虱星，那箱子装了万般无赖星的无赖树皮；在气度不难星，里

面是新陈代表星的开会证……”虫警官滔滔不绝，北星老板只是干瞪眼。

好容易虫警官说完了，他才问：“那……这箱子……怎么办？”

虫警官呵呵地笑：“根据法律，它是你的了。”

“噢！”北星老板叫：“我该怎么办？”

“打开它看看啦，也许有趣呢。”

北星老板真的动手开箱子。虫警官看着。

“天！”北星老板动作停了下来。

虫警官看了看：“哈，果然不出我所料，装满了嘉星的石头。那种石头在那里满地都是，上次那骗子在那里住过——北星老板，怎么啦？”

北星老板声音颤抖着：“这种……石头……地球上……也有…”

“是吗？叫什么？”

“……钻石……”

出差

EMI又被通知要出差了。他很高兴。办公室里的同事也羡慕地看着他。是呀，出差就意味着家里几天少一个人吃饭，还可以领特别津贴，可以去外星玩玩，可以趁着公司替买保险时偷偷替老婆孩子也买上一份，可以增加升级机会……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收到外星客户的礼物。不要小看这个啊，有时外星的一些垃圾在地球上也很值钱。更何况，EMI这次要去的是天羊星，那以出产天羊钻石而出名。有几个同事已皮笑肉不笑地走来开玩笑似的说要买天羊钻石。

EMI心情很好，跟他们哈哈

几句，就赶着回家准备了。

家里，EMI的另一半——我们已熟知的漂亮女士——康奈姐姐已在家里等EMI了。也不知她从那弄来的消息，知道EMI要去天羊星出差，现得很不开心。EMI就安慰她，说只是去两天，很快就回来。康奈说你去了我寂寞，如果你有什么事叫我怎么办。说着说着就要掉眼泪。EMI好言安慰，最后说带三颗天羊钻石回来，康奈才转悲为喜，又叮嘱他一定要小心，钻石就邮寄回来，防止人出事了钻石也丢了。EMI连说我知道了。小两口吻别后EMI就去转运站了。康奈还追着出来大叫EMI别忘了签保险单。小两口好得真叫人眼热。

（哇，哪来这么大一只高跟鞋？哦，康奈姐姐在大叫呢："我才不是这种人呢，天羊钻石？我吐。我只要地球的。我可是很爱地球的！"）

且说EMI来到了星际旅行转运站，早有人为他买好了票，他又在保险单上签了名，至于康奈那份，因为上次买的还未到期，这次就不买了。

EMI走进了他的机仓，坐了下来，很快就睡着了。也是被麻醉了。有机器往他脑袋里装了个发送器，然后扫描他全身，记录下他所有资料，再发送到天羊转运站。那里跟据资料，早已克隆了一个与EMI完全一样的身体，再在那身体脑袋里装了个接收器，整个过程就完成了。EMI就可以在机仓里控制天羊星上的肉体行动（他真身当然全失知觉）。整个过程基本上不会出甚么意外，等他回来时，只要断开发送器，再由天羊星那边毁掉克隆体，一切就完成了。

好了。一切很顺利。EMI 步出天羊星转运站，有人已在迎接他了。这是公司驻天羊星分公司的经理，EMI 认得他，叫羊。EMI 这次来是代表总公司来视察的，羊对他十分的尊敬。他们坐上羊的车子，羊试探地问他要不要去参观一下天羊星，EMI 立刻严肃地说我来是来工作的。羊马上会意，把车子开回了分公司。

两天的视察工作很顺利，双方都是老江湖，心中都有数。到了要走时候，EMI 又坐羊的车子去转运站，途中 EMI 看见羊拿着三颗钻石玩，故意问这是甚么。羊说这是天羊星刚开发的钻石，地球上还没有，但很快就会出口过去。EMI 明白。这时羊又说这三颗钻石是要寄给地球上一个朋友的，问 EMI 认不认识。EMI 看看他打出的地址，正是自己家的，就说不认识。于是，双方就在这友好的气氛中分别了。

EMI 回到家，却看见康奈在生气，他问怎么啦。康奈生气的扔给他一张通知书说看你的钻石吧。EMI 看见通知书上写着："本物质在地球上不存在所以无法转运"他呆了好久才明白："羊这家伙，想用转运邮寄来省下钻石……"

染

（一）

“哇，你这家伙！”

文君在厕所里大喊，吓了外面的阿德一大跳，他问：“怎么啦？踩着什么啦？这次我可没在地上大便哦。”边说边走进去。

厕所里文君手掩鼻连叫：“你这家伙，又几天没洗衣服啦？臭死了！”

阿德看看地上装得满满的桶，恍然大悟般地说：“哦，昨晚又忘了洗衣服耶。”文君狠狠地说：“别胡说，看这派头，你起码三天没洗了，快说对不对？”

随脚踢踢桶，发出沉闷的声音。

“呵呵，别生气嘛，马上洗，马上洗。”阿德忙装出可怜样，“文大哥教导，小的怎敢不从，不过我昨晚为了做那可怜的小竹页搞到十三点，实在……呵——今晚，今晚我一定……”

“定你的头，”文君哭笑不得，连说：“你这家伙，又来这一套，今晚前我不要再看到这桶臭东西！”

“一定一定。”阿德忙应，格格格地笑了起来。

晚上，那桶不知几天没洗的脏衣服终于不见了。文君很满意地从厕所里走回宿舍，点头说：“阿德同志啊，这次你做得不错，虽然迟了点，但任务还是完成了嘛。要记住，我们学医学的，一定要……”他正想说下去，忽然觉得不大对劲，看着阿德笑脸兮兮的样子，鼻子动动，立刻大叫起来，“好你个阿德，好大胆子，把臭衣服拿回宿舍？还放我床下？找死！快给我扔出外面去！快！”

”阿德哇哇地叫：“怎么能这样欺负人，又是你说晚上之前弄离厕所的，我想来想去就只宿舍里有地方放，你，你，你还让不让人活啊！”

“要活的话就马上给我搬你的臭桶去厕所，今晚不洗完衣服不许睡觉！”文君瞪着他，又补了一句：“我陪你。”

（二）

“好辛苦啊！”阿德半蹲着，夸张地洗着衣服，连声

喊叫。文君眼都不抬，默默地背着书。忽然，他听见“啪”的一响，稍抬起眼皮，看见阿德从桶的最底层拎出一件白大褂来，看来已压在下面很久了，正散发着一阵的怪臭，熏得阿德也忍不住用手掩鼻。

“哇，好臭，真不知多久没洗了！”阿德大叫。

文君走开两步，皱眉说：“有没搞错，星期一去的见习，白大褂到今天才洗？”他又补充一句，“若不是我逼你，怕又要下周一才洗了。”

“嘿嘿。”阿德尴尬地笑着，连揉鼻子。那股臭味真的很怪，连他也忍不了：“哈，你倒别说，这衣服怎么会这么臭的？破俺记录耶。”未等文君的眉毛放下他又喊，“咦，这味儿蛮怪呀，好像哪儿闻过呀！”他抬头看文君，“你来闻闻看，看能不能想起在哪闻过的？”他把白大褂往文君那边送过，文君连连后退：“你……你这臭家伙给我拿开点，找死啊！哪儿闻过，还不是你这臭家伙身上的汗臭！拿开，拿开！”连退几步，扑通一脚踩着个装满水的桶，一下坐倒，狼狈不堪。阿德哈哈大笑起来。

阿德开始洗白大褂，文君则黑着脸洗自己的衣服——刚才那一下摔倒，衣服全脏了，气得他半死。

阿德忽然喊：“啊！我记起来了！”

文君远远地说：“你又怎么啦？”他在厕所外头洗——阿德那白大褂实在太臭了。

阿德说：“我记得这股臭味了，周一我们去见习时，有一个病人身上也有这种怪味，就是没这么大，他还摸过我呢。”

“关我什么事？”文君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

阿德不管他，继续说："真的，那病人很怪，脸色青青的，我还奇怪人的脸怎么能这么青，简直一点血色都没有……"

"够了，"文君忍无可忍，喊了过来："给我闭口！"

阿德朝他做个鬼脸，低头边洗边自言自语："好像这味儿也不大对，大概掺和了我的汗臭，再加上呆了这么久，起化学反应了吧……"

"嗯？"

文君奇怪地叫了一声，阿德抬起头，看见文君在门口呆站着，他放下手中的白大褂跟出去。

"干嘛干……"

阿德也呆了一下，然后大叫："飞碟！"

"什么飞碟，是 UFO！"文君这才反应过来。阿德已兴奋得大叫："飞碟啊，飞碟啊，好大只飞碟啊。喂——外星人，听到吗，请回答！"

他边跳边喊，很快将整个宿舍楼的人都吵醒，大家都哇哇地叫。阿德更是爬上栏杆，用力挥手："哇——飞碟啊，我叫阿德啊，你们好吗，欢迎再来地球，再来记住找我啦，我请你们去卡拉 OK——"

"够了，早飞走了，还疯什么，小孩子一样。你已经是医学院学生了，稳重一点好不好？"文君将阿德拉下来。阿德还在两眼发光，双手颤抖："飞碟啊，我终于见到飞碟了……"

这个晚上，阿德翻来覆去睡不着，两眼发亮，想着刚才见到的飞碟，完全没注意到，两手上不知什么时候长了好多小水疱。

（三）

阿德穿着刚晾干的白大褂，笑脸兮兮地跟在带队医生后头，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地看病人。

“啊，这张床的病人呢？”

阿德指着一张靠窗口的床问：“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这有个病人，老不说话，脸青得厉害，很瘦的样子啊！”

医生看了一眼：“哦，那个病人啊，真是个怪人。”

阿德好奇：“怎么怪？”

医生慢慢说：“这病人真的很怪，据说是被人开车在马路中间撞到，送来这。又不肯让我们检查，我们跟他说什么都只是摇头，一句话也不说，还不肯吃东西，哼，昨晚还逃走了，多半是精神病。”

“哦？昨晚逃走了？”阿德问：“还没给钱的吧，哈哈。”

医生也笑了：“是没给钱，也不知他怎么逃的，门口有门卫……除非他从窗口飞出去啦。”

“哈哈，”阿德笑：“说不准让昨晚那飞碟接走了。”

医生来兴趣了：“飞碟？你见到了？我一早就听人说了，还不大信。”

阿德说：“我真的看见了耶……”

外面有人喊医生，医生说：“别乱说话了，先学习。我要出去一下。”

“你放心。”阿德说，“你忙去吧。”

他挥挥手，没注意到，他的手已经腐烂了。

北星打官司

写这篇东西使我想起那倒霉的大灰狼罗克，没人相信它被外星人绑架，北星幸运多了。

吾友北星，诚实。

某日，往警局报案："吾遭外星人绑架一天。"

警察大惊："此乃涉外大案，汝当往外交部。"

北星依言。外部长剧震："外贼如此嚣张，速找国防部。"

国部长咬牙："欺我子民，当与汝决战！汝速到科学院，共谋对策。"

科院长长叹："吾等惭愧，可到法院鸣冤。"

法官拍案："如不法办，法

律尊严何在。速到海牙法庭！”

海牙庭长瞪目：“可恶也！欺我地球无人？吾院将设太空分庭，为汝申冤！”

八十年后，北星病终。根据遗言，骨灰撒于尚未建好之海牙太空分庭。

外星人小短篇（三则）

外星人问路

我走在街上，忽然一架飞碟在我身边停了下来。飞碟盖子打开，探出一个扁扁的脑袋。

“请问，邮局怎么去？”

我看了它一眼：“直走一百米，然后右转。”

“谢谢。”脑袋说。很快地缩了回去，启动了飞碟。

飞碟向前平稳地飞了一百米，然后右转。右边是墙。飞碟撞破了前面街口的建筑物，直接从那缺口飞了进去。

我这才想起，刚才看到那脑

袋上，好像没有眼睛……

外星人又问路

我走在街上，忽然一架飞碟在我身边停了下来。飞碟盖子打开，探出一个尖尖的脑袋。

“请问，邮局怎么去？”

我看了它一眼：“直走一百米，然后转右。”

脑袋犹豫了一会儿，又问：“请问……右是哪边？”

我认真地看了看它，才发现，它只有一只手，一只脚，一只眼睛。

外星人在街上

外星人大大的脑袋，眼睛黑黑的，嘴巴小小的，身体灰灰的，迈开两条小腿走在街上，东张西望。

小女孩瞪大了眼睛，指着外星人说：“妈妈你看，那叔叔好奇怪啊！”

妈妈拉住她的手：“别乱指，没礼貌。”她皱着眉头疑惑地看着外星人，后者正好奇地看着停在路边几辆自行车。妈妈拉紧小女孩的手：“不要管人家的事，快回家学习去！”拖着小女孩急急忙忙地走了。

中年人正在商店里挑选着商品，忽然看见外星人在商店门前探头探脑看了一会儿然后离开。中年人惊讶：“那是什么东西？在拍电影么？”

店主抬抬眼睛看了一眼：“什么啊，肯定又是哪个大

公司搞什么宣传的啦……”

星辰、水泡、羊走在街上，远远地看见了外星人正这边走来。

羊大叫：“外星人！外星人在走路！原来外星人会走路的！”

水泡咳了两下：“外星人当然会走路的啦……外星人为什么不会走路？”

星辰歪头想想：“外星人会不会走路关我们什么事呢，它们走不走路我公司都不会因此给我提工资的啦。可是它要是不会走路的话……”

外星人从街头走到街尾，感到地球人很友好，至少没人来骚扰它……

选题策划
版式设计　十六天魔舞
责任编辑　程惠敏
封面设计　阿　鹏

龙的天空幻想文丛

光子列车　不一样的江湖　再见楼兰

ISBN 7-80504-825-8
9 787805 048253 >

ISBN 7-80504-825-8
I·179　定价:18.00元